


第四編

·92·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觀堂集林 上

王國維著

上海書店

# 觀堂集林

上

王國維著

海甯王靜安徵君裒其前後考證經史之作並詩文若干篇爲觀堂集林二十四卷烏程蔣孟蘋學部爲之校刊成書有日矣徵君書來索余文并其首余謂徵君之學於國朝二百餘年中最近歙縣程易疇先生及吳縣吳愙齋中丞程君之書以精識勝而以目驗輔之其時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塗雖啟而運用未宏吳君之書全據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於程君而精博則遜之徵君具程君之學識步吳君之軌躅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撫大於程君而精博過於吳君海內新舊學者咸推重君書無異辭然則余於君書其又何言雖然余交君二十有六年於君學問之變化知之爲最深光緒戊戌始與君相見於上海時余年三十有三君二十有二君方治東西文字繼又治泰西哲學逮歲丁未君有靜庵文集之刻戊申以後與君同客京師君又治元明以來通俗文學時則

有曲錄之刻而宋元戲曲史亦屬草於此時然君治哲學未嘗溺新說而廢舊聞其治通俗文學亦未嘗尊俚辭而薄雅故辛亥之變君復與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盡弃前學專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甲寅君與余共考釋流沙墜簡余考殷虛文字亦頗采君說丙辰之春君自日本歸上海為英倫哈同氏編學術叢刊雜誌君之撰述乃益富丁巳君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而於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為真切自來說諸經大義未有如此之貫串者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並其立制之所以然其術皆由博以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其於古人之學說亦然君嘗謂今之學者於古人之制度文物學說無不疑獨不肯自疑其立說之根據嗚呼

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學問變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塗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將揖伏生申公而與之同遊非徒比肩程吳而已癸亥二月上虞羅振玉序於天津寓居之二萬石齋

海寧王靜安徵君著書刊於上虞羅氏雲窗雪堂兩叢刻及英倫哈氏廣倉學宭叢書者不下數十種世甚重之歲在辛酉君復薈萃前所刊書刪繁挹華益以未刊諸作為藝林八卷史林十四卷綴林二卷名曰觀堂集林余亟請於君以活字板印行越二年癸亥校印斯竟竊謂君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於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蓋君於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於古書無不貫串其術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此書之成余實任校勘之役比年以來牽於人事百務之諈諉賓朋之談讌輒夜分始得休休則檢理書畫或為君校此書往往漏盡始就枕顧以為一日之樂莫適於此時者此非余之私好凡讀君書者意必與余有同況也

昔施北研先生元遺山詩注汪剛木太夫子長術諸書皆先大父為之刊刻嚴鐵橋先生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先叔祖季卿先生校刊未竟黄岡王氏得其校本始刊成於粵東不佞薄劣未足紹先烈顧君之書實不在施嚴汪三先生下也君年未艾而學日新他日有作尚能為君刊之姑書此以為嚆矢云烏程蔣汝藻

# 觀堂集林目錄

卷一 藝林一

卷二　藝林二



卷三　藝林三

北伯鼎跋
散氏盤跋
克鼎跋
鑄公簠跋
楚公鐘跋
邵鐘跋
邾公鐘跋
遹敦跋
庚嬴卣跋
齊國差𦉜跋
吴王大差鑑跋
王子嬰次盧跋
秦公敦跋

卷二十一 史林十三

# 觀堂集林卷第一

藝林一

海甯 王國維

## 生霸死霸考

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此所引者乃壁中古文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武成亦作霸具由孔安國寫定者則從今文作魄馬融注古文尚書康誥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此皆古文尚書說也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漢書王莽傳太保王舜奏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此平帝元始四年事據太初術是年八月己亥朔二日得庚子則以二日為載生魄白虎通日月篇月三日成魄（本禮鄉飲酒義及孝經援神契）此皆今文家說與許馬古文說同是漢儒於生霸死霸無異辭也漢志載

劉歆三統歷獨為異說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申之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歆之說顧命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則孟康之言洵可謂得歆意者矣偽古文尚書用其說故於武成篇造哉生明一語以配哉生魄偽孔傳用其說故以旁死魄為月二日以魄生明死為在十五日以後以哉生魄為十六日相承二千年未有覺其謬者近德清俞氏樾作生霸死霸考援許馬諸儒之說以正劉歆其論篤矣然於諸日名除哉生魄外尚用歆說如以既死魄為一日旁死魄為二日既生魄為十五日旁生魄為十六日既旁生魄為十七日此皆與名義不能相符余謂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朏月未盛之明也此二字同義聲亦相近故馬融曰魄朏也霸為月始生為月未盛之明則月之一日霸死久矣二日若承大月則霸方生謂之旁死霸可乎十五日以降霸生已

久至是始謂之既生霸不已晚乎且朔與望古自有初吉既望二名又曶鼎銘先言六月既望復云四月既生霸一器之中不容用兩種記日法則既生霸之非望決矣以既生霸之非望可知既死霸之決非朔而旁死霸之非二日旁生霸之非十六日又可決矣余覽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為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于晦也八九日以降月雖未滿而未盛之明則生已久二十三日以降月雖未晦然始生之明固已死矣蓋月受日光之處雖同此一面然自地觀之則二十三日以後月無光之處正八日以前月有光之處此即後世上弦下弦之由分以始生之明既死故謂之既死霸此生霸

死霸之確解亦即古代一月四分之術也若更欲明定其日於是有哉生魄[書康誥及顧命]旁生霸[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武成逸周書世俘解均作既旁生霸既字疑衍]旁死霸[古文尚書武成及周書世俘解]諸名哉生魄之為二日或三日自漢已有定說旁者溥也義進於既以古文武成差之如既生霸為八日則旁生霸為十日既死霸為二十三日則旁死霸為二十五日事與義會此其證矣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生魄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而第一日亦得專其名書器於上諸名有作公名用者如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哉生魄不日至甲子乃日者明甲子乃哉生魄中之一日而王之不懌固前乎甲子也靜敦云惟六月初吉王在莽京丁卯王命靜司射宂彝云惟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王格大室郛敦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初吉皆不日至丁卯丁亥乃日者明丁卯丁亥皆初吉中之一日至王在

彝在鄭在周邵宮固前乎丁卯丁亥也更證之他器則虢季子白盤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案宣王十二年正月乙酉朔丁亥乃月三日吳尊云惟二月初吉丁亥末云惟王二祀案宣王二年二月癸未朔則丁亥乃月五日師兌敦云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案幽王三年二月庚辰朔丁亥乃月之八日是一日至八日均可謂之初吉也師虎敦云惟元年六月既望甲戌案宣王元年六月丁巳朔十八日得甲戌是十八日可謂之既望也兮伯吉父盤（亦稱兮田盤）云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此器有伯吉父之名有伐玁狁之事當即詩六月之文武吉甫所作必宣王時器而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二十六日得庚寅又如頌鼎頌敦頌壺諸器皆云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此諸器自其文字辭命觀之皆屬宣以降之器而宣王三年六月乙亥朔三十日得甲戌是二十六日三十日皆得謂之既死霸也此為用

公名者也其用為專名者如古文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又云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又云惟四月既旁生霸粵五日庚戌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此皆以旁死霸既死霸既旁生霸既望等專屬第一日然不日惟武成之旁死霸獨日顧不云旁死霸壬辰而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者亦謂旁死霸自壬辰始而非壬辰所得而專有也故欲精紀其日則先紀諸名之第一日而又云粵幾日某某以定之如武成召誥是也否則但舉初吉既生霸諸名以使人得知是日在是月之弟幾分如顧命及諸古器銘是也苟由此說以攷書器所紀月日皆四達而不悖何以證之古文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云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云惟四月既旁生霸粵五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由舊說推之既以一月二日

為壬辰二月五日為甲子則四月中不得有庚戌史遷蓋不得其說於是移武王伐紂於十二月移甲子誅紂於正月今史記周本紀作二月甲子昧案徐廣曰二月一作正劉歆不得其說於是於二月後置閏然商時置閏皆在歲末故殷虛卜辭屢云十三月武王伐紂之時不容遽改閏法此於制度上不可通者不獨以既死霸為朔旁死霸為二日既旁生霸為十七日為名之不正而已若用今說則一月戊辰朔二十五日壬辰旁死霸次日得癸巳此武王伐紂興師之日也二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既死霸越五日至二十七日得甲子是咸劉商王紂之日也三月丁卯朔四月丁酉朔十日丙午既旁生霸十四日得庚戌是武王燎于周廟之日也於是武成諸日月不待改月置閏而可通此旁生霸為十日既死霸為二十三日既旁死霸為二十五日之證也或曰如子說則戊午為二月二十一日一月無戊午而太誓序言一月戊午師渡盟津然則書序非歟曰史遷劉歆之失正由牽合武成與太誓序之故太誓序言戊午在一月於是不得不以武成之二月既死霸為二月朔二月朔為庚申則四月無庚戌於是或改月或置閏以通之然史遷於太誓本有二說周本紀以為武王十一年伐紂時作

（齊太公世家以為九年觀兵時作今以前說就武成本文考之一一符合不當以繫年不定之序亂經是可決矣）又曶鼎紀事凡三節第一節云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下紀王命曶司卜事曶因作牛鼎之事次三兩節皆書約劑次節云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則記小子黷訟事三節則追紀匡人寇曶禾後償曶之事第三節之首明紀昔饉歲則首次兩節必為一歲中事今以六月既望乙亥推之假令既望為十七日則是月己未朔五月己丑朔四月庚申朔無丁酉中間當有閏月（此器乃宗周中葉為周置閏不在歲終由召誥洛誥三月十二日為乙卯十二月有戊辰知之若武成在武王伐商時固不得改閏法也）則四月當為庚寅朔八日得丁酉此既生霸為八日之證也要之古書殘闕古器之兼載數千支而又冠以生霸死霸諸名者又僅有曶鼎一器然據是器已足破既生霸為望既死霸為朔之說既生霸非望自當在朔望之間既死霸非朔自當在望後朔前此皆不待證明者而由是以考古書古器之存者又無乎不合故特著之後之學者可無惑於劉孟之舊說矣

## 高宗肜日說

尚書家於高宗肜日有二說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返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史記殷本紀亦云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是史遷以此篇為武丁之事作於祖庚之朝具意與大傳無甚異惟金仁山尚書注始疑此篇為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作余謂金氏說是也請舉三證以明之一高宗肜日果為武丁祭成湯而作則從尚書書法當如堯典舜格於文祖伊訓伊尹祀於先王

泰誓大子發上祭於畢之例徑云王祭於成湯即如史記説亦當云高宗祭成湯不得云高宗肜日也肜日者祭名云高宗肜日者高宗廟之繹祭也以殷虛卜辭證之如云丙申卜貞王賓大丁肜日亡尤甲申卜貞王賓大甲肜日亡尤丁未卜貞王賓武丁肜日亡尤凡云貞王賓某甲某乙某祭者不下百條辭中某甲某乙皆謂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此經言高宗肜日不得釋為高宗祭成湯之確證一也二祖己之名亦見卜辭云己卯卜貞王賓祖己翌日亡尤凡兩見己酉卜貞王賓祖己㲋亡尤己酉卜貞王賓祖己□日亡尤案卜辭中除先公先王外雖伊尹咸戊亦無王賓之稱則祖己當是是殷之先祖而殷先王中沃甲亦稱祖甲般庚亦稱祖庚小乙亦稱祖乙武丁亦稱祖丁而殷先王以己名者有雍己以沃甲盤庚等例之亦可稱祖己然卜辭又有一條云癸酉卜行貞王賓父丁𣄨三牛眔兄己一牛

兄庚一牛亡尤考殷諸帝中凡丁之子無名己與庚者惟武丁之子有孝己有祖庚則此辭乃祖甲所卜父丁謂武丁兄己兄庚謂孝己祖庚也兄庚後稱祖庚則兄己後亦必稱祖己殷人祀其先祖無論兄弟嫡庶與已立未立名禮皆同是孝己得稱祖己無疑孝己之名見於荀子性惡大畧二篇莊子外物篇戰國秦燕二策漢書古今人表皆無事實而人表列之於祖己之後祖伊之前自以為高宗時人世說新語言語篇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注引帝王世紀云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家語弟子解亦云高宗以後妻之言殺孝己其言必有所本又古訓殺為放非必誅死之謂則經之祖己自必其人顧經言祖己訓於王如王斥高宗則以子訓父於辭為不順若釋為祖己誡祖庚則如伊尹訓大甲於事無嫌蓋孝己既放廢不得立祖庚之世知其

無罪而還之孝己上不懟其親下則友其弟因雊雉之變而陳正事之諫殷人重之編之於書然不云凡己父己而云祖己則其納諫雖在祖庚之世而其著竹帛必在武乙之後此高宗彤日不得為武丁祭成湯之證二也三經云典祀無豐於昵馬本作尼訓為禰廟則高宗彤日為祖庚祭高宗之廟而非高宗祭成湯無疑其證三也仁山之說雖與書序及古今文家說不同然得其證於後出之卜辭可知殷之史事在周世已若存若亡此孔子所以有文獻不足之歎歟

余曩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已疑尚書之祖己即高宗子孝己然以單文孤證故不著其說繼思商書中以日名者皆商之帝王更無臣子稱祖之理白虎通姓名篇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者以尚書道殷臣有巫戊有祖己也余所見商周間彝器臣子稱其祖父為祖甲祖乙父丙父丁者不知凡幾然門內

之稱不能施之於國史故書之祖己實非孝己不能有此稱也
至西伯戡黎之祖伊亦疑即紂之諸父兄弟果如此則商書之
著竹帛當在宋之初葉矣

洛誥解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白也周禮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諸侯之復
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先鄭司農曰復謂奏事也
辟君也復子明辟猶言告孺子王時成王繼周公相宅
至於雒故周公白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而也汝也弗敢猶言弗敢弗也周公云王弗敢弗及天
基命定命成王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互相歸美立言之體
也不言弗敢弗者語之亟也基始也基命謂始受天命周頌

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周受天命久矣至是復言基命者文王受命僅有西土武王伐紂天下未寧而崩至周公克殷踐奄東土大定作新邑於雒以治東諸侯周之一統自成王始故曰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胤繼也公自言公之大相東土繼成王及天基命定命之志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三月十二日（見召誥）日而不月者成王至雒與周公相見時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伻使圖謀也俾成王來雒以謀定都之事且獻卜兆於王此周公所復者皆追述王至雒以前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休美匹配也伻來來者上來謂周公使來下來成王自謂己來也視示也貞當爲鼎當也謂卜之休吉王與周公共當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予惟曰庶有事

肇始稱舉也殷禮祀天改元之禮殷先王即位時舉之文王受命建元亦行之於周及雒邑既成成王至雒始舉此禮非有故事故曰肇稱百工百官也周謂宗周即鎬京也周公本意欲使百官從王歸宗周以行此禮故曰予惟曰庶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

記功宗以下周公述成王之言也功謂成雒邑之功殷人謂

年為祀元元祀者因祀天而改元因謂是年曰元祀矣時雒邑既成天下大定周公欲王行祀天建元之禮於宗周王則歸功於雒邑之成故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意欲於雒邑行之也載事也敎工大傅作學功學效也欲令周公效雒邑之功以示天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

此周公承成王之意使在宗周之百官皆往新邑助王行祀禮也有讀為友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毛公鼎曰及茲卿事寮大史寮

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爽侮

百辟諸侯也是時諸侯皆來助祭因行享禮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大饗此饗當作享涉上文大饗腥而誤鄭以為祫祭先王非也鄭將牲旅幣無方一節文與此畧同在賓入大門之下鄭亦以此賓為朝聘之賓也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享之物本多周公欲成王知天下歸心與否故使之不覲其物而覲其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女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毋遠用戾

正父皆官之長也酒誥曰庶士有正又曰有正有事又曰劼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

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前周公言予其明農有致仕之意故成王極道周公之功以

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則又成王將歸宗周命公留守新邑

之辭也後者王先歸宗周周公留雒則為後矣宗禮謂記功

宗作元祀之禮時雖行宗禮四方尚有未服者故命公留新

邑以鎮之也敉之言彌終也大誥曰敉寧武圖功又曰肆予

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立政曰亦越武王率惟敉功敉皆

謂終四方迪亂是公功未終明公未可去也士師工皆官也

受民謂所受於天之民立政曰相我受民又曰以乂我受民

盂鼎曰粵我其遹相先王受民受疆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拜受王命之辭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寧安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于成周王命孟寧
鄧伯是上下相存問通稱寧也王以秬鬯寧周公周公尊也
公嘉王賜故禮于文王武王精意以享曰禮明禮以下八字
亦周公述成王之言朕子謂成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
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
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是歲十二月之晦也作册官名逸人名顧命命作册度
畢命序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彝器多稱作册某或
云作册内史某或但云内史某其長云作册尹亦曰内史尹
亦單稱尹氏皆掌册命臣工之事此云作册逸猶他書云史
佚尹佚矣祝册猶金縢言册祝告者告於文王武王也王賓
謂文王武王死而賓之因謂之賓殷人卜文屢云卜貞王賓

某某王賓下皆殷先王名知此王賓即謂文武矣殺殺牲禋禋祀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者互言皆實牲於柴而燎之使煙徹於上禋之言煙也殷人祀人鬼亦用此禮見殷虛書契考釋逸武成云燎于周廟知周初亦然矣咸格者言文王武王皆因禋祀而來格也先燔燎而後祼者亦周初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肆獻在祼前知既灌迎牲為後起之禮矣王命周公後者因烝祭告神復於廟中以留守新邑之事冊命周公己面命而復冊命者重其事也誥謂告天下成王既命周公因命史佚書王與周公問答之語並命周公時之典禮以誥天下故此篇名洛誥尚書記作書人名者惟此一篇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紀事下紀年猶餘尊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誕保文武受命即上成王所謂

誕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雒自是年始故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記事之體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後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為殷周間文辭通例矣是歲既作元祀猶稱七年者因元祀二字前已兩見不煩複舉故變文云惟七年明今之元祀即前之七年也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雒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此經紀事紀年各為一句遂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

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浩卿先生講席夏間駕涖京都獲親道範嗣讀大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深佩研鑽之博與論斷之精於考定周官及禮經二書編撰時代尤徵卓識誠不朽之盛事也國學叢刊中拙著小

篇乃苟稱許又加以攻錯敝國近日承學之士日鮮又闕討論機關是以罕獲切磋之益今乃得此於先生何其幸也茲就先生所賜教者畧陳述鄙見祈再正之既灌迎牲自郊特牲以降至於近世訖無異辭誠如尊教非獨七十子後學之說然也周禮春官司尊彝於四時之祭及追享朝享皆先言灌尊而後及朝踐再獻之尊與大宗伯肆獻祼次序不同然天子諸侯祭禮既佚無以定其是非而郊特牲等篇又出於七十子後學即謂作記者親見禮經全文約之為是說然亦僅足以言宗周中葉以後之祭禮未足以定殷周間之祭禮也殷周間之祭禮僅可據詩書以為說詩言祼將而無其次書洛誥祼次在殺禋之後曩釋洛誥時以經有明文而周禮大宗伯肆獻祼之次適與之合故亦牽連及之實則以洛誥本文為據猶大著考周公事專據詩書而以周禮禮經為旁證之意也今以禮意言之則祼者

古非專用於神其用於神也亦非專為降神之用周禮小宰職凡賓客贊祼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小宗伯職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職大賓客贊果將鬱人職掌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諸侯諸伯壹祼而酢諸子諸男壹祼不酢郊特牲諸侯為賓灌用鬱鬯是古於賓客亦以鬯為獻酢其於神亦當用以歆之而不徒用以降之矣殷虛卜辭紀祭祀所用之鬯自六卣以至於百其多如此又此諸條中別無酒醴之文則祼之事所以歆神而不徒以降神明矣知祼之為歆神而不徒以降神則無惑乎其在殺禮之後矣古求神之道亦多端矣或以氣或以聲或以臭其次雖有不同而其用則無或異周人先求諸陰（謂周中世以後）故先灌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以樂當之然燔燎之事亦求諸陽之一道魂氣歸天其說蓋古殷周之間此意尤盛書召誥曰兹殷多先哲王在天

詩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神既在天於是有燔燎之禮以格之煙炎之徹於上較聲音之號之詔告於天地之間者尤為有象矣觀殷虛卜辭所紀祀先王禮大抵先㞢次卯次𡇑沈或先㞢後沈或先㞢後卯周禮之取膟膋燔燎與焫蕭合羶薌亦商㞢禮之具體而微者其次雖異其用則同知禋祀之用以降神而不徒以歆神則無惑乎其在祼之先矣至王賓之釋之當否則視卜辭賓字之釋之確否案卜辭賓字多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虘鐘作[illegible]邾公鐘作[illegible]其所从之宀宀與冂同意皆象屋形古文自有宀宀二部首宀宀諸字皆从之又冂𠂆二部首即宀宀之省亼部亦然金倉諸字从亼可證[illegible]上从屋下从人从止象人至屋下其義為賓客二字从夊意皆如此金文及小篆易从止為从貝者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其義即禮經

之儐字也如大敦蓋史頌敦睘卣貿鼎諸器之賓字从貝者其義皆為儐也後世以賓為賓客字而別造儐字以代賓字實則𡨦乃賓之本字賓則儐之本字也賓之本字其省者从宀从丏其譌變也乃以宀中之一畫屬於人上如虘鐘之賓作𡧍若此字从冖从丏蓋已非其朔羅君卜辭中賓字之釋似尚可信又稱先祖為賓經典亦無明文然檀弓孔子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雜記曾子論遺奠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是生則親之死則賓之古代當有此義於禮卿大夫之繹祭謂之賓尸則殷周間稱先王為王賓亦不足怪也洛誥時代去商甚近其所云王賓當與卜辭義同若釋為周公則下文咸格之咸字無所施之若以為助祭諸侯則與本事無涉故前釋為文王武王鄙見如此敢盡布之以俟討論如蒙教正幸甚天寒惟自衛不宣

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

浩卿先生講席承寄東亞研究雜誌知前所寄一書又荷審正學術正賴如此違覆乃有進步所獲益於先生者不鮮矣承教以祼字之義謂灌地降神為第一義歆神為第二義用於賓客為第三義周中世以後尚多用第一義不應周初作洛誥時却用第二義剖晰至精甚佩甚佩今當就此字再陳鄙見諸惟裁正案此字書洛誥詩大雅皆作祼周禮小宰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典瑞大行人考工記玉人皆祼果雜出康成于大行人注云故書祼作果於玉人注云祼或作果或作淉案殷周古文未見从示之祼以示部諸字言之如祿古文作录祥古文作羊祖古文作且鬃古文作彭禘古文作帝禦古文作御社古文作土知古祼字即借用果木之果周禮故書之果乃其最初之假借字而祼乃其孳乳之形聲字也故果字最古祼

字次之惟論語戴記始有灌字此灌字果為先秦以前所用之字歟抑漢人以詁訓字代本字歟疑不能明也此祼灌二字之不同也祼字之音陸德明音義以降皆讀如灌唐本切韻亦入換韻(祿徧唐韻古玩切亦同)段氏玉裁說文注始正之曰此字从果為聲古音在十七部(即歌戈部)周禮注兩言祼之言灌凡云之言者皆通其音義以為詁訓非如讀為之易其字讀如之擬其音也如載師載之言事族師師之言帥襢衣襢之言亶翣柳柳之言聚副編次副之言覆禋祀禋之言煙卝人卝之言礦未嘗曰禋即讀煙副即讀覆也以是言之祼之音本讀如果卝之音本為卵讀如鯤與灌礦為雙聲後人竟讀灌讀礦全失鄭意段氏此言自音學上觀之則祼灌雙聲又祼在歌部灌在元部為陰陽對轉之字然與同部之字究未達一間此祼灌二音之不同也至祼之字義毛詩文王傳云祼灌鬯也說文則云灌祭也鄭於周禮小宰大

宗伯玉人三注皆云祼之言灌然祼與灌不過以聲相訓凡文字惟指事象形會意三種可得其本義至形聲之字則凡同母同韻者其義多可相訓而不能以相專故訓祼為灌可也訓以他雙聲之字如瑕斝假等字亦無不可也考先秦以前所用祼字非必有灌地之義大雅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毛以灌鬯鄭以助祭釋之然祼神之事除王與小宰大宗伯外非助祭之殷士所得與則詩之祼將果為祼神抑為朝事儀中酢王之事尚不可知也周語王耕籍田祼鬯享醴乃行此非祀事則祼鬯非灌地降神之謂也左氏襄五年傳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諸侯冠禮之祼享正當士冠禮之醴或醮則祼享非灌地降神之謂也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注灌猶飲也此明明是灌人非灌地矣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又明明云灌尸非灌地矣灌地之意始見於郊特牲曰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鄭注始以灌地為說然灌地之事不過祼中之一節凡以酒醴獻者亦無不然鄭於尚書大傳注（皇侃論語集解義疏所引）云灌是獻尸尸既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夫祼之事以獻尸為重而不以尸之祭酒為重此治禮者人人所首肯也若如說文莤字下說謂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象神歆之也案周禮甸師祭紀供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許說本此但鄭大夫不云是祼許君以莤祼為一耳然古說莤縮二字皆與鄭許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於清汁獻涚於醆酒皆言泲酒之事詩小雅有酒湑我毛傳湑莤之也以藪曰湑後鄭於甸師注亦云縮酒泲酒也是古謂泲酒為莤與祼事固無涉且如許君之說（皇侃論語疏所引一說畧同）此乃士喪禮祭苴之禮（士虞禮未迎尸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亦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大夫士之吉祭猶未有行之者

況天子宗廟之祭乎且古天子於賓客皆祼豈有尸而不祼者故祼之義自當取祼尸之說而不當取灌地之說故鄭於周禮典瑞注曰爵行曰祼於禮器注曰祼獻也此祼與灌地二義之不必同者也祼字形聲義三者皆不必與灌同則不必釋為灌地降神之祭既非降神之祭則雖在殺牲燔燎之後固無嫌也竊謂郊特牲一篇乃後人言禮意之書具求陰求陽之說雖廣大精微固不可執是以定上古之事實毛公許鄭之釋祼字亦後人詁經之法雖得其一端未必即具本義吾儕前後所論亦多涉理論此事惟當以事實決之詩書周禮三經與左傳國語有祼字無灌字事實也祼周禮故書作果事實也祼从果聲與灌从雚聲部類不同事實也周禮諸書祼字兼用於神人事實也大宗伯以肆獻祼為序與司尊彝之先祼尊而後朝獻再獻之尊亦皆事實而互相異者也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

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之所當然也故敢再布其區區惟是正而詳辨之不宣

## 周書顧命考

周書顧命一篇記成王沒康王即位之事其時當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之後周室極盛之時其事為天子登假嗣王繼體之大事其君則以聖繼聖其公卿猶多文武之舊臣其册命之禮質而重文而不失其情史官紀之為顧命一篇古禮經既佚後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顧年代久遠其禮絕無他經可證書今文家說是篇者畧見於白虎通及吳志虞翻傳注所引翻別傳而殊無理致古文家如馬融鄭玄雖禮學大師其注是篇亦多違失虞翻所奏鄭注尚書違失三事是篇居其二翻所難固無當然鄭以册命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謂為對神其失遠在仲翔所舉二事之

上作偽孔傳者亦從其說有周一代鉅典名闇而弗章者二千有餘年矣今以彝器册命之制與禮經之例銓釋之其中儀文節目遂犁然可解世之君子弗以易古注為責則幸矣

丙辰二月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案上文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紀布几筵事越玉五重以下紀陳宗器二人雀弁以下紀設兵衛此以下則專紀册命事也王謂康王上言子釗此變言王者上紀成王崩日事繫於成王故曰子此距成王崩已八日稱王無嫌也鄭云黼裳冕服有文者也蟻謂色玄也案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王黼裳卿士邦君蟻裳者居喪釋服不純吉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純

吉者大保攝成王為册命之主大宗相之大史命之皆以神道自處故純吉也王由賓階隮者未受册不敢當主位也大保由阼階者攝主故由主階何以知大保攝主也曰大保受顧命於成王而傳之於康王有王道焉成王不親命康王而命大保者何也曰康王之為元子久矣顧命也者命之為王也成王未崩則天下不得有二王既崩則不得親命故大保攝王以命之册命之有攝主猶祭之有尸矣大宗從大保者何也曰儐也周禮大宗伯職王命諸侯則儐古彝器記王册命諸臣事必有右之者器所謂右即大宗伯所謂儐也周册命之制王與受册者外率右者一人命者一人故册嗣王亦用是禮也介圭與瑁皆天子之瑞信奉先王之命授天下之重故以天子之瑞信將之同者鄭云酒杯江氏聲以為圭瓚奉圭瓚者將祼王也書册書古者命必有辭辭書於册謂之

命書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頌鼎寰盤皆云尹氏受王命書冗敎王受（假爲授）作册尹書俾册命冗是命書本王或册王者所持此大史秉書者大保承介圭介圭重器不能復持命書以授大史故大史秉之由賓階隮者大史居大保右也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大史是（鄭注古文是爲氏）右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祭統史由君右執册命之是大史位在大保之右時大保在阼階上西面大史後升不可越大保而趨其右故由賓階也御王册命者鄭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册書今案鄭說非也此册命之地決非殯所蓋成王之殯若尚用殷禮當在兩楹之間若用周禮當在西序今據上文則牖間南嚮西序東嚮皆布几筵而亦刀大訓宏璧琬琰亦在西序若成王之殯在則几筵宗器何所容之故知册命之地非殯所也鄭不知大保攝主

嫌非殯所則無所受命故為此說其言王與大史之位亦不確以禮言之則大保當在阼階上西面大宗居左大史居右王在賓階上東面大史迎而命之御之言迓也迎也古彝器紀王命諸臣事皆王即位受命者立中廷北鄉祭統亦云所命北面此册命王用賓主禮者大保雖攝先王身本是臣故於堂上以賓主之禮行之攝主者禮不全於君受册者禮不全於臣全於子此實禮之至精極微而無可擬議者矣

曰皇后憑玉几導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大史所讀册書之辭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余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王答命書之辭

乃受同瑁

案此瑁字疑涉上文而衍受同者王授之者大宗也大保之介圭與大史之册書當於此時同授王不書者畧也獨書受同瑁者起下文也授同者何獻王也大宗奉同大保拜送王拜受不書者亦畧也何以知大保獻王也曰下云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又云大保受同祭嚌宅古禮有獻始有酢不獻王則何酢之有矣何以知大宗授同也曰周禮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鄭注載為也果讀為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時大保攝主以命康王故知授同者大宗也册命嗣王何以獻也曰古者爵祿之爵用爵觶字知古之授爵祿者必以爵將之有命亦以爵將之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一獻鄭以為一酳尸

竊謂當獻所命之人以諸侯冊命諸臣之用一獻知冊嗣王之亦有獻矣彼先獻後命此先命後獻者彼因祭而命此特行冊命禮故也冠禮賓之醮冠者也（諸侯以上則用祼享之禮）昏禮父之醮子也女父之醴女也舅姑之饗婦以一獻之禮以著代也皆古禮之尚存於周世者也此述先王之命付天下之重故行以祼享之禮鄭不知此為大保獻王乃云王既對神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偽孔傳亦云受同以祭於是自此以下至篇終全失其解若釋為大保獻王王受獻則怡然理順無字不可解矣

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案宿進也咤奠酒爵也王受同者重先王之命祭之奠之而不啐酒不卒爵者居喪故也士虞禮尸酢主人主人坐祭卒爵者此初殯彼既葬也宿祭咤皆以三者周禮大行人職上

公王禮再祼而酢諸侯諸伯王禮壹祼而酢諸子諸男王禮
壹祼不酢此所獻為嗣王尊於上公當三祼而酢此云三宿
三祭三咤不云三祼或三獻者互文也饗者上宗侑王之辭
既酌獻之又從而侑之所謂攝而載果也
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
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案此大保既獻王乃自酢也古敵者之禮皆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惟獻尊者乃酌以自酢燕禮主人獻公畢更爵洗升酌
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
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大射儀同此大
保自酢節目畧同所異者惟酢於堂上又不奠爵不卒爵耳
大保自酢用臣禮者册命時攝主以行先王之命故以鬼神
之尊自處既命之後嗣王已即王位故退而以臣自處也以

異同秉璋以酢此異同謂璋瓚江氏聲說以異同自酢者不敢襲尊者之爵也王祭而奠之大保祭而嚌之者王兼居君父之喪大保但居君喪哀有間也

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案此云大保降知大保自酢在堂上也不言王與大宗大史降者畧也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今冊命禮成大保攝主事已畢當先自西階降而王降自阼階也

周書顧命後考

丙辰春二月余草周書顧命考一篇據禮經通例及彝器所載冊命制度以大保承介圭由阼階隮為攝成王以乃受同瑁一節為康王受獻事以大保受同降盥一節為大保自酢事以正鄭注尚書正義引及孔傳之誤自謂得此解則顧命一篇文

字與其儀制怡然理順矣若如鄭注則受册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所以對神君臣吉服拜起尸柩之側獻酢同事分於二人之手凡此數者無一與禮意相合鄭君禮學大師豈宜不見及此嗣讀通典卷七十七魏尚書所奏王侯在喪襲爵議後附奪情議實則一議而杜氏分載之引鄭君又一說則與正義所引鄭注大異而與余說正合通典此議當出魏臺訪議或六朝人所集禮論禮論鈔諸書其後又載王肅駁議足與鄭說相發明而自宋王深甯及近世江艮庭王鳳喈孫伯淵諸家輯尚書鄭注者全不及此故取而銓釋之不獨為古人表微亦深喜余前說之非無根據也重陽前一日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成王崩康王即位上宗奉同瑁王再拜三祭按鄭玄曰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以神之者以醴嚌成之也

以醴嚌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嚌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按自鄭玄曰至此通典皆小注今知為原議中語者以王肅駁議引之且通典引他書往往以正文作注故也）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之所以加重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嚌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即位事合古今相參禮無違者（以上尚書議）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祚（當為胙）之爵嘉慶事則有醮醴之儀若君薨而太子即位孤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歛羣臣以策書宣成王命以命康王是為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嚌醴也（案鄭云嚌醴據今文尚書王云不嚌醴據古文尚書故與正義所引鄭注古文尚書同而不與其又一說同說見後）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行之典不可以為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當作醴）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案此畢駁漢舊儀拜諸王時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嚌醴之事也）案拜陳思王子志為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

嚌醴畢然後使者乃出今據鄭玄說卽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而獨嚌醴臣猶以為非禮之衷案魏升濟非王肅奏醴在使者出之前是用鄭說以天子之命禮之故肅以為自於漢舊儀然猶以為非禮之衷者以肅據古文尚書無卽位醴之之說故也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嚌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而無冠醴自天子以下至此禮記曾子問文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醴之事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嚌之此禮記雜記文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嚌既告反服卽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

考曰魏尚書及王肅二議皆引鄭君說而尚書議於王再拜三祭下引鄭說四十八字必鄭君說此經之語然鄭君說中有嚌字似經文三咤作三嚌而今經文無之說文解字宀部託奠祭爵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又口部嚌嘗也从口

齊聲周書大保受同祭嚌兩引周書知許君所見壁中古文除咤作詫外與今本無異也釋文咤馬本作詫正義引鄭注却行曰咤詫即詫之譌咤又由詫而譌是馬鄭注皆與壁中本同無嚌字王肅云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嚌醴是王肅本此節亦無嚌字此皆古文尚書也然今文尚書正作王三宿三祭三嚌今本白虎通爵篇引尚書再拜興對乃受同瑁而通典九十三引白虎通則云尚書曰王再拜興祭嚌乃授宗人同白虎通用今文尚書知今文尚書咤本作嚌而今本白虎通作王再拜興對者乃後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鄭注古文尚書不破咤字故曰却行曰咤此條自述今文尚書亦不從古文破嚌字故曰以醴嚌成之也鄭傳古文尚書而亦述今文說者猶其箋毛詩亦用三家詩也魏時鄭君弟子存者尚多此條或鄭君尚書初注如此或其一時口說均不可知然漢舊儀已有諸王嗣位嚌醴

之事恐為今文家舊說非出於鄭君矣苟如此則三宿三祭三咤為王受醴之事受醴必有禮之者則大保其人也士之冠也賓醴之賓者攝父者也昏禮婦之見舅姑也贊醴之贊者攝舅姑者也此篇康王之受册也大保醴之大保者攝先王者也賓之攝父贊之攝舅姑以冠與見舅姑事輕父與舅姑尊不宜與子婦為禮也大保攝成王者以成王既崩不能與嗣王為禮也若成王倦勤而生傳位於康王則王當親獻何則女之嫁父親醴之士之親迎父親醮之舅姑之饗婦以著代也亦親獻之此嗣位之事其重相同故也於禮凡醴皆有獻無酢而此有酢者曰此即前說所謂祼享之禮鄭以此為醴意雖是而名則非也古獻有三種以鬯曰祼以醴曰醴以酒則曰醮曰獻醴與醮有獻無酢祼與獻則有獻有酢天子諸侯之祼即大夫士之醴也故士冠禮用醴或醮而諸侯之冠則用祼享之禮聘禮諸侯於

聘卿用醴而天子之於諸侯灌用鬱鬯有再祼一祼酢與不酢之差是諸侯以下用醴者天子以祼代之故曰鄭君云即位而醴之者意是而名非也雖然由鄭君此說以釋經則經無滯義矣故君臣吉服者為接神也大保大宗由阼階隮者大保攝先王大宗相之也乃受同瑁者以祼成冊命禮也秉璋以酢者大保既獻王而自酢也凡余前所訂正者皆得由此一語推之而鄭君注尚書乃不用此說惟魏時曾一引之而王肅復駮其不然非余由古代冊命之制及禮經通例以發明此篇之真解則鄭君此說雖存於通典中亦若存若亡不能知其真意矣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具書最為深博然不引通典所引白虎通王再拜祭嚌乃授宗人同之異文以為今文如是蓋緣孤證無他條疑通典所引敓譌是亦未審注意鄭君之說也

鄭注御王冊命曰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冊書是鄭以行禮之地為殯所也余前以為不然以牖間西序皆布几筵若成王之殯在則几筵宗器無所容之故也

難者將曰曾子問奠幣於殯東几上是殯前有几筵矣曰否廟命之几筵乃嘉禮賓禮中泛設之几筵士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户西西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禮又聘禮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聘禮賓及廟門几筵既設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宫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與事也是古於嘉禮賓禮皆設几筵以明有所受命此大保攝成王以行册命之禮傳天下之重故亦設几筵以依神具所依之神乃兼周之先王非為成王也昏禮與聘禮之几筵一而此獨四者曰牖間東序西序三席蓋為大王王季文王而西夾南嚮之席則為武王然則何以不為成王設也曰成王方在殯去升祔尚遠未可以入廟且大保方攝成王以命康王更無緣設成王席也然則册命之地自禮經通例言之自當為廟

而非寢畢門應門蓋廟與寢皆有之籍云寢也則必成王之殯不在於此也古者賜爵祿於大廟豈有傳天子之位付天下之重而不於廟行之者下經云諸侯出廟門俟是册命之地之非殯所明矣然則鄭說無徵矣曰否曾子問諸侯薨而世子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於西階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鄭注顧命依曾子問為說以此篇之大保上宗當彼之大宰大宗以此篇之大史當彼之大祝不知此二禮絕不相同彼以子見於父此以死者之命傳於生者彼非殯所無所見父此則有攝先王者固不必於殯所行之也鄭既以册命之地為殯所故以三宿三祭三咤為對神不恪康王獻神而大保自酢於禮之通例固不可通也通典魏尚書奏所引鄭注蓋其初說從今文改

古文後蓋因與曾子問不同故尚書注仍用古文說然二說孰為短長深於禮意者必有以知之矣

陳寶說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書疏引鄭注云方有事陳之以華國偽孔傳畧同余謂如鄭孔說則陳寶二字乃目下文當在越玉五重之上不當在其下以文義言則西序東序所陳即五重之玉也重者非一玉之謂蓋陳寶赤刀為一重大訓弘璧為一重琬琰為一重在西序者三重大玉夷玉為一重天球河圖為一重在東序者二重合為五重何以言之史記秦本紀文公十九年獲陳寶而封禪書言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名曰陳寶是秦所得

陳寶其質在玉石間蓋漢益州金馬碧雞之比秦人殆以為周書顧命之陳寶故以名之是陳寶亦玉名也赤刀亦然內府藏古玉赤刀屢見於高宗純皇帝御製詩集又溧陽端氏舊藏一玉刀長三尺許上塗以朱赤色爛然書之赤刀殆亦此類大訓蓋鐫刻古之謨訓於玉河圖則玉之自然成文者數者雖無確證然涵泳經文蓋無以易此解也（廣雅釋器陳寶刀也是張揖說已不從鄭注）

書顧命同瑁說

書顧命上宗奉同瑁又乃受同瑁今文尚書同作銅無瑁字白虎通爵篇引書王再拜興對乃受銅此雖與通典所引白虎通古本不合（見周書顧命續考）然下文中釋之曰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兩言銅不及瑁是今文經無瑁字而銅之釋則與瑁畧同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云今經（謂今文經）益金作銅詁訓謂天子副璽此非謂

今文家以璽釋銅乃謂其釋周之銅其用如秦漢之璽也周時天子諸侯皆以玉為瑞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之瑞有此二等上經言大保承介圭今文家蓋以為天子正璽此釋銅云天子副璽則與考工記之冒正相當矣尚書大傳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白虎通瑞贄篇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蓋以天子之瑁盡冒公侯伯之命圭如秦漢之右符今文家說意蓋如此馬融從古文作同而釋之曰同者大同天下意蓋從今文家說以同為瑁也虞翻別傳又云古曰似同從誤作同則古文家中更有以同字為曰之誤者康成本乃兼存同瑁二字而訓同為酒杯原鄭之所以易舊注者以經言乃受同王三宿三祭三咤大保受同降盥大保受同祭嚌宅明同是酒器不得釋為瑁而瑁字又今古文家舊說不

敢遷易故並存之余謂同瑁一物即古圭瓚蓋圭瓚之制可合可分天子之瓚與諸侯之命圭相為牝牡諸侯朝天子天子受其命圭（聘禮有受玉之事朝覲禮亦宜然免與所謂輯瑞也）冒之以瓚因以行祼將之禮以其冒圭之首故謂之瑁以其盡冒公侯伯三等之圭故謂之同此說雖無根據然味經文以異同秉璋以酢一語古秉柄一字大保自酢以璋為同柄其獻王時自必以介圭為同柄矣余曩作顧命考早懷此解以其單文孤證故不欲著其說繼思古今二家經文異同與其師說必得此而後可通故姑著之以俟後人論定至玉人所記冒與祼圭為二物則出於周末制度亡失之後固不足以難此說也

肅霜滌場說

詩豳風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埽也場工畢入也案此二句乃與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同例

而不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同例肅霜滌場皆互為雙聲乃古之聯緜字不容分別釋之肅霜猶言肅爽滌場猶言滌蕩也春秋左氏傳定三年有兩肅爽馬正義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是肅爽白馬也楚辭大招曼鸘鷞只釋文鷞一作鸘說文鸘鷞西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朋西方鸘鷞北方幽昌中央鳳皇西方之色白則鸘鷞亦白鳥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取鸘鷞裘為卓文君貰酒鸘鷞裘亦當謂白裘也中山經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淵水經湘水注瀟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案瀟字說文本作潚潚湘亦以水之清白得名矣故馬有肅爽鳥有鸘鷞裘有鸘鷞水有潚湘皆以清白得稱則詩之肅霜亦即大招天白顥顥九辯天高氣清之意不當如毛傳之說

也滌場即滌蕩與肅霜俱為雙聲字禮記郊特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蕩亦作盪說文盪滌器也既滌盪則必清肅必廣大故又有廣大之義漢郊祀歌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讀如迭詄蕩即滌蕩之轉語廣大則必條達故又轉而為條暢為條鬯樂記感條暢之氣白虎通說秬鬯曰芬香條鬯以通神靈鄭君箋詩注禮皆本之條暢條鬯亦滌蕩之轉語也廣大者必卓絕故又有卓異之義廣雅俶儻卓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俶儻窮變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俶儻漢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其字文選作倜儻俶儻倜儻亦滌蕩之轉語也廣大則有動作之餘地故又有放蕩之義穀梁文十一年兄弟三人佚宕中國釋文佚大結反說文跌跌踼也江淹恨賦跌宕文史佚宕跌踼跌宕亦皆滌蕩之轉語也詩之滌場則肅清之義九月肅霜謂九月之氣清高顥白而已至十月則萬物搖落

無餘矣與齊發栗烈由風寒而進於氣寒者違詞正同癸亥之歲余再來京師離南方之卑濕樂北土之爽塏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葉盡脫因會得蕭霜滌場二語之妙因為之説云

# 觀堂集林卷第二

藝林二

海甯　王國維

##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闇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難解之故有三譌闕一也（此以尚書為甚）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古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校之而求其相沿之意義否則不能贊一辭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未有不齟齬者試舉

一二例言之如不淑一語其本意謂不善也不善或以性行言或以遭際言而不淑古多用為遭際不善之專名雜記記諸侯相弔辭相者請事客曰寡人使某如何不淑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曲禮注云相傳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如何不淑者謂遭此不幸將如之何也左莊十年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又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古弔淑同字若之何不弔亦即如何不淑也是如何不淑者古之成語於弔死唁生皆用之詩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正用此語意謂宣姜本宜與君子偕老而宣公先卒則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矣不斥宣姜之失德而但言其遭際之不幸詩人之厚也王風遇人之不淑亦猶言遇人之艱難不責其夫之見棄而但言其遭際之不幸亦詩人之

厚也詩人所用皆當時成語有相沿之意義毛鄭胥以不善釋之失其旨矣古又有陟降一語古人言陟降猶今人言往來不必兼陟與降二義周頌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意以降為主而兼言陟者也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以陟為主而兼言降者也故陟降者古之成語也陟降亦作陟各左昭七年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用大雅語恪者各之借字是陟各即陟降也古陟登聲相近各格假字又相通故陟各又作登假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莊子德充符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亦即陟降也又作登遐墨子節葬篇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則謂之登遐登遐亦即陟降也登假登遐後世用為崩薨之專語而通語之陟降別以登降升降二語代之然四語所從出之源尚歷歷可指書文侯之命言昭登于上今書作昭升于上然

史記魯世家與引蔡邕注皆引書昭登于上蓋今文如是　詩大雅言昭假于下登與假相對為文是登假即陟降之證也左傳之陟恪曲禮之登假墨子之登遐皆謂登而不謂降此又大雅之陟降不當分釋為上下二義之證也詩書中語此類者頗多姑舉其一二可知者知字義之有轉移又知古代已有成語則讀古書者可無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之失矣

##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

古之成語有可由詩書本文比校知之者如高郵王氏之釋書猷裕詩靡監瑞安孫氏之釋書棐忱棐彝詩不殄不瑕皆是也今尚有可說者如書康誥云汝陳時臬司孔傳讀司字下屬案下文云汝陳時臬事古司事通用詩小雅擇三有事毛公鼎亦粤三有嗣則臬司即臬事孔讀失之又云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說未了案詩大雅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者仇之假借字仇匹也作求

猶書言作匹作配詩言作對也康誥言與殷先王之德能安治民者為仇匹大雅言與先世之有德者為仇匹故同用此語鄭箋訓求為終者亦失之酒誥云惟天降命肇我民天降命正與下文天降威相對為文多方云天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是也傳以為天下教令者失之天降命於君謂付以天下君降命於民則謂全具生命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云予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又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又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蓋四國之民與武庚為亂成王不殺而遷之是重予以性命也傳以民命為四國君以降為殺大失經旨矣酒誥云汝劼毖殷獻臣劼毖義不可通案上文厥誥毖庶邦庶士劼毖殆誥毖之譌又云汝典聽朕毖亦與上其爾典聽朕教文例正同則毖與誥教同義傳釋劼為固釋毖為慎亦大失經旨矣梓材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兄弟方

與易之不寧方詩之不庭方皆三字為句方猶國也傳於兄弟句絕又以方為萬方亦失經旨魯頌魯邦是常箋云常守也商頌曰商是常箋云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是我常君也實則常當讀為尚大雅肆皇天弗尚墨子非命下引去發曰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常即上帝弗尚陳侯因資敦永為典尚典尚即典常古常尚二字通用尚之言右也此皆可由詩書比校知之者也其餘詩書中語不經見於本書而旁見彝器者亦得比校而定其意義如書金縢云敷佑四方傳云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案盂鼎云匍有四方知佑為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多方云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胥伯尚書大傳作胥賦案毛公鼎云埶小大楚賦楚胥皆以疋為聲是大傳作胥賦為長而小大多正當亦指布縷粟米刀役諸征非孔傳伯長正

官之謂矣詩烝衆云舍命不渝箋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案克鼎云王使善夫克舍命於成周毛公鼎云厥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毋有敢蠢尃命于外是舍命與尃命同意舍命不渝謂如晉解揚之致其君命非處命之謂也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格又云神保是饗又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傳箋皆訓保為安不以神保為一語朱子始引楚辭靈保以正之今案克鼎云巠念厥聖保祖師華父是神保聖保皆祖考之異名詩之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皆相互為文非安饗安歸之謂也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云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案毛公鼎皇天弘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又云丕巩先王配命配命謂天所畀之命亦一成語永言配命猶云永我畀命非我長配天命之謂也思齊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云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箋云臨視也保

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雍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說尤迂曲案毛公鼎云肆皇天無射臨保我有周師訇敦云肆皇帝無斁臨保我有周則臨猶保也大明云上帝臨女雲漢云上帝不臨上帝不臨猶書多士云上帝不保也然則詩思齊蓋臨保互文又知上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亦宮廟互文非辟雍宮之謂也卷阿云俾爾彌爾性傳云彌終也案尨姞敦云用蘄眉壽綰綽永命彌厥生齊子仲姜鎛云用求考命彌生是彌性即彌生猶言永命矣韓奕榦不庭方傳云庭直也箋云當與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貞幹案毛公鼎云率懷不廷方左隱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則不庭方謂不朝之國非不直之謂也江漢云肇敏戎公傳云戎大也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案不嬰敦云女肇誨於戎工虢季子白盤云庸武于戎工皆謂兵事訓大訓汝皆失之商頌殷武云天命降

監下民有嚴傳云嚴敬也箋云天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案有嚴一語古人多以之斥神祇祖考齊侯鎛鐘云虢虢成唐有嚴在帝所宗周鐘云先王其嚴在上熊熊數數降余多福虢叔旅鐘云皇考嚴在上翼在下番生敦云不顯皇祖考嚴在上廣啟厥孫子于下是天命降監下民有嚴者意謂天命有嚴降監下民句或倒者以就韻耳箋以為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者失之又康誥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多方要囚殄戮多罪又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傳云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案要囚即幽囚古要幽同音詩豳風四月秀葽夏小正作四月秀幽楚辭湘君遠游之要眇韓非子七之要妙亦即幽眇幽妙也傳以為察要辭者失之如書君奭云在讓後人于丕時詩大雅云帝命不時周頌云裒時之對丕時不時裒時當是一語洛誥云敘弗其絕厥若立政云我其克灼知厥若康王之誥云用

奉恤厥若厥若亦當是成語此等成語無不有相沿之意義在
今日固無以知之學者姑從蓋闕可矣

釋樂次

凡樂以金奏始以金奏終金奏者所以迎送賓亦以優天子諸
侯及賓客以為行禮及步趨之節也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肆夏樂章也今亡
以金鑮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

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左氏成十二年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
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案以上五事金奏皆作於賓入門或及庭之時所以迎賓也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

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注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大射儀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郊特牲大饗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

案以上五事皆於賓出時奏之所以送賓也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

出入令奏王夏

案此兼言送迎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凡環拜以鍾鼓為節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

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

又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執爵坐奠拜卒爵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案此三事肆夏之奏非徒以納賓兼以為行禮及步趨之節惟為賓與公奏之所以優尊者也

凡金奏之詩以九夏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
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大夫士有送賓之樂而無迎賓之樂其送賓也以陔夏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
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
諸侯迎以肆夏送以陔夏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
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
肆夏
又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天子迎以肆夏送以肆夏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饗如祭祀
郊特牲大饗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左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而天子諸侯出入又自有樂其樂天子以王夏諸侯以驁夏諸侯大射惟入用樂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大饗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大射儀公入驁

案鍾師注引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案此前三事本大司樂職文末二事亦有禮經可據中間說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用處不過望文為說別無他據然皆謂出入同樂也而據燕禮記及大射儀納賓用肆夏賓出奏陔則諸侯於賓迎送異樂又尚書大傳天子將出則撞

黄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賔左五鍾皆應則似天子出入樂亦不同均與大司樂職文異或大司樂言王出入宗廟射宫之樂大傳言王出入路寢之樂故不同歟抑大傳所言出撞黄鍾入撞蕤賔雖異律而仍同樂歟不可考矣

金奏既闋獻酬之禮畢則工升歌歌升者所以樂賔也祭祀則樂尸尸亦賔類也

升歌之詩以雅頌大夫士用小雅

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諸侯燕具臣及他國之臣亦用小雅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左氏襄四年傳又歌鹿鳴之三三拜

又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云云

兩君相見則用大雅

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又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或用頌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

案左氏傳叔孫豹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而仲尼燕居則云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一雅一頌用樂不同疑叔孫所說乃諸侯相見之通禮惟魯太廟用天子禮樂升歌清廟遂推而用之於賓客仲尼燕居云云殆就魯現制言觀禮經諸侯燕其臣及四方之賓皆升歌鹿鳴之三則兩君相見自當升歌文王之三不得越大雅而用頌也仲尼燕居自是七十子後學所記未必為孔子之言

天子則用頌焉

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

升歌既畢則笙入笙之詩南陔白華華黍也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於是有間有合間之詩歌則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則由庚崇邱由儀也

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燕禮文同上

合之詩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也

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鄉射禮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笙入立于縣中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

自笙以下諸詩大夫士至諸侯共之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均見上

案笙與閒歌合樂所用諸詩據現存禮經言之大夫士與諸侯無異鄭氏詩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

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其於鄉飲酒禮燕禮注亦云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
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
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
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
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
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此二說畧
同原鄭所以為此說者彼據鄉飲酒禮燕禮凡合樂所用
為皆如是因以左氏内外傳之金奏肆夏為升歌工歌文
之詩皆下升歌一等遂推之天子享元侯與諸侯相見以
王為合樂不知金奏自金奏升歌自升歌合樂自合樂内
外傳明云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則所云天子合
大雅者無據矣至謂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則據

內傳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魯語作歌文王大明
緜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簫並言或為合樂之證然古
天子諸侯禮之重者皆但有升歌下管舞而無閒歌合樂
然則鄭由鄉飲酒禮燕禮以推天子諸侯之合樂其根據
未免薄弱矣
諸侯以上禮之盛者以管易笙笙與歌異工故有閒歌有合樂
管與歌同工故升而歌下而管而無閒歌合樂下管之詩諸侯
新宮天子象也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
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在左何瑟
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
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北面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下而管象示事也

案此上六事凡有管者皆無笙亦無間歌合樂而皆有舞

惟燕禮記則有管有笙有合樂有舞記舉禮之變故備言
之實則有管則當無笙而以舞代合樂有笙則當無管而
以合樂代舞以他經例之當然記言之未晳耳禮經中記
之作遠在經後據大射儀經文則下管乃升歌之工自降
而吹管管與歌同工既管又笙於事為贅故鄭於燕禮記
笙入三成下云管之入三終以管與笙為一此在燕禮記
或可如此解然以此解大射儀則全與經文牴牾鄭於大
射儀乃管新宮三終下曰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畧下樂
也是亦以管為笙且謂歌管異工然經於獻工後云大師
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
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繫管於
大師六人皆降之後又繫大師等東於卒管之後是經謂
管者即大師少師上工羣工至為明顯否則未管之前何

以不書管入卒管之後何以不書獻管且管者既別有人則大師等六人升歌受獻之後既已無事何以須降立於鼓北又何以須卒管而後東可知注之無一當矣故祭統與仲尼燕居皆云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於下字下沾而字明下管之工即升歌之工升歌下管非異人也鄉飲鄉射燕禮有間歌合樂故歌笙異工大射無間歌合樂既歌之後堂上無事故歌管同工鄭即以鄉飲酒燕禮之笙入擬之殊乖經旨鄭於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曰鼓北西縣之北言鼓北者與鼓磬西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為列也又於乃管新宮三終下注曰笙立於東縣之中按鄭既以歌者管者異工故以為大師六人降立於西縣之北管者立於東縣之中此大誤也大師等降立於鼓北者鼓謂兩建鼓經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則鼓北謂兩建鼓之北立於鼓北者以就蕩也其地在兩階之間非西縣之北亦非東縣之中故卒管後云大師等皆東鄭之失全在誤認歌管異工故無一合若如今說則四達不悖矣以大射儀推之燕禮記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者謂歌管同工此用樂之一種所云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者則笙歌異工此用樂之又一種二種任用其一不能兼用所云若舞則勺者則與

第一種為類不與第二種為類以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

仲尼燕居四事證之有餘矣記文備記禮變往往如此特

語欠明辨當以大射儀經文為正矣歌管同工元敖繼公儀禮集說已有此說國朝諸儒或申鄭難敖非是

凡升歌用雅者管與笙皆用雅升歌用頌者管亦用頌

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注新宮小雅逸篇也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

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

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

案毛詩周頌序維清奏象舞也下管象當謂管維清之詩

升歌清廟下管維清皆頌也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鄭讀下管象武為句然下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則當讀下管象為句武夏籥序興為句武大武夏籥大夏也呂氏春秋古樂篇禹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是夏籥即大夏夏者夏翟羽鄭氏周禮天官序官夏采注詩邶風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謂此舞也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皆歌清廟者管象舞大武大夏之證則仲尼燕居之武不當屬上讀明矣

凡有管則有舞舞之詩諸侯勺天子大武大夏也

燕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均上見

案禮經傳上言下管者下必言舞而不言間歌合樂其言

間歌合樂者皆不言舞是二者可以相代又案天子諸侯
祭祀賓客之禮皆有舞則以用舞者為重用間歌合樂者
為輕矣

凡金奏之樂用鍾鼓

周禮鍾師掌金奏以金鼓奏九夏

天子諸侯全用之大夫士鼓而已

鄉飲酒禮注周禮鍾師以金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
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
西南鼓

鄉射禮注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

歌用瑟及搏拊

書益稷搏拊琴瑟以詠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工四人二瑟

大射儀工六人四瑟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荀子禮論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懸一罄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

案禮經記升歌有瑟無琴亦無搏拊大傳所言殆異代禮

笙與管皆如其名舞則大武用干戚大夏用羽籥

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均見上

案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明堂位祭統證之夏武二字互誤

此其大略也

附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表

|  | 金奏 | 升歌 | 管 | 笙 | 間歌（歌） | 間歌（笙） | 合樂 | 舞 | 金奏 |
|---|---|---|---|---|---|---|---|---|---|
| 大夫士鄉飲酒禮 | 無 |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 無 | 南陔白華華黍 |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 由庚崇丘由儀 |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 無 | 陔夏 |
| 大夫士鄉射禮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 無 | 陔夏 |
| 諸侯燕禮之甲「據燕禮經」 | 無 |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 無 | 南陔白華華黍 |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 由庚崇丘由儀 |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 無 | 陔夏 |
| 諸侯燕禮之乙「據燕禮記」 | 肆夏肆夏 | 鹿鳴 | 「新宮」 | 「笙入三成」 |  |  | 鄉樂 | 勺 | 陔夏 |
| 諸侯大射儀 | 肆夏肆夏 | 鹿鳴三終 | 新宮三終 |  |  |  |  |  | 陔夏驁夏 |

| | 兩君相見 | 嘗禘 | 天子太射 | 天子大饗 | 天子視學養老 | 天子大祭祀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夏（肆夏） | 肆夏 | （王夏）（肆夏） | 王夏肆夏昭夏 |
| 文王之三 | 清廟 | 清廟 | （清廟） | （清廟） | 清廟 | 清廟 |
| | 象 | 象 | （象） | （象） | 象 | 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鹿鳴之三 | | | | | | |
| | 武夏籥 | 大武大夏 | 弓矢舞 | | 大武 | 大武大夏 |
| | | | （肆夏）王夏 | 肆夏王夏 | （肆夏）王夏 | 肆夏王夏 |

表內加「」者不必備有加（）者經傳無明文以意推之

## 周大武樂章考

樂記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是武之舞凡六成其詩當有六篇也據毛詩序於武曰奏大武也於酌曰告成大武也則六篇得其二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

曰綏萬邦屢豐年是以賚爲武之三成以桓爲武之六成則六篇得其四其詩皆在周頌其餘二篇自古無說案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是尚有宿夜一篇鄭注宿夜武曲名也疏引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案宿古夙字說文解字夕部夙早敬也俩古文夙从人㐭俩亦古文夙从人西宿从此又宀部宿止也从宀俩聲俩古文夙豐姞敦云豐姞憝用夙夜享孝于𣪘公于室叔朋友夙正作㘞是武宿夜即武夙夜其詩中當有夙夜二字因以名篇如時邁有肆于時夏語因稱肆夏矣皇侃所稱師說非也大武六篇其四篇皆在周頌則此篇亦當於頌中求之今考周頌三十一篇其有夙夜字者凡四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我將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振鷺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閔予小子曰維予

小子夙夜敬止而我將為祀文王於明堂之詩振鷺為二王之後助祭之詩閔予小子為嗣王朝廟之詩質以經文序說不誤惟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然郊祀天地之詩不應詠歌文武之德又郊以后稷配天尤與文武無涉蓋作序者見此詩有昊天字而望文言之若武夙夜而在今周頌中則舍此篇莫屬矣（詩有成王不敢康語周語及賈子新書載叔向說此詩以成王為武王之子文王之孫然書酒誥云成王畏相又云惟助成王德顯是成王乃殷周間成語箋云文王武王成此王功殆是也）如此則大武之詩已得五篇其餘一篇疑當為般何則酌桓賚般四篇次在頌末又皆取詩之義以名篇前三篇既為武詩則後一篇亦宜然此武詩六篇之可考者也至其次弟則毛詩與楚樂歌不同楚以賚為弟三桓為弟六毛則六篇分居三處其次則夙夜弟一武弟二酌弟三桓弟四賚弟五般弟六此殆古之次弟案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考祼者獻之始升歌者樂之始則武宿夜自當為舞之始是夙夜

當居第一之證也其餘五篇次弟亦與樂記所紀舞次相合武云勝殷遏劉而記云再成而滅商是武為第二成之證也武為第二成則告成大武之酌自當為第三成至桓云綏萬邦又云于以四方則與四成疆南國之事相合賚之義為封功臣則與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之事相合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與六成復綴以崇之事相合是毛詩次弟與樂記同蔡邕獨斷所載周頌諸篇次弟一如毛詩或疑是魯詩然恐亦據毛也恐是周初舊弟勝於楚樂歌之次弟遠矣又此六篇語意一貫皆以文武受命為言其首篇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又云夙夜基命宥密其二篇云嗣武受之三篇云我龍受之皆謂受此成命也其四篇云天命匪解其五篇云文王既勤止我膺受之勤謂勤大命單生鐘與毛公鼎皆云勞勤大命膺受謂膺受大命也逸周書克殷解毛公鼎盄公敦皆云膺受大命六篇云裒時之對裒時即不時亦即丕時大雅云帝命不時書君奭云在讓後人于丕時裒不丕聲相近裒時之對猶言帝

命之對如文王下武言配命矣五篇六篇之末皆云時周之命又與首篇相應又弟一篇兼言文武弟二篇詠武王而原本於文王之克開厥後弟三弟四專言武王而弟五篇復追言文王之勤命六篇語意相承不獨為一詩之證其次序亦較然矣今以上所論者列表明之

| | 一成 | 再成 | 三成 | 四成 | 五成 | 六成 |
| --- | --- | --- | --- | --- | --- | --- |
| 衍象之事 | 北出 | 滅商 | | 南國是疆 | 分周公左召公右 | 復綴以崇 |
| 舞容 | 總干立山 | 發揚蹈厲 | | | 分夾而進 | 武亂皆坐 |
| 舞詩篇名 | 武宿夜 | 武 | 酌 | 桓 | 賚 | 般 |
| 舞詩 |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

周一代之大舞曰大武其小舞曰勺曰象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疏引熊安生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又云象謂用干戈之小舞也是勺與象皆小舞與大武大夏之為大舞者不同然漢人皆以勺象與大武為一燕禮記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又明堂位下管象注曰象謂周頌武也是以勺為酌象為武皆大武之一成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象上脫武王之樂曰五字校以下文自明）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云云是亦以勺與象皆大武之一節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乃命周公作為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

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淮南齊俗訓亦云周樂大武三象棘下）此雖別武與象為二又以象為周公之樂與白虎通說正相反然以三象為繼大武而作又以象為周公南征之事正與樂記大武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及武亂皆坐周召之治相合疑武之六成本是大舞周人不必全用之取其弟二成用之謂之武取其弟三成用之謂之勺取其四成五成六成用之謂之三象故白虎通謂酌象合曰大武而鄭君注禮亦以武象為一也然謂武亦有象名則可謂詩序之象舞與禮下管所奏之象即大武之一節則不可詩序維清奏象舞也以武奏大武也例之象舞當用維清之詩而維清之詩自詠文王之文德與清廟維天之命為類則禮之升歌清廟下管象者自當下管維清不當管武宿夜以下六篇也且禮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者皆繼以舞大武管與舞不同時自不得同

用一詩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見舞大武者是大武之外又自有象舞且與南籥連言自係文舞與武之為武舞有別維清之所奏與升歌清廟後之所管內則之所舞自當為文舞之象而非武舞之象也二者同名異實後世往往相淆故畧論之

## 說周頌

阮文達釋頌一篇其釋頌之本義至確然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則恐不然周頌三十一篇惟維清為象舞之詩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為武舞之詩其餘二十四篇為舞詩與否均無確證至清廟為升歌之詩時邁為金奏之詩（據周禮鍾師注引呂叔玉說則執競思文亦金奏之詩）尤可證其非舞曲毛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盛德之形容以貌表之可也以聲表之亦可也竊謂風雅頌之別當於聲求之頌之所以異於雅頌者雖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則頌之聲較風雅為緩也何以證之曰風雅

有韻而頌多無韻也凡樂詩之所以用韻者以同部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故其聲促者韻之感人也深其聲緩者韻之感人也淺韻之娛耳其相去不能越十言或十五言若越十五言以上則有韻與無韻同即令二韻相距在十言以内若歌二十言之時歌此十言則有韻亦與無韻同然則風雅所以有韻者其聲促也頌之所以多無韻者其聲緩而失韻之用故不用韻此一證也其所以不分章者亦然風雅皆分章且後章句法多疊前章其所以相疊者亦以相同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若聲過緩則雖前後相疊聽之亦與不疊同頌之所以不分章不疊句者當以此此二證也頌如清廟之篇不過八句不獨視鹿鳴文王長短迥殊即比關雎鵲巢亦復簡短此亦當由聲緩之故此三證也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

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又大射儀自奏肆夏以至樂闋中間容賓升主人拜至降洗賓降主人辭賓對主人盥洗觚賓辭洗主人對主人升賓拜洗主人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升主人酌膳獻賓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賓祭脯醢祭肺嚌肺祭酒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凡三十四節為公奏肆夏時亦然肆夏一詩不過八句而自始奏以至樂闋所容禮文之繁如此則聲緩可知此四證也然則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在聲而不在容則其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亦在聲而不在容可知以名頌而皆視為舞詩未免執一之見矣

說商頌上

商頌諸詩作於何時毛韓說異毛詩序謂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是毛以商頌為商詩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

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騆案韓詩章句亦美襄公案集解雖但引薛漢章句疑是韓嬰舊說史遷從之楊子法言學行篇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亦以商頌為考父作皆在薛漢前後漢曹褒及刻石之文亦皆從韓說是韓以商頌為宋詩也襄公考父時代不同韓說固誤然以為考父所作則固與毛詩同本魯語未可以臆定其是非也魯語閔馬父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考漢以前初無校書之說即令校字作校理解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後取周大師之本以校之不得言得是毛詩序改校為得已失魯語之意矣余疑魯語校字當讀為效效者獻也謂正考父獻此十二篇於周大師韓說本之若如毛詩序說則所得之本自有次弟不得復云以那為首也且以正考父時代考之亦以獻詩之說為長左氏昭七

年傳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詩商頌正義引潛夫論氏姓志亦云考孔父之卒在宋殤公十年自是上推之則殤公十年穆公九年宣公十九年武公十八年戴公三十四年自孔父之卒上距戴公之立凡九十年孔父佐穆殤二公則其父恐不必逮事戴公即令早與政事亦當在戴公暮年而戴公之三十年平王東遷其時宗周既滅文物隨之宋在東土未有亡國之禍先代禮樂自當無恙故獻之周太師以備四代之樂較之毛詩序說於事實為近也然則商頌為考父所獻即為考父所作歟曰否魯語引那之詩而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可知閔馬父以那為先聖王之詩而非考父自作也韓詩以為考父所作蓋無所據矣

說商頌下

然則商頌果為商人之詩與曰否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

柏丸丸毛鄭於景山均無說魯頌擬此章則云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則古自以景山為山名不當如鄘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案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枝流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般庚至於帝乙居殷虛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於事為宜此商頌當為宋詩不為商詩之一證也又自其文辭觀之則殷虛卜辭所紀祭禮與制度文物於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并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中葉以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

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稱名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那即檜風萇楚之阿儺小雅隰桑之阿難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即雲漢之昭假無贏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句同約軧錯衡八鸞鶬鶬與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為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睎尹吉甫或非無據矣顧此數者其為商頌襲風雅抑風雅襲商頌或二者均不相襲而同用當時之成語皆不可知然魯頌之襲商頌則灼然事實夫魯之於周親則同姓尊則王朝乃其作頌不摹周頌而摹商頌蓋以與宋同為列國同用天子之禮樂且商頌之作時代較近易於摹擬故也由是言之則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獻之於周太師而太師次之於周頌之後逮魯

頌既作又次之於魯後若果為商人作則當如尚書例在周頌前不當次魯頌後矣然則韓詩以商頌為宋人所作雖與魯語閔馬父之說不盡合然由商頌之詩證之固長於毛說遠矣

漢以後所傳周樂考

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史辟以下八篇孔氏廣森補注以為即歷不可歌之八篇）案此二十六篇今鵲巢采蘩采蘋騶虞在召南伐檀在魏風商齊七篇或在齊風或在商頌貍首史辟諸篇均佚惟鹿鳴白駒與閒歌三篇（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在小雅投壺所紀詩之部居次第均與四家詩不同蓋出先秦以後樂家之所傳案樂記師乙言聲歌有頌有大雅有小雅有風有商齊今此二十六篇亦有雅有風有商齊與魯太師所傳者同不過春秋末魯太師所傳者雅

自雅風自風商齊自商齊不相雜也厥後廢闕所存僅二十六篇其中兼有各類以其首篇為鹿鳴遂悉以雅名之至作投壺時又亡其八篇史辟史義諸篇聲與詩俱亡樂人口耳相傳篇名不無譌舛其實未必不在三百篇中也乃備記其存亡之目蓋在戰國以後矣投壺所存十八篇至漢猶有存者琴操云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皆在上十八篇中宋書樂志云漢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食舉故事有鹿鳴承元氣二曲又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又云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後改曰於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後改曰巍巍詠文帝三曰伐檀後省除四曰文王後改曰洋洋詠明帝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晉書樂志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是漢魏所存周樂

四篇鹿鳴騶虞伐檀亦在投壺可歌八篇中惟文王一篇不知得自何所漢雅樂有三源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服虔曰制氏魯人也此魯樂也又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此秦樂也景十三王傳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此趙樂也投壺所存十八篇蓋魯樂家之所傳杜夔為漢雅樂郎蓋又習秦趙所傳雅樂故文王一篇乃出於十八篇之外也由前後觀之則投壺所存古樂十八篇風雅商齊上同師乙之分類鹿鳴伐檀騶虞下同杜夔之所傳其為周秦之間樂家舊弟無疑案古樂家所傳詩之次弟本與詩家不同左氏傳季札觀周樂豳在秦前魏唐在秦後今詩則魏風唐風在齊風之次豳在曹風之次此相異者一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南三篇相次則召南三篇亦當相次今詩采蘩采蘋之間尚有草蟲一篇此相異者二也鄉飲酒禮燕禮笙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由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樂次當如此而毛詩舊弟據六月序則南陔在杕杜之後魚麗之前與禮經樂次不合今毛詩由庚崇邱由儀又皆在

南山有臺後鄭箋所謂毛公為詁訓傳推改什首者是也此相異者三也左氏傳楚莊王以賚為武之三篇桓為武之六篇杜預以為楚樂歌之次弟而前大武考所定夙夜武酌桓賚般蓋周大武之舊弟而毛詩則夙夜在清廟之什武在臣工之什之末酌桓賚般在閔予小子之什之末此相異者四也此詩樂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詩家習其義出於古師儒孔子所云言詩誦詩學詩者皆就其義言之其流為齊魯韓毛四家樂家傳其聲出於古太師氏子貢所問於師乙者專以其聲言之其流為制氏諸家詩家之詩士大夫習之故詩三百篇至秦漢具存樂家之詩惟伶人世守之故子貢時尚有風雅頌商齊諸聲而先秦以後僅存二十六篇又亡其八篇且均被以雅名漢魏之際僅存四五篇（王深寧漢書藝文志考證樂家雅歌詩四篇即杜夔所傳四篇是西漢末已只存四篇）後又易其三訖永嘉之亂而三代之樂遂全亡矣二家本自殊途不能相通世或有以

此繩彼者均未可謂為篤論也

# 觀堂集林卷第三　藝林三

海甯　王國維

## 明堂廟寢通考

宮室惡乎始乎易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處則復土於地而居之詩所謂陶復陶穴是者也（說文復地室也）當是之時唯有室而已而堂與房無有也初為宮室時亦然故室者宮室之始也後世彌文而擴其外而為堂擴其旁而為房或更擴堂之左右而為箱為夾為个（三者異名同實）然堂後及左右房間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則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析言之則所謂室者必指堂後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說文室實也以堂非人所常處而室則無不實也晝居於是（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戶謂室戶也）夜息於

是賓客於是曲禮將入戶視必下又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皆謂室戶其在庶人之祭於寢者則詔祝於是筵尸於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後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戶牖以達於堂有側戶以達於房有向以啟於庭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備也故室者又宮室之主也明乎室為宮室之始及宮室之主而古宮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國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貴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斷非一室所能容而堂與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處時其情狀余不敢知其既為宮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後情足以相親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棟也為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向東西南北於外則四堂後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

湊於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於用而亦足以為觀美明堂辟雍宗廟大小寢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擴大之緣飾之者也古制中之聚訟不決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記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室之數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記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个（尚書大傳畧同唯改四大廟為正室）大戴記盛德篇則言九室此三者之說已不相合今試由上章所言考之則呂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實為古制考工記中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等語均與古宮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則顯與自說相牴牾至大戴九室之說實為秦制（隋書宇文愷傳引禮圖并見聶崇義三禮圖）恐秦時據考工記五室呂覽四堂之文昧古代堂與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尚書大傳以四堂為四正室是秦漢間人不知堂與室之分之證也）室十二堂（見上藻明堂位疏引鄭玄駁五經異義後人誤僻入大戴記盛德篇中）則又恐據古之四堂八个秦之九室并四與五則為九矣說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而兼數之所謂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漢以後或主五室

說或主九室說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說而其位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諸堂之中央及四正（藝文類聚禮部引古五禮圖說）或置諸中央及四隅（鄭玄考工記注幷玉藻明堂位疏引鄭駁五經異義）或置諸堂个之後（汪中明堂通釋與孔廣森明堂億說畧同）其主四隅說者或謂四室接太室之四角為之（聶崇義三禮圖如此戴震考工記圖張惠言儀禮圖從之而又參以月令之四堂八个）或謂四室不與太室相屬而遠在堂之四隅（汪中明堂通釋所圖鄭說如此）即同主一說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說者則或接太室之四角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為四室（聶氏三禮圖謂為秦制任啟運朝廟宮室考從之）或三三相重房間通街（後魏李謐所述如此見隋書牛弘及宇文愷傳）又主調停說者則有若賈思伯於太室四角為四室以一室充二个之用以當考工記之五室月令之四堂八个者矣（魏書賈思伯傳）有若焦循於太室之角接以四室而又兩分四室為句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者矣（羣經宮室圖）有若唐仲友於一堂中畫東西南北以為四堂八个而置五室於四堂之間者矣（帝王經世圖譜）有若阮元以考工記雖言一堂而實有四堂故為廣九筵修

七筵之堂四於外而於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則又合唐氏之說以考工記之度矣（揅經室集卷一）然太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義云何魏李謐隋牛弘之所譏者不可集也又據阮氏之說則中央之地修廣九筵今五室所占縱橫僅得六筵則所餘三筵之地如何於是有若陳澧以三筵之地當五室之壁之厚而謂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牛弘明堂議李覯明堂定制圖等但務勦說而不能以圖明之者其數尚多蓋斯塗之荊棘久矣自余說言之則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於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謂之十二堂堂後四室相對於內中央有太室是為五室太室之上為圜屋以覆之而出於四屋之上是為重屋其中除太室為明堂宗廟特制外餘皆與尋常宮室無異其五室四堂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皆出於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則雖使巧匠為之或煩碎而失宜或

宏侈而無當而其堂與室終不免窮於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東西南北兩兩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則月令諸書謂之青陽太廟青陽左个青陽右个明堂太廟明堂左个明堂右个總章太廟總章左个總章右个玄堂太廟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陽之名僅見於爾雅總章之名一見於尸子而玄堂則無聞焉其名或出後人之緣飾然其制則古矣蓋此四堂八个實與聽朔布政之事相關聽朔之為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證之於文王居門中為閏周禮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先鄭注周禮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中為閏說文亦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閏从王在門中周禮玉藻之說雖有可存疑之處然文字之證據不可誣也要

之明堂為古宮室之通制未必為聽朔布政而設而其四堂八个適符十二月之數先王因之而月異其居以聽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勢也然則古者聽朔之事可以閏字證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聽朔證之月令之說固非全無依據矣且考工記之記明堂世所視為與月令絕異者也記但言堂之修廣而不言堂數故自漢以來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無不可見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後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一室故房有東西也夾有東西也个有左右也而從不聞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則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兩夾亦然古夾个兩字音義皆同書顧命及考工記之夾卽月令之个也考工記此句自漢以來皆讀四旁兩夾窗為句孔廣森禮學卮言始讀四旁兩夾為句而以窗字屬下讀窗白盛為句證以大戴禮之赤綴戶也白綴牖也其讀確不可易每堂各有兩夾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謂四旁兩夾也若四阿之釋則或以為四注屋鄭氏考工記兩阿重屋注或以阿為屋翼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或以阿為楣程瑤田釋宮小記然鄭氏於考

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禮當阿注皆云阿棟也葢屋當棟處最高計屋之高必自其最高處計之門阿之制五雉謂自屋之最高處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楣當之矣鄭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棟故於四阿下解為四注屋然此四阿與王宮門阿同在匠人一職不容前後異義自當從鄭君後說旣有四棟則為四堂無疑故考工記所言明堂之制為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證之而有餘明堂合四堂而為一故又有合宮之稱尸子曰黄帝合宮殷人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說不可易也

四堂之後各有一室古者宮室之制堂後有室室與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數而别求之於他處者也則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為四堂後之正室乃主一堂說者以為在堂上之四正或以為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說者則以在中庭之四

隅其説詭僻不合於古宮室之制且古之宮室未有有堂而無室者有之則惟習射之榭為然明堂非習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為堂後之正室與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當之可謂舍康莊而行蹊徑者矣

四堂四室兩兩對峙則其中有廣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廣袤實與一堂之廣相等左氏傳所謂埋璧於太室之庭史記封禪書載申公之言曰黄帝接萬靈明庭蓋均謂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圓屋以覆之故謂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絶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則謂之太廟太室此太廟者非中央別有一廟即青陽明堂總章玄堂之四太廟也太廟之太對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對四室而言又謂之世室世亦大也古者太大同字世太為通用字故春秋經之世子傳作太子

論語之世叔左氏傳作太叔又如伯父之稱世父皆以大為義故書洛誥禮月令春秋左氏穀梁傳之太室考工記明堂位公羊傳並稱世室又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為名嵩高在五嶽之中故古謂之太室即以明堂太室之名名之也然則太室者以居中央及絕大為名即此一語之中而明堂之制已畧具矣

明堂之制既為古代宮室之通制故宗廟之宮室亦如之古宗廟之有太室即足證其制與明堂無異殷商卜文中兩見太室（殷虛書契卷一第三十六葉又卷二第三十六葉）此殷宗廟中之太室也周則各廟皆有之書洛誥王入太室祼王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此東都文王廟之太室也明堂位又言文世室武世室吳彝蓋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夫敦蓋云王在周康宮太室鬲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宮辟太室曶鼎云王在周穆王太□（此字摩滅疑是室字）伊敦云王格穆太室則成王康

王穆王諸廟皆有太室不獨文武廟矣至太室四面各有一廟亦得於古金文字中證之克鐘云王在周康剌宮（剌宮即烈宮古金文皆假剌為烈）頌鼎（頌敦頌壺頌盤文同）云王在周康邵宮（邵字从召从卩卩即古人字說文作佋經傳通用昭字）寰盤云王在周康穆宮望敦云王在周康宮新宮同在宗周之中又同為康王之廟而有昭穆烈新四宮則雖欲不視為一廟中之四堂不可得也康宮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當如是若從先儒所說古宗廟之制則更無太室之可言矣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為五室宗廟之制亦然古者寢廟之分蓋不甚嚴廟之四宮後王亦寢處焉則其有室也必矣請舉其證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宮新宮旦王格太室寰盤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太室頌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則

上所云王在某宮者必謂未旦以前王所寢處之地也且此事不獨見於古金文雖經傳亦多言之左傳昭二十二年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王城郭羅納諸莊宮案莊宮莊王之廟而傳文曰逆曰如曰納皆示居處之意禮運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注館者必於廟不於敵者之廟為太尊也以此觀之祖廟可以舍國賓亦可以自處矣既為居息之地自不能無室又所居不恒在一宮故每宮皆當有之四宮四室并太室為五與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當分屬於四堂又可於此得其確證矣

廟中太室之為四宮中之廣廷又可由古代册命之禮證之古天子諸侯之命羣臣也必於廟中周禮春官司几筵凡封國命

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左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鄭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統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前者為天子命諸侯之禮後者為諸侯命諸臣之禮然古金文所紀冊命之禮頗與此殊頌鼎云唯二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中畧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章寰盤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史黹受王命書王呼史減冊錫寰他器文類此者頗多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庭北鄉就所謂中廷之地頗有尋繹者焉案禮經中言庭皆謂自堂下至門之庭其言中庭者則謂此

庭南北之中然則上諸器文係中廷於入門後自當為門内之廷又云立中廷北鄉則又當為南鄉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者如上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鄉而王即位於太室則王必於太室之北設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所記堂脩七筵廣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脩當如堂九筵之廣則王位與中廷間有太室之脩九筵堂脩七筵又加以庭脩之半（前人謂庭脩當堂脩之三倍）則王與所命者之間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即二百二十二尺）即令堂室之脩大減於考工所記亦必在十筵以上況以室之南北墉與庭北之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覿語不得相聞決非天子命臣之意也余謂此中廷當謂太室之廷但器文於所命者入門後署去升堂入室諸節耳蓋太室之地在尋常宮室中本為廣廷太室雖上有重屋然太室屋與四宮屋之間四旁通明漢時猶謂之通天屋（隋書牛宏傳引蔡邕明堂論）故可謂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謂之中廷此中

廷與禮經所謂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絶異太室之脩九筵則所命者立於中廷距王位不過四筵故史得受命書於王所命者得佩命册以出而册命之禮乃得行焉且古人於太室本有廷稱左傳楚共王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則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緣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則不得系之太室所謂太室之廷猶班固言承明金馬著作之廷云爾故余斷言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册命之禮皆與古宮室之制相關故不得不詳辨之也然則宗廟之制有太室有四宮而每宮又各有一室四宮五室與明堂之制無異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屬四堂亦於宗廟中始得其最確之證明而明堂為古宮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

明堂之制既為古宮室之通制故宗廟同之然則路寢如何鄭玄於毛詩箋考工記及玉藻注均謂明堂宗廟路寢同制而於

顧命所紀路寢之制不得其解遂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具餘猶諸侯制度焉蓋視顧命所紀路寢之制與明堂異也以余觀之路寢無太室自與明堂宗廟異至於四屋相對則為一切宮室之通制顧命所紀乃康王即位受冊之禮於路寢正屋行之自無從紀東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紀西夾而不紀東夾然則謂無東夾可乎因所不紀而遂疑其無此可謂目論者矣余意甯從明堂宗廟燕寢之制以推定路寢之制亦有東西南北四屋似較妥也

至燕寢之四屋相對則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寢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其南宮之室謂之適室（士以下無正寢即以燕寢之南宮為正寢）北宮之室謂之下室東西宮之室則謂之側室四宮相背於外四室相對於內與明堂宗廟同制其所異者唯無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僖二十年傳西宮災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宮有西宮

則有東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何休注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然喪服傳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宮傳曰昆弟之義無分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諸侯三宮每宮當有相對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宮當即此相對之四屋之名內則所謂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殆謂是也士喪禮云死於適室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喪大記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此適室下室兩兩對舉則適室下室為南北相對之室矣適室下室苟為南北相對之室則側室當為東西相對之室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羣室當謂門塾之室）則或以東西宮之室為昆弟所居或以僅有南鄉一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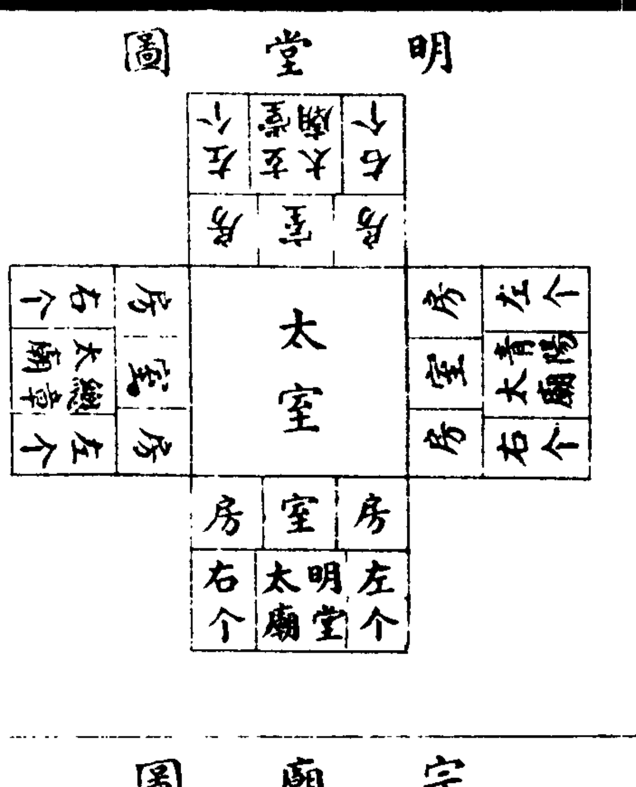
然則燕寢南北東西四宮何以知其非各為一宮而必為相對

之四屋乎曰以古宮室之中霤知之也中霤一語自来注家皆失其解釋名室中央曰中霤古者寝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鄭注月令亦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正義引庾蔚之云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鄭又云祀中霤之禮主設于牖下正義以此為鄭引逸中霤禮文正義申之曰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余謂復穴兩霤其理難通開牖象霤義尤迂曲其實中霤者對東西南北四霤言之而非四屋相對之宮室不能兼有東西南北四霤及中霤也案燕禮設洗當東霤鄭注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正義云漢時殿屋四向注水故引漢以況周鄉飲酒禮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此南霤也凡四注屋有東西南北四霤兩下屋有南北二霤而皆不能有中霤今若四屋相對如明堂之制則無論其為四注屋或兩下屋凡在東者皆可謂之東霤在西者均可謂之西霤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霤北屋之南霤東屋之西霤

西屋之東霤將何以名之哉雖欲不謂之中霤不可得也其地在宮室之中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然則此說於古有徵乎曰有檀弓曰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殷道也學者行之案士喪禮浴時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巾柶鬊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階間則殷人所掘之中霤必在室外而不在室內矣說文广部廇中庭也按古文但有廷字後世加广作庭義則無異由說文之例庭字當為廷下重文然說文收廷字於廴部庭字於广部而釋之曰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則許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釋辭雖微異而義則無殊段氏說文注乃謂無屋曰廷有屋曰庭並援鄭君中霤猶中室之言亂許君廇中庭之古義不知許君釋庭為宮中正指無屋之處證之本書闈宮中之門也壼宮中道也皆指無屋之處言若在屋下則有戶無門又惡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其義一也然則

許君所云霤中庭也亦指中央無屋之處與上文所言中霤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創說矣故中庭者對東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霤者對東西南北四霤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霤為之界故曰霤中庭也然非發見古宮室之通制亦無以定中霤之地位而由中霤之地位又足以證四屋相對之為古宮室之通制矣

# 明堂圖




# 宗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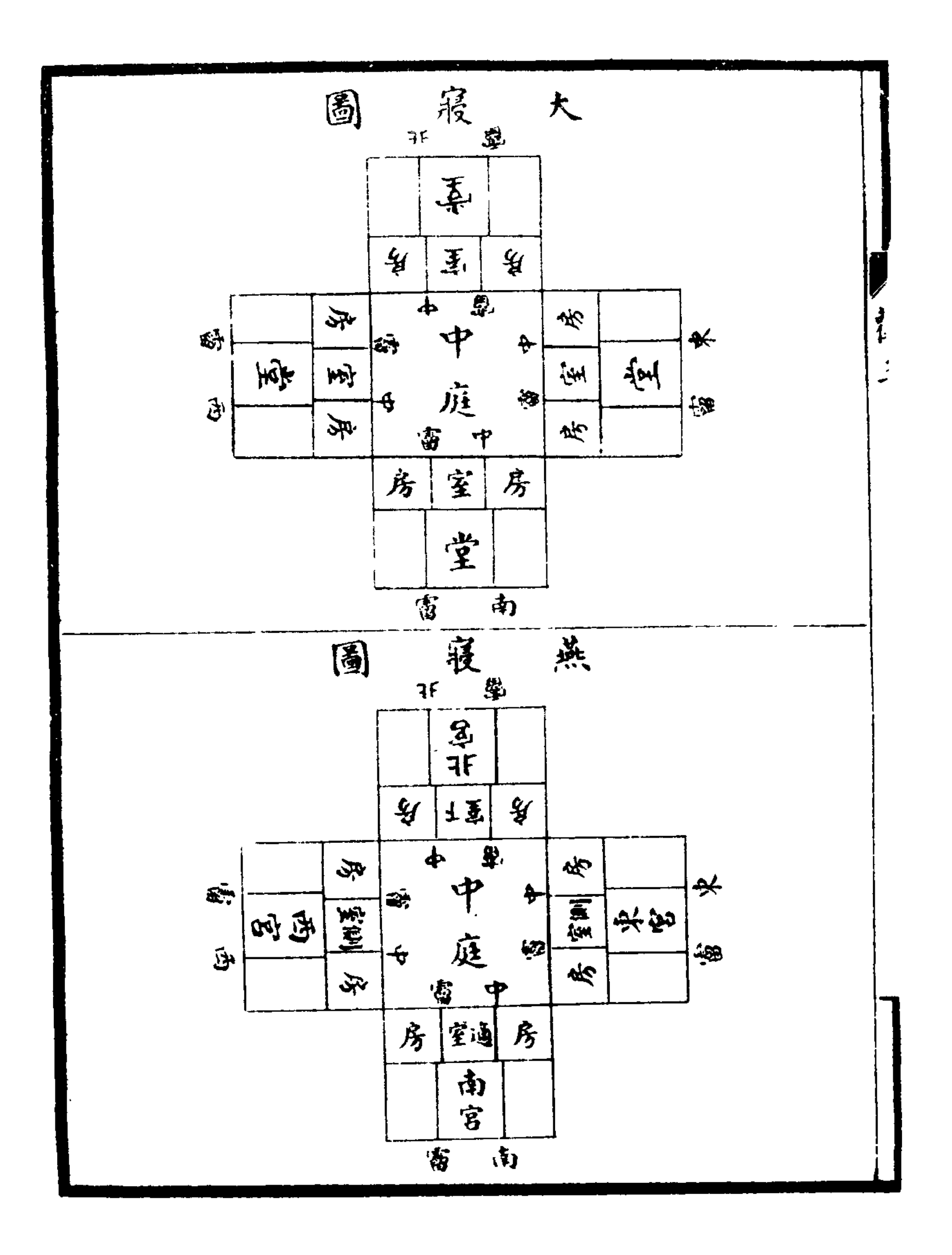
右个 堂 左个

房 室 房

右个 堂 左个 | 太室 | 左个 堂 右个

房 室 房

右个 堂 左个



大寢圖
中庭
房
室
房
堂
南霤
燕寢圖
中庭
房
通室
房
南宮
南霤

說斝

說文解字斝从吅从斗冂象形與爵同意羅叅事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云案斝从吅不見與爵同意之狀从冂亦不能象斝形卜辭斝字作𠕁上象柱下象足形似爵而腹加碩甚得斝狀知許書从吅作者乃由竹而譌卜辭从𠬞象手持之許書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轉譌者也又古彝文有𠕁字與此正同但省以耳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無流與尾與傳世古斝形狀脗合可為卜辭𠕁字之證又古散字作𢿱與𠕁字形頗相近故後人誤認斝為散韓詩說諸飲器有散無斝今傳世古酒器有斝無散大於角者惟斝而已諸經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譌云云余案參事說是也浭陽端忠敏方所藏古斯禁上備列諸酒器具飲器中有爵一觚一觶二角一斝一與特牲饋食禮之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數雖不同而器則相若其證一也禮言飲器之

大者皆散角用或斝角連文禮器禮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尊者獻以爵卑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而郊特牲則云舉斝角詔妥尸皆與角連文言散則不言斝言斝則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證二也斝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獨以為飲器又以為灌尊周禮司尊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余見日本住友男爵家所藏一斝其器至大殆與壺尊之大者所覺同蓋即古之灌尊則斝彝者其器即以斝為之鄭君彝禾稼之說決不然矣）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左氏昭十七年傳若我用瓘斝玉瓚寀瓘當作灌灌斝即灌尊斝所以盛鬯瓚所用以灌也是古之灌尊亦以斝為之而周禮鬯人職則云凡皭事用散散既為飲器又為灌尊明係斝字之譌其證三也詩邶風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云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經言爵而傳言散雖以禮詁詩為毛傳通例然疑經文爵字本作斝轉譌為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韻

故改為爵實則散乃斝之譌字赭斝為韻不與上文籥翟為韻其證四也禮有散爵乃雜爵之意燕禮與大射儀公與諸臣異尊公尊謂之膳尊諸臣之尊謂之散酌於公尊謂之酌膳酌於諸臣之尊謂之酌散公爵謂之膳爵諸臣之爵謂之散爵是散者對膳言之祭統以散爵獻士亦對獻卿之玉爵獻大夫之瑤爵言之散爵猶言雜爵也是散本非器名其證五也比而書之知小學上之所得有證之古制而悉合者蓋如斯也

說觥

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壺曰盉曰盤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無以易其說知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若國朝人所命名

則頗有可議者如阮文達元所藏器有子燮兕觥其器今在吳縣潘氏不可得見據文達所記則云器制似爵而高大蓋作犧首形有兩角文達名之曰兕觥又為之說曰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於角有三足同於爵詁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云云案阮釋毛傳非是然由其所說足知此器無雙柱而有三足又比爵為高大與宋以來所名為角者無一不合惟蓋作牛首形與他角蓋異余謂此亦角也其蓋作牛首者亦由湹陽端氏所藏飛燕角其蓋作燕張兩翅形皆古人隨意象物未足為兕觥之明證也揅經室四集(七)又得周兕觥詩注云觥高七寸下器皆如爵上有蓋蓋作犧首其詩云兕觥高似爵有蓋制特強蓋流作犧首斛然觸角長蓋葉流如葉相合誠相當左右各有缺受柱居其旁則又有流有柱與積古齋款識中所記互異去歲見貝子溥倫延鴻閣所藏父丙角蓋亦作犧首形有流無柱端氏飛燕角則並無流不知阮氏器究何如也又濰縣陳氏有埽關兕觥未見原器及全形拓本其制或與阮氏器同然則傳世古器中無兕觥乎曰有兕觥之為物自宋以來冒他器之名而國朝以後又以他器冒兕觥之名故知真兕觥者寡矣

案自宋以來所謂匜者有二種其一器淺而鉅有足而無蓋其流狹而長其一器稍小而深或有足（惟博古圖之文姬匜有之他器則否）或無足而皆有蓋（其無蓋者乃出土時失之）其流侈而短蓋皆作牛首形（估人謂之虎頭匜實則牛首也）博古圖十四匜中之啟匜鳳匜三夔匜父癸匜文姬匜偏地雷紋匜鳳夔匜七器西清古鑑三十匜中之司寇匜祖匜伯和匜女匜山匜般匜利匜舉匜二犧匜饕餮匜十一器及端氏所藏諸女匜責弘匜甫人匜三器皆屬此種（餘如積古齋著錄之父辛匜父癸匜盉筠清館著錄之季冊匜父辛匜冊父乙匜攈古錄著錄之亞匜盉叔匜文父丁匜諸女匜並予所見拓本中之析子孫父乙匜父戊匜作父乙匜雖未見原器然觀其銘文屬乙類無疑中有二匜蓋尤其證也）余以為此非匜也何以明之甲類之匜其銘皆云某作寶匜或云作旅匜或云作媵匜皆有匜字而乙類三十餘器中絕無匜字（惟端氏之甫人匜銘云甫人父作旅匜其爲人用然其銘後刻乃舉吳縣曹氏之甫人匜爲之者曹匜有圖乃甲類非乙類也）此一證也匜乃燕器非以施之鬼神而乙類之器其銘多云作父某寶尊彝（如父辛匜乃與吳縣曹氏諸城劉氏之父辛（尊）同文諸女匜亦與沈陽端氏之諸女方尊同文皆祭器之證）其為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可知此二證也古者盥水盛於盤洗匜惟於沃盥時一用

之無須有蓋而乙類皆有之此三證也然則既非匜矣果何物乎曰所謂兕觥者是已何以明之曰此乙類二十餘器中其有蓋者居五分之四其蓋端皆作牛首絕無他形非如阮氏兕觥僅有一器也其證一詩小雅周頌皆云兕觥其觩毛於觩字無訓鄭惟云觩然陳設而已案觩說文作觓當與朻木（今詩作樛木）之朻音義同觓者曲也（从丩得聲之字如句茾糾等皆有曲意）今詩作觩又假借作捄以詩證之則大東云有捄棘匕又云有捄天畢良耜云有捄其角泮水云角弓其觩凡匕與角與弓其形無不曲者畢之首有歧亦作曲形則兕觥形制亦可知矣今乙類匜器蓋皆前昂後低當流處必高於當柄處若干此由使飲酒時酒不外溢而設故器蓋二者均觩然有曲意與小雅周頌合其證二詩疏引五經異義述毛說并禮圖皆云觥大七升是於飲器中為最大今乙類匜比受五升（韓詩說）若六升（說文引或說）之斝尤大其為觥無疑斝者假也觥者

光也充也廓也皆大之意其證三觥有至大者所容與罍壺同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與上章我姑酌彼金罍文例正同金罍爲尊則兕觥亦尊也七月稱彼兕觥則爲飲器蓋觥兼盛酒與飲酒二用與斝同也立此六證乙類匜之為兕觥甚明然此說雖定於余亦自宋人發之宋無名氏續考古圖有兕觥二其器皆屬匜之乙類此書偽器錯出定名亦多誤獨名乙類匜為兕觥乃至當不可易今特為疏通證明之然則古禮器之名雖謂之全定自宋人無不可也

說盉

盉見於宋人書中為最早歐陽公集古錄已著錄一器其銘曰伯玉敦子作寶盉然古未嘗知有是器亦未嘗有是名也說文盉調味也不云器名自宋以後知其為器名然皆依傍許氏之說以為調味之器也余觀浭陽端氏所藏殷時斯禁上列諸酒器有尊二卣二皆盛酒之器古之所謂尊也有爵一觚一觶二角一斝一皆飲酒之器古之所謂爵也有勺二則自尊挹酒於

爵者也諸酒器外惟有一盉不雜他器使盉謂調味之器則宜與鼎鬲同列今厠於酒器中是何說也余謂盉者蓋和水於酒之器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古之設尊也必有玄酒故用兩壺其無玄酒而但用酒若醴者謂之側尊乃禮之簡且古者惟冠禮父之醮子昏禮贊之醮婦醮媵及聘禮禮賓等用之其餘嘉禮賓禮吉禮具尊也無不有玄酒此玄酒者豈真虛設而但貴其質乎哉蓋古者賓主獻酢無不卒爵又爵之大者恆至數升其必飲者禮也其能飲或不能飲者量也先王不欲禮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禮為苦故為之玄酒以節之其用玄酒奈何曰和之於酒而已矣昏禮記婦人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於尊此和之於尊者也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鄭注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是

脩酌用水也郊特牲云明水涚齊貴新也是涚酌亦用水也此和之於酌時者也和水於尊者挹彼注茲而已至於酌酒時以水和而泲之於尊則已鉅於爵則已細此盉者蓋用以和水之器自具其形制言之具有梁或鋬者所以持而湯滌之也具有蓋及細長之喙者所以使湯滌時酒不泛溢也具有喙者所以注酒於爵也然則盉之為用在受尊中之酒與玄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故端氏銅禁所列諸酒器中有是物若以為調味之器則失之遠矣

說彝

尊彝皆禮器之總名也古人作器皆云作寶尊彝或云作寶尊或云作寶彝然尊有大共名之尊（禮器全部）有小共名之尊（壺卣罍等總稱）又有專名之尊（盛酒器之侈口者）彝則為共名而非專名呂與叔考古圖雖列彝目其中諸器有無足方鼎有甗有尊有卣有博古圖以降所謂

彝則呂氏亦未嘗以彝為一專名也博古圖始以似敦而小者為彝謂為古代盛明水及鬱鬯之器即以周禮司尊彝之六彝當之嗣後金文家及圖錄家均從其說曩竊疑諸家所謂彝之形制與尊壺卣等絕不類當為盛黍稷之器而非盛酒之器苦不得其證後見濰縣陳氏所藏陳侯彝銘曰用作孝武桓公祭器錞（即𣪘字異文）洹陽端氏所藏巩彝（陶齋吉金錄作□彝）其銘曰巩作厥敦兩其萬年用鄉賓上虞羅氏所藏一彝其銘曰白作寶敦其器皆世之所謂彝而其銘皆作敦可知凡彝皆敦也第世所謂彝以商器為多而敦則大半周器蓋商敦恒小周敦恒大世以其大小不同加以異名耳此說亦非余始發之陳氏簠齋藏器目有敦無彝其所藏陳侯彝著錄家名之為彝而陳目作敦吳縣潘文勤攀古樓彝器款識中有伯矩彝等四器然其家拓本流傳者亦有敦無彝伯矩彝四器拓本上皆有敦字朱記蓋簠齋晚年已

確知彝之為敦故毀然去彝目文勤聞其説而從之然陳潘皆無説故特記之以正博古圖以來千載之誤耳

説俎上

傳世古器樂器如鐘磬煮器如鼎鬲甗鬴醢器如豆黍稷器如敦與簠簋酒器如尊壺卣罍勺爵觚觶角斝盉洗器如盤匜兵器如戈戟矛劍世皆有之惟俎用木為之歲久腐朽是以形制無傳焉案説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詩魯頌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則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少牢饋食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横節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横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總鄭君詩

禮三注則俎之為物下有四足足間有木以相距所謂橫（說文橫闌木也）也橫或中足或在足脛具足當橫以下謂之距（同柎說文柎闌足也）亦謂之房與毛語大異然有不可通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饗宴則有餚烝韋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餚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則房烝者對全烝言之蓋升半體之俎當有兩房半體各置其一合兩房而牲體全故謂之房俎毛公云大房半體之俎許君云俎从半肉在且上意正如此既有兩房則中必有以隔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既垂於俎外則鄭注俎足之說是也由文字上證之則俎字篆文作俎象半肉在且旁而殷虛卜文及貉子卣則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具見兩房兩肉之形而具中之橫畫即所以隔之之物也由是言之則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椇椇者具也皆全烝之俎周用半體之俎以具似宮室

之有左右房故謂之房俎若足跗則不具房形鄭君堂房之說殊為迂遠矣

說俎下

方言廣雅皆云俎几也此蓋古訓說文俎从半肉在且上又且爲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𠀀古文以為且又以為几字（此十一字出小徐本大徐無）則篆字俎从且且从几古文又且几同字蓋古時俎几形制畧同故以一字象之此說有徵乎曰有許書篆文几字與古文𠀀字皆作從正面視形然金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illegible]二形皆作從側面視形案殷禮器銘屢有[illegible]語具異文或作[illegible]（父癸爵）或作[illegible]（齊婦鬲殷虛書契卷七第二葉亦有此字）自宋以來均釋為析子孫三字余謂此乃一字象大人抱子置諸几間之形子者尸也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古之為尸者其

年恒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其上或兩旁之非則周禮所謂左右玉几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不言祭祀席然下言諸侯祭祀席右彫几昨席左彤几則天子祭祀席左右玉几可知冡宰職享先王贊玉几玉爵注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書顧命牖間西序東序西夾神席皆有几則左右几者天子尸之几也其但作H者諸侯以下尸右几也几在尸左右故以HH二形象之依几之尸象正面左右之几不得不象側面矣此HH二形象几之證也其又象俎者何曰古[illegible]字象匕肉於鼎之形古者鼎中之肉皆載於俎又匕載之時匕在鼎左俎在鼎右今鼎字之左从匕則其右之H象俎明矣俎作H形者象其西縮有司徹也據禮經俎或西肆或西縮而獨象其西縮者从文字結構之便也此又古以H并象俎之證也H字變縱為橫則

為丌字說文丌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其所以與且且異形者薦物之時加諸其上而已作丌形而義已見又文字之結構亦當如是其與且固非有二字有二義也說文所載古文丑字亦丌字（丌亦古文金文中其典等均从之）之變自丌行而且且廢遂以且為片字且為爿字義別而音亦大變遂忘其朔矣由是言之則俎几二物始象以且繼象以丑具同形可知但俎或加關而界為二几乃無之餘則無不同也秦漢之俎與几全同故直名几為俎史記項羽本紀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又名切肉之器為俎項羽本紀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今傳世漢畫象所圖切肉之器正作丌形漢之俎几形制如此則三代俎几之形蓋可知矣要之古文圓字與篆文且字象自上觀下之形且且乃自其側觀之丌與几自其正面觀之合此三形俎制畧具矣

說環玦

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環與璧瑗之異但以肉之大小別之意其制度殆與璧同顧余讀春秋左氏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知環非一玉所成歲在己未見上虞羅氏所藏古玉一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斂合三而成規片之兩邊各有一孔古蓋以物系之余謂此即古之環也環者完也對玦而言闕其一則為玦玦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𩬀環缺其一故謂之玦矣以此讀左氏乃得其解後世曰趨簡易環與玦皆以一玉為之遂失其制而又知古環之非一玉於是有連環莊子天下篇連環可解也齊策秦始皇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者不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不知古之環制如羅氏所藏者固無不可解也

說珏朋

殷時玉與貝皆貨幣也。商書盤庚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於文，寶字从玉从貝缶聲。殷虛卜辭有[illegible]字（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三十一葉）及[illegible]字（同上後編卷下第十八葉），皆从宀从玉从貝而闕其聲，蓋商時玉之用與貝同也。貝玉之大者，車渠之大以為宗器，圭璧之屬以為瑞信，皆不以為貨幣。其用為貨幣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玨，於貝則謂之朋，然二者於古實為一字。玨字殷虛卜辭作丰（後編卷上第二十六葉），作丯（前編卷六第六十五葉），或作䍩（後編卷下第二十[illegible]第四十三葉）。金文亦作丰（乙亥敦云五十丰），皆古玨字也。說文：玉象三畫之連，丨其貫也。丰意正同。其作丯作䍩者，丫[illegible]皆象其系，如束字上下从屮木也。古系貝之法與系玉同，故謂之朋。其字卜辭作[illegible]（前編卷一第三十葉），作[illegible]（卷五第十葉）；金文作[illegible]（遣伯寰敦），作[illegible]（庚贏卣），作[illegible]（且子鼎）。又公中彝之貝五朋作[illegible]，撫叔敦蓋之貝十朋作[illegible]，[illegible]戊午爵乃作[illegible]，甚似玨字。而朋友之朋，卜辭作[illegible]（前編卷四第三十葉），金文作[illegible]（杜伯盨），或作[illegible]（豐姞敦），或从拜，或

从玨知玨朋本一字可由字形證之也更以字音證之玨自來讀古岳反說文亦以嗀字為玨之重文是當从殼聲然竊意玨與嗀義同意異古玨字當與珏同讀說文珏讀與服同詩與士喪禮作服古文作葡古服葡同音玨亦同之故珏字以之為聲古者玉亦以備計即玨之假借齊侯壺云璧二備即二玨也古音服備二字皆在之部朋字在蒸部之蒸二部陰陽對轉故音變為朋音既屢變形亦小殊後世遂以玨專屬之玉以朋專屬之貝不知其本一字也又舊說二玉為玨五貝為朋（詩小雅菁菁者莪箋）然以玨拜諸字形觀之則一玨之玉一朋之貝至少當有六枚余意古制貝玉皆五枚為一系合二系為一玨若一朋釋器玉十謂之區區嗀雙聲且同在侯部知區即嗀矣知區之即嗀則知區之即為玨矣貝制雖不可考然古文朋字確象二系康成云五貝為朋五貝不能分為二系蓋緣古者五貝一系二系一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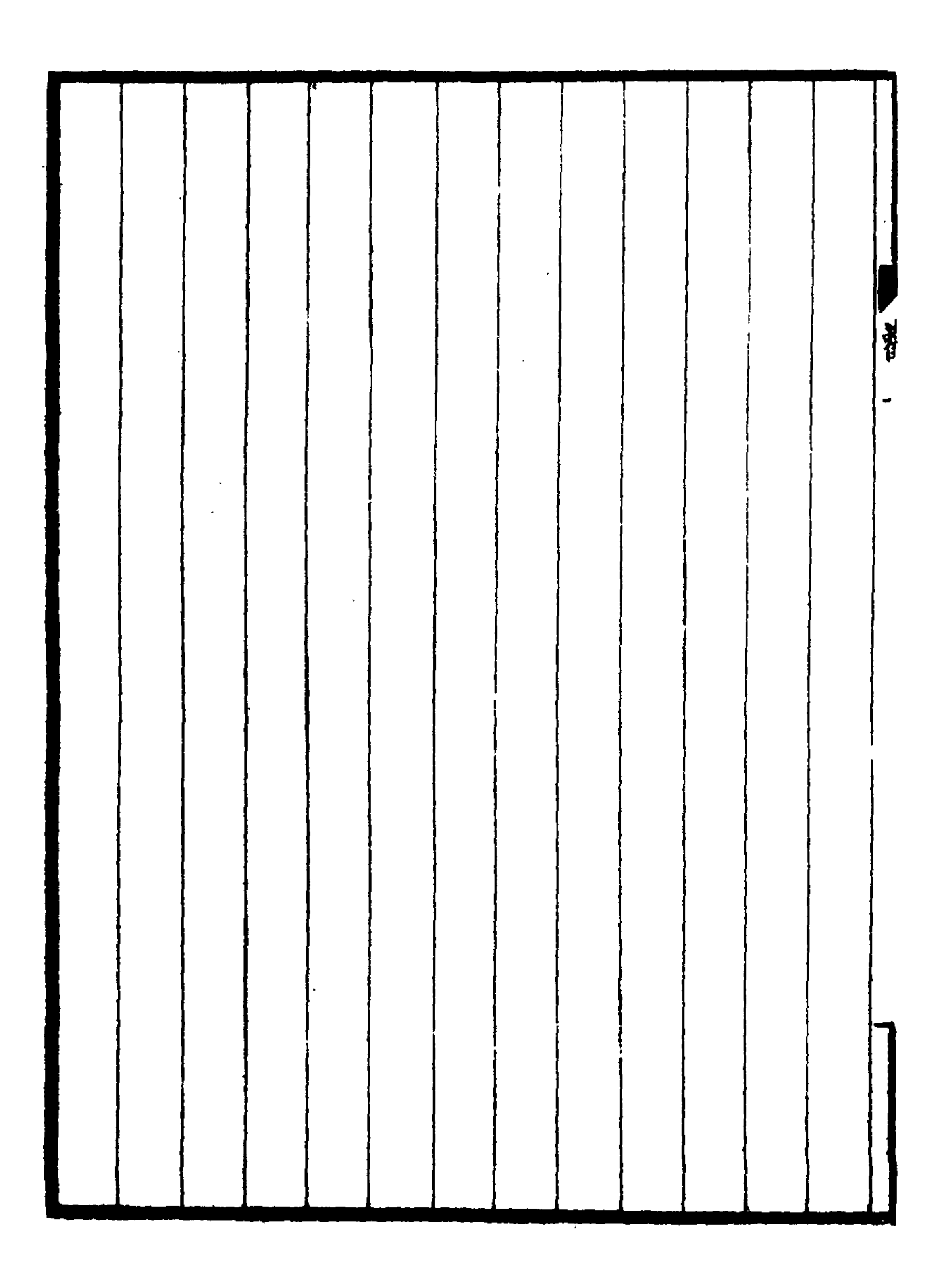
失其傳遂誤謂五貝一朋耳觀珏拜二字若止一系三枚不具五者古者三以上之數亦以三象之如手指之列五而字作彐許君所謂指之列不過三也余目驗古貝具長不過寸許必如余說五貝一系二系一朋乃成制度古文字之學足以考證古制者如此

## 女字說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是古女子有字然古書所以稱女子者名與字與今不可得而知也說文解字女部於嬀至妘十三字皆注曰女字其中除嬃婤姶三字外皆於經典無徵其所說者古制與抑漢制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余讀彝器文字而得周之女字十有七焉蘇冶妊鼎曰蘇冶妊作虢改魚母賸鼎（鼎字原奪以他器例之當有此字）改者蘇國之妊（改器作妃从己不从巳古文己姓之己作妃妃匜字作妃區別甚嚴鄭語曰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舊釋為妃非是）魚母其字也陳侯鼎曰陳侯作□嬀囧母賸鼎陳侯匜曰鄦子作孱孟嬀穀

母媵匜嬀者陳姓囦母殺母其字也又王作鬲曰王作姬□母尊鬲戲伯鬲曰戲白作姬大母尊鬲應侯敦曰應侯作姬遼母尊敦鑄公簠曰鑄公作孟妊車母媵簠伯侯父盤曰白侯父媵盤叔□（此字从女亦女姓）㚶母鎜千氏叔子盤曰千氏叔子作中姬客母媵盤凡此九器皆母氏為其女作器而稱之曰某母者也齊侯匜曰齊侯作虢孟姬良母寶匜此夫氏為其婦作器而稱之曰某母者也辛仲姬鼎曰辛中姬皇母作尊鼎京姜鬲曰京姜庚母作尊鬲姬⿺辶差母鬲曰姬⿺辶差母作尊鬲姬莽母鬲曰姬莽母作尊鬲郎始鬲曰郎始（此字从女亦女姓）□母鑄其羞鬲南旁敦曰⿰女弋（即詩其孟弋矣之弋亦女姓）貍母作南旁寶敦仲姞匜曰中姞義母作旅匜此皆女子自作器或為他人作器而自稱曰某母者也余謂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猶男子之字曰某父案士冠禮記男子之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注云甫者男子之美稱說文甫字注亦云男子

美稱也然經典男子之字多作某父彝器則皆作父無作甫者知父為本字也男子字曰某父女子曰某母蓋男子之美稱莫過於父女子之美稱莫過於母男女既冠笄有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漢人以某甫之甫為且字顏氏家訓幷譏北人讀某父之父與父母之父無別胥失之矣



# 觀堂集林卷第四

藝林四

海甯　王　國維

## 書春秋公羊傳解詁後

今之春秋公羊傳為何氏一家之學至何氏之學出於誰氏書闕無考後漢書儒林傳惟言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李育亦為博士在儒林傳傳亦但言其少習公羊春秋未著其為嚴氏或顏氏也故何氏學出何人其書用何本自來無以說之余以漢石經校記考之知何氏實兼用嚴顏二家本也漢石經公羊校記每稱顏氏蓋用嚴氏本而以顏氏異同附之猶其詩經校記中有齊韓字乃用魯詩而以齊韓異同附之也今其校記見於隸釋者四條其一曰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其三曰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今何氏

本於桓二年僖卅年皆有此文是從顏氏也又其二云何以書記災也此上當闕顏氏言三字又此條下空一格有卅年字則此條當爲僖二十年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之校語校語既出何以書記災也之異文則其本文災當作異唐石經公羊傳作災與顏氏合宋十行本作異則與嚴氏合其四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何本有此十二字亦從嚴而不從顏然則邵公之本實兼採嚴顏二家與康成注禮經論語體例畧同知後漢之季雖今文學家亦尚兼綜而先漢專己守殘之風一變家法亦不可問矣

## 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

法國伯希和敎授於敦煌千佛洞得論語鄭注卷二殘卷存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四篇述而篇首闕餘篇首則題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鄉黨篇第十篇下皆題孔氏本鄭氏注鄉黨篇後

有後題云論語卷第二又日本橘瑞超氏於吐魯番吐峪溝得論語斷片存子路篇末及憲問篇首十行憲問篇題下亦有孔氏本三字具注亦鄭注也案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鄭大司農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經典釋文敘錄云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又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正讀凡五十事隋書經籍志說亦畧同是鄭注用張包周之本包周皆出張氏張氏初受魯論後受齊論均與孔氏無與也且皇侃謂古論篇次鄉黨第二此本則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悉用魯論篇次尤與孔本不合而此題孔氏本殊不可解余謂何陸所說與此本所題皆是也鄭氏所據本固為自魯論出之張侯論及以古論校之則篇章雖仍魯舊而字句全從古文釋文雖云鄭以齊古正讀凡五十事然其所引廿四事及此本所存三事皆以

古正魯無以齊正魯者知鄭但以古校魯未以齊校魯也又鄭於禮經或從古文改今文或以今文改古文而正論語讀五十事中所存二十七事皆以古改魯無以魯改古者故鄭注論語以具篇章言則為魯論以具字句言實同孔本雖鄭氏容別有以齊校魯之本然此本及陸氏釋文所見者固明明以古校魯之本非以齊古校魯之本也後漢以後張侯論盛行而齊魯皆微石經所刊魯論雖不知為誰氏之本而其校記但列盍毛包周異同不復云齊盍毛雖無考然包周則固張氏之學也疑當時齊論已罕傳習何氏考之齊古之說或因古論而牽連及之也今將釋文及此本所著以古改魯之條羅列如左可以知其題孔氏本之故矣

學而篇傳不習乎　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

公冶長篇崔子　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

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　魯讀為悔字今從古

又五十以學易　魯讀易為亦今從古

又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魯讀正為誠今從古

又君子坦蕩蕩　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

子罕篇冕衣裳者　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鄉黨篇下如授　魯讀下為趨今從古

又瓜祭　魯讀瓜為必今從古

又鄉人儺　魯讀儺為獻今從古

又君賜生　魯讀生為牲今從古

又車中不內顧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先進篇仍舊貫　魯讀仍為仁今從古

又詠而歸　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顔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　魯讀折為制今從古
衞靈公篇好行小慧　魯讀慧為惠今從古
季氏篇謂之躁　魯讀躁為傲今從古
陽貨篇歸孔子豚　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又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為貶今從古
又天何言哉　魯讀天為夫今從古
又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為室今從古
微子篇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堯曰篇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魯論無此章今從古以上出經典釋文
子罕篇弁衣常者　注魯讀弁為絻今從古
又沽之哉沽之哉　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

又不為酒困　注魯讀困為魁今從古以上出鄭注殘卷

以上二十七事除一事複重得廿六事已過五十事之半顧鄭注在六朝隋唐閒傳習丕廣寫本亦多具存魯讀之注往往為寫書者所删故陸氏所見鄭注別本已有全無此注者又述而以下四篇中陸氏所見鄭注本注以古改魯者凡十條此本惟存一條此本所有二條陸氏所見本亦無之此皆由寫書者因其與訓釋無關任意删節故今日不能見其全然釋文所出鄭本異文二十五事雖無從古改魯之注然頗有數事足證其從古者如為政篇之先生饌釋文云鄭作餕案特牲饋食禮祝命嘗食養者注古文養皆作餕古養饌同字鄭本作餕是亦從古改魯也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梁武云魯論作傳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是亦從古改魯也述而篇子之燕居釋文鄭本作宴案元應一切經音義云宴石經古文為燕卷三卷七卷九卷二十三凡四見此石經謂魏三字石經是宴居

與季氏篇樂宴樂之宴亦從古改魯也微子篇齊人歸女樂釋文鄭本作饋此亦當與詠而饋饋孔子豚同例而其注皆為後人刪去遂使五十事湮没殆半然則鄭本文字固全從孔本與其注他經不同此本直題為孔氏本雖篇章之次不同固未為失實也

漢魏博士考

博士一官蓋置於六國之末而秦因之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

宋書百官志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國時往往有博士

案班沈二說不同考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褚先生補龜策傳宋有博士衛平漢書賈山傳祖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沈約所謂六國時往往有博士者指此公儀休即孟子之公儀子繆公時為魯相時在戰國之初衛平

在宋元王時亦與孟子同時疑當時未必置博士一官史記所云博士者猶言儒生云爾惟賈祛為魏王博士弟子則六國末確有此官且教授弟子與秦漢博士同矣至秦之博士則有定員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又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不用是秦博士員多至七十人其姓名可考者博士僕射有周青臣（漢書百官公卿表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始皇本紀上言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下言僕射周青臣進頌是青臣實博士僕射也）博士有淳于越（齊人史記秦始皇本紀）有伏生（濟南人史記儒林傳）有叔孫通（薛人史記本傳）有羊子（漢書藝文志儒家羊子四篇自注百章故秦博士）有黃疵（同上法家黃公四篇自注名疵為秦博士）有正先（漢書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有鮑白令之（說苑至公篇）僅七人其中蓋不盡經術之士如黃公之書七畧列於法家而秦始皇本紀云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又有占夢博士殆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藝而已又始皇本紀有諸生叔孫通傳則連言博士

諸生是秦博士亦置弟子又始皇二十六年議帝號丞相綰等奏臣等謹與博士議云云是秦博士亦議典禮政事與漢制同矣

漢興因秦制員至數十人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

漢官儀大唐六典卷二十二國子博士注引文帝博士七十餘人

案此漢初之制未置五經博士前事也員數與秦畧同亦不盡用通經之士如高帝二年即以叔孫通為博士通非專經之士也又文帝時齊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文帝召以為博士臣亦非專經之士也蓋猶襲秦時諸子百家各立博士之制

文帝始置一經博士

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案北宋景祐南宋嘉定本作一經何焯校宋本作五經

案漢書武帝紀及百官公卿表皆云武帝始置五經博士
翟酺乃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者蓋爲經置博士始
於文帝而限以五經則自武帝建元五年始也考文景時
博士如張生如鼂錯乃書博士如申公如轅固如韓嬰皆
詩博士如胡母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是專經博士文
景時已有之但未備五經而復有傳記博士故班固言置
五經博士自武帝始也

並立傳記

漢書劉歆傳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詩
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於學官爲
置博士

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
雅皆置博士

武帝始罷黜百家專立五經而博士之員大減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序同

趙岐孟子題辭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案文景時已有詩書春秋博士則武帝所新置者易與禮而已易之有博士始於田王孫在武帝時禮之有博士可考者始於后蒼在昭宣二帝之世而蒼又兼傳齊詩不知為齊詩博士與禮博士與疑武帝時禮博士或闕而未補或以他經博士兼之未能詳也

又案傳記博士之罷錢氏大昕以為即在置五經博士時具說蓋信然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並罷其罷之之意則不同孟子以其為諸子而罷之也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於博士而罷之者也

劉向父子作七略六藝一百三家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

後附以論語孝經附爾雅小學三目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校誦習之書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小學之科目論語孝經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武帝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乃除中學科目於大學之中非遂廢中小學也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論衡自紀篇充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後漢書皇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是漢人就學首學書法其業成者得試為吏此一級也其進則授爾雅孝經論語有以一師專授者亦有由經師兼授者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

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志邴原傳注引
原别傳鄰有書舍原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此由
一師專授者也平帝紀元始四年徵天下以一經論語孝
經爾雅教授者此由經師兼授者也且漢時但有受論語
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
者漢書昭帝紀詔曰朕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
明宣帝紀霍光議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
視師受詩論語孝經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去師受易論語
孝經皆通疏廣傳皇太子年十二歲通論語孝經後漢書
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受梁丘易皆通是通經之
前皆先通論語孝經亦有但云論語者漢書王尊傳受尚
書論語後漢書鄧皇后紀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紀九歲
能誦論語治韓詩馬嚴傳子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

書荀爽傳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論衡自紀篇充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此數事或舉論語以該孝經或但受論語而不及孝經均不可考要之無不受論語者漢人受書次第首小學次孝經論語次一經此事甚明諸書或倒言之乃以書之尊卑為次不以受書之先後為次受書時由卑及尊乃其所也漢官儀所載博士舉狀於五經外必兼孝經論語故漢人傳論語孝經者皆他經大師無以此二書專門名家者如傳齊論者有王吉父子宋畸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中惟宋畸無考王吉則傳韓詩王駿及五鹿充宗傳梁邱易貢禹傳公羊春秋庸生傳古文尚書傳魯論者有龔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張禹朱雲奮與扶卿無考夏侯勝則傳尚書韋賢傳魯詩蕭望之傳齊詩張禹傳施氏易朱雲傳孟氏易傳孝經者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長孫氏無考江翁則傳魯詩與穀梁春秋后蒼翼奉傳齊詩蒼又傳禮蓋經師授經亦兼

按孝經論語猶今日大學之或有豫備科矣然則漢時論語孝經之傳實廣於五經不以博士之廢置為盛衰也

宣帝之末增員至十二人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

博士

又百官公卿表序博士宣帝黄龍元年增員至十二人

又藝文志易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立於學官書訖孝宣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詩魯齊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禮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皆立於學官春秋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又劉歆傳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

又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

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漢承秦後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

案宣帝增置博士事紀表志傳所紀互異紀繫於甘露三年表繫於黃龍元年一不同也紀與劉歆傳均言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而儒林傳贊復數大小戴禮藝文志復數慶氏禮二不同也又博士員數表與傳亦不同據劉歆傳則合新舊僅得八人如儒林傳贊則合新舊得十二人似與表合矣然二傳皆不數詩博士案申公韓嬰均於孝文時為博士轅固於孝景時為博士則文景之世魯齊韓三家詩已立博士特孝宣時於詩無所增置故劉歆畧之儒林傳贊綜計宣帝以前立博士之經而獨遺

詩魯齊韓三家則疎漏甚矣又宣帝於禮博士亦無所增置儒林傳賛乃謂宣帝立大小戴禮不知戴聖雖於宣帝時為博士實為后氏禮博士尚未自名其家與大戴分立也藝文志謂慶氏亦立學官者誤與此同今參伍考之則宣帝末所有博士易則施孟梁邱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齊魯韓禮則后氏春秋公羊穀梁適得十二人儒林傳賛遺詩三家因劉歆之言而誤賛又數大小戴禮藝文志並數慶氏禮則又因後漢所立而誤也又宣帝增置博士之年紀表雖不同然皆以為在論石渠之後然儒林傳言歐陽高孫地餘為博士論石渠又林尊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則論石渠時似歐陽有二博士小夏侯亦已有博士與紀傳均不合蓋所紀歷官時代有錯誤也又易施孟二博士亦宣帝所立

但在甘露黃龍前則儒林傳贊所言是也

元帝復立京氏易博士未幾而廢

漢書儒林傳贊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

後漢書范升傳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

平帝復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樂經左氏春秋增員至三十人

漢書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又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

又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劉歆置博士

三輔黃圖六經三十博士

案平帝時增五經為六經博士經各五人則六經三十人

然綜計當時所立之學不及三十家蓋一家博士不止一員也

後漢初博士共十四人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

後漢書儒林傳序光武中興愛好儒術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此字衍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案後漢初曾置慶氏禮當時為禮博士者如曹充如曹褒如董鈞皆傳慶氏禮者也傳二戴禮而為博士者史反無聞疑當時禮有慶大小戴三氏故班氏藝文志謂禮三家皆立於學官蓋誤以後漢之制本於前漢也後慶氏學微博士亦中廢至後漢末禮博士只有大小戴二家故司馬彪范曄均遺之耳

後立春秋左氏穀梁博士未幾而罷

後漢書陳元傳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隷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又賈逵傳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

自是說後漢之末無所增損至魏立穀梁春秋禮記而古文家經如費易古文尚書毛詩周禮左氏春秋遂並立於學官博士亦增於漢矣

魏志文帝紀黄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又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云云

又王肅傳肅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

易傳皆列於學官

魏畧儒宗傳（後漢書儒林傳注 魏志杜畿傳注引）樂詳黄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

宋書百官志博士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為九人皆不知掌何經

案漢世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學也古文諸經終漢之世未得立於學官惟後漢中葉後博士之選不如先漢之嚴故周防以治古文尚書為博士盧植本事馬融兼通今古學亦為博士又中平五年所徵博士十四人若荀爽若鄭元若陳紀亦古文學家爽等三人雖徵而不至若周防盧植固嘗任職矣而當時實未立古文學此三人者蓋以古文學家為今文學博士猶孔安國雖傳古文尚書而實為今文尚書博士（觀安國之學傳為兒寬寬之傳為歐陽高可知）胡常瞿方進雖兼傳左氏而

實為穀梁博士也古文學之立於學官蓋在黄初之際自董卓之亂京洛為墟獻帝託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文學日微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盛逮魏初復立太學博士已無復昔人具所以傳授課試者亦絶非曩時之學蓋不必有廢置明文而漢家四百年學官今文之統已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試取魏時諸博士考之邯鄲淳傳古文尚書者也樂詳周生烈傳左氏春秋者也宋均田瓊皆親受業於鄭元張融馬照亦私淑鄭氏者也蘇林張揖通古今字指則亦古文學家也餘如高堂隆上書述古文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趙怡淳于峻庾峻等亦稱述鄭學具可考者如此則無考者可知又以高貴鄉公幸太學問答考之所問之易則鄭注也所講之書則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注也所問之禮則小戴記蓋

亦鄭元王肅注也王肅傳明言其所注諸經皆列於學官則鄭注五經亦列於學官可知然則魏時所立諸經已非漢代之今文學而為賈馬鄭王之古文學矣晉書荀崧傳崧上疏言晉初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宋書禮志文同）宋書百官志以為魏博士員數亦與之同其說雖未可盡信然大畧不甚相遠今以荀崧所舉家數與沈約所紀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左傳杜注未成尚書孔傳未出外（荀崧言晉初章句傳注有孔氏蓋謂孔安國書傳晉初已立孔傳與否雖不可考然魏時雖未立孔傳何以證之孔傳釋堯典曰若稽古為順考古道與賈馬王肅同而庾峻對高貴鄉公問僅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不及孔安國是魏時未立尚書孔傳之證也）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人之數相當沈約之說雖他無所徵蓋畧近之矣此十九博士中惟禮記公穀三家為

今學餘皆古學於是西京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慶氏大戴之禮嚴氏之春秋皆廢於此數十年之閒不待永嘉之亂而其亡可決矣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於三國之際而自來無能質言之者此可異也

蜀漢與吳亦置博士雖員數無考而風尚畧同

蜀志許慈傳慈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為博士

又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就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案本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晉書儒林傳文立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華陽國志同

虞翻別傳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曰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曰又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案蜀吳學校均行古學蜀之博士皆古學家既有徵矣吳虞翻所上奏在孫權世時尚未立五經博士孫休永安元年始立五經博士而翻言鄭注行乎學校蓋指民間教授言之後立博士韋昭賈為祭酒韋亦古學家也然則蜀吳所立博士當與魏畧同蓋可識矣

博士自六國秦時已有弟子漢興仍之

漢書賈山傳祖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史記叔孫通傳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對曰云云

漢書循吏傳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武帝特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漢書武帝紀元朔四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又儒林傳丞相御史言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其後大增員數

漢書儒林傳昭帝時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

後漢書黨錮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

又儒林傳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及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魏略儒宗傳序(魏志王肅傳注引)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經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中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

學太學諸生有千數

博士之於弟子職在教授及課試

漢書儒林傳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高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若下材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又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後漢書徐防傳永元十四年防上疏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所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

言

又順帝紀陽嘉元年秋七月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又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

通典十三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五十人上第十六人為郎中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

同上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

後漢書宦者傳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通典五十三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者始請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二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

案此即魏志文帝紀所謂五經課試之法也通典卷十三選舉門系此事於桓帝永壽二年之後而吉禮門則以為魏黄初五年事又北堂書鈔六十七並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雜引此中文句謂出摯虞決疑要注亦以為魏時事且與漢制不類疑吉禮門所紀是也

魏略儒宗傳序（魏志王肅傳注引）黄初中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不解學皆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本亦避役竟無能竟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

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其郎吏明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去之

後漢中葉以後課試之法密而教授之事輕

後漢書儒林傳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

通典（五十三）建安中侍中鮑衡奏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

授

魏畧儒宗傳（魏志杜畿傳注引）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

又儒宗傳序（魏志王肅傳注引）太和青龍中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

又漢博士皆專經教授魏則兼授五經

魏畧儒宗傳樂詳五業並授

魏志高堂隆傳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大夫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案三人分授四經三禮是一人所授非一經也此雖非博士教弟子之法然博士授業亦當準之又秦靜身為博士弟子甚多而慮其年老無能傳業是當時博士但備員數

未嘗親授弟子也

漢博士弟子專受一經後漢以後則兼受五經

後漢建初殘墓碑十五入大學受禮十六受詩十七受□十八受易十九受春秋

漢博士課試弟子惟以一藝後漢以後則兼試五經

通典五十三二則見上

此其異也漢博士秩卑而職尊除教授弟子外或奉使

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夏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同上元鼎二年夏大水秋遣博士中等分循行

同上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

同上元帝紀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

同上王尊傳博士鄭寛中使行風俗

同上成帝紀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毁傷貧乏不能自存者

同上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同上孔光傳光爲博士成帝初即位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

同上平當傳當爲博士使行流民幽州

或議政

漢書賈誼傳文帝召誼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

同上文帝紀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歲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同上武帝紀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而不舉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同上儒林傳元朔五年詔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丞相御史言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云云

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去病請定皇子位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云云又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云云

漢書張湯傳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同上律歷志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

曰與博士共議

同上杜延年傳始元四年丞相車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侯史吳法

同上霍光傳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同上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詔曰孝武皇帝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

同上韓延壽傳蕭望之劾延壽上潛不道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

同上韋玄成傳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同上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

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同上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顧與羣臣議定奏可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

同上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宣子況賕客楊明遮斫申咸宮門外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明皆棄市廷尉直以為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皆爵減完為城旦上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

同上朱博傳左將軍彭宣等劾奏博及趙玄傅晏請詔謁者召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郎議

同上王嘉傳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同上韋玄成傳哀帝即位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言迭毀之制宜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孝武皇帝親盡其毀

同上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南北郊如故

中興以後此制漸廢專議典禮而已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

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榦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則

續漢書祭祀志建武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

同上建武十九年張純朱浮奏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議

晉書律歷志黃初中董巴議改歷云云

案董巴魏博士見後

魏書（魏志明帝紀注引）景初三年史官復著言宜改正朔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

宋書禮志明帝即位議改正朔博士秦靜趙怡等以為宜改

同上博士樂祥議正月旦受朝賀羣臣奉贄

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四月博士樂祥議明帝為外祖母服
同上七十五青龍二年博士高堂隆議執贄
同上五十五青龍五年博士秦靜議正朔服色
同上九十一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曰同母異父昆弟服應
幾月太常曹毗述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
同上一百四十七博士趙怡議祀天地用宮縣
同上四十四博士秦靜議蜡祭
同上五十五博士秦靜議涼州刺史上靈命瑞圖醮告太廟
同上六十九博士田瓊議異姓不相為後
同上八十三蔣濟奏弔喪去冠非禮意博士杜希議云云
博士秩漢初四百石宣帝後為比六百石
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秩比六百石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本四百石宣帝

增秩

魏時為第五品

通典六三十魏官九品第五品太學博士

其長自秦以後謂之僕射中興後為祭酒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取

其領事之號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秩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

祭酒

博士任用或徵召

漢書賈誼傳文帝召以為博士

同上張蒼傳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

同上公孫弘疏廣貢禹龔舍夏侯勝傳後漢書盧植樊英傳

皆云徵為博士

後漢書曹褒郭憲傳皆云徵拜博士

或薦舉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同上彭宣孔光傳舉為博士

同上儒林施讎傳梁邱賀薦讎束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為博士

同上孟喜傳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同上王式傳諸博士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漢官儀後漢書朱浮傳注及通典引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没如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奥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

某甲保舉
後漢書楊震傳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同上儒林周防傳太尉張禹薦補博士
魏志張郃傳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擢為博士
晉書鄭袤傳袤為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
同上張華傳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
或選試
漢書張禹傳試為博士
續漢書百官志太常本注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後漢書朱浮傳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

四方是以博舉明經惟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惟取現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

同上伏恭傳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

同上陳元傳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為博士

又儒林張元傳會顔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

或以賢良文學明經諸科進

漢書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以賢良徵為博士元光五年復舉賢良文學拜為博士

同上平當傳以明經為博士

同上師丹傳建昭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

後漢書趙咨傳延熹元年大司農陳𤦲舉咨至孝有道仍遷

博士

同上李法傳永光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為博士

同上方術郭憲傳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

或由他官遷

漢書鼂錯傳錯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同上翼奉傳奉以中郎為博士

同上匡衡傳上以為郎中遷博士

同上翟方進傳舉明經遷議郎河平中轉為博士

同上儒林歐陽生傳歐陽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

博士

後漢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

博士或兼給事中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

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同上平當傳為博士給事中

同上韋賢傳徵為博士給事中

同上匡衡傳遷博士給事中

同上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

同上師丹傳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云云

獻帝傳（魏志文帝紀注引）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云云

魏畧（魏志王粲傳注引）黄初初以邯鄲淳為博士給事中

同上（魏志劉劭傳注引）蘇林黄初中為博士給事中

魏志高堂隆傳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

其遷擢也於內則遷中二千石二千石

漢書叔孫通傳漢二年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七年拜

為奉常中二千石

同上公孫弘傳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一歲中至左内史二千石

同上百官公卿表博士后蒼為少府中二千石

同上平當傳為博士給事中奉使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比二千石

同上韋賢傳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比二千石

同上夏侯勝傳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同上匡衡傳遷博士給事中遷為光祿大夫

同上張禹傳試為博士授皇太子論語由是遷為光祿大夫

同上儒林傳鄭寬中以博士授太子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後漢書桓榮傳榮為博士拜博士張佚為太子太傅中二千石而以榮為少傅比二千石

同上儒林甄宇傳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少傅

同上魯恭傳拜為魯詩博士遷侍中比二千石

同上曹褒傳徵拜博士又拜侍中

同上李法傳除博士遷侍中

同上儒林張興傳為博士遷侍中

同上承宮傳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比二千石

同上方術李郃傳父頡官至博士遷左中郎將

或遷千石及八百石

漢書賈誼傳誼為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比千石

同上疏廣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

同上鼂錯傳遷博士拜為太子家令八百石

同上翼奉傳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比八百石

同上孔光傳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

政事以久次為諸侯王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音石

於外則為郡國守相

漢書董仲舒傳為博士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相

同上蕭望之傳是歲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後漢書盧植傳徵為博士出為九江太守

同上儒林牟長傳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

同上儒林周防傳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同上儒林伏恭傳拜博士遷常山太守

或為諸侯王太傅

漢書儒林傳轅固以博士為清河王太傅

同上彭宣傳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

同上師丹傳復為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

後漢書楊倫傳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

或為部刺史州牧

漢書禹貢傳徵為博士涼州刺史

同上翟方進傳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

同上儒林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

同上儒林傳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

或為縣令

漢書朱雲傳由是為博士遷杜陵令

蓋清要之官非同秩之文吏比矣

# 觀堂集林卷第五

藝林五

海甯 王國維

##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上

物名有雅俗有古今爾雅一書為通雅俗古今之名而作也其通之也謂之釋釋雅以俗釋古以今聞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名斯知雅矣聞古名而不知者知其今名斯知古矣若雅俗古今同名或此有而彼無者名不足以相釋則以其形釋之草木蟲魚鳥多異名故釋以名獸與畜罕異名故釋以形凡雅俗古今之名或同實而異名或異實而同名雅與雅同名而異實則別以俗（如葝山䪤葝鼠尾之類）俗與俗異名而同實則同以雅（如薜山蘄薜白蘄之類）雅與雅異名而同實則同以俗（如櫬木堇椴木堇之類）或雅與俗同名異實則各以雅與俗之異者異之雅與俗異名同實則各以其同者同之（如荼苦菜芺荼蘵）

黄䳳雀倉庚栗黄也之類凡雅俗多同名而稍變其音如隹稚涿稷之類凡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別別之有別以地者則曰山曰河曰澤曰野有別以形者形之最著者曰大小大謂之荏亦謂之戎亦謂之王小者謂之叔謂之女謂之婦婦謂之負大者又謂之牛謂之馬謂之虎謂之鹿小者謂之羊謂之狗謂之菟謂之鼠謂之雀有別以色者則曰赭曰白曰赤曰黑曰黄以他物譬其色則曰蕢曰烏有別以味者則曰苦曰甘曰酸有別以實者則草木之有實者曰母無實者曰牡實而不成者曰童此諸俗名之共名皆雅名也是故雅名多別俗名多共雅名多奇俗名多偶其他偶名皆以物德名之有取諸其物之形者如垂比葉的九葉之類有取諸其物之色者如夏扈竊玄之類有取諸其物之聲者如螢蜻蜻之類有取諸性習者如皇守田蟓鑿桑之類有取諸功用者如蒯王蔓雷蘆之類有取諸相似之他物者或取諸生物如別旅豕苛之類或取諸成器如鵝綫經履之類其餘或以形狀之詞其詞或為雙聲如蔛苕其花蓟菲蓮之類或

為疊韻如尨蔽尨為芉嬰之類此物名之大畧也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下

凡雅俗古今之名同類之異名與夫異類之同名其音與義恒相關同類之異名其關係尤顯於奇名如釋草苹萍其大者蘋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蒹薕葭蘆菼亂蔈荂荼蒤蔍芀釋蟲食苗心螟食根蟊釋魚鯉大鯛小者鮵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苹與蘋蔈與茇薕與蘆亂螟與蟊鯛與鮵鵌與鼵皆一聲之轉此不獨生物之名然也釋宮樴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栱閣一聲之轉也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唐途陳皆一聲之轉也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岐劇衢期逵皆一聲之轉也釋器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鞎與禦笰與蔽皆一聲之轉也釋天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

見之

謂之晦雺霧晦亦一聲之轉也釋丘之重厓岸釋山之重甗隒
厓岸甗隒四者皆一聲之轉也又如釋山之多大石礐多小石
礐釋水之川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大波為瀾小波為
淪磝礐谷溝澮瀾淪亦皆一聲之轉其餘仿此蓋其流期於有
別而其源不妨相通為文字變化之通例矣異類之同名其關
係尤顯於偶名如釋草果蠃之實栝樓釋蟲果蠃蒲盧案果蠃
果蠃者圓而下垂之意即易雜卦傳之果蓏凡在樹之果與在
地之蓏其實無不圓而垂者故物之圓而下垂者皆以果蓏名
之栝樓亦果蠃之轉語蜂之細腰者其腹亦下垂如果蓏故謂
之果蠃矣又釋草蘱薡董案薡董長意郭璞說薡董云其葉似
蒲而細是長葉之草又釋天之螮蝀其字從虫本是蟲名沈方
伯說以莊子蝍蛆甘帶之帶虹形如帶故以螮蝀名之是螮蝀
薡董亦語之轉矣又釋草葖蘆萉釋蟲蜚蠦蜰案蘆萉蠦蜰乃

苻婁蒲盧之倒語亦圓意也蘆葩根大而圓蜚形亦橢圓如蘆葩故謂之蠦蜰後世謂之負盤亦以此矣又釋草薢茩英茪蔆撅攈䕯薢茩英茪撅攈皆有圭角之意薢茩郭注以決明釋之決明秋生子作角而蔆亦有角故得英茪撅攈之名蔆之一名薢茩亦以此矣又草之滌脩苗脩木之柚條滌脩苗柚條皆有抽達攸長之意故得此名又釋草蘄茝蘪蕪繇馬羊齒釋木木髦柔英釋蟲蠛蠓蠓𧑪蘪蕪繇馬以下皆有小意郭注云蘪蕪葉小如萋狀又云繇馬草細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是二者皆小草草之小者曰蘪蕪曰繇馬木之柔者曰木髦蟲之小者曰蠛蠓鳥之小者亦曰繇蠻（毛傳繇蠻小鳥貌）殆皆微字之音轉釋天小雨謂之霢霂亦同語之轉也又釋草莞苻離釋木痝木苻婁釋蟲果蠃蒲盧釋木蚹蠃螔蝓𧑪苻離苻婁蒲盧蚹蠃皆有魁瘣擁腫之意又物之突出者其形常圓故又有圓意莞之名苻離以其

首有臺也瘣木之名苻婁以其無枝而擁腫也又蒲盧之腹與蜅蠃之甲皆有魁壘之意故四者同名釋詁毗劉暴樂也毗劉暴樂皆苻婁之轉語其義亦由是引申矣又釋草蓫薚馬尾釋蟲王蛈蝪案蓫薚蛈蝪皆有值當之意說文蕩艸枝枝相值葉葉相當昆蟲之足亦無不相當者故均得此名矣又釋草其萌虇蕍釋蟲蠸輿父守瓜釋詁權輿始也案權及權輿皆本黃色之名釋草權黃華釋木權黃英其證也蟲之蠸輿父注以為瓜中黃甲小蟲是凡色黃者謂之權長言之則為權輿矣余疑權即黇之初字說文黇黃黑色也廣雅黇黃也今驗草木之萌芽無不黃黑者故蒹葭之萌謂之虇蕍引申之則為凡草木之始逸周書文酌解一幹勝權輿大戴禮誥志篇百草權輿是也又引申為凡物之始詩秦風不承權輿逸周書日月解日月權輿是也始之義行而黃之義廢矣又釋草蔠葵蘩露中馗菌案蔠

葵中馗皆椎之音變考工記玉人注齊人謂椎曰終葵菼葵大莖小葉菌端有蓋皆與玉人之大圭杼上終葵首相似故皆得此名又釋草莬奚顆凍釋魚科斗活東案顆凍科斗活東蝌蚪皆有活動圓轉之意如唐宋人言筋斗今言跟兜矣又釋木諸慮山櫐釋蟲諸慮奚相諸慮猶言支離莊子養生主云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支離疏三字即諸慮之長言矣又釋蟲蝚蝖入耳釋魚蚹蠃螔蝓釋鳥鼯鼠夷由案蝚蝖螔蝓夷由皆緩行之意楚辭湘君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注夷猶猶豫也蝚蝖蚹蠃其行皆緩鼯鼠五技而窮故皆得此名矣又釋蟲蒺藜蝍蛆次蠹鼅鼄釋魚鼁䵶蟾諸案蝍蛆次蠹鼅鼄鼁䵶蟾諸亦皆緩行之意即易其行次且之轉語蝍蛆多足次蠹鼁䵶皆碩腹而行緩故得此名又釋蟲蟋蟀蛬蜤螽蜙蝑蠨蛸長踦案蟋蟀蜙蝑蠨蛸皆細長之意皆以蟲足名之上林賦紛溶箾蔘箾蔘亦

此語之轉則謂草木之細長矣又釋蟲螒天雞釋鳥鶾天雞案螒鶾即易翰音登于天之翰謂其鳴長也翰音之物以雞為最著故又謂之天雞矣其餘如草有莪蘿蟲有蛾羅草有龍天籥鳥有鸏天鸙草有菋荎藸木有味荎著草有落蘪古鳥有鶬麋鴰木有密肌繼英鳥有密肌繫英今雖不能言其同名之故要其相關必自有說雖其流期於相別而其源不妨相同古人正名百物之意於此亦畧可睹矣

## 書爾雅郭注後

漢人注經不獨以漢制說古制亦以今語釋古語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說周禮已用其法後鄭司農注三禮復推而廣之然古語者有字而無音者也由古語之字以求其音與義於是有讀如讀若之例焉有讀為之例焉今語者有音無字者也由其音以求其字或可得或不可得凡云今謂厶為厶者上厶其義

下厶其音也其音如此其字未必如此如周禮夏官序官司爟注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字當作涫考工輪人注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字當作蒻禮記內則注拭物之巾今齊人有言紛者字當作帉而作觀弱紛者但取其音故從經字也吾但取其字以表其音使與古厶字之音相比附而已矣故以今語釋古語雖舉其字猶或擬其音如周禮天官醢人豚拍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又春官小宗伯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皆為穿杜子春讀竁為毳段氏周禮漢讀考云經竁字當作毳注當云杜子春讀毳為竁其說是也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竁聲如腐脆之脆又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注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厠之厠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為菑蓋河間之言鍛鎛南陽之言竁泰山平原之言菑初未有此字也以其言脅之音如鎛而知其當為膊以其言穿地之音如腐脆之脆而知其當為竁以其言所樹立之音如胾而知其當為菑此言語學之事也由鍛鎛之為豚脅而知豚拍之為豚膊由脆之為穿地而知竁之

為穿壙以栽之為樹立而知葘之為建幅此訓詁之事也不必問其字之如何但使古今兩語音義相會足矣故與其求其字也寧存其音此鄭君以今語釋古語之法也郭景純注爾雅從之故注中往往有音夫景純於爾雅既別有音義矣此注中復有音何也曰非為古語作實為釋古語之今語作也為今語作音何也曰今語有音無字吾但取今語之音以與古厶字之音相比附而古字之義見矣如釋詁嗟咨䰐也注今河北人云䰐歎音兔罝釋言恀怙恃也注今江東呼母為恀音是又逮遝也注今荊楚人皆云遝音沓謂河北云䰐如罝音江東呼母如是音荊楚呼逮如沓音本但有其音其定為䰐恀遝三字者則景純自於古語中得之而轉以證古語之義故舉其字而復存其音以示定其為某字之所由並示古今語之相合云爾餘如釋天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注俗名美人虹江東呼雩音芌又暴

雨謂之涷注今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音東西之東又濟
謂之霽注今南陽呼雨止爲霽音齊又宵田爲獠注今江東亦
呼獵爲獠音遼釋地其名謂之蟨注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
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蟨鼠音厥釋水潬沙出
注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潬音但釋草莕接余注江東食之亦
呼爲莕音杏又葴寒漿注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音針又蘚
苕英光注或曰陵也關西謂之蘚苕音皆又蔨蔓于注草生水
中一名軒于江東呼蔨音猶又出隧蘧蔬注蘧蔬似土菌生菰
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氈氍毹又莞苻蘺其上蒚注西方亦
名蒲中莖爲蒚音羽翮又萍蓱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音瓢
又芨堇草注即烏頭也江東呼爲堇音靳又芐地黄注一名地
髓江東呼芐音怙又蒹薕注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蒹藡
音廉又其萌虇注今江東呼蘆筍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

者皆名蘿音纚綣又蕍芛皇華榮注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為芛音猜猪又華荂也注江東呼華為荂音敷釋木欇虎櫐注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為欇欇連綿字或讀欇字句絕者非音涉釋蟲螗蜩注江南謂之螗蛦音荑蜩荑雙聲又蛂蟥蛢注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蛢音瓶又姑䗐强蛘注今米穀中蠹黑小蟲是也建平人呼為蛘子音芊姓又鼅鼄鼄蝥注今江東呼蝃蝥音掇鼄掇古雙聲釋魚鰝大鰕注今青州呼鰕魚為鰝音鄗鎬又鱦小魚注今江東呼魚子未成者為鱦音繩又鮥鮛鮪注鱣鮪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鱣鮪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音洛又鯦當魱注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為當魱音胡又魴魾注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音毗又螖蠌注或曰即彭螖也似蟹而小音滑又蚨蝁注蝮屬大眼最有

毒今淮南人呼蚤子音惡釋鳥鵅鵋䳢注今江東呼鵂鶹為鵋

䳢亦謂之鴝鵅音格又鷚天鸙注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

聲今江東名之曰天鷚音綢繆又鴩烏鶟注水鳥也似鶂而短

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鷃音駮又舒鴈鵝注今江東

呼鴚音加鴚加古䳷韻又鷣負雀注鷣鷂也江東呼之為鷣善捉雀因

名云音淫又鸒斯鵯鶋注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

鵯烏音匹又鸍沈鳧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呼為

鸍音施又鶅頭鵁注似鳧脚近尾畧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音

髐箭釋獸貙獌似貍注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為貙豻音岸豻岸疊韻

又鼳鼠注今江東山中有鼳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

巫覡又羊曰齸注今江東呼齝為齸音漏洩釋畜牡曰騭注今

江東呼駁馬為騭音質又未成雞僆注江東呼少雞曰僆音練

此上四十六條所音之字雖經注中並見然皆音於所舉今語

之下則其音自為注作而不為經作為今語作而不為古語作明甚郭意若曰今有厶音與古厶字之音相近有厶物之名之音與古厶物之名相近吾姑以古厶字及古厶物稱之而所以用此字當此物者由其音如厶故猶杜鄭諸儒注禮之旨也又於經所不見之字亦為作音如釋草菼亂注似葦而小實江東呼為烏蓲音丘釋蟲土蠭注今荆巴間呼為蟺音但釋獸鼬鼠注今鼬似鼦赤黄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音生又鼦鼠注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鼩鼠見廣雅音瞿此四音尤與經無與而亦音之者蓋欲以廣異語存方言亦足以證前之四十六音實為注作而非為經作也惟釋詁謟疑也注左傳曰天命不謟音滔釋言懠怒也注詩曰天之方懠音薺釋草蕇亭歷注音典又白華茇注音沛又芺薊其實荂注芺與薊莖頭皆有翁臺名荂即其實也音俘皆為經

作音又釋樂大鐘謂之鏞注亦名鎛音博則為注自作音與全注音今語之例不合此六條或出一時不檢或由後人羼入均不可知以郭氏自有音義不應及此也後人不達郭意如元以來注疏本以載音義故遂將注中之音刪剟殆盡近人雖多據舊本補綴然頗不能言郭注中所以有音之故又孰知其關於訓詁者有如斯也

書郭注方言後一

郭景純於爾雅有注有音而注中之音則專為今語而作前篇既詳之矣其於方言則音即在注中體例與音義為近其音有為本文作者有為己注作者可一一分別之蓋所音之字惟見注中而不見於本文者此音為注作而不為本文作固不待言即其字並見本文及注中而其音在注所引今語下則其音實兼為注作而不徒為本文作蓋注中所出之今語本有音無字

者也景純以具音及義擬之而以當古之ㄙ字故必存其音而古語之音亦可由此音推之固與注爾雅之旨同也如卷一好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注今關西人呼好為媌莫交反此莫交反之音實音晉時關西之語而漢時關東之語亦從可知矣又虔劉慘綝殺也注今關西人呼打為綝音廩或洛感反此音關西呼打之綝而本文之綝亦從可知矣卷二逴吳揚曰茫注今北方通然也莫光反此音晉時北方通語之茫而漢時吳揚之茫音亦可知矣又獪楚鄭曰蔿或曰婚注言黠婚也今建平人呼婚胡刮反此亦音晉建平人所呼之婚而漢時楚鄭之婚音亦可知矣又卷三蘇沅湘之南謂之蓍注今長沙人呼野蘇為蓍音車轄又揠拔也注今呼拔草心為揠烏拔反又荄杜根也注今俗名韭根為荄音陔又庸謂之倯轉語也注倯猶保倯今隴右人名孏為倯相容反卷四袴齊魯之間或謂之襱注

今俗呼袴踦為襱音鮦魚卷五鍪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𨭜注今江東通呼勺為𨭜音羲又箸筩自關以西謂之桶檧注今俗亦通呼小籠為桶檧音籠冠謂桶之音如籠檧蘇勇反又甂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注今河北人呼小小盆為題子杜啟反又所以注斛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篙注今江東亦呼為篙音巫覡又扇自關而東謂之箑注今江東亦通名扇為箑音篓又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注今江東名亦然諾豬反又僉宋魏之間或謂之度注今江東呼打為度音量度也卷六擘楚謂之紉注今亦以綫貫針為紉音刃卷七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注俗呼能麤食者為茹音勝如又𦡆儋也注今江東呼儋兩頭有物為𦡆音鄧卷八虎江淮南楚之間或謂之於䖘注今江南山夷呼虎為䖘音狗竇又貔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豾注今江東呼為豾貍音丕又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注江東呼為

蛤蚖音頷頷汝頴人直名為蛤解音懈誤聲也卷九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間謂之筱注今呼車子弓為筱音巾幗又鍥謂之鈹注今江東呼大矛為鈹音彼又小舫謂之艖注今江東呼艖小底者也音义又短而深者謂之艄注今江東呼艖艄音步又船後曰舳注今江東呼柁為舳音軸卷十秕不知也注今淮楚間語呼聲如非也又物生而長大又曰瘠注今俗呼小為瘠音齊菜又頴湘江之間謂之獺注今建平人呼頷為獺音旃裘又推沅湧澆幽之語或曰攩注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攩音晃卷十一蟬海岱之間謂之蚗注齊人呼為巨蚗音技又蜻蛚楚或謂之蛩注梁國呼蛩音鞏又姑蟹謂之强蛘注建平人呼蛘子音芊芊即姓也卷十二築娌匹也注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為築娌度六反又㑳倦也注今江東呼極為㑳音喙卷十三瘃極也注江東呼極為瘃倦聲之轉巨畏反又翭本也注今之鳥羽本為翭

音侯又隑陭也注江南人呼梯為隑所以隑物而登者也音剴切也又煬炙也注今江東呼火熾盛為煬音恙又籠南楚江沔之閒謂之篣注今零陵人呼籠為篣音彭又𥲗南楚謂之筲注今建平人呼筲音鞭鞘又餳謂之餹注江東皆言餹音唐此諸條以爾雅注之例推之固皆為注作音而因以求方言之音者至今語之音與古語相近而微有別則亦著之如卷三蘴注舊音蜂今江東音嵩字作菘也又軫戾也注謂了戾江東音善卷八北燕朝鮮洌水之閒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注恪遘反關西曰鷇音顧卷十荆之南鄙謂何為曾又或謂之訾注今江東人語亦云訾為聲如斯又誺不知也注音癡眩江東曰咨此亦如聲之轉也卷十一蟬其小者謂之麥蚻注今關西呼麥蠽音癰癥之癥是景純注方言時全以晉時方言為根據故於子雲書時有補正讀子雲書可知漢時方言讀景純注並可知晉時方

言張伯松謂方言為縣之日月不刊之書景純之注亦畧近之矣乃景純爾雅方言二注頗為後人所亂爾雅注之音為注疏本删剟殆盡吾鄉盧抱經學士校刊方言世稱善本乃分别音與注為二又亂其次第嘉定錢氏箋疏從之致令景純以晉方言注漢方言之根據全不可見亦可謂景純之不幸也

書郭注方言後二

景純注方言全以晉時方言為本晉時方言較子雲時固已有變遷故注中往往廣子雲之說其例有廣地有廣言就廣地言之有子雲時一方之言至晉時為通語者如卷一慧楚或謂之䜿注他和反亦今通語又好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注昌朱反亦四方通語卷二好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之嫽注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為嫽釥又遼吳揚曰茫注今北方通然也莫光反卷三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注楚詞曰曾枝剡棘亦通

語耳音己力反又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眂或
謂之眩注眠眩亦今通語耳又南楚物空盡者曰鋌鋌賜也注
亦中國之通語也卷五牀其杠南楚之閒謂之趙注趙當作桃
聲之轉也中國亦呼杠為桃牀牀皆通語也卷六視吳揚曰略注
今中國亦云目略卷七澀趙曰杜注今俗語通言澀如杜又舍
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注今通言發寫也卷八貔關西謂之
貍注此通名又守宮南楚謂之蛇醫注今所在通名蛇醫耳卷
九車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注今亦通呼篷卷十沅澧之間使
之而不肯答曰吂注音茫今中國語亦然又荊汝江湘之郊凡
貪而不施謂之亄注亦中國之通語又惃楚以南謂之諑注諑
譇亦通語也又昲曬乾物也揚楚通語也注昲音菲亦皆北方
常語耳又讓極吃也楚語也注北方通語也又眠娗脈蜴賜施
茭媞譠謾㥏忚皆欺謾之語也楚郢以南東揚之郊通語也注

六者中國相輕易蚩弄之言也又頷南楚謂之頷注亦今通語爾此皆漢時一方之語景純時見為通語者也又漢時此方之語昔時或見於彼方如卷一好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注今關西人呼好為媌莫交反又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唴哴注哴音亮今關西語亦然又跳楚曰蹠注勑厲反亦中州語又獪楚鄭或曰婚注今建平人呼婚胡刮反卷三雞頭北燕謂之䓢注今江東亦呼䓢耳又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或謂之壯注今淮南人亦呼壯卷四帬自關而東或謂之襬注音碑今關西語然也卷五䥝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鑴注今江東通呼勺為鑴音羲又甖靈桂之郊謂之瓺注今江東通呼大瓮為瓺又周魏之間謂之甀注今江東亦呼甖為甀子又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篙注今江東亦呼為篙音巫覡又扇自關而東謂之箑注今江東亦通名扇為箑音篓又把宋魏之間謂之渠

孚注今江東語亦然諾豬反又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注今江東通言笙卷七東齊海岱北燕之郊跪謂之䠒䟜注今東郡人亦呼長跽為䠒䟜又儋自關以西隴冀以往謂之賀注今江東語亦然卷八貔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豾注江東呼為豾貍音丕又布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注今江東呼為穫穀又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注江東人呼為蛤蚖音頷頷汝潁人直名為蛤解音懈聲誤耳卷十楚凡揮棄物或謂之敲注恪校反今汝潁間語亦然又顏湘江之間謂之獺注今建平人呼頷為獺音旃裘又沅湧澆幽之語推或曰攩注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攩音晃卷十一蟬宋衛之間謂之螗蜩注江南呼螗蛦又鼅鼄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注今江東呼蝃蝥音掇卷十三篆其小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注今江南亦名籠為箄又麴晉之故都曰𪍠注今江東人呼麴為𪍠凡此皆漢時

一方之語景純時見於他方者也此廣地之二例也至於廣語則亦有二例一今語雖與古語同而具義廣狹迥異或與之相涉則亦著之如卷一㨆殺也注今關西人呼打為㨆又凡物盛多謂之寇注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又相謁而餐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𩟄餽注今關西人呼食欲飽曰𩟄餽又毳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輸注今名短度絹為葉輸也卷二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娠注今之溫厚也音振卷三庸謂之倯注倯猶保倯即保庸今隴右人名孏為倯相容反卷四袴齊魯之間或謂之襱注今俗呼袴踦為襱音鮦魚卷五箸筩自關而西謂之桶檧注今俗亦通呼小籠為桶檧音籠冠檧蘇勇反又兗宋魏之間或謂之度注今江東呼打為度音量度也卷六擘楚謂之紉注今亦以綫貫針為紉音刃卷七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注今俗呼能麤食者為茹音勝如卷九車紂自

關而東或謂之曲綸注今江東通呼索為綸音倫(今本無為字從原本玉篇所引補)卷十三箄析也析竹謂之箄注今江東呼篾竹裹為箄又隥陭也注江南人呼梯為隥所以隥物而登者也音剴切也又煬炙也注今江東呼火猛熾為煬音恙此皆語同而義稍異者也至義同而語異者景純亦隨時記於注中如卷二逞苦了快也下注今江東人呼快為愃相緣反卷三東齊之間壻謂之倩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為卒便(原注一作平使疑平使是)是也又蘇芥草也下注或言菜也又蘇亦荏也注今江東人呼荏為菩音魚又蘴蕘蕪菁也下注今江東名為溫菘又膠譎詐也下注汝南呼欺為譠訑他回反亦曰詒音殆又氾浼澗洼洿也下注荊州呼潢也卷四襜褕自關以東謂之襛襏注俗名襏襫音倔又袧繵謂之襌注今又呼為涼衣也又繞衿謂之帬注俗人呼接下江東又名下裳又裯襦謂之袖注江東呼碗音婉卷五甑下注涼州呼鉹炊

鼒下注江東呼㽠䥯臿下注江東又呼鍫刀為鍫普蔑反鐅下
注江東呼都又𢶡具橫關西曰㮘注亦名校音交又箄下注江
東呼𥶇篨為䉬音廢符篖下注江東呼笪音粗榻前几下注江
東謂之承卷八虎下注俗曰伯都又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
雞曰抱注江東呼蓝央富反又桑飛下注今亦名為巧婦江東
呼布母又守宮下注南陽人又呼蝘蜓卷九凡矛骹細如鴈脛
者謂之鶴厀注今江東呼為鈴釘又鐏謂之釬注或名為鐓音
頓又方舟謂之潢注揚州呼渡津舫為杭荆州人呼樹又所以
隱棹謂之槳注江南又名為胡人又船首謂之閤閭注今江東
呼船頭屋謂之飛閭是也卷十棄淮汝之間謂之投注江東又
呼擨音羼又吃或謂之䟾注今江東又名吃為喋若葉反卷十
蚂蚗下注江東人呼蟟蟧又蜩蟧謂之蝭蜩注江東呼為蝭蟧
也又螳蜋謂之髦注江東呼為石蜋又名齕肬又姑䗃謂之强

蛘注江東謂之蛪音加又蜻蛉謂之蝍蛉注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蠊蛜蠊音康蛜音伊又舂黍謂之螢蝑注又名蚣螢江東呼虴蛨又螾蜙謂之蚇蠖注又呼步屈又蠭下注或呼笛師蚍蜉下注建平人呼蚳音侈蟦蠐下注亦呼當齊或呼地蠶或呼蟦蝖蚰蜒下注江東又呼蛩音鞏鼅鼄下注齊人又呼社公亦言罔工卷十三盂下注江東名盂曰凱亦曰甌也又屋梠謂之欞注亦呼爲連綿是皆今語之異於古者亦記之以廣異語此廣語之二例也故景純注方言全以晉時方言爲本雖注而不域於注體焉然則方言注中之音實不能與注離後人分而二之可謂失景純之恉矣

書郭注方言後三

方言一書經戴東原盧抱經劉端臨三先生校訂又段懋堂先生說文注王懷祖先生廣雅疏證亦時訂其譌舛丙辰冬余讀

方言復取諸古書用戴氏疏證例校之即書於戴本上戊午冬復檢前校見有足訂正本文及注者得十六事聊書於後其本文之顯然誤者如卷一慎濟瞎愍澀桓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澀注澀者失意潛沮之名案原本玉篇荀子修身篇注均引澀作濕玉篇又引注潛沮作慘怛濕古人皆讀他合反今人於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時猶皆讀之如他合反之濕以此一音表彼四義當是秦晉舊語自以作濕為長卷三膠譎詐也涼州西南之閒曰膠自關而東西或曰譎或曰膠案原本玉篇爾雅序釋文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二慧琳音義卷六卷七卷三十八並引謬詐也疑膠乃謬之譌說文譎字注益梁曰謬欺天下曰譎即本之方言益梁即所謂涼州之西南之閒天下所謂自關而東西也是方言本作涼州西南之閒曰謬又原本玉篇

自關而引東西或曰謬是末膠字亦本作謬廣雅謬譎詐膠欺也上三字與方言次序同當本之方言膠字或取諸他書或後人據譌本方言彝入也卷六台既失也宋魯之間曰台既隱據定也今本分二節上十字為一節下五字為一節案廣雅隱據定也無既字是張稚讓讀宋魯之間曰台既為句義較今本分節為長又紕繹督雉理也秦晉之間曰紕凡物曰督之絲曰繹之原本玉篇引紕理也秦晉之間曰雉宋鄭曰紕是今本隼曰雉宋鄭四字於是宋鄭語誤為秦晉語而雉之為何語亦不可知矣又擱剿續也秦晉續折謂之擱繩索謂之剿擘楚謂之級今本自擘以下五字自為一節案原本玉篇引剿續也楚謂之級洪興祖楚辭補注亦引續楚謂之級是此二節本是一節又衍擘字王逸楚辭注級索也正本之方言郭注云今亦以綫貫針為級義亦與擘無涉而與續及繩索之義相近今本蓋誤卷

十三扶護也注扶挾將護案原本玉篇引扶護也郭璞曰挾持護之也元應音義卷一卷十並引挾護也廣雅語同是本文扶當作挾涉注扶字而譌又無升升謂之刁斗戴云無升二字應有譌舛案淮南齊俗訓炮格生乎熱升北堂書鈔一三五太平御覽七一二並引熱升作熱斗說者以為尉斗漢尉斗之狀與刁斗同今傳世漢器具銘皆作鐎斗無升熱升鐎斗字形皆相近當云鐎斗謂之刁斗猶爾雅云荏菽謂之戎菽矣（荏戎鐎刁音均相近）又鉺謂之餻御覽八百六十引作餌謂之䬺下有注音恙二字原本玉篇食部䬺餘障反引方言餌謂之䬺廣韻四十七漾䬺餌也集韻則云䬺方言餌也又原本玉篇食部無餻字大廣益會本始有之是六朝尚無餻字廣雅之餻字亦本作䬺與方言同均後世所追改也此皆本文之譌舛也至注文亦有當訂正者卷一慧秦謂之謾注言謾訑音施（二字衍）大和反謾莫錢又亡山反案原

本玉篇引秦晉謂慧爲謾郭璞曰言訑謾也是舊本作訑謾故先音訑後音謾楚辭惜往日或訑謾而不疑具證也又烈㭁餘也注謂烈餘也戴云烈餘當作遺餘盧本從之案原本玉篇引注作謂殘餘也慧琳音義卷六十七引蘖（即㭁字）謂殘餘也韋昭齊語注亦云裂殘也是注烈餘當作殘餘戴改遺餘非也卷二揄鋪艦極帗縷葉輸毳也注音脆皆謂物之行蔽也集韻十虞引注同戴本改行蔽作行敝盧本從之案原本玉篇引注作謂物之行敝者也是今本蔽字乃敝之譌周禮司市注云害害於民謂物行沽者沽之言苦不攻緻也行敝猶言行沽矣今人猶呼貨物之次劣者爲行貨與毳義正合下注言今名短度絹爲葉輸絹之短度者正物之行敝者也卷九車枸簍或謂之隆屈注尾屈盧據宋本改爲屈尾（今傳世手又從本作尾屈）然尾屈二字是音非義高誘淮南原道訓注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是尾屈二字乃漢魏以

見上

來成語故景純取以為音改為屈尾者非也又箭其三鐮長尺六者謂之飛虻注此謂今射箭也又內者謂之平題注今戲射箭案慧琳音義卷四十五引注云三鐮今箭射箭也平題今戲射箭也是戲射與箭射相對為文御覽三百四十九引開元文字亦有此二語蓋即本方言注大唐六典兵部員外郎職凡應舉之人有謀畧才藝平射筒射唐韻十一没[illegible]字注云箭射是古弩射之外別有箭射矢長尺六較諸矢為短蓋如後世袖箭矣今注奪箭字卷十翥舉也注謂軒翥也案廣雅卷一翥舉也曹憲音曰方言為著音又卷三翥飛也曹曰方言音曙是注謂軒翥也下舊有音著或音曙二字今本奪又㧙抌推也㧙下有揰㧙二字注戴改為神秘盧改為擈㧙案文選西京賦徒搏之所揰㧙是揰㧙乃揰㧙之譌揰揰一字也卷十二杼㥁解也杼下有杼井二字注戴改杼為抒盧復改杼井為抒渫案說文

䊵字注云量物之䊵一曰抒井䊵是古有抒井語井字不誤盧改非是此注文及後世改字之當訂正者也校本雖瑣屑叢雜然可紀者止此書之以諗世之讀是書者

## 史籀篇證序

敘曰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以前未見稱述爰逮秦世李趙胡毋本之以作蒼頡諸篇劉向校書始著於錄建武之世亡其六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許慎纂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其書亦謂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略稱說文於皕缶女三部三引史篇蓋存其字謂之籀文舉其書謂之史篇其實一也史篇為字書之祖故蒼頡以下亦蒙其名漢書平帝紀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揚雄傳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揚子法言或欲學蒼頡史篇皆以史篇為字書之通名猶漢時閭里書師呼爰歷博學二篇

為蒼頡魏晉以後并呼揚雄班固賈魴之書為三蒼六朝以後呼字林為說文也然其名固自史籀篇出唐元度謂此篇廢於晉世而自許君以後馬鄭諸儒即不復徵引蓋自三蒼盛行此書之微久矣今就諸文所存遺字疏通證明之而論其最要於篇首覽者詳之一史籀為人名之疑問也自班志許序以史籀為周宣王太史其說蓋出劉向父子而班許从之二千年來無異論余顧竊有疑者說文云籀讀也（方言抽讀也）又云讀籀書也（毛詩鄘風傳云讀抽也）古籀讀二字同音同義又古者讀書皆史事周禮春官大史職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職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冊命之（謂冊書）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士喪禮主人之史讀賵公史讀遣是古之書皆史讀之逸周書世俘解乃俾史佚

錄書于天號嘗參解作筴許諾乃北向錄書於兩楹之間（作筴即書洛誥之作冊冊乃內史之異名也）錄即籀字春秋左氏傳之卜錄說文解字引作卜籀知左氏古文錄本作籀逸周書之錄書亦當即籀書矣籀書為史之專職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名其篇（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字書亦然蒼頡篇首句雖不可考然流沙墜簡卷二第十八簡上有漢人學書字中有蒼頡作三字疑是蒼頡篇首句中語故學書者書之其全句當云蒼頡作書句法正仿大史籀書爰歷博學凡將諸篇當亦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證也）大史籀書猶言大史讀書太史公自序言紬石室金匱之書猶用此語劉班諸氏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是亦不足怪李斯作蒼頡其時去漢甚近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俗儒猶以為古帝之所作以蒼頡篇為蒼頡所作毋惑乎以史籀篇為史籀所作矣不知大史籀書乃周世之成語以首句名篇又古書之通例而猥云有大史名籀者作此書此可疑者一也一史籀篇時代之疑問也史籀之為人名可疑則其時代亦

愈可疑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至其文字出於說文者纔二百二十餘然班固謂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許慎謂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或之者疑之頗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大良造鞅戟亦然新郪虎符作於秦并天下以前其符凡四十字而同於篆文者三十六字詛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森殹㕘剸意五字則同籀文篆文固多出於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至許書

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於秦之一證若謂其字頗或同於殷周古文當為古書則篆文之同於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之書此可疑者二也其可得而斷定者又有三事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為三體謂籀文變古文篆文又變籀文不知自其變者觀之則文字殆無往而不變故有一卷之書而前後異文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許君謂

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則固有不異者且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祇用當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羅叔言參事殷商貞卜文字考謂史籀一篇亦猶蒼頡爰歷凡將急就等篇取當世用字編纂章句以便誦習其識卓矣此可斷定者一也一史篇字數張懷瓘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適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解字猶用其說此蓋誤讀說文敍也說文敍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且蒼頡三篇僅三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此可斷定者二也至史篇文體段氏玉裁據說文所引三事（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匋下云史篇讀與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為姚易也）以為亦有說解又疑即王育解說中語然據此三事不能定其即有說解凡此三者亦得由其文義知之句篇中有周旦召醜語便可知

醜為召公之名荀假匋為缶便可知匋字之讀荀姚易二字連言便可知其以姚為姚易字不為女姓矣若以此三事為王育說史篇語則說文引倉頡訓纂倉頡故等書但稱揚雄說杜林說不稱倉頡則其引史篇解說語亦當如為禿无諸字下徑稱王育說不得云史篇故史篇文體決非如爾雅說文而當如秦之倉頡篇倉頡篇據許氏說文序郭氏爾雅注所引皆四字為句又據近日敦煌所出殘簡又知四字為句二句一韻倉頡文字既取諸史篇文體亦當仿之又觀於其牆二文知篇中之有複字雰姚諸字知用字之多假借皆與倉頡篇同此可斷定者三也此二疑三斷關於全書之宏恉故書以弁其首世有達者董而教之若文字之變化正誤則散見於各條下茲不贅云丙辰二月

## 倉頡篇殘簡跋

此四簡四十一字羅叔言參事定為蒼頡篇殘簡具跋語言之詳矣余謂此并非揚雄班固賈魴書實李趙胡毋三篇佚文何以證之班孟堅謂史游急就皆蒼頡中正字今此四十一字中游周章白黃病狂疕災瘨貍寸厚廣俠好長十七字並見急就篇知史游正取諸此則此為蒼頡五十五章之本文而非訓纂諸篇語又可知也他簡（流沙墜簡卷二第八簡）有蒼頡作三字乃漢人隨筆塗抹者余以為即蒼頡篇首句具全句當云蒼頡作書實用世本語故此書名蒼頡篇并前四簡共得全句凡十昔人於此書惟知幼子承詔考妣延年二句今茲所得乃五倍於古人矣（顏氏家訓所引四句乃訓纂諸篇語）

校松江本急就篇序

古字書自史籀蒼頡凡將三書既佚存者以急就為最古自顏注行而魏晉以來舊本微王氏補注出而唐宋舊本亦微顏監

所見有鍾繇皇家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崔浩劉芳所注然宋代存者僅鍾皇索靖三本宋末王深甯所見則惟皇象碑本而已明正統初吉水楊政得葉石林所摹皇象章草本刊石於松江又以宋仲溫所摹者補其闕字明季類帖亦翻刊之顧三百年來小學家都未之見乾隆中內府始以趙子昂章草本及俞紫芝釋文刊於三希堂法帖嘉慶初陽湖孫伯淵得類帖本刊之岱南閣叢書中道光中葉三山陳雪峯復刊松江本摹寫不工但具形似而已光緒中遵義黎純齋星使刊日本舊寫本於古佚叢書元和江建霞學使亦得鈕非石所錄趙子昂正書本刊於湘中學者始知顏王二注外尚有他本歲在甲寅上虞羅叔言參事刊行敦煌所出木簡中有漢人隸書急就百餘字去歲復景印舊拓松江本於吉石庵叢書予亦得新拓本己未秋復見日本遣唐僧空海臨晉人草書本於是所見急就遂踰十本

綜此十本實分三類明季類帖與三山陳氏本同出松江石本岱南閣本雖號出索靖然孫氏所舉存字之數正與明刊葉本合趙氏真草二本存字較多然亦與葉本同源惟顏本及宋太宗本空海本與葉本大異即三本亦自相異嘗細考之則葉本實出皇象宋太宗本出於鍾繇空海本出於衛夫人或王羲之而顏本則兼綜諸本者也葉跋稱急就二千二十三字舉張鄧公家本相傳為吳皇象書今考其章數文字均與王氏所引皇象碑本合是葉本出皇殆屬可信宋太宗本雖不著所出然王氏引太宗實錄云先是（垂拱二年前）下詔求先賢墨跡有以鍾繇書急就章為獻字多踳駁上親草書一本仍刻石分賜近臣云云是太宗所書本出元常特易其踳駁之字耳其本比皇象本多第七第廿三第廿四三章末二章王深甯定為後漢人作別出於後今檢其中有飲馬漳鄴及清河邍東濱西上平岡二語乃紀

魏武平冀州破烏桓事當作於建安十二年之後末又云漢土興隆中國康則又在魏代漢之前此二章足證其出於繇書蓋即繇所續也空海臨本首章馮漢彊作馮晉彊為崔浩改漢彊為代彊之所本而有齊國給獻以下二章與宋太宗本同蓋亦出於鍾元常而為晉人所書者顏監所稱衞夫人王羲之本必居其一矣顏注自序稱舊得皇象鍾繇衞夫人王羲之等篇本備加詳覈足以審定凡三十二章究其真實云云是顏氏徧校諸家定著三十二章章之首不冠以第一第二等字从晉人本其無第卅三卅四兩章蓋从皇本而增第七章則从鍾本然此章有續增紀遺失餘二句明謂此章遺失而自續增之蓋亦出後漢人手敦煌所出殘簡銅鍾鼎鈃鋗匜銚章上署第十二與皇本章次正同知史游原本固無此章也就此三本互勘則顏本章數與文字實居鍾皇二本閒顏本異於皇本者一百六十六字宋太宗本異於皇本者至二百六十七字知顏氏

詳覈諸本之説不誣要其所歸與鍾本為近故以章論皇本尚存先漢之舊鍾顔則有竄入之章以文字言則皇本屢經傳摹自不能無譌鍾顔二本亦有改字之失各有優劣不能偏廢也敦煌漢簡不過百餘字皇本在今日猶為足本中之最古者兹以葉摹皇本為主合諸本以校之并畧定其得失雖不敢視為定本庶幾有所折衷焉戊午秋九月

# 觀堂集林卷第六　藝林六

海甯　王國維

## 釋史

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並作[篆文史]从中（秦泰山刻石御史大夫之史說文大小徐二本皆如此作）案古文中正之字作[古文中形][古文中形][古文中形][古文中形][古文中形]諸形而伯仲之仲作中無作中者唯篆文始作中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則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吳氏大澂曰史象手執簡形然中與簡形殊不類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江氏以中為簿書較吳

氏以中為簡者得之（簡為一簡簿書則為衆簡）顧簿書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說案周禮大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筭大射儀司射命釋獲者設中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又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職所云飾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鄉射記云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筭亦與中字形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形而於中之上橫鑿空以立筭達於下橫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於他器者也考古者簡與筭為一物古之簡策最

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為六寸（詳見余所輯校書考）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與六寸二種射時所釋之筭長尺二寸投壺筭長尺有二寸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籌筭也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疏云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之外則此籌尺四寸矣云刊本一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是扶膚一字）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為一謂刊四寸也所紀筭之長短與投壺不同疑鄉射記以周八寸尺言故為尺四寸投壺以周十寸尺言故為尺有二寸猶鹽鐵論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記酷吏傳言三尺法漢書朱博傳言三尺律令皆由於八寸尺與十寸尺之不同其實一也計歷數之算則長六寸漢書律歷志筭法

用竹徑一分長六寸說文解字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尺二寸與六寸皆與簡策同制故古筭筴二字往往互相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注古文筭皆作筴老子善計者不用籌策意謂不用籌筭也史記五帝本紀迎日推筴集解引晉灼曰筴數也迎數之也案筴無數義惟說文解字云算數也則晉灼時本當作迎日推筭又假筭為算也漢湯陰令張遷碑八月筴民案後漢書皇后紀漢法常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筴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筴為算是古筭筴同物之證也射時舍筭既為史事而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周禮馮相氏保章氏皆大史屬官月令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計歷數者史之事也又古者筮多用筴以代蓍易繫辭傳言乾之策坤之策士冠禮筮人執筴又周秦諸書多言龜策罕言蓍龜筴筭蓍一字而古者卜筮亦史掌之少牢饋食禮筮者為史左氏傳亦有筮史是筮亦史事筭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筭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逸周書嘗麥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

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將其為盛筴之器無疑故當時簿書亦謂之中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斷民獄訟之中又登中於天府鄉士遂士方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楚語左執鬼中蓋均謂此物也然則史字从又持中義為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丨（象筆形）者同意矣

然則謂中為盛筴之器史之義不取諸持筭而取諸持筴亦有說乎曰有持筭為史事者正由持筴為史事故也古者書筴皆史掌之書金縢史乃冊祝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又作冊逸誥顧命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灋掌則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之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

以泣勸防遣之日讀誄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讀禮法史以書辨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册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御史掌贊書女史掌書內令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又誓于其竟史讀書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又公史自西方東面讀遣卒命曲禮史載筆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祭統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毛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

殺之又周六官之屬掌文書者亦皆謂之史則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為事其字所从之中自當為盛筴之器此得由其職掌證之也

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說文解字事職也从史㞢省聲又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然殷人卜辭皆以史為事是尚無事字周初之器如毛公鼎番生敦二器卿事作事大史作史始別為二字然毛公鼎之事作𡭔小子師敦之卿事作𡭔師寰敦之嗇事作𡭔从中上有斿又持之亦史之繁文或省作𡭔皆所以微與史之本字相別其實猶是一字也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間王室執政之官經傳作卿士（書牧誓是以為大夫卿士洪範謀及卿士又卿士惟月顧命卿士邦君詩商頌降予卿士是殷周間已有卿士之稱）而毛公鼎小子師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虛卜辭作卿史（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二十三葉又卷四第二十一葉）是卿士本名史

也又天子諸侯之執政通稱御事書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大誥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肆余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誥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又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梓材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召誥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文侯之命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多以邦君御事並稱蓋謂諸侯之執政者也而殷虛卜辭則稱御史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二十八葉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書甘誓謂之六事司徒司馬司空詩小雅謂之三事又謂之三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稱事若吏即稱史者也書酒誥有正有事又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立政立政立事正與事對文長官謂之正若政庶官謂之事此庶官之稱事即稱史者也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由上文所徵引者知之矣

殷以前史之尊卑雖不可考然卿事御事均以史名則史官之

秩亦畧可知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注此蓋殷時制大史與大宰同掌天官固當在卿位矣左傳桓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以日官為卿或亦殷制周則據春官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中官以大史為長鄭注大史史官之長致疑書酒誥稱大史友內史友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大史內史左右手也似大史內史各自為寮不相統屬且內史官在大史上尤不得為大史之屬然毛公鼎云御事寮大史寮番生敦云御事大史寮不言內史蓋析言之則大史內史為二寮合言之則為大史一寮又周官長貳不問官之尊卑如鄉老以公鄉大夫以卿而為大司徒之屬世婦以卿而為大宗伯之屬皆是則內史為大史之屬亦不嫌也秩以內史為尊內史之官雖在卿下然其職之機要除冢宰外實為他卿所不及自詩書彝器觀之內史實執政之一人其職與後漢以後之尚書令唐宋之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明之大學士相當蓋樞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謂之作冊其長謂之尹

氏尹字从又持丨象筆形説文所載尹之古文作㡿雖傳寫譌舛未可盡信然其下猶為聿形可互證也持中為史持筆為尹作册之名亦與此意相會試詳證之書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又作册逸告作册二字偽孔傳以王為册書釋之顧命命作册度傳亦以命史為册書法度釋之孫氏詒讓周官正義始云尹逸蓋為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謂之作册（古籀拾遺冗卣跋畧同）始以作册為內史之異名余以古書及古器證之孫説是也案書畢命序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東郊作畢命（史記周本紀作康王命作册畢公蓋不知作册為官名畢為人名而以畢公當之為偽古文畢命之所本）漢書律歷志引逸畢命豐刑曰王命作册豐刑逸周書嘗麥解亦有作筴此皆作册一官之見於古書者其見於古器者則癸亥父己鼎云王賞作册豐貝睘卣云王姜命作册睘安夷伯吳尊蓋云宰朏右作册吳入門皆以作册二字冠於人名上與書同例而吳尊蓋之作册吳虎敦牧敦皆作內史吳是作册

即內史之明證也亦稱作册內史師𧽙敦王呼作册內史册命師𧽙允盉王在周命作册內史錫允鹵口口亦稱作命內史剌鼎王呼作命內史册命剌是也內史之長曰內史尹亦曰作册尹師兌敦王呼內史尹册命師兌師晨鼎王呼作册尹册命師晨冘敦王受作册尹者（假為俾字）俾册命冘是也亦單稱尹氏詩大雅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頌鼎寰盤尹氏受王命書克鼎王呼尹氏册命克師𤼧敦王呼尹氏册命師𤼧是也或稱命尹（古命令同字命尹即令尹楚正卿令尹之名蓋出於此）伊敦王呼命尹𠭰册命伊是也作册尹氏皆周禮內史之職而尹氏為其長其職在書王命與制祿命官與大師同秉國政故詩小雅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又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鈞詩人不欲斥王故呼二執政者而告之師與尹乃二官與洪範之師尹惟日魯語百官之政事師尹同非謂一人而師其官尹其氏也書大誥肆予告

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多方誥爾四國多方越爾殷侯尹民民當為氏字之誤也尹氏在邦君殷侯之次乃侯國之正卿殷周之間已有此語說詩者乃以詩之尹氏為大師之氏以春秋之尹氏當之不亦過乎且春秋之尹氏亦世掌其官因以為氏耳然則尹氏之號本於內史書之庶尹百尹蓋推內史之名以名之與卿事御事之推史之名以名之者同然則前古官名多從史出可以覘古時史之地位矣

釋由上

說文从由之字二十有餘而獨無由字自李少溫以後說之者近十家顧皆不足厭人意甚或有可閔笑者余讀敦煌所出漢人書急就殘簡而知說文由字即由字也急就第二章由廣國顏本宋太宗本趙文敏真草二本皆作由惟葉石林本作田漢簡由作由其三直皆上出與說文由字正同今案說文由字注曰東楚名缶曰甾象形凡甾之屬皆从甾原

本玉篇引說文舊音音側字反大徐音側詞切皆甾之音則以甾甾為一字自六朝已來然矣然甾甾決非一字甾為艸部甾字重文从田巛聲故讀側字反或側詞反若甾之與甾於今隸形雖相似其音義又有何涉乎考此字古文本作甶篆文亦或如之其變而為隸書也乃屈曲其三直遂成甾字後人不知其為古文甶字之變以其形似甾遂以甾之音讀之實則此音毫無根據也然則甶之為由亦有證乎曰有說文甹字注云从丂从由番生敦蓋有此字作甹毛公鼎加口作甹卜辭有甹字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十四葉爵文有辮字皆从甹若甹是篆文从由作者古文从甶作是甶由為一之證一也盧字說文从甶虍又从甶而盧氏湼金之盧作[illegible]盧氏幣作[illegible]是篆文从甶之字晚周古文亦从由作是甶由為一之證二也又盧字篆文从甶晚周古文从由更溯之春秋以前之古文則乃从甶作取盧子商盤盧作[illegible]弘

尊有𢑴字作□从酋𢑴鼎之𢑴字从酋鄘侯敦之鄘字从酋其所从之𠧪皆从□作□者古文卣字也卣字古文作□（盂鼎）作□（毛公鼎）作□（伯晨鼎）作□（彔伯敦及吳尊蓋）石鼓文逌字亦作□而殷虛卜辭𦎫邑之卣則作□（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十八葉）作□（同上卷六第四十一葉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第二十五葉同其辭曰𦎫五𠙵知確為卣字矣）知□所从之乚乚即𠙵之省又知說文𠧪𠁁二字一从由一从𤰔即□與𠙵之變實一字而繁簡異也卣為尊屬惟缶亦然（易坎九二樽酒簋貳用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許君云東楚名缶曰甾與卣同音蓋猶三代遺語也本義既爾假借之義亦然釋詁由自也而卣亦訓自新序雜事篇國君驕士曰君非我無卣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卣安強君臣不合國是無卣定矣此三卣字義皆與由同廣雅由用也而古書卣迪二字亦皆訓用經傳卣多作攸爾雅攸所也迪道也漢人釋經多本此訓近高郵王氏經義述聞與經傳釋詞始歷舉詩書以明攸迪二字古皆訓用其論篤矣余意卣迪本是一字古卣由同

音同義故卣或从由作迪轉譌為迪亦猶卣之譌為逌也書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迪馬融本作攸是逌迪一字之證然則卣由二字其音同其義同其引申假借之義亦無不同卣之變化當為由不當為甾是由由為一之證三也更以聲音證之由缶二字本同部故東楚名缶為由方言五甾罌也淮汝之閒謂之甾甾郭璞音由曹憲廣雅音同淮汝之閒地隣東楚史記貨殖列傳以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然項羽都彭城其分地亦半在東楚而稱西楚霸王是東西楚之稱漢人本無定界也恐許君所云東楚名缶曰由即本方言為說蓋由缶古今字楊子雲用今字許用古字耳許於缶部亦出缶字云瓦器也許書同音同義之字分見二部者甚多此亦其一也以形言之則如彼以音言之則如此由之為由更無他疑況漢人所書由字正如此足以解千載之惑乎

釋由下

戊午秋余作釋由一篇論說文由字即由字由冬徂春復得五

證焉上虞羅氏所藏漢鈴印有由罷軍印考古今姓氏書無甾姓而急就篇姓名有由廣國廣韻由字注亦云又姓史記有由余是由罷軍即由罷軍其證一湩陽端氏藏漢元始四年銅鈁主吏姓名有守令史由考古人多名由罕名甾是守令史由即守令史由其證二玉篇原本用部末有由字作甶注云餘同反（乃餘周反之譌）又云說文以由從為䜌字在言部今為由字（當云說文以甾從為䌛字在系部後譌為言又譌為䜌譌書者因改系部為言部耳）說文以由東楚謂缶也音側字反在由部（二由並當作甶）案顧氏此注則由甶二字形本無別不過因說文甶字之訓及其舊音與由字迥異又由與繇分置二部故著其事然其所以收由字於用部末者正以其字作甶為今隸用字之倒書如說文附下字於上部末附丑字於止部末五字於正部末之例玉篇全書皆用此例也然則顧書由字本當作甶今傳世古寫本作甶尚存由字遺意其證三詩齊風衡從其畝釋文引韓詩從作由云

南北耕曰由今本釋文並為由字然宋本附釋音毛詩注疏所載釋文並為凷字凷者由之譌也其證四李陽冰云由即缶字夢瑛書說文部目亦釋甾為由當本六朝舊說其證五得此五證知六朝以前音說文者雖音由為甾然由之字形尚未全失雖微古文字學及漢人手書亦足以定此說矣癸亥雒陽新出魏三字石經尚書君奭殘石廸字兩見其篆文皆作廸於前五證外又得一佳證

釋辥上

彝器多見辥字毛公鼎云𡨄辥厥辟又云辥我邦我家克鼎云辥王家又云保辥周邦宗婦敦云保辥鄭國晉邦盦云保辥王國其字或作辪或作辥余謂此經典中乂艾之本字也釋詁乂治也艾相也養也說文嬖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嬖是經典乂字壁中古文作嬖此嬖字蓋辥字之譌初以形近譌為辟後人因辟讀與辥讀不同故又加乂以為聲經典作乂作艾

亦辥之假借書君奭之用乂厥辟即毛公鼎之𤔲辥厥辟也康誥之用保乂民多士君奭之保乂有殷康王之誥之保乂王家詩小雅之保艾爾後即克鼎宗婦敦晉邦盦之保辥也辥厥辟之辥用相義保辥之辥兼相養二義皆由治義引申其本義當訓為治殷虛卜辭有㱾字（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四第十一葉）其字从𠂤从㝊（即說文辛字）與辟字从人从㝊同意（古文辟字皆从人从㝊凡篆文从卩之字古文亦皆从人）𠂤者衆也金文或加从止蓋謂人有辛𠂤以止之故訓為治或變止為中與小篆同中者止之譌猶𢍁字盂鼎作𡿦从三止克鼎及石鼓文均變而从三中矣說文不知變為辥之譌字以辥之本義系於嬖下復訓辥為辠則又誤以辛之本誼為辥之本義矣

釋辥下

說文辥字在辛部从辛然古文皆从㝊或从䇂䇂䇂皆說文辛之初字也說文辛䇂分為二部辛部云辛辠也从干二二古文

上字又辛部辛从一辛辛辠也羅參事（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云說文分辛辛為二部卜辭只有辛字凡十千之辛皆作辛古金文始有作辛者其實本一字許君以童妾二字隸辛部而辛部諸字若辠辜以下無一不含辛誼不當分為二部明矣案參事謂辛部辠辜以下諸字皆當入辛部其說甚確惟謂辛辛一字則頗不然余謂十干之辛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平作平或作平訓辠之辛又自為一字其字古作𢆉作𢆉作𢆉作𢆉此二字之分不在橫畫多寡而在縱畫之曲直何以證之凡古文辛辟辪辥章諸字其義與辛字相關者皆从𢆉或𢆉其中直皆折而左無一从平若作平者（惟童妾言袁諸字辛字在上其左折之跡不可見）又殷虛卜辭有㕣字（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二十一葉及卷六第二十九葉）即說文㕣字說文㕣語相訶歫也从口辛辛是篆文之辛亦或作𢆉蓋辛𢆉一字卜辭辪字作𢆉亦其一證兮田盤王命田政𤔲成周四方責（即委積之積）𤔲从𤔔𤔲即篆文从𤔔辛之辭

政辭乃政嗣之假借知哥乃丂之繁文亏吟又一字矣亏字當
从說文吟字讀讀如櫱即天作孽之孽之本字故訓為辠辥字
从𠂤止亏會意亦以為聲凡辛辟辭諸字皆从此字會意至說
文所說辛辛辥諸字皆从後起之篆文立說故動輒齟齬矣

釋天

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殷虛卜辭或作𡗜盂鼎大豐敦作𠑹其首
獨巨案說文天顛也易睽六三其人天且劓馬融亦釋天為鑿
顛之刑是天本謂人顛頂故象人形卜辭盂鼎之𡗜𠑹二字所
以獨墳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處也殷虛卜辭及齊侯壺又
作𠀘則別以一畫記其所象之處古文字多有如此者如二二
字二字之上畫與二字之下畫皆所以記其位置也又如本字
說文注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朱字注云赤心木从木一
在其中末字注云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蓋本末均不能離

木而見故畫木之全形而以一識其所象之處餘如及字之乀
亦字之八皆所以識其所象之處者也又以古文言之如帝者
蒂也不者柎也古文或作𣎴不但象花萼全形未為審諦故多
於其首加一作𣎴𣎴諸形以別之天字於天上加一正以識其
在人之首與上諸字同例此蓋古六書中之指事也近儒說象
形指事之別曰形謂一物事賅衆物其說本於徐楚金然楚金
於指事本無定說及與本末諸字楚金均謂之指事元楊桓諸
人尚用其說蓋此數字正與上下二字同例許君所謂視而可
識察而可見者惟此類字足以當之而數目干支等字今所公
認為指事者許君往往謂之象形不謂之指事竊謂楚金此說
頗勝於其又一說今日古文大明指事之解恐復將歸於此矣
故天天為象形字天為指事字篆文之从一大者為會意字文
字因其作法之不同而所屬之六書亦異知此可與言小學矣

釋昱

殷虛卜辭屢見甲罟留尸諸字又或从日作㫚或从立作猷𤯍諸體於卜辭中不下數百見初不知為何字後讀小盂鼎見有𤯍字與𤯍㫚二字相似其文云粵若𤯍乙亥與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漢書律歷志引逸武成粵若來二月文例正同而王莽傳載太保王舜奏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王舜此奏全摹仿康誥召誥則召誥之若翌日乙卯越翌日戊午今文尚書殆本作越若翌乙卯越若翌戊午故舜奏仿之然則小盂鼎之粵若𤯍乙亥當釋為粵若翌乙亥無疑也又其字从日从立與說文訓明日之昱正同因悟卜辭中上述諸體皆昱字也羅叔言參事嘗以此說求之卜辭諸甲子中有此字者無乎不合惟卜辭諸昱字雖什九指斥明日亦有指第三日第四日者視說文明日之訓稍廣耳又案

此字卜辭或作㕚者殆其最初之假借字㕚即巤之初字石鼓文君子員邋字作𨘋从𦣻說文囟部巤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㕚則但象毛髮巤巤之形本一字也古音巤立同聲今立在緝韻巤在葉韻此二部本自相近故借巤為昱後乃加日作昱為形聲字或更如小盂鼎作𤊲為一形二聲之字或又省日作𤊲則去形而但存其二聲古固有一字二聲者說文竊字注云禼廿皆聲又虀字注云次朿皆聲案石鼓文自有軟字則虀字自以軟為聲而石鼓之軟即周禮巾車職之故書軟字而鼓文作軟其字朿次皆聲正與𤊲昱諸字之立巤皆聲同例也卜辭又有祭祀名曰昱日殆與肜日同為祭之明日又祭之稱與

釋旬

卜辭有𠣌𠣌諸字亦不下數百見案使夷敦云金十勻與敖敦

蓋云金十蜀考說文鈞之古文作墨是蜀[glyph]即墨字ㄋ即旬字矣卜辭又有ㄋ之二日語見鐵雲藏龜第六葉亦可證ㄋㄋ即旬字余徧搜卜辭凡云貞旬亡𡆥者亦不下數百見皆以癸日卜知殷人蓋以自甲至癸為一旬而於此旬之末卜下旬之吉凶云旬亡𡆥者猶易言旬无咎矣自甲至癸而一徧故旬之義引申為徧釋詁云宣旬徧也說文訓裹之勹實即此字後世不識乃讀若包殊不知勹乃旬之初字軍字从車从勹亦會意兼形聲也

## 釋西

卜辭屢見甶甶諸字余謂此西字也說文西字注云日在西方而鳥棲象鳥在巢上甶甶二形正象鳥巢王復齋鐘鼎款識有箕單卣其文作[glyph]象鳥在巢下而以畢掩取之又箕單父丙爵有[glyph]字則省鳥存巢手執干鼎之[glyph]字則省巢存鳥可知甶字實象鳥巢即巢之古文似當从甶在木上而巛則象鳥

形篆體失之若說文訓缶之由字則古作甾與由字有別矣

釋物

卜辭云丁酉卜即貞后祖乙古十牛四月又云貞后祖乙古物四月（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第三葉）又云貞叀十勿牛（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五十四葉）前云古十牛後云古物則物亦牛名具云十勿牛亦即物牛之省說文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案許君說甚迂曲古者謂雜帛為物蓋由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詩小雅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實則三十維物與三百維羣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謂雜色牛三十也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

釋牡

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案牡古音在尤部與土聲遠隔卜辭

壯字皆从丄丄古士字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丄字正丨古文十字一
之合矣古音士在之部壯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相近壯从士
聲形聲兼會意也士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壯从士與
北从匕同匕者比也比於壯也

釋弼

毛公鼎番生敦均有簟弼魚服語弼字二器皆作𢐗余謂此弼
之本字也說文弜彊也从二弓又𢐗輔也重也从弜西聲𢐗說
文說此二字皆誤弜者柲之本字既夕禮有柲注柲弓檠弛則
縛之於弓裏備損傷詩云竹柲緄縢今文柲作枈案今毛詩作
閉柲所以輔弓形畧如弓故从二弓其音當讀如𢐗或作柲作
枈作閉皆同音假借也弜之本義為弓檠引申之則為輔為重
又引申之則為彊許君以弜之第三義系於弜下又以其第二
義系於𢐗下胥失之矣𢐗乃弼之本字當如毛公鼎及番生敦

作𢐗从因弜聲因者古文席字說文席之古文作㕲豐姞敦宿字作𠍣从人在宀下因上人在席上其義為宿是因即席也廣雅釋器西席也意謂因席古今字說文西一曰竹上皮蓋席以竹皮為之因謂竹上皮為西亦其引申之一義矣因象席形自是席字由因而譌為西又省為西宿𢐗二字同也𢐗與席皆以簟為之故𢐗字从因詩衛風齊風小雅作茀周禮巾車既夕禮作蔽亦同音假借也𢐗既从因則弜當是聲上所說弜字之義亦於此得其證矣

釋滕

經典滕薛皆作滕从水朕聲上虞羅氏藏滕虎敦其銘曰滕虎敢肇作厥皇考公命中寶尊彝滕字舊釋為然余謂此字从火朕聲即滕薛之滕字也禮記檀弓上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然則虎為滕伯文叔父其父本是

滕君此敦云滕虎敢肇作厥考公命中寶尊彝是此敦之滕虎即檀弓之滕孟虎之證亦滕即滕字之證也鄭注檀弓以伯文為殷時滕君今覩此敦文字乃周中葉以後物然則此敦不獨存滕薛之本字亦有裨於經訓矣

釋⿰月辛

歸安吳氏藏一鼎其銘曰呼侯□作父乙鼎又某氏藏一匜其銘曰呼侯作□妊□滕匜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呼呼二字舊釋為胥為⿰月辛余謂此薛國之本字也其字所从之乎乎即說文䇂字其音古讀如辥見上釋此字从月䇂聲與辥字从屮辥聲同而胯侯匜言胯侯作□妊□滕匜則胯為任姓之國其為滕薛之薛審矣

釋禮

說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又豊

部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案殷虛卜辭有豐字其文曰癸未卜貞酻豐（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八葉）古玨玨同字卜辭玨字作丰丰䍆三體則豐即豐矣又有𠁩字（書契前編卷六第三十九葉）及𠁩字（後編卷下第二十九葉）𠁩𠁩又一字卜辭㘝字（後編卷下第四葉）或作㘝（鐵雲藏龜第一百四十三葉）其證也此二字即小篆豐字所从之𡿺古凵凵一字卜辭出或作㞢或作㞢知𡿺可作𠁩𠁩矣豐又其繁文此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其說古矣惟許君不知玨字即玨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實則豐从玨在凵中从豆乃會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𡿺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其初當皆用𡿺若豐二字（卜辭之酻豊酻字从酒則豊當假為酒醴字）其分化為醴禮二字蓋稍後矣

釋觶觛卮䏶䚷

徐器二出江西高安縣其一銘曰郤王義楚睪其吉金自作祭

鍴其一曰義楚之祭耑具器皆觶也鍴耑二字張公束大令以為即說文䏙字余謂說文觶觛卮𦉜䏙五字實一字也說文觶鄉飲酒角也受四升其重文作𧢻觗二體而漢書高帝紀注引應劭曰卮鄉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觗其說本於叔重是觶卮為一之證也說文觛小觶也又急就篇顏本蠡斗參升半卮觛皇象本觛作單蓋假單為觶是觶觛為一之證也說文卮一名觛又卮觛為一之證𦉜䏙二字亦本一字古書多以耑為專急就篇顏本之蹲踝皇本作踹踝賈誼服鳥賦何足控摶史記文選作摶漢書作揣急就篇皇本顏本之槫檢宋太宗本作椯檢而槫即𦉜椯即䏙尤為𦉜䏙為一之證徐之祭器名鍴若耑而形與觶同又䏙觶為一之鐵證矣此五字之音又同出一源觶觛𦉜䏙四字於形聲皆在元部䏙說文讀為棰擊之棰於古音在歌部今在支部觶之重文作觗氏聲今與

解危亦皆在支部支部之音與歌部最近歌元二部又陰陽對轉單聲之字如鄲癉驒鼉等字古多轉入歌部蟬字又轉入支部（漢書地理志樂浪郡黏蟬縣服虔音提）耑聲之字亦然此五字同聲亦當為同物許君因其字不同乃以形之大小與有耳蓋與否別之其實一而已矣

毛公鼎考釋序

三代重器存於今日者器以盂鼎克鼎為最鉅文以毛公鼎為最多此三器皆出道光咸豐閒而毛公鼎首歸濰縣陳氏其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時學者競相考訂嘉興徐壽臧明經（同柏）海豐吳子苾閣學（式芬）瑞安孫仲頌比部（詒讓）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先後有作明經首釋是器有鑿空之功閣學矜慎比部閎通中丞於古文字尤有縣解於是此器文字可讀者十且八九顧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

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孫吳諸家之釋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疏密故得失亦準之今為此釋於前人之是者證之未備者補之其有所疑則姑闕焉雖於諸家外所

得無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識者與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識與不可強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云云也丙辰四月

## 宋代金文著錄表序

古器之出蓋無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於郡國山川者雖頗見於史然以識之者寡而記之者復不詳故其文之畧存於今者惟美陽仲山父二鼎與秦權莽量而已趙宋以後古器愈出祕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為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間流風益煽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至三十餘家南渡後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今就諸書之存者論之其别有三與叔考古之圖宣和博古之錄既寫其形復摹其款此一類也嘯堂集錄薛氏法帖但以錄文為主不以圖譜為名此二類也歐趙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

評長睿東觀之論彥遠廣川之跋雖無關圖譜而頗存名目此三類也國朝乾嘉以後古文之學復興輒鄙薄宋人之書以為不屑道竊謂考古博古二圖摹寫形制考訂名物用力頗鉅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無不畢記後世著錄家當奉為準則至於考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國朝阮吳諸家不能出其範圍若其穿鑿紕繆誠若有可譏者然亦國朝諸老之所不能免也今錯綜諸書列為一表器以類聚名從主人具有異同分條於下諸書所錄古器有文字者胥具於是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較近世所出厥數甚尠姑闕焉以供省覽之便云爾至於釐訂名稱是正文字則非此表之所有事矣甲寅五月

## 國朝金文著錄表序

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一盛於宋而中衰於元明我朝開國百

年之間海內承平文化溥洽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於
宣和博古圖為西清古鑑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致古器
蒐集拓本其集諸家器為專書者則始於阮文達之集古齋鐘
鼎彝器款識而莫富於吳子苾閣學之攗古錄金文其著錄一
家藏器者則始於錢獻之別駕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而訖
於端忠敏之陶齋吉金錄著錄之器殆四倍於宋人焉數十年
來古器滋出其新出土者與以前散在人間未經著錄者又略
得著錄者之半光緒間宗室伯羲祭酒廣蒐墨本擬續阮吳諸
家之書時鬱華閣金文拓本之富號海內第一然僅排比拓本
未及成書也稍後羅叔言參事亦從事於此其所蒐集者又較
祭酒為多辛亥國變後祭酒遺書散出所謂鬱華閣金文者亦
歸於參事合兩家之藏其富過於阮吳諸家遠甚汰其重複猶
得二千通可謂盛矣國維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

得盡閱所藏拓本參事屬分別其已著錄者與未著錄者將以次編類印行又屬通諸家之書列為一表自甲寅孟夏訖於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書成都六卷長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具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干册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既具稿復質之參事畧加檢定然著錄之器既以千計拓本之數亦復準之文字同異不過豪釐之間摹拓先後又有工拙之別雖再三覆勘期於無誤然複重遺漏固自不免庶竢古君子董而敎之甲寅八月

## 桐鄉徐氏印譜序

自許叔重序說文以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與大小篆蟲書隸書並為秦之八體於是後世頗疑秦時刻符摹印等各自為體並大小篆蟲書隸書而八然大篆小篆蟲書隸書者以言乎其體

也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者以言乎其用也秦之署書不可攷而新郪陽陵二虎符字在大小篆之間相邦呂不韋戈與秦公私諸璽文字皆同小篆知刻符摹印殳書皆以其用言而不以其體言猶周官太師之六詩賦比興與風雅頌相錯綜保氏之六書指事象形諸字皆足以供轉注假借之用者也秦書如是秦以前書亦何獨不然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諸國並有彝器傳世獨戰國以後彝器傳世者唯有田齊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諸鼎寥寥不過數器而任器之流傳乃比殷周為富近世所出如六國兵器數幾踰百其餘若貨幣若璽印若陶器其數乃以千計而魏石經及說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為當時齊魯間書此數種文字皆自相似然並譌別簡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書求之而同時秦之文字則頗與之異傳世秦器作於此時者若大良造鞅銅

量（秦孝公十八年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後所作）若相邦呂不韋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詛楚文（宋王厚之考為秦惠王後十二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時所作其文字之什九與篆文同其什一與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較之六國文字為近余曩作史籀篇疏證序謂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即以此也世人見六國文字上與殷周古文中與秦文下與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璽印貨幣諸文字並自為一體與六國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經說文所出之壁中古文為漢人偽作此則惑之甚者也夫兵器陶器璽印貨幣當時通行之器也壁中書者當時儒家通行之書也通行之器與通行之書固當以通行文字書之且同時所作大梁上官諸鼎字體亦復如是而此外更不見有他體舍是數者而別求六國之通行文字多見其紛紛也況秦之刻符摹印及書並用通行文字則何獨於六國而疑之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

者時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訛別草率亦如北朝
文字上與魏晉下與隋唐中與江左不同其中璽印陶器可比
北朝碑碣兵器貨幣則幾與魏齊小銅造象之鑿款矣若是者
謂其書體之訛別也可謂其非當時通行文字則不可若謂之
為僞則尤不可也余謂欲治壁中古文不當繩以殷周古文而
當於同時之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求之惜此數種文字世尚未
有專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見實物譜錄至為狹陋然就所
見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種文字自為一系又與昔人所傳之壁
中書為一系姑以壁中古文之同於四者言之如石經古文弗
作弗今上虞羅氏所藏斷劍有鍨鉘字正从弗朝作淖而陳侯
因資敦（齊威王作）及子朝命鈢之朝字正並作淖游作遊古鈢有斿游
鈢正作遊迷作鷚亡爢鈢正作鷚上作上而上明上敬上信諸
鈢正作上下作下而下宮矛正作下信作㐰而辟夫夫信節作

𧥞古鉨亦作𧦝𧥣諸體又左司徒信鉨作䚱王𦉫信鉨作𧦝則與說文信之古文𠈇字相近（信字本从言人聲𠈇字亦人聲故亦得从千聲）又率作𢖿與十三年上官鼎同陳作𨻰與田齊諸器及楚陳爰鉼金同公作㕣與古鉨及陶器同秦作𥠥與秦匽鉨及胄秦鉨同宰作𡨦與宰公鉨同丁作𠆤與丁盾鉨同又說文正之古文作𤴓剛之古文作𠌇豆之古文作𣅒續之古文作𧶠五之古文作乂並與陶文同又如事之作𡕒侯之作𥎦時之作𦓔明之作𦔮容之作𠕋吳之作𢗅恆之作亟封之作𡊝禹之作𥝌並與鉨文同而自作𦣻與作𩒨則陶文與鉨文並同又量作𡈼見於大梁鼎戶作戺見於吳縣潘氏所藏六國不知名銅器其小異大同者如說文古文中作𠁩而鉨文作𠁧君作𠰷而鉨文作𠱬後作𨒌而陶文作𨒌共作𦐵而鉨文作𦐺𦐿革作𠦫而鉨文作𦥑冊作𠕁而鉨文及幣文並有𣅀字倉作仓而陶文有𠻗字期作𣅀而陶文有

㕯字鉩文有㕯字屋作𡪞握作𡪞而鉩文有𡪞字履作
䟗而鉩文有顕字州作𠈌而鉩文有𠈌字䵎作䭾而鉩文有
瘖字陶文有䣛字又如碣之古文為䧢其文至為奇詭然孫渴
鉩之渴作𣶒牛闔鉩之闔作闔知𦥑之為𦥑當時自有此作法
也以上所舉諸例類不合於殷周古文及小篆而與六國遺器
文字則血脈相通漢人傳寫之文與今日出土之器斠若剖符
之復合謂非當日通行此種文字其誰信之雖陶器璽印貨幣
文字止紀人地名兵器文字亦有一定之文例故不能以盡證
壁中之書而壁中簡策當時亦不無摩滅斷折今之所存亦不
無漢人肊造之字故不能盡合然其合者固已如斯矣然則兵
器陶器璽印貨幣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之惟一材料其
為重要實與甲骨彝器同而璽印一類其文字制度尤為精整
其數亦較富然今世譜錄不過上虞羅氏皖江黃氏錢唐陳氏

數家羅氏所藏屢聚屢散黄氏物亡于胠篋而陳氏之藏則歸
於桐鄉徐君栩齋栩齋復汰而益之丙寅秋日出其所為新譜
索序於余余讀而歎其精善如上所舉証容履碣瘞諸古文並
出此譜栩齋之於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可謂知所先務矣余近
於六國文字及璽印之學頗有所論述因書以弁其首世之治
文字學者以鑒觀焉

# 觀堂集林卷第七

藝林七

海甯　王國維

##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余前作史籀篇疏證序疑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并以秦時古器遺文證之後反覆漢人書益知此說之不可易也班孟堅言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司馬子長曰秦撥去古文揚子雲曰秦剗滅古文許叔重曰古文由秦絕案秦滅古文史無明

文有之惟一文字與焚詩書二事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籀史篇之不行於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即漢世所謂古文）為近自秦滅六國席百戰之威行嚴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國文字之存於古籍者已焚燒剗滅而民間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觀傳世秦權量等始皇廿六年詔後多刻二世元年詔雖亡國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則當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

過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此語承用既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

## 史記所謂古文說

自秦幷天下同一文字於是篆隸行而古文籀文廢然漢初古文籀文之書未嘗絕也史記張丞相列傳張丞相蒼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典柱下方書而許氏說文序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即柱下方書之一是秦柱下之書至漢初未亡也太史公自序言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而武帝元封三年司馬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是秦石室金匱之書至武帝時未亡也故太史公修史記時所據古書若五帝德若帝繫姓若諜記若春秋歷譜諜若

國語若春秋左氏傳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國遺書非當時寫本者皆謂之古文五帝本紀云孔氏所傳宰予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各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索隱云古文謂帝德帝繫二書也是五帝德及帝繫姓二篇本古文也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是諜記與終始五德傳（褚先生補三代世表引黃帝終始傳是終始五德傳亦書命名）亦古文也十二諸侯年表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又云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始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由是言之太史公作十二諸侯年表實為春秋國語作目錄故云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是春秋國語皆古文也吳太伯世家云余讀春秋古文乃

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即據左氏傳宮之奇所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者以為說而謂之春秋古文是太史公所見春秋左氏傳亦古文也七十二弟子列傳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此孔氏古文非謂壁中書乃謂孔氏所傳舊籍而謂之古文是孔子弟子籍亦古文也然則太史公所謂古文皆先秦寫本舊書其文字雖已廢不用然當時尚非難識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太史公自父談時已掌天官其家宜有此種舊籍也惟六藝之書為秦所焚故古寫本較少然漢中祕有易古文經河間獻王有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固不獨孔壁書為然至孔壁書出於是尚書禮春秋論語孝經皆有古文孔壁書之可貴以其為古文經故非徒以其文字為古文故也蓋漢景武間距用古文之戰國時代不及百年其識古文當較今日之識篆隸為易乃論衡正說篇謂魯恭王得百

篇尚書於屋壁中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作偽孔安國尚書序者仍之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莫能知衞恒四體書勢亦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是亦疎矣求之史記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此數語自來讀者多失其解王氏念孫讀書雜志用其子伯申氏之說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為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又云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記許商五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書自為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也　蓋古文尚書初出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讀而傳之是謂以今文讀之

其所謂讀與班孟堅所謂齊人能正蒼頡讀馬季長所謂杜子春始通周官讀之讀無以異也然則安國之於古文尚書其事業在讀之起之至於文字蓋非當世所不復知如王仲任輩所云也自武昭以後先秦古書傳世益少其存者往往歸於祕府於是古文之名漸為壁中書所專有然祕府古文之書學者亦類能讀之如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及費氏經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謂禮古經與十七篇文多相似多三十九篇謂孝經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子政父子皆未聞受古文字學而均能讀其書是古文說西京之末尚非難識如王仲任輩所云也嗣是說後漢如杜伯山衛敬仲徐巡班孟堅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之徒皆親見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然未有苦其難讀者是古文難讀之說起於王仲任輩未見壁中

書者其說至魏晉閒而大盛不知漢人初未嘗有是事也

漢書所謂古文說

後漢之初所謂古文者專指孔子壁中書蓋自前漢末亦然說文敘記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漢書藝文志所錄經籍冠以古文二字並古字者惟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孔子壁中書也(惟禮古經有淹中及孔壁二本)然中祕古文之書固不止此司馬子長作史記時所據石室金匱之書當時未必盡存固亦不能盡亡如六藝畧所錄孔子徒人圖法二卷未必非太史公所謂弟子籍數術畧所錄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未必非太史公所謂諜記及春秋歷譜諜而志於諸經外書皆不著古今字蓋諸經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別其家數非徒以其文字也六藝於書籍中

為最尊而古文於六藝中又自為一派於是古文二字遂由書體之名而變為學派之名故地理志於古文尚書家說亦單謂之古文如右扶風汧縣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又武功下云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穎川郡崇高下云古文以崇高為外方山江夏郡竟陵下云章山在東古文以為內方山又安陸下云横尾山在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東海郡下邳下云葛繹山古文以為嶧陽會稽郡吳縣下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為震澤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武威郡武威下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壄澤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凡汧山終南敦物外方內方陪尾諸名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用字或異而名稱皆同而地理志獨云古文以為者蓋古文尚書家如王璜（儒林傳作王璜 溝洫志作王橫）桑欽杜林等說禹貢以右扶

風汧縣之吳山為禹貢之汧山以武功之太壹垂山為禹貢之終南敎物是地理志所謂古文非以文字言以學派言也其以文字言者則亦謂之古文或謂之古文字郊祀志言張敞好古文字又載敞美陽得鼎議曰臣愚不足以跡古文是孔壁書外之彝器文字亦謂之古文與許叔重謂鼎彝之銘皆前代之古文同然後漢以降凡言古文者大抵指壁中書故許叔重言古文者孔子壁中書又云孔氏古文也

## 說文所謂古文說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漢時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此古文似指蒼頡以來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之文字即余前所謂殷周古文以別於戰國古文者實則不然叔重但見戰國古文未嘗多見殷周古文敘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

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序遂謂說文中古文本於經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也吳清卿中丞則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為某鐘某為某鼎字必嚮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徵余案吳說是也拓墨之法始於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趙宋以前未之前聞則郡國所出鼎彝許君固不能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自難據以入書全書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以其所見史籀篇為周宣王時書所見壁中古文為殷周古文乃許君一時之疏失也其二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此亦似

謂殷周古文然無論壁中所出與張蒼所獻未必爲孔子及邸明手書即其文字亦當爲戰國文字而非孔子及邸明時之文字何則許君此語實根據所見壁中諸經及春秋左氏傳言之彼見其與史籀篇文字不類遂以爲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許君既以壁中書爲孔子所書又以爲即用殷周古文蓋兩失之故此二條所云古文雖似謂殷周古文實皆據壁中古文以爲說惟敍末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古文二字乃以學派言之而不以文字言之與漢書地理志所用古文二字同意謂說解中所稱多用孟孔毛左諸家說皆古文學家而非今文學家也（易孟氏非古文學家特牽率書之）其餘所云古文者六皆指先秦古文其尤顯明者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曰皆不合孔氏古文又申之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

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示說文中所收古文之淵源最為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別言之曰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古文者以別於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與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漢代鼎彝所出無多說文古文又自成一系與殷周古文截然有別其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以外者即有數字不見於今經文亦當在逸經中或因古今經字有異同之故學者苟持此說以讀說文則無所凝滯矣

說文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說

許君說文敍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段君玉裁注之曰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於小篆者則以古籀附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

變例則先古籀後小篆又於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下注曰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於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此數語可謂千古卓識二千年來治說文者未有能言之明白曉暢如是者也雖然段君所舉二例猶未足以盡說文何則如段君之說必古籀所有之字篆文皆有而後可然篆文者乃秦幷天下後所制定之文字秦之政治文化皆自用而不徇人主今而不師古其易籀爲篆不獨有所省改抑且有所存廢凡三代之制度名物其字僅見於六藝而秦時已廢者李斯輩作字書時必所不取也今蒼頡三篇雖亡然足以窺其文字及體例者猶有急就篇在急就一篇其文字皆蒼頡中正字其體例先名姓字次諸物次五官皆日用必需之字而六藝中字十不得四五故古籀中字篆文固不能盡有且蒼頡

三篇五十五章章六十字凡三千三百字且尚有復字加以揚雄訓纂亦祇五千三百四十字而說文正字多至九千三百五十三此四千餘字者許君何自得之乎曰此必有出於古文籀文者矣故說文通例如段君說凡古籀與篆異者則出古文籀文至古籀與篆同或篆文有而古籀無者則不復識別若夫古籀所有而篆文所無則既不能附之於篆文後又不能置而不錄且說文又無於每字下各注此古文此籀文此篆文之例則此種文字必為本書中之正字審矣故敘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者當以正字言而非以重文言重文中之古籀乃古籀之異於篆文及其自相異者正字中之古籀則有古籀篆文俱有此字者亦有篆文所無而古籀獨有者全書中引經以說之字大半當屬此第二類矣然則說文解字實合古文籀文篆文而為一書凡正字中其引詩書禮春秋以說解者可知其為古文

其引史篇者可知其為籀文引杜林司馬相如揚雄說者當出倉頡凡將訓纂諸篇可知其為篆文雖說文諸字中有此標識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畧昔人或以說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見於重文中者殆不然矣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一周易

一中古文本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案七畧但云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而古文經與費高二家經均未著錄然劉于政用以校四家經則漢中秘有古文易審矣易為卜筮之書秦時未焚其有古文本亦固其所

二費氏本　後漢書儒林傳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然漢書無此語或後人因劉向

校費氏經與古文經同遂傳會為是說與

二尚書

一伏氏本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伏生所藏為秦未焚書以前寫本當是古文其傳授弟子則轉寫為今文壁藏之本當時已視為筌蹄不復珍惜當歐陽大小夏侯之世蓋已不復有原本矣

二孔壁本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又云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建武之

際亡武成一篇其餘篇迨後漢末尚在祕府

三河間本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三毛詩　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不言其為古文河間獻王傳列舉其所得古文舊書亦無毛詩至後漢始以毛詩與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并稱其所以并稱者當以三者同為未列學官之學非以其同為古文也惟盧子幹言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下列舉毛詩左傳周禮三目蓋因周禮左傳而牽連及之其實毛詩當小毛公貫長卿之時已不復有古文本矣

四禮經

一淹中本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氏敞

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二孔壁本　漢書藝文志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說文敘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是孔壁中亦有禮經或謂之禮記者禮謂本經記謂附經之記也今十七篇之記鄭注亦多云古文某為某或云今文某為某是古文本兼有經記與今本同而記之附經自先秦已然矣又藝文志所紀孔壁諸經都篇數與其分篇數不合既云孔壁古文凡數十篇然其分篇數則尚書五十七篇春秋十二篇論語二十一篇孝經一篇已九十一篇若加禮經五十六篇當得百四十餘篇蓋數十篇上奪一百字或孔壁所得禮古經不過數篇不及淹中之

多與

三河間本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五禮記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案漢志及說文敘皆云孔壁中有禮記乃謂禮古經五十六卷此既言禮復言禮記禮蓋謂禮經禮記蓋謂漢志禮家記百三十篇之屬隋書經籍志云劉向考校經籍得記百三十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十四篇數止相合則獻王所得禮記蓋即別錄之古文記是大小戴記本出古文史記以五帝德帝繫姓孔氏弟子籍為古文亦其一證也但其本不出孔氏而出於河間後經大

小戴二氏而為今文家之學後世遂鮮有知具本為古文者矣

六周官　景十三王傳舉河間獻王所得古文舊書有周官而漢志著錄周官經六篇不冠以古文者凡漢志言古文皆以與今學相別言尚書古文經者以別於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二十九卷若三十二卷言禮古經者以別於后氏之十七篇言春秋古經者以別於公穀二家之十一卷言論語古者以別於齊魯二家言孝經古孔氏者以別於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周官經無今學自毋庸冠以古文二字然具原本之為古文審矣後漢以降諸儒所見大抵傳寫隸定之本鄭注禮經云古文某為某具注周官則但云故書某為某此一因禮經有今古文二本而周官無今文故不得稱古文一則因所見周官舊本已非古文故變而稱故書也

七春秋經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不言其所從得之處說文序則繫之孔子壁中書周禮小宗伯注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是其本至後漢尚存矣

八春秋左氏傳　論衡案書篇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然說文序則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而敘孔壁中書但有春秋經無左氏傳漢志亦然疑王仲任所云出孔壁中者涉春秋經而誤也漢志所著錄者即古文本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是也服虔注襄二十五年傳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子慎之時其原本或傳寫古文之本猶有存焉者矣

九論語　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兩子張

其本亦至後漢尚存故說文解字中頗引其字

十孝經　漢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云孝經

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許沖上說文解字表云古文

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

校是其本亦至後漢尚存

以上十種十有五本其存於後漢者惟孔子壁中書及左氏傳

故後漢以後古文之名遂為壁中書所專有矣

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

上既述漢時諸經傳古文本矣夫今文學家諸經當秦漢之際

其著於竹帛者固無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為今文於

是魯國與河間所得者遂專有古文之名矣古文家經如尚書

毛詩逸禮周官春秋左氏傳論語孝經本皆古文而毛詩周官

後漢已無原書惟孔壁之尚書禮經春秋論語孝經及張倉所

獻之春秋左氏傳尚存於是孔壁之書遂專有古文之名矣然漢時古文經傳蓋已有傳寫本雖無確證然可得而懸度也河間獻王傳言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此就真本可得者言之若真本不可得則必降而求寫本矣傳記獻王所得古文舊書有尚書禮此二書者皆出孔壁或出淹中未必同時更有別本出而獻王與魯恭王本係昆弟獻王之薨僅前於恭王二年則恭王得書之時獻王尚存不難求其副本故河間之尚書及禮頗疑即孔壁之傳寫本此可懸擬者一也又魯恭王得孔壁書當在景武之際而孔安國家獻古文尚書乃在天漢之後（漢書劉歆傳及荀悅漢紀）魯國三老獻古文孝經更在昭帝時（許沖上說文解字表）安國雖讀古文以今文未必不別為好寫藏之而後獻諸朝其遲之又久而始獻者亦未必不因寫書之故此可懸擬者二也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此卷由來迄無可考雖後漢

之初祕府古文尚書已亡武成一篇然杜林所得未必即祕府所亡又西州荒裔非齊魯比則此卷又不能視為西州所出疑亦孔壁之傳寫本此可懸擬者三也兩漢古文尚書及春秋左氏傳人間均有傳業後漢書賈逵傳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是當時授業皆有經本且具經本猶當為古文觀漢代古學家如張敞杜林衛宏徐巡賈逵許慎等皆以小學名家蓋以傳古學者均須研究古文字故此可懸擬者四也後漢古文學家如衛宏賈逵許慎馬融或給事中或領祕書或校書東觀故得見中祕古文然如鄭玄平生未嘗窺中祕而其注尚書周官頗引逸書又其注禮經也不獨以古文校今文且具所據之古文亦非一本如聘禮繅三采注云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又皆如饗拜注皆云古文饗或作鄉士喪禮設決麗于掔注

云古文麗亦為連既夕禮夷牀輁軸注云古文輁或作拱士虞禮祝入尸設注云古文設或為休又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為辨又中月而禫注云古文禫或為導凡言某古文或為某者八是其所據古文必非一本且皆非中祕之本夫兩漢人未聞有傳古文禮者而傳世之古文禮尚有數本則古文尚書左氏傳等民間本有是學者其有別本可知此可懸擬者五也衛恒四體書勢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嘗寫淳尚書以示淳而淳不別是淳有古文尚書寫本隋書經籍志亦言晉祕府有古文尚書經文此種既不能視為壁中原本當係由壁中本轉寫此可懸擬者六也立此六義則漢時古文經皆有別本甚明由是觀之不獨魏三體石經之古文具有淵源即梅賾之偽書其古字亦非全出杜撰也

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疏言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幷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循子幹疏意古文科斗實目下毛詩左氏周禮三家三家皆經而當時抑之於小學是後漢之末視古文學家與小學家爲一然此事自先漢已然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比而錄之亦學術溝通之林也

張敞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經典釋文敍錄左氏傳賈長卿授京兆尹張敞是敞傳左氏學者而藝文志言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

子杜林為作訓故（說文敘略同） 又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文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者也云云是敞不獨通蒼頡篇且能讀宗周古文矣

桑欽

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徐敖敖授王橫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是欽傳古文尚書者也漢書地理志六引桑欽說說文水部三引桑欽說皆具說禹貢之語而說文金部銛下云臿屬从金舌聲讀若棪桑欽讀若鐮案尚書無銛字則此條非欽尚書說當又有說小學之書而許君引之然則欽亦小學家矣

杜林　漢書杜鄴傳鄴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藝文志小學類有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後漢書本傳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從林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林本小學家又古文尚書家也鄭康

成書贊述古文尚書授受僅言衛賈馬三君子之業似林於此事無與者說文引杜林說十六條皆蒼頡訓纂蒼頡故二書中語然水部渭下引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是林固傳古文尚書不獨漆書一卷矣

衛宏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文大興光武以爲議郎許沖上說文解字表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是宏既傳古學又通知古文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又黹部黺衮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从黹分聲衛宏說前條無考後條乃其說尚書語然宏自是小學名家隋書

經籍志小學類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唐書藝文志有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尚書正義藝文類聚引之謂之衛宏古文奇字史記正義漢書注引之謂之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史記正義序例云衛宏官書數體是其書體例蓋羅列異字與汗簡諸書畧同元應一切經音義引㕛得同體枹桴同體圖啚同體是也其字皆作古文汗簡引衛宏字說𢧵字是也其書至唐宋間尚存近儒疑為六朝人依託蓋無確證然則宏亦小學家矣

徐巡　說文解字引徐巡說二條卤部㮚下云𣡌古文㮚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㮚也又𨸏部隉下曰徐巡以為隉凶也此二條一說㝃與寬而㮚一說秦誓邦之阢隉皆其說古文尚書語然如𣡌字由字形以說其義與漢人詁經家法不同蓋巡本受學於杜林衛宏故以小學說經然則巡亦

小學家也

賈逵　賈逵治古文尚書毛詩周官春秋左氏傳國語亦兼治小學許沖上說文解字表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又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今全書載賈侍中說十有七條皆專論文字與經文無涉然則逵之學亦與杜衞諸氏為近

許慎　說文敘具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沖上說文表云慎本從逵受古學又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是慎本治古文學而著說文解字十五篇為後世言小學者之祖

由此觀之兩漢古文學家與小學家實有不可分之勢此足證其所傳經本多為古文至改用隸定之本當在賈馬鄭以後而非兩漢間之事實矣

科斗文字說

科斗文字之名先漢無有也惟漢末盧植上書有古文科斗近於爲實之語而其下所言乃毛詩左傳周官不及壁中書鄭康成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始以古文尚書爲科斗書然盧鄭以前未嘗有此名也衛恆四體書勢始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僞孔安國尚書序亦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始以科斗之名爲先漢所已有然實則此語盛行於魏晉以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王隱晉書束皙傳亦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

之焉（春秋正義引）今晉書束晳傳亦云汲冢書皆科斗書是科斗書之名起於後漢而大行於魏晉以後且不獨古文謂之科斗書且篆書亦蒙此名束晳傳又云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夫漢代册文皆用篆不用古文（見獨斷及通典）而謂之科斗書則魏晉閒凡異於通行隸書者皆謂之科斗書其意義又一變矣又漢末所以始名古文為科斗文字者果目驗古文體勢而名之乎抑當時傳古文者所書或如是乎是不可知然魏三體石經中古文衞恒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今殘石存字皆豐中銳末與科斗之頭麤尾細者畧近而恒謂轉失淳法則邯鄲淳所傳之古文體勢不如是矣邯鄲淳所傳古文不如是則淳所祖之孔壁古文體勢亦必不如是矣衞恒謂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

者恆之祖衛覬具書法出於邯鄲淳則汲冢書體亦當與邯鄲淳所傳古文書法同必不作科斗形矣然則魏晉之閒所謂科斗文猶漢人所謂古文若泥其名以求之斯失之矣

# 觀堂集林卷第八

藝林八

海甯 王國維

## 五聲說

古音有五聲陽類一與陰類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說以世俗之語則平聲有二（實則陽類自爲一聲謂之平聲語不甚切）上去入各一是爲五聲自三百篇以至漢初此五聲者大抵自相通叶罕有出入漢中葉以後陽類之聲一部譌變而爲上去於是有陽聲三陰聲四而古之五聲增而爲七矣然魏晉閒撰韻書者仍分爲五聲蓋猶幷陽聲之平上去爲一不敢以後世之音亂古音也封演聞見記云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魏書江式傳云晉呂忱弟靜別放魏左校令李登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李呂二氏之分五聲雖不能確指

其為何然非如徐景安樂書之說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可決也今韻平聲分上下者徒以卷帙繁重而分之別無他義且唐時韻書猶有不分者如魏鶴山所藏唐韻目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仙是平聲不分上下不足以為宮商之分明矣然平聲中自有二類則自隋唐以來言今韻者與近世言古韻者之所同陸法言以降諸韻書其平聲中東冬鍾江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三十五韻為有入之平而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咍蕭宵肴豪歌戈麻尤侯幽二十二韻為無入之平近世言古韻者說頗與之異休寧戴氏從廣韻區別此二類而謂二者相配異平而同入曲阜孔氏本其說而謂廣韻有入者為陽聲無入者為陰聲陰陽之名亦出於戴氏陰陽二聲各分九部兩兩對轉而以入聲為之樞紐至高郵王氏歙縣江氏更考之周秦人用韻及文字之偏旁諧聲而謂廣韻有入之

平古本無入無入之平古本有入其說正與陸法言以來言今韻者相反然其分平聲為二類則所同也金壇段氏及王江二氏雖不用陰聲陽聲之名然其書於陽聲之韻皆自相次段氏謂此大類有平入無上去王江二氏則謂有平上去而無入余則謂陽聲自為一類有平而無上去入今韻於此類之字讀為上去者皆平聲之音變而此類之平聲又與陰類之平聲性質絕異如謂陰類之平為平聲則此類不可不別立一名陽聲一與陰聲平上去入四乃三代秦漢間之五聲此說本諸音理徵諸周秦漢初人之用韻求諸文字之形聲無不脗合頗疑李登呂靜之五聲舍此無以當之李呂二氏撰韻書時所以不用魏晉音而用古音者猶許叔重撰說文解字不用隸而用篆孫叔然徐仙民等作諸經音不從俗讀而從師讀師讀非必古音也故五聲者以古音言之也宋齊以後四聲說行而五聲說微然周顒沈約

等撰韻書者非不知有五聲約荅陸厥書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云云約知有五聲而作四聲譜者以四聲譜為屬文而作本非韻書（四聲之說專主屬文不關音韻詳宋書范曄傳謝靈運傳南齊書陸厥傳）（梁書王筠傳南史沈約庾肩吾諸傳自明）且其時陽類已顯分三聲與陰類三聲及入聲而七用之詩文則陰陽可以互易而平仄不能相貿故合陰陽兩類而為四聲四聲者就今音言之也且五聲專以聲言四聲乃以聲音之運用於詩文言隋唐後編韻書者亦本為詩文而作（陸法言切韻序云今反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可知其書本為屬文而作）遂從沈譜幷陰陽為一類然一有入一無入後世猶得由之以知其族類性質之不同然非三百年來古韻大明亦無以知其別矣

陰陽二類分於戴氏具狀此二聲之別亦惟戴氏言之最善戴氏荅段若膺論韻書曰大著六（蒸登）七（侵鹽添）八（覃談咸銜嚴凡）九（東冬鍾江）十（陽唐）十一（庚耕清青）十二（真臻先）十三（諄文欣魂痕）十四（元寒桓刪山仙）凡九部舊皆有入聲以金石音

喻之猶擊金成聲也一之二蕭宵肴豪三尤幽四侯五魚虞模十五脂微齊皆灰十六支佳十七歌戈麻凡八部舊皆無入聲前七部以金石音喻之猶擊石成聲也惟十七部歌戈與有入者近麻與無入者近舊皆失其入聲於是入聲藥鐸溷淆不分僕審其音有入者如氣之陽如物之雄如衣之表無入者如氣之陰如物之雌如衣之裏又平上去三聲近乎氣之陽物之雄衣之表入聲近乎氣之陰物之雌衣之裏故有入之入與無入之去近從此得其陰陽表裏之相配云云自聲音上論陰陽二類之別實自此始其以金聲比陽類石聲比陰類尤為罕譬而喻蓋金聲鏗鋐清揚而常不易盡故其類只有平聲若改讀為上去則如擊鐘者以一手援桴擊之而即以他手案之其所得之聲決非鐘聲之自然也陽聲之上去亦決非陽聲之自然故既云陽聲即不容有上去入三聲也且陽聲者皆發聲於其相配之陰聲之入而自以其聲收

之故性質複於陰聲如戴氏所舉八類本九類其第一類阿乃陰聲非陽聲膺發聲於億翁發聲於屋央發聲於約嬰發聲於戹殷發聲於乙安發聲於遏音發聲於邑醃發聲於諜即發聲於其相配之陰聲之入而自以其固有之聲收之此陽聲所固有及其所分有之收聲在我中國文字中實無字可以當之鷹者億與此聲之合翁者屋與此聲之合央者約與此聲之合以至嬰殷安音醃諸聲無不然其餘一切陽聲又莫非某發聲與此聲之合而此一切陽聲之收聲其性質常悠揚不盡故其為平聲與陰類之平聲絕不同更不容有上去自漢以後陽聲有上去者乃因事物滋多故稍促其音以微別於本音其在周秦以前絕不見有上去之迹也

陽聲無上去入非徒可於音理上決之求諸事實則有三大證焉一羣經楚辭中今所謂陽聲之上去多與平聲通協而陰聲

之上去雖偶與平聲協而仍多自相協此事於段氏詩經韻譜羣經韻譜中最為了然二陽聲諸部字具於形聲以平聲為聲者十之八九（如蒸冬二部殆全以平聲為聲東部以平聲為聲者亦過於十之九）而陰聲諸部字則以上去入為聲者乃多於平聲此事一披歸安嚴氏說文聲類亦自了然三廣韻陽聲諸部之上去多兼收於平韻中以東冬鍾江四韻字言之上去共二百五十八字其中兼收於平韻者一百二十五字幾居其半余謂其入平韻者古之本音（蓋自六朝韻書出）入仄韻者後世之音變也且此所謂上去者皆以今韻言之今韻之上去有而平聲不兼收者古音多與平聲通叶或與平聲互相通假段氏六書音韻表於第六部至第十四部皆無上去蓋實有見於此也惟於第七第八第十二三部平聲外兼有入聲則又姑從今韻而不能自充其說至高郵王氏以質（段第十二部之入）與緝（段第七部之入）葉（段第八部之入）皆名自為一部歙江氏以質承脂緝葉亦各自為一部則段氏

表中此九部者祇存平聲無上去入然二氏猶謂此九部者無入而有上去則亦姑從今韻而不敢用段氏之說也余之五聲說及陽聲無上去入說不過錯綜戴孔段王江五家之說而得其會通無絲豪獨見參於其間而證之事實則如彼求之諸家之說又如此陽聲之無上去入雖視為定論可也

嘗謂自明以來古韻學之發明有三一為連江陳氏古本音不同今韻之說二為戴氏陰陽二聲相配之說三為段氏古四聲不同今韻之說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陳氏之說開顧江以後言古韻之端戴氏之說孔氏取之以成詩聲類其規摹亦畧具矣段氏之說歙江氏作唐韻四聲正雖竊取其義而於其說之根本及其由此說所作之第七至第十四部韻譜卻未之從後人亦罕留意及此者故論其大畧如右至上所舉三大證當自為一書以明之然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固亦無藉乎此

也

六朝人韻書分部說

魏晉六朝人所撰韻書除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外隋志所錄有周研聲韻四十一卷無名氏韻集十卷張諒四聲韻林二十八卷段弘韻集八卷無名氏群王典韻五卷陽休之韻畧一卷李槩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又音譜四卷無名氏纂韻鈔十卷劉善經四聲指歸一卷沈約四聲一卷夏侯詠韻畧十三卷釋靜洪韻英一卷而陸法言切韻序所舉除呂靜夏侯詠（宋本廣韻作該唐寫切韻不誤）陽休之三家外尚有李季節音譜即李槩之音譜四卷周思言音韻即周研之聲韻四十一卷惟杜臺卿韻畧一書隋志所未著錄凡此種韻書分部概無可考惟內府藏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平聲一目錄冬下注云無上聲陽與鍾江同呂夏侯別今依呂夏侯脂下注云呂夏與微大亂雜陽李杜別今依陽

李眞下注云呂與文同夏侯陽杜別今依夏陽杜臻下注云無上聲呂陽杜與眞同夏別今依夏案所云呂夏侯陽李杜即陸氏切韻序所舉之呂靜夏侯詠陽休之李季節杜臺卿五家之書也著此五家與切韻異同必陸法言切韻目錄下原注惜唐寫長孫訥言本删此注而王仁昫本平聲二首缺數葉而上去入三聲又有目無注故此五家與陸韻部目之異同遂無由全知矣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皆不可依信今陸韻成在清韻仍在蒸韻宏在耕韻登自為韻又為奇二字皆入支韻益石二字皆入麥韻蓋用顏氏之說韻集實合耕清為一蒸登為一而分支與麥各為二今王目支下不云呂分為二登下不云呂與蒸同則五家與陸韻異同目中亦未盡著然知呂氏別冬於鍾江則東冬鍾江之分為四可知矣知呂氏脂與微韻大亂雜則脂與微之分為

二可知矣知其真與文同臻與真同則真臻文之為一可知矣又爾雅音義蝗華孟反字林音皇聲類韻集幷以蝗協庚韻則陽唐庚之為三亦可知矣以上專就韻集言之至夏侯陽李杜已當與陸韻相去不遠然則陸韻以前韻書規模蓋已大具不過陸氏集諸家之大成尤為完善耳

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

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敦煌所出唐寫本切韻凡三種第一種存上聲海至銑十一韻四十五行復有斷爛計存全行十有九不全行二十有六以第三種校之韻字較少注亦較簡如軫韻軫字注云之忍反八第三種八作九紐末增一眕字蠢字注云尺尹反二第三種以賰字為紐首注云尺尹反三次蠢字末又增一蹖字引字注云余軫反二第三種二作三末增一釕字混韻剸字注云慈損反三彼本三作四末增一僔字猶字注云盆本

反二彼本二作三末增一休字旱韻亶字注云多旱反一彼本一作二末增一澶字散字注云蘇旱反二彼本二作三末增一繖字罕字下注呼捍反二彼本二作三末增一罕字潸韻板字下注云布綰反一彼本一作二下增一版字覓字下注云胡板反一彼本一作二下增一僩字又此韻末彼本別增一紐云斷五板反一第三種余考定為長孫訥言注節本則此本韻字較少當是法言原本第二種存卷首至九魚凡九韻前有陸法言長孫訥言二序陸序前有一行云伯加千一字長孫序云又加六百字用補闕遺故韻中有新加字如東韻蒙紐下云十一加二洪紐下云十一加一蘱紐下云二加一忩紐下云八加一𤔡紐下云十二加一餘韻仿此又長孫序云其雜口幷為訓解但案稱者俱非舊說（今廣韻所載長孫序刪此二條）是法言原書本自有注故訥言稱案以別之今此九韻注中稱案者八十二條大抵據說文以正字

形又有引說文者數十條雖無案字而亦與稱案者文例相同與陸氏原書注例異是亦長孫氏注則長孫訥言箋注本也第三種存平聲上下二卷上聲一卷入聲一卷而平聲首闕東冬二韻入聲末闕廿八鐸以下五韻中間復稍有闕佚有長孫訥言本所加字而紐首下但著幾字不著幾加幾然如平聲下仙韻卷紐下鬈字豪韻高紐下鼛字青韻寗紐下寍字鹽韻銛紐下冊字上聲靜韻靜紐下彰靖竫三字入聲月韻伐紐下瞂字沒韻末歆字薛韻列紐下鴷字輟紐下𠜻字錫韻的紐下覓字昔韻末碧字合韻鞜紐下謷字盍韻末罨字皆注云新加又注文亦間有稱案者如平聲下仙韻鮮字注云按文作鱻麻韻虵字注云案文作蛇陽韻暘字注云案文暘長字注云案文羊桃疰字注云案文作莊尤韻杬字注云案說文原無點裘字注云案文求無點鼽字注云案文病寒鼻塞侵韻針字注云案文作

鍼蒸韻興字注云案文作興上聲旨韻兕字注云案文野牛而青語韻所字注云案文户斤為正姥韻虎字注云案文山獸之君足似人足故足下安人此儿即是古人字潛韻版字注云案文判馬韻馬字注云案文有四點象四足感韻萏字注云案文作藺養韻兩字注云案文廿四銖為兩有韻羑字注云案文從久入聲質韻膝字注云案文作厀點韻豽字注云說文作貀肎韻截字注云案文作巀嵲字注云案文作嵲巽字注云案文從圭作㚔薛韻竭字注云說文作渴揲字注云案文思頰反閱持刿字注云案文刊新加錫韻祏字注云案文百廿斤役字注云案文作役麥韻麥字注云案文從來作麥陌韻戟字注云案文作戟盍韻鰈字注云案文作魼葉韻曄字注云案文作此燁此三十二條皆稱案字又皆據說文為說與長孫氏箋注體例正同疑亦出長孫氏注本而刪去其案語者上所舉三十二條乃

刪之未盡者蓋長孫訥言注節本也又以書體言則第一種為初唐寫本第二種第三種并唐中葉寫本亦足證前者為陸氏原本後者為長孫氏箋注本若其節本也

陸法言切韻五卷隋書及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惟新舊志并有陸慈切韻五卷日本源順倭名類聚引陸詞切韻五十四條又日本僧瑞信淨土三部經音義引陸詞切韻十六條頗見於此三種中而未見者亦半蓋源順瑞信所據或後人增注之本此三種亦或有刪節不得謂非一書集韻二冬苳字注引陸詞曰苣苳冬生此本冬韻有苳字注云草名而無苣苳冬生四字蓋集韻所據亦增注本日本狩谷望之倭名鈔箋謂陸詞即法言案詞與法言名字相應又以唐寫殘韻與彼土所引陸詞切韻校之半相符合則狩谷之言殆信而唐志之陸慈亦即陸詞隋唐間人多以字行故字著而名隱耳法言之

書自宋以後公私書目均未著錄蓋自廣韻盛行而隋唐諸韻書皆廢此書之佚已千有餘歲矣

法言事迹史不概見前人亦無考之者案隋書陸爽傳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自齊入周隋時爲太子洗馬開皇十一年卒官年五十三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據此則開皇初法言與蕭顏諸公論韻時年纔弱冠而諸公多顯於梁魏齊周之世於法言均爲丈人行矣具受成書之託亦即以此隋書又云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并宜廢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案太子勇之廢在開皇二十年九月次年改元仁壽法言除名當在是冬切韻序作於仁壽二年云今反初服私訓諸弟凡有文藻即須音韻遂取諸家音韻

古今字書定之爲切韻五卷是法言撰此書著手於開皇仁壽間而成於仁壽二年也

先儒以廣韻出於陸韻遂謂陸韻部目及其次序與廣韻不殊此大誤也以余曩日所考則廣韻部目次序并出李舟而切韻唐韻則自爲一系今見陸氏書乃得證成前說案陸氏書雖闕有間然平上入三聲分目具存平聲上廿六韻其次爲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五支六脂七之八微九魚十虞十一模十二齊十三佳十四皆十五灰十六咍十七眞十八臻十九文廿殷廿一元廿二魂廿三痕廿四寒廿五刪廿六山平聲下廿八韻一先二仙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七歌八麻九覃十談十一陽十二唐十三庚十四耕十五淸十六靑十七尤十八侯十九幽廿侵廿一鹽廿二添廿三蒸廿四登廿五咸廿六銜廿七嚴廿八凡視廣韻無諄寒戈三韻而次第亦異上聲準之凡五十一韻視廣

韻無準緩果三韻次序與平聲同入聲三十二韻視廣韻無術曷二韻其次為一屋二沃三燭四覺五質六物七櫛八迄九月十沒十一末十二黠十三鎋十四屑十五薛十六錫十七昔十八麥十九陌廿合廿一盍廿二洽廿三狎廿四葉廿五怗廿六緝廿七藥廿八鐸廿九職卅德卅一業卅二乏與廣韻次序固殊即與本書平上二聲之次序亦不相應自顏氏干祿字書至孫愐唐韻皆用其次事具後表

書內府所藏王仁昫切韻後

內府藏唐寫本刊謬補缺切韻平聲上下及上聲中有闕佚去入二聲全首題朝議郎行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撰前德州司戶參軍長孫訥言注承奉郎行江夏縣主簿裴務齊正字前有王仁昫長孫訥言二序及字樣蓋王仁昫用長孫氏裴氏二家所注陸法言切韻重修者故兼題二人之名其書平聲分上下

卷上去入各一卷宋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有刊謬補缺
切韻五卷闕日本見在書目有切韻五卷王仁煦撰即此書也
此書平聲分為五十四韻上聲五十二韻去聲五十七韻入聲
三十二韻以校巴黎圖書館唐寫本陸法言切韻僅上聲多一
广韻而與項子京所藏孫愐開元間所撰唐韻部目則毫無出
入其次第則平聲升陽唐於鍾江之次登於文斤之次寒於魂
痕之前侵蒸於尤侯之前又降元於先仙之後佳於歌麻之間
鹽添覃談於侯幽之後上去二聲倣此入聲則以屋沃燭覺藥
鐸質櫛物訖德褐黠紇屑薛鎋月緝職葉沓帖踏洽狎格昔業
乏為次與陸孫諸家不同且其平入分配之法以黠紇配魂痕
以鎋月配有豪以隔麥覓錫配歌麻故陽聲或無入陰聲或有
入而格陌昔二韻乃無所配與陸孫二家配隸入聲之法不同
余疑仁煦此書以刊繆補缺為名其書於陸韻次序蓋無變更

今本蓋為寫書者所亂非其朔也何以言之此書平聲上凡每紐下字數皆云ㄙ加ㄙ上ㄙ為陸韻字數下ㄙ為王氏所加之數而平聲下及上去入三聲每紐下但記總數不復分別原字數及所加之數惟平聲上之陽唐二韻每紐下但記總數與平聲下及上去入三聲同而與前之東冬鍾江四韻後之支脂之三韻（今平聲上所存者止此）不同是此二韻分明由王韻平聲下移入平聲上者設王氏草此書時陽唐二部本置於支脂之前不容參差不治如此也但就今本次序言之惟升登於文斤寒之間於古今音理均無所據而合鹽添以下八韻為一類已開李舟切韻與廣韻之先合江陽唐為一類又為菉斐軒詞韻與周德清中原音韻之祖合歌佳麻為一類又近世言古韻者合故此書次序無論出於王氏與否其於音理固非無所貢獻也至於陸氏切韻巴黎所藏唐寫本去聲全闕而此本獨完又上聲僅五十一

韻而此本獨五十二韻與孫愐唐韻第一本同皆足以窺見陸氏原本之大概又如平聲上目錄所記呂夏侯陽李杜五家異文余前已考定為陸韻原文六朝韻書部目於此可見一斑然則此書於音韻學上之價值豈在陸孫二韻之後乎

書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韻後

余於隋唐韻書得見唐寫本陸法言切韻殘卷三孫愐唐韻殘卷一既據以作唐諸家切韻部目表矣壬戌秋讀卞令之式古堂書畫彙考中錄明項子京所藏唐韻五卷前有孫愐序并四聲部目都數後題元和九年正月三日寫吳王本孫序首行題唐韻序次行題朝議郎行陳州司法參軍事臣孫愐上序文與廣韻前所載者文句頗異其最有關繫者序中皆引憑據下無隨韻編紀添彼數家八字而有今加三千五百字通舊總一萬五千文其注訓解不在此數二十三字又武德以來創置訖開

元三十年幷列注中三十作卅愧以上陳天心作悳愧上陳死罪死罪序文至此止而無又有元青子吉成子者以下三百三十四字此實當時進書之序其書載郡縣建置訖於開元廿年又自署行陳州司法參軍事尚在天寶元年改州為郡之前自是開元中所撰至元青子吉成子以下後題歲次辛卯天寶十載則又為第二序是唐韻有開元天寶二本亦有二序今廣韻前所載乃合二序為一違失甚矣項本但有第一序乃開元中初撰之本具部目都數計平聲上二十六韻平聲下廿八韻上聲五十二韻去聲五十七韻入聲卅二韻與巴黎所藏陸法言切韻全同惟上聲較陸多一韻與王仁昫切韻同攷王韻出於陸韻上聲固亦有分五十二韻者則具部數固全用陸韻之舊也而魏鶴山所藏唐韻刪第廿八山第廿九蓋已增諄桓二韻而齊韻後又有移韻故陸韻平聲上廿六者增為廿九蔣氏殘

本去聲別稱於震別換於翰別過於箇入聲別術於質別昌於末則平聲有諄桓戈上聲有準緩果各三韻可知此二本視開元本增平聲四上去聲各三入聲二當是天寶十載重定之本魏鶴山所云前有部敘各注清濁又廣韻前所載清濁之論亦皆天寶本所加也然則唐韻前後二本部目不同前者尚是陸韻支流後者則孫氏自以己意分部者也又項本序云今加三千五百字通舊總一萬五千文則陸氏切韻原本止萬一千五百字封氏聞見記云陸法言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蓋併長孫訥言所加六百字（見敦煌本切韻長孫序）計之則孫氏所據切韻非長孫氏箋注本也其第二序所云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尋其文義似專指注解之字其所加正文若干序中必明言之惜已為後人刪去（如長孫序孫氏前序所記加字之數廣韻悉行刪去）然於三千五百字外必尚有增加可知孫韻第二本今已有蔣氏所藏殘本行世項氏

所藏開元本卞令之著錄甚詳殆必親見其書頗疑此物尚在人間安得一朝復出與敦煌本切韻蔣氏唐韻并傳耶

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後

吳縣蔣伯斧郎中藏唐寫本唐韻存去入二聲去聲首又闕一送二宋三用四絳五寘六至七志及八未之半中間又闕十九代之小半廿廢廿一震廿二稕廿三問廿四焮及廿五願之大半曩蔣君跋此書以此為陸法言切韻原本又以為長孫訥言初箋注之本然余則以此為孫愐書此有數證焉蔣本廿三線颻字下注云陸無訓義五十五證瞪字下注云陸本作眙廿麥鷊字下注云陸入格韻凡三引陸韻則此本非陸韻也卅鐸彉字下注云開元十三年置彍騎案長孫箋注成於儀鳳二年而此有開元十三年事則此本非長孫氏箋注也其為孫愐書亦有數證隋唐韻書皆曰切韻獨孫愐取周易周禮之義勒成一

書名曰唐韻見於自序此本卷五前題尚存曰唐韻卷第五與孫序合是為孫書之證一也孫序云州縣名號亦據今時又云武德以來創置及開元三十年并列注中將君跋中舉未韻之暨字廣韻注云諸暨縣在越州此本云在會稽齊韻之薊字廣韻注云縣名又州開元十八年以漁陽為薊州此本直云縣名代韻之代字廣韻注云州名此本云郡名緝韻之汲字廣韻注云縣名在衛州此本云郡名在衛謂郡縣之沿用隋名者即以此為法言書之證余謂此正孫書之證也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元年二月天下諸州改為郡刺史改為太守唐時建置以此及乾元元年復郡為州為最大孫序所云開元三十年即天寶元年（開元無三十年）越州之為會稽郡薊州之改為漁陽郡而僅存薊縣代州之為代郡汲縣之為汲郡皆開元三十年事與隋無涉又此本注中說水地所在凡五十餘科皆舉郡名不舉州名正序中

所謂州縣名號悉用今時者惟歙字下注云縣名在歙州不云新安郡鄭字下注云縣名在鄭州不云文安郡鄎字下注云新息縣在豫州不云汝南郡鄦字下注云縣名在襄（當作相）州不云鄴郡然舉郡名者五十餘科而舉州名者僅四科自係偶爾疏失且歙字鄭字下均云縣名不云州名尤為是時已無歙州鄭州之證此其為孫書之證二也魏鶴山唐韻後序云今書升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所謂今書謂禮部韻畧是鶴山所見唐韻藥鐸職德亦如此本之次是此本為孫書之證三也孫序又云其有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備載其間皆引憑據又列其引據書目關乎姓氏者有姓苑風俗通貫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等是韻書中詳注姓氏始於孫愐此本注中姓氏雖不如廣韻之詳然每字之為古姓氏者已概舉無遺此其為孫書之證四也封氏聞見記云陸法言切韻凡一萬

二千一百五十八字爾後有孫愐之徒以字書中閒字釀於切韻殊不知為文之要匪是陸之畧也（雅雨堂刊本要匪二字誤倒）今此本所增之字皆注云加又多云出說文出字林出音譜云云即封記所謂以字書中閒字釀於切韻者封氏雖云孫愐之徒不專指一家而此書正與之同此其為孫書之證五也廣韻三鍾恭字下注云陸以恭蜙縱等入冬韻非也考之大徐說文則恭俱容切縱即容切蜙息恭切皆在鍾韻大徐說文用孫愐音則孫愐始改此數字入鍾韻廣韻此注必係唐韻舊文今此本夅韻觿字下注云陸入格韻與廣韻恭字下注例同此其為孫書之證六也廣韻一書兼採諸家切韻然首載陸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是以陸孫二韻為藍本之證考倭名類聚鈔引諸家切韻中有孫愐切韻二十五條唐韻三百八十四條其字見於此殘本者多與此本合與廣韻合者亦十之八其與此本異者則廣韻多合

於此本而異於倭名鈔所據之本此由倭名鈔已經後人增改(見日本稱榮通邪倭名類聚鈔序)故有此不合此具為孫書之證七也前蔣君跋此書謂書中於太宗諱世字睿宗諱旦字皆闕筆代宗以後之諱則否玄肅二宗之諱皆在平韻不可考余細檢全書見九御中豫字(代宗諱)四十禡溠字注中豫字十三末中括字(德宗諱)均不闕筆然三十一職鄖字下注中豫州之豫作豫闕末二筆則此書當是肅代之閒寫本當寫第四卷時肅宗未崩比寫至第五卷末則已聞代宗更名及登極之詔(均在四月)故不闕於前而闕於後不闕於大字而闕於小注也是歲距孫氏書成已十年其所寫者為孫氏書無疑此八證也此本既得證明為孫氏書則唐韻種種疑問均可迎刃而解惜蔣君墓已宿草不能復起而與討論此事也

孫氏唐韻唐宋二志著錄均云五卷蔣氏所藏殘本入聲首亦題唐韻卷第五惟魏鶴山唐韻後序云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

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
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云云則似魏
氏所藏唐韻平聲不分上下卷余謂魏氏所謂部敘蓋於每卷
首分目之外別為一總目其下分注清濁以明所以分析之故
其平聲本是同類故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即繼以三十先
三十一仙至於本書則分卷仍與陸韻同自當云一先二仙不
得云三十先三十一仙也今大宋重修廣韻孫愐序後尚有論
曰一段凡一百五字專論以五音清濁分韻之理此即孫氏部
敘後之總論有目故云部有論故云敘部敘自為一篇冠於書
首與分卷無涉惜廣韻刪其目而存其論致使孫氏所分之清
濁不可復考而其論亦不能知為孫氏所作微鶴山之言無由
知孫書之審於音理如是矣孫愐既審於音理故於陸韻部目
頗有修正魏鶴山唐韻後序曰此書別出移𢖍二字為一部注

云陸與齊同今別又以殘本去入二韻求之去聲代十九願廿五是中間闕五韻當有稕韻而入聲有術韻是諄之去入也去聲有換韻入聲曷末亦分為二是桓之去入也去聲箇後有過韻是戈之去則別諄於真別桓於寒別戈於歌皆始於孫氏又韻中之紐紐中之字亦頗有移易廣韻惟齊移不分用陸氏本其餘皆從孫本此外別無增損也

唐人盛為詩賦韻書當家置一部故陸孫二韻當時寫本當以萬計陸韻即巴黎所藏三本已有異同孫韻傳之後世可考見者除鶴山所藏外如歐陽公見吳彩鸞書葉子本(歸田錄)黃山谷所見凡六本(山谷題跋)鮮于伯機藏一卷(雲烟過眼錄)傳寫既多故名稱部目不能盡同倭名鈔所引有唐韻有孫愐切韻遼布麟續一切經音義又引孫愐廣韻而唐段公路北户錄(卷一)引廣韻一條(據明影宋鈔本陸氏刊本作唐韻)唐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引廣切韻一條并見於蔣氏所藏

殘本中蓋孫氏書本因法言切韻而廣之故亦名廣切韻畧之則或稱切韻或稱廣韻而據其自序則確名唐韻是其書名已自不同又倭名鈔所引唐韻及孫愐切韻與淨土三部經音義所引孫愐說以唐韻殘本所有者校之頗有不合即大徐說文所用孫愐反切亦與唐韻殘本有異同蓋傳寫既多寫者往往以意自為增損即部目之間亦不免小有分合如夏英公四聲韻所據之唐切韻與唐韻相去尤近即視為唐韻別本為後人增加者亦無不可學者苟一思唐韻寫本之多則不必疑其參池不合矣

書小徐說文解字篆韻譜後

徐楚金說文解字篆韻譜傳世者有五卷本及十卷本十卷本部次與陸孫諸韻及古文四聲韻大同此即大徐後序所謂以切韻次之者也五卷本則與廣韻大同即大徐後序所謂以李

舟切韻為正者也馮敬亭跋十卷本言之極為精詳惟以譜中無杉韻而鬻字在齊韻末謂此譜即用陸法言切韻則恐不然陸韻恭蜙縱諸字皆在冬韻孫愐改入鍾韻今小徐譜中恭蜙二字皆在鍾韻縱字在用韻（用為鍾之去）即用孫說是所據者非陸韻明矣惟齊後無杉韻又入聲以聿為術且無曷韻與孫愐韻殊

書古文四聲韻後

夏英公進古文四聲韻表云準唐切韻分為四聲其書平聲齊韻後有杉韻又恭縱蜙三字皆在鍾韻與孫愐唐韻同仙韻後有宣韻與小徐所據切韻大徐所據李舟韻同惟上聲獮後有選韻為彼二韻所無去聲梵後有釅韻為唐韻及小徐所據切韻所無又入聲質後有聿術二韻（聿韻收聿卒戌恤黜術出七字術韻收術述繘三字）而殘本唐韻有術無聿小徐所據切韻有聿無術唐人韻書部目以此為最多矣然其獮韻中甇字下注人兗切而部目中選字上注思兗切

二韻俱以究字為切又目中聿字注余律切術字注食律切二韻俱以律字為切蓋淺人見平聲仙宣為二故增選韻以配宣又見術韻或以術為部首（如唐韻）或以聿為部首（如小徐所據切韻）遂分術聿為二而其反切皆未及改其本當在唐韻與小徐所據切韻之後矣

唐諸家切韻考

唐韻一書以法言切韻為本而以諸家增字附之故首列切韻撰人後即列增字諸家姓名如郭知玄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尚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鄭道固凡九人皆唐時撰切韻者也中土書惟郭忠恕汗簡引郭知玄字畧鎗鈒二字佩觿引裴務齊切韻序轉注之說夏英公古文四聲韻引郭知玄朱箋及祝尚丘韻此外無聞焉惟日本現在書目有郭知玄王仁煦祝尚丘裴務齊陳道固切韻各五卷倭名類聚鈔引郭知玄切韻一條

郭知玄曰五條薛峋切韻一條薛峋曰一條祝尚丘切韻一條祝尚丘曰一條裴務齊切韻二條而日本僧瑞信所撰淨土三部經音義集（是書成於日本嘉禎二年當宋理宗端平三年）所引尤影有郭知玄五十三條薛峋三十條王仁煦十三條祝尚丘十九條（皆自唐時日本所撰東宮切韻轉引）是以上九家皆有專書廣韻於陸韻外兼綜諸家故封氏聞見記謂陸書僅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長孫訥言增六百字孫愐所增據殘本注加字者計之亦僅七分一有奇而廣韻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九言視陸韻字數踰倍知其所取者博矣

唐人所撰切韻除九家外唐書藝文志有李舟切韻十卷（宋志五卷）僧猷智辨修加字切韻五卷通志藝文畧有李邕唐韻要畧一卷無名氏唐切韻五卷汗簡佩觿所引有王存乂切韻（日本現在書目王存乂切韻五卷疑即乂也佩觿屢引王南賓存乂說又云諸家以經史借用字加陸氏切韻本爲王南賓存乂刪之云云）佩觿又引李審言切韻汗簡古文四聲韻引義雲切韻（汗簡首載所引書目有義雲章又有義雲切韻古文四聲韻首目同然汗簡頁部題字下注云義雲章切韻則又似一書）日本現在書

目有麻果孫伷蔣魴盧自始韓知十沙門清澈切韻各五卷釋弘演切韻十卷倭名鈔所引釋氏切韻殆即弘演書宋史藝文志有天寶元年集唐韻五卷而玄宗與陳廷堅所撰韻英張戩考聲切韻武玄之韻銓別為一系者尚不與焉以上諸書脩廣韻時雖未必盡存然於關亮九人增字後又云更有諸家增字并列卷中則當時未必不采及此矣

## 李舟切韻考

唐諸家切韻中不可不特記者李舟切韻是也李舟之名屢見於唐人說部而新舊唐書無傳新書宰相世系表姑臧房李承九世孫舟字公受虔州刺史隴西縣男案承之六世孫義琰相高宗八世孫揆相肅宗則其九世孫舟自當在孫恤之後舊書梁從義傳建中元年金部員外郎李舟奉使荊襄當即其人又杜工部有送李校書二十六韻云李舟名父子清峻文章伯十

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又云乾元二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絲衣告我欲遠適是代宗乾元之初舟年二十許則切韻之作當在代德二宗之世其書唐時不顯至宋初而始見重有宋一代韻書部次皆自李舟出也

唐人韻書以部次攷之可分為二系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及小徐說文解字篆韻譜夏英公古文四聲韻所據韻書為一系大徐改定篆韻譜與廣韻所據者為一系前系四種其部次雖稍有出入然大抵平聲覃談在陽唐之前蒸登居鹽添之後上去二聲準是去聲之泰又在霽前或并釄於梵入聲則以屋沃燭覺質術物櫛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錫昔麥陌合盍洽狎葉帖緝藥鐸職德業乏為次不與平上去三聲部次相配則韻書自隋至於有唐中葉固未有條理秩然之部次如今所見之廣韻者也惟大徐改定說文解字篆韻譜除增三宣一部外其諸

部次第與廣韻全同大徐於雍熙四年作韻譜後序云韻譜既成廣求餘本頗有刋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切韻殊有補益其間疑者以李氏為正是大徐改定韻譜多據李舟今小徐原本大徐原本與大徐定本二者具存其間無大異同惟小徐原本部次與唐韻同大徐改本與廣韻同而大徐本所據為李舟切韻然則謂廣韻部次即李舟切韻之部次殆無不可也

取唐人韻書與宋以後韻書比校觀之則李舟於韻學上有大功二一使各部皆以聲類相從二一四聲之次相配不紊是也前者如降覃談於侵後升蒸登於青後覃談之降於古韻及文字之偏旁諧聲皆有依據不獨覃談二部唐時早與侵鹽諸部字俱變而已蒸登之升則本於呂靜韻集顏氏家訓謂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則呂氏書蒸登部字自與耕清為類而李舟

從之其次勝於陸孫諸韻遠甚至於四聲次序相配觀下唐宋諸韻部次表自明其尤顯者在上去二聲末四韻唐時韻書平聲或有嚴無凡惟陸韻及古文四聲韻有之小徐所據切韻并凡於嚴李舟韻自其上去入三聲觀之必有凡韻而今大徐本無者蓋因嚴凡二部字少合之而上去則有范梵而無儼釅惟古文四聲韻有之李韻上聲末四韻以湛即豏檻儼范為次去聲以陷鑑釅梵為次入聲以狎洽業乏為次是增改舊韻部目小徐所據切韻上湛檻范去陷鑑梵無儼釅二部唐韻殘本闕上聲去聲陷鑑梵而梵韻末有嚴字古文四聲韻雖有儼釅二部上聲亦以豏檻儼范為次然去聲仍以陷鑑梵釅為次與平上入三聲不相應以配平聲咸銜嚴凡者而廣韻從之今傳世廣韻上聲以儼豏檻范去聲以釅陷鑑梵為次不與平入二聲相配宋本元本皆同惟曹楝亭所藏一宋本去聲以陷鑑釅梵為次上聲琰韻下注忝同用不注忝儼同用與李舟韻合戴氏聲韻考謂今廣韻儼釅二部在豏陷二部前者乃後人據景祐禮部韻畧改之案廣韻既用李舟部次不應此處或異戴說是也又案陸韻儼字在琰韻中小徐篆韻譜所據切韻同即廣韻儼字亦琰儼兩收則景祐韻畧改儼與琰忝釅與豔㮇同用亦據舊韻而廣韻以儼范釅梵同用則據唐韻唐

韻梵韻有嚴字殆釅之譌是梵釅爲一而廣韻釅韻四切具魚欠許欠亡劍三切皆用梵韻字可見廣韻所據本釅韻諸字皆在梵韻與唐韻同廣韻雖從李舟韻增改部目然反切仍未及改也要之諸部以聲類相近爲次又平上去入四聲相配秩然乃李舟切韻之一特色大徐改定篆韻譜既用其次陳彭年亦江南舊人又嘗師事大徐故修廣韻亦用之以後韻畧集韻諸書雖升嚴儼釅業四韻與廣韻異然四聲之次無不相配故李舟切韻之爲宋韻之祖猶陸法言切韻之爲唐人韻書之祖也乃南宋以後皆以廣韻本於陸法言孫愐遂疑其次第亦本陸孫致使李舟整齊畫一之功不顯於世使陸孫二韻殘本及二徐篆韻譜不存此事將湮沒終古矣

唐時韻書部次先後表 表中陸者切韻孫者唐韻一爲卞氏書畫錄所載二爲蔣氏所藏故以一二別之夏者古文四聲韻錯者小徐篆韻譜鉉者大徐篆韻譜也王者內府藏王仁昫切韻也幷附列廣韻部次以資比校切韻去聲將本唐韻平上二聲唐寫本闕以壹貳叁肆等大數字別之　孫氏開元廿年所編唐韻與陸韻同此表所列天寶十載重編本也

| 韻 | 陸 | 孫一 | 孫二 | 夏 | 錯 | 鉉 | 王 | 廣 |
|---|---|---|---|---|---|---|---|---|
| **平聲** | | | | | | | | |
| 東 | 一 | 一 | 壹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冬 | 二 | 二 | 貳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 鍾 | 三 | 三 | 叁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江 | 四 | 四 | 肆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 支 | 五 | 五 | 伍 | 五 | 五 | 五 | 七 | 五 |
| 脂 | 六 | 六 | 陸 | 六 | 六 | 六 | 八 | 六 |
| 之 | 七 | 七 | 柒 | 七 | 七 | 七 | 九 | 七 |
| 微 | 八 | 八 | 捌 | 八 | 八 | 八 | 十 | 八 |
| 魚 | 九 | 九 | 玖 | 九 | 九 | 九 | 十一 | 九 |
| 虞 | 十 | 十 | 拾 | 十 | 十 | 十 | 十二 | 十 |
| 模 | 十一 | 十一 | 拾壹 | 十一 | 十一 | 十一 | 十三 | 十一 |
| **上聲** | | | | | | | | |
| 董 | 一 | 一 | 壹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 | | | | | | | |
| 腫 | 二 | 二 | 貳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 講 | 三 | 三 | 叁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紙 | 四 | 四 | 肆 | 四 | 四 | 四 | 六 | 四 |
| 旨 | 五 | 五 | 伍 | 五 | 五 | 五 | 七 | 五 |
| 止 | 六 | 六 | 陸 | 六 | 六 | 六 | 八 | 六 |
| 尾 | 七 | 七 | 柒 | 七 | 七 | 七 | 九 | 七 |
| 語 | 八 | 八 | 捌 | 八 | 八 | 八 | 十 | 八 |
| 麌 | 九 | 九 | 玖 | 九 | 九 | 九 | 十一 | 九 |
| 姥 | 十 | 十 | 拾 | 十 | 十 | 十 | 十二 | 十 |
| **去聲** | | | | | | | | |
| 送 | 壹 | 一 | 壹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宋 | 貳 | 二 | 貳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 用 | 叁 | 三 | 叁 | 三 | 三 | 三 | 無 | 三 |
| 絳 | 肆 | 四 | 肆 | 四 | 四 | 四 | 三 | 四 |
| 寘 | 伍 | 五 | 伍 | 五 | 五 | 五 | 六 | 五 |
| 至 | 陸 | 六 | 陸 | 六 | 六 | 六 | 七 | 六 |
| 志 | 柒 | 七 | 柒 | 七 | 七 | 七 | 八 | 七 |
| 未 | 捌 | 八 | 八 | 八 | 八 | 八 | 九 | 八 |
| 御 | 玖 | 九 | 九 | 九 | 九 | 九 | 十 | 九 |
| 遇 | 拾 | 十 | 十 | 十 | 十 | 十 | 十一 | 十 |
| 暮 | 拾壹 | 十一 | 十一 | 十一 | 十一 | 十一 | 十二 | 十一 |
| **入聲** | | | | | | | | |
| 屋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沃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 燭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覺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 齊 | 移 | | | 佳 | 皆 | | 灰 | 咍 | | 眞 | | 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二二貳二二二四二 | 拾十 無無叁三 | | | 十十拾十十十四十 三三肆四三三十三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四四伍五四四五四 |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五五陸六五五六五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六六柒七六六七六 |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七七捌八七七八七 | | 拾十十十十 無無玖九八八無八 |
| 薺 | | | | 蟹 | 駭 | | 賄 | 海 | | 軫 | | 準 |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一一壹一一一三一 | | | | 十十拾十十十三十 二二貳二二二八二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三三叁三三三四三 |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四四肆四四四五四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五五伍五五五六五 |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六六陸六六六七六 | | 拾十十十十 無無柒七七七無七 |
| 霽 | | 祭 | 泰 | 卦 | 怪 | 夬 | 隊 | 代 | 廢 | 震 | | 稕 |
| 拾十十十十十十十 叁二三三三二三二 | | 拾十十十十十十十 肆四四四四三四三 | 拾十十十十十十十 貳二二二二四五四 | 拾十十十十十四十 伍五五五五五二五 | 拾十十十十十十十 陸六六六六六六六 | 拾十十十十十十十 柒七七七七七七七 | 拾十十十十十十十 捌八八八八八九八 | 拾十十十十十二十 玖九九九九九十九 | 貳廿貳二二二十二 拾拾十十十八十 | 貳廿貳二二二二二 壹一壹一一一一一 | | 貳二二二二 無無貳二二二無二 |
| | | | | | | | | | | 質 | 聿 | 術 |
| | | | | | | | | | | 五五五五五五七五 | 無無無六六 | 無無六七無六無六 |

| 字 | 右 | 左 |
|---|---|---|
| 臻 | 十十貳廿十十十十 | 八八拾九九九九 |
| 文 | 十十貳二二二二二 | 九九壹一十十十十 |
| 殷 | 廿廿貳二二二二二 | 貳二一一一一 |
| 元 | 二廿貳二二二三二 | 一一叁三二二十二 |
| 魂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二二肆四三三四三 |
| 痕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三三伍五四四五四 |
| 寒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四四陸六五五三五 |
| 桓 | 無無貳二二二無二 | 柒七六六六 |
| 刪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五五捌八七七八七 |
| 山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六六玖九八八九八 |
| 先 | 一一壹一一一二一 | 六 |
| 仙 | 二三貳二二二二二 | 七 |
| 宣 | 無無三三三 | |

| 字 | 右 | 左 |
|---|---|---|
| 吻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 七七捌八八八八八 |
| 隱 | 十十拾十十十十十 | 八八玖九九九九九 |
| 阮 | 十十貳二二二二二 | 九九拾十十十八十 |
| 混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十壹一一一二一 |
| 很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一一貳二二二三二 |
| 旱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二二叁三三三一三 |
| 緩 | 無無貳二二無二 | 肆四四四 |
| 潛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三三伍五五五六五 |
| 產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四四陸六六六七六 |
| 銑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五五柒七七七四七 |
| 獮 | 二廿貳二二二二二 | 六六捌八八八五八 |
| 選 | 無無無二 | 九 |

| 字 | 右 | 左 |
|---|---|---|
| 問 | 貳廿貳二二二二二 | 貳二叁三三三二三 |
| 焮 | 貳廿貳二二二二二 | 叁三肆四四四三四 |
| 願 | 貳廿二二二二三二 | 肆四五五五五二五 |
| 恩 | 貳廿二二二二二二 | 伍五六六六六六六 |
| 恨 | 貳廿二二二二二二 | 陸六七七七七七七 |
| 翰 | 貳廿二二二二二二 | 柒七八八八八五八 |
| 換 | 無無二二二二無二 | 九九九九九 |
| 諫 | 貳廿三三三三三三 | 捌八十十十十十十 |
| 襉 | 貳廿三三三三三三 | 玖九一一一一一一 |
| 霰 | 叁卅三三三三二三 | 拾二二二二八二 |
| 線 | 叁卅三三三三二三 | 壹一三三三三九三 |

| 字 | 右 | 左 |
|---|---|---|
| 櫛 | 七七八九八七八七 | |
| 物 | 六六七八七八九八 | |
| 迄 | 八八九十九九十九 | |
| 月 | 九九十十十十十十 | 一八 |
| 沒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一二一一四一 |
| 曷 | 無無十十無十無十 | 二三二二 |
| 末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一一三四二三二三 |
| 黠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二二四五三四三四 |
| 鎋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三三五六四五七五 |
| 屑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四四六七五六五六 |
| 薛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五五七八六七六七 |

| 蕭 | 宵 | 肴 | 豪 | 歌 | 戈 | 麻 | 陽 | 唐 | 庚 | 耕 | 清 | 青 |
|---|---|---|---|---|---|---|---|---|---|---|---|---|
| 三三叁四四四三一三 | 四四肆五五五三二四 | 五五伍六六六三三五 | 六六陸七七七三四六 | 七七柒八八八三九七 | 無無捌九九九無八 | 八八玖十十十四一九 | 十十拾十十十 一一貳三三一 五十 | 十十拾十十十十 二二叁四四二六一 | 十十拾十十十三十 三三肆五五三五二 | 十十拾十十十三十 四四伍六六四六三 | 十十拾十十十三十 五五陸七七五七四 | 十十拾十十十三十 六六柒八八六八五 |
| 篠 | 小 | 巧 | 晧 | 苛 | 果 | 馬 | 養 | 蕩 | 梗 | 耿 | 靜 | 迥 |
| 二廿貳三三二二二 七七玖十九九九九 | 二廿叁三三三三三 八八拾一十十十十 | 二廿叁三三三三三 九九壹二一一一一 | 三卅叁三三三三三 十貳三二二二二 | 三卅叁三三三三三 一一叁四三三七三 | 無無叁三三三三 肆五四四無四 | 三卅叁三三三三三 二二伍六五五九五 | 三卅叁三三三三 五五捌九八六四六 | 三卅叁四三三三 六六玖十九七五七 | 三卅肆四四三三三 七七拾一十八三八 | 三卅肆四四三三三 八八壹二一九四九 | 三卅肆四四四三四 九九貳三二十五十 | 四四肆四四四三四 十十叁四三一六一 |
| 嘯 | 笑 | 敎 | 號 | 箇 | 過 | 禡 | 漾 | 宕 | 映 | 諍 | 勁 | 徑 |
| 叁卅三三三三三三 貳二四四四四三四 | 叁卅三三三三三三 叁三五五五五四五 | 叁卅三三三三三三 肆四六六六六五六 | 叁卅三三三三三三 伍五七七七七六七 | 叁卅三三三三四三 陸六八八八八一八 | 無無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無九 | 叁卅四四四四四四 柒七十十十十三十 | 肆四四四四四四 拾十三三三一四一 | 肆四四四四四四 壹一四四四二五二 | 肆四四四四四三四 貳二五五五三七三 | 肆四四四四四三四 叁三六六六四八四 | 肆四四四四四三四 肆四七七七五九五 | 肆四四四四四四四 伍五八八八五十五 |
| 藥 | 鐸 | 陌 | 麥 | 昔 | 錫 | | | | | | | |
| 二廿二三二十十 七七九十八八五八 | 二廿三三二十十 八八十一九九六九 | 十十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一二十十九十 | 十十二二十二十二 八八十一九一九一 | 十十十二十二三二 七七九十八二十二 | 十十十十十二二二 六六八九七三十三 | | | | | | | |

| 字 | 右行 | 左行 |
|---|---|---|
| 蒸 | 二廿貳二二十四十 | 三三肆五五七三六 |
| 登 | 二廿貳二二十廿十 | 四四伍六六八二七 |
| 尤 | 十十拾十十十四十 | 七七捌九九九四八 |
| 侯 | 十十拾二二二四十 | 八八玖十十十五九 |
| 幽 | 十十貳二二二四二 | 九九拾一一一六十 |
| 侵 | 二廿貳二二二四二 | 十壹二二二二一 |
| 覃 | 九九拾十十二四二 | 一一三九二 |
| 談 | 十十拾十十二五二 | 壹二二四十三 |
| 鹽 | 二廿貳二二二四二 | 一一貳三三五七四 |
| 添 | 二廿貳二二二四二 | 二二叁四四六八五 |
| 咸 | 二廿貳二二二五二 | 五五陸七七七一六 |
| 銜 | 二廿貳二二二五二 | 六六柒八八八二七 |
| 嚴 | 二廿貳二二二五二 | 七七捌九九九三八 |
| 拯 | 四四伍五五四四四 | 七七拾一十二一二 |
| 等 | 四四伍五五四二四 | 八八壹二一三十三 |
| 有 | 四四肆四四四四四 | 一一肆五四四二四 |
| 厚 | 四四肆四四四四四 | 二二伍六五五三五 |
| 黝 | 四四肆四四四四四 | 三三陸七六六四六 |
| 寑 | 四四肆四四四四四 | 四四柒八七七十七 |
| 感 | 三卅叁三三四四四 | 三三陸七六八七八 |
| 敢 | 三卅叁三三四四四 | 四四柒八七九八九 |
| 琰 | 四三肆四四五四五 | 五五捌九八十五十 |
| 忝 | 四四肆五四五四五 | 六六玖十九一六一 |
| 豏 | 四四伍五五五四五 | 九九貳三二二九二 |
| 檻 | 五五伍五五五五五 | 十十叁四三三十三 |
| 儼 | 無五無五無五五五 | 一五四一四 |
| 證 | 伍五五五五四四四 | 貳二四四四六五六 |
| 嶝 | 伍五五五五四二四 | 叁三五五五七四七 |
| 宥 | 肆四四四四四四四 | 陸六九九九八六八 |
| 候 | 肆四五五五四四四 | 柒七十十十九七九 |
| 幼 | 肆四五五五五四五 | 捌八一一一十八十 |
| 沁 | 肆四五五五五四五 | 玖九二二二一四一 |
| 勘 | 叁卅四四四五五五 | 捌八一一一二一二 |
| 闞 | 叁卅四四四五五五 | 玖九二二二三二三 |
| 豔 | 伍五五五五五四五 | 拾十三三三四九四 |
| 㮇 | 伍五五五五五五五 | 壹一四四四五十五 |
| 陷 | 伍五五五五五五五 | 肆四七七七六三六 |
| 鑑 | 伍五五五五五五五 | 伍五八八八七四七 |
| 釅 | 無五無六無五五五 | 六十八五八 |
| 職 | 二廿三三三二二二 | 九九一二十四二四 |
| 德 | 三卅三三三二十二 | 十二三一五一五 |
|  |  |  |
|  |  |  |
|  |  |  |
| 緝 | 二廿二二二二二二 | 六六八九七六一六 |
| 合 | 二廿二二二二二二 | 十二三一七五七 |
| 盍 | 二廿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三四二八六八 |
| 葉 | 二廿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六七五九三九 |
| 帖 | 二廿二二二三二三 | 五五七八六十四十 |
| 洽 | 二廿二二二三二三 | 二二四五三一七一 |
| 狎 | 二廿二二二三二三 | 三三五六四二八二 |
| 業 | 三卅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三四二三一三 |

凡 二八 廿八 貳玖 三十 無無 五四 二九

范 五一 五二 伍肆 五六 五四 五五 五二 五五

梵 伍陸 五七 五九 五九 五九 五九 五六 五九

乏 三二 卅二 三四 三五 三三 三四 三二 三四

唐廣韻宋雍熙廣韻

唐韻別有廣韻廣切韻之名前既述之然唐人以廣韻名書者尚不止此通志藝文畧有張參唐廣韻五卷玉海四十五引崇文目亦有唐廣韻五卷二者不知是否一書然其非孫愐書則可決也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句中正有字學同吳鉉楊文舉同撰雍熙廣韻(宋史句中正傳玉海幷同)是宋雍熙中曾修廣韻故景德祥符所修名大宋重修廣韻然玉海引崇文目雍熙廣韻一百卷則殆韻海鏡源之流是類書而非韻書且卷帙過鉅不易須行故景德有重修之舉是景德以前自有廣韻紀文達據宋人書目誤說謂陸法言諸家書均號廣韻幷以麻沙坊刊之宋廣韻畧本當之殊可異也

天寶韻英陳廷堅韻英張戩考聲切韻武玄之韻銓分部考

唐人韻書皆祖陸法言雖部目有增損次序有移易要皆以法言為本然法言之書用六朝正音至唐時已稍變易於是有根據唐時言語以作韻書者其分部乃不得不與法言大異此從來音韻學家所未嘗留意也以今日所知其書蓋有數種玉海四十五引韋述集賢記注云天寶末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為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分析至細云云案舊韻四百三十九不知何指南部新書謂天寶末有陳友元廷堅撰韻英十卷戴東原疑舊韻指廷堅韻蓋兩書皆名韻英天寶御撰之書當因廷堅書而廣之理或然也案隋唐韻部自法言以下皆不過二百有奇而兩書獨分至四百三十九或五百八十幾三倍於陸韻此必具分析之法根本不同否則法言所部分者為一種方言而韻英所部分者又為一種方言故其差別如此其鉅

也唐景審序慧琳一切經音義云古來音反多以旁紐而爲雙聲始自服虔元無定旨吳音與秦音莫辨清韻與濁韻難明至如武與緜爲雙聲企以智爲疊韻若斯之類蓋所不取近有元廷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韻今之所音取則於此是慧琳音義全用廷堅及張戩二書故其反切與六朝以來諸家字書及韻書頗殊其開卷音大唐三藏聖教序覆載二字云上敷務反見韻英秦音也諸字書皆敷救反吳楚之音也此一條實爲全書起例凡琳師反切之異於陸孫諸韻者胥視此矣據此則韻英反切以當時秦音爲據與陸韻之據南北朝舊音者不同故所增部目乃視陸韻踰倍景審所譏武與緜爲雙聲企以智爲疊韻與琳師所舉覆爲敷救反皆指陸韻一派言之緜之爲武延反企之爲去智反覆之爲敷救反自六朝已然唐人韻書如切韻唐韻小徐篆韻譜所據某切韻以及廣韻無不從之是故陸

韻者六朝之音也韻英與考聲切韻者唐音也六朝舊音多存於江左故唐人謂之吳音而以關中之音為秦音故由唐人言之則陸韻者吳音也韻英一派秦音也厥後陸韻行而韻英一派微則由音韻之書用於屬辭者多而用以辨聲者少唐宋於二百餘部之韻猶病其窄許其就近通用卒變為一百六部之今韻然則韻英諸書之不行於世固其所也然欲考唐時關中之音固非由韻英及考聲切韻不可而琳師音義中反切實本此二書茍能取而類之雖不能見四百餘部之全亦可得其大畧及其所以分析之故此亦音韻學上一大事業而有待於後人為之者也

韻英諸書原本秦音至其著書之方法異於陸韻者有二一改類隔切為音和切二細分五音之清濁是也唐人所謂清濁蓋以呼等言陸孫諸家撰韻時固亦以清濁分類陸氏云欲廣文

路自可清濁相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別孫氏云欲令清濁
昭然魏鶴山所藏唐韻前有部敘於一東下注德紅反濁滿口
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皆其證也然所分清濁固有未盡廣
韻首孫愐序後有論曰一段余曩以為即孫氏部敘其言曰夫
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間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為
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若細分其條
目則令韻部繁碎徒拘桎於文辭耳云云是就五音清濁言二
百六部以上尚可細分陸孫以其繁碎故不為耳故景審識清
濁難明舉企智二字為例企智二字陸孫同部而韻英諸書異
部即所謂細分其條目者其分部多寡之懸殊未始不由於此
也
撰韻英者一切經音義序作元廷堅南部新書作陳友元廷堅
太平廣記鳥類作陳王友元廷堅其人均無可考至撰考聲切

韻之張戩其人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官至泗州刺史其弟錫相武后溫王則戩亦偽周時人然則據今音為韻書實自戩始故以考聲名其書是天寶而韻英亦有所本也

唐書藝文志有武玄之韻銓十五卷此亦韻英一派也北夢瑣言云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二字不必分用李涪尚書改切韻全刊吳音又云曾見韻銓鄙薄切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是韻銓之作與韻英旨趣畧同故慧琳音義於韻英及考聲切韻外多引韻銓以三書皆當時正音琳師為疏勒人其入中國殆止習關中語故獨有取於此也

韻銓之作根據唐音雖與韻英同然韻英大分析舊韻部目而韻銓則大合并其部目非所根據之唐音不同乃其分部之見地異也考玄之書久佚然其部目見於日本僧安然所著悉曇藏中庚申春日嘉興沈乙庵先生舉以示余乃得記之安然

之言曰如真旦韻銓五十韻頭今於天竺悉曇十六韻頭皆悉攝盡以彼羅(盧何反)家(古牙反)攝此阿阿引以彼支(章移反)之(止而反)微(无非反)攝此伊伊引以彼魚(語居反)虞(語俱反)模(莫胡反)攝此鄔烏引以彼佳(胡膎反)齊(徂兮反)皆(古諧反)栘(成西反)灰(呼恢反)咍(呼來反)攝此翳愛以彼蕭(蘇聊反)宵(相焦反)周(之牛反)幽(於虯反)侯(胡溝反)肴(胡交反)豪(胡刀反)攝此汗奧以彼東(德紅反)冬(都宗反)江(古邦反)鍾(之容反)陽(移章反)唐(徒郎反)京(古行反)爭(側耕反)青(倉經反)清(七情反)蒸(七應反)登(都滕反)春(尺倫反)臻(側詵反)文(武分反)魂(户昆反)元(愚袁反)先(蘇前反)仙(相然反)山(所姦反)寒(胡安反)琴(渠今反)岑(鋤簪反)覃(徒含反)談(徒甘反)咸(胡讒反)嚴(語杴反)添(他兼反)鹽(余占反)及以諸入聲字攝此暗惡如攝韻頭從韻皆攝以彼平上去入之響攝此短聲或呼平聲或呼上聲及以長聲引呼并以涅槃音也云云據此則韻銓平韻共五十部其中羅即歌家即麻周即尤京即庚爭即耕春即真琴即侵視唐諸家韻少戈脂諄殷痕桓刪銜凡九韻而自侵部別出岑部亦諸家所無玄之何地人又所據為何處方言均不可考然如李涪刊正切韻用東都音切而謂東冬魚

模不須分別[見所著刊誤切韻條]則唐人論今音者於增部外別有幷部一派然其以當時聲音為根據則固所同也

書金王文郁新刊韻畧張天錫草書韻會後

自王文郁新刊韻畧出世人始知今韻一百六部之目不始於劉淵矣余又見金張天錫草書韻會五卷前有趙秉文序署正大八年二月其書上下平聲各十五韻上聲廿九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凡一百六部與王文郁韻同王韻前有許古序署正大六年己丑季夏前乎張書之成才一年有半又王韻刊於平陽張書成於南京未必即用王韻部目是一百六部之目幷不始於王文郁蓋金人舊韻如是王張皆用其部目耳何以知之王文郁書名平水新刊韻畧劉淵書亦名新刊禮部韻畧韻畧上冠以禮部字蓋金人官書也宋之禮部韻畧自寶元訖於南渡之末場屋用之者逾二百年後世遞有增字然必經羣

臣疏請國子監看詳然後許之惟毛晃增注本加字乃逾二千而其書於紹興三十二年表進是亦不啻官書也然歷朝官私所修改惟在增字增注至於部目之分合則無敢妄議者金韻亦然許古序王文郁韻其於舊韻謂之簡嚴簡謂注畧嚴謂字少然則文郁之書亦不過增字增注與毛晃書同其於部目固非有所合併也故王韻并宋韻同用諸韻為一韻又并宋韻不同用之迥拯等及徑證嶝六韻為二韻者必金時功令如是考金源詞賦一科所重惟在律賦律賦用韻平仄各半而上聲拯等二韻廣韻惟十二字韻畧又減焉在諸韻中字為最少金人場屋或曾以拯韻字為韻許其與迥通用於是有百七部之目如劉淵書或因拯及證於是有百六部之目如王文郁書及張天錫所據韻書至拯證之平入兩聲猶自為一部則因韻字較寬之故要之此種韻書全為場屋而設故參差不治如此殆未

可以聲音之理繩之也

周代金石文韻讀序

自漢以後學術之盛莫過於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皆足以陵駕前代然其尤卓絶者則曰小學小學之中如高郵王氏棲霞郝氏之於訓故歙縣程氏之於名物金壇段氏之於說文皆足以上掩前哲然其尤卓絶者則為韻學古韻之學自崑山顧氏而婺源江氏而休甯戴氏而金壇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郵王氏而歙縣江氏作者不過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後世無可增損故訓故名物文字之學有待於將來者甚多至古韻之學謂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也原斯學所以能完密至此者以其材料不過羣經諸子及漢魏有韻之文其方法則皆因乎古人用韻之自然而不容以後說私意參乎其間其道至簡而其事有涯以至簡入有涯故不數傳而遂臻其極

也余讀諸家韻書竊歎言韻至王江二氏已無遺憾惟音分陰陽二類當從戴孔而陽類有平無上去入段氏六書音韻表已微及之前哲所言既已包舉靡遺故不復有所論述惟昔人於有周一代韻文除羣經諸子楚辭外所見無多余更蒐其見金石刻者得四十餘篇其時代則自宗周以訖戰國之初其國別如杞鄫邾婁徐許等并出國風十五之外然求其用韻與三百篇無乎不合故即王江二家部目譜而讀之非徒補諸家古韻書之所未詳亦以證國朝古韻之學之精確無以易也丁巳八月

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

雅詁表二十一册

手稿無書題取爾雅方言廣雅小爾雅四書詁訓以建首字（即所用以訓釋之字）為經而以古韻二十一部分列所釋之字以緯之具建首字

亦各分為二十一部故共為二十一表每表又分二十一格如爾雅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始為建首字在王氏古音第十七部故此條入第十七表而所釋之字則元權二字在第九部哉基胎之字在第十七部初祖落輿四字在第十八部首俶二字在第二十部肇字在第二十一部故此諸字亦各分別入第九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第二十一諸格而權輿二字為聯緜字不可分剖則於第九格大書權字而注輿字於其下第十八格則小書權字大書輿字其方言廣雅中諸訓始之字亦各以其部列入如是諸書中訓始之字三十有一盡在一覽中而其聲義相通之故亦從可識矣昔戴東原先生作轉語二十章其書不傳惟有一序在集中先生此表頗與戴君書類惟戴君書以字母列字先生以韻列字此事全異然欲以通聲音詁訓之郵則所同也原稿書爾雅以黑字方言以朱字

廣雅以緣字然全書亦不盡用此例而所列爾雅諸書之字核以原書亦尚未盡蓋尚非寫定之本也

雅詁表一册

以爾雅建首字為次乃前書之初稿

爾雅分韻四册

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一册

前四册正書後一册小字行書皆雅詁表之長編

古音義雜記三十一葉散片

雜記古書中文字音義異同草書

釋大七篇二册

正書清稿取字之有大義者依所隸之字母彙而釋之并自為之注存見谿羣疑影喻曉七母凡七篇篇分上下余從雜稿中蒐得匣母一篇草書初稿錄附卷末并為八篇據第四篇岸字

注云説見第十八篇洒字下又第三篇君字注云物之大者皆以牛馬稱之説見第二十三篇是先生此書畧已竣事惜遺稿中已不可見矣案唐宋以來相傳字母凡三十有六古音則舌頭舌上邪齒正齒輕脣重脣并無差別故得二十三母先生此書亦當有二十三篇其前八篇為牙喉八母而洒字在第十八篇馬字在第二十三篇則此書自十五篇至十九篇當釋齒音精清從心邪五母之字自二十篇至二十三篇當釋邦滂并明四母之字然則第九至第十四六篇其釋來日端透定泥六母字無疑也今存首七篇視全書不及三分之一又覩先生遺稿似尚欲為釋始釋君諸篇而未就者殊不無僟空之憾然雅詁之繁固不能一一為之疏釋先生蓋特取爾雅首數目釋之以示聲義相通之理使學者推而用之而已然則此書句完釋始釋君諸篇苟存亦不過示後人以治詁訓之矩矱而此殘篇足

以為後人矩矱者固亦與完書無以異蓋大家之書足以啓迪來學者固不以完闕異也

雅詁雜纂一册

雜纂雅詁中同義同母之字而疏釋之以字母分類存見母四十一條匣母一條精母一條

疊韻轉語 散片

有書題雜記聯緜字以字母二字為之綱如具區二字入見谿部扶疏夫須扶蘇扶胥諸字入并心部所記㝔寥亦無解說

詩經羣經楚辭韻譜七本

周秦韻譜一册

西漢韻譜十七册

詩經羣經楚辭合韻譜三册

周秦合韻譜三册

西漢合韻譜十七册

諧聲譜二册

古音義索隱散片

右諸韻譜但摘經典中韻字書之而於同韻合韻之字旁加記識與金壇段氏六書音韻表例同多完具可繕寫惟周秦合韻譜中采穆天子傳逸周書戰國策諸書西漢合韻譜中采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諸書而正韻譜中無之蓋尚闕一二册也諧聲譜者以二十一部譜說文字當時已有成書今惟存殘稿錄說文第一篇字以下未錄古音義索隱多論合韻與三種合韻譜相表裏草書叢雜尚待編理

案國朝治古韻者始於崑山顧君至婺源江君休寧戴君金壇段君而剖析益精至先生與曲阜孔君出而此學乃大備先生分古音為無入有入二大類與戴孔二君同而不用其異平同

入及陰陽對轉之說其分支脂之為三尤侯為二真諄為二與段君同又以尤之入聲之半屬侯與孔君同而增至祭二部則又為段孔二君之所未及此六家之於古韻雖先後疎密不同其說亦不能强合然其為百世不祧之宗則一也顧五家之書先後行世獨先生說學者謹從經義述聞卷三十一所載古音二十一部表窺其崖畧今遺稿粲然出於百年之後亦可謂學者之幸矣先生於戴君為弟子於段孔二君為同門然其分別韻部畧與段君同時又在戴孔二君之前先生與江晉三書云年二十三入都會試得江氏古韻標準讀之始知顧氏所分十部尚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未盡善輒以己意重加編次分古韻為二十一部及服官後始得亡友段君六書音韻表見其分支脂之為三尤侯為二真諄為二皆與鄙意若合符節惟入聲之分合及分配平上去與念

孫多有不合云云考先生會試旋里始治古韻在乾隆三十一年段君書成在三十五年先生始服官見段君書在四十年戴君九部之分又在四十一年然則先生二十一部之分稍後於段君而先於戴君三君者皆得之於己不相為謀而其說之大同如此所謂閉户造車出而合轍者歟然先生諸譜與段書體例畧同殆分部在先成書在後歟抑具體裁又自闇合歟而先生之精密要在戴段二家上也世人或以先生書本於戴段者故附論之

先生諸韻譜中最切要者為說文諧聲譜先生恒舉以示人致李許齋方伯書中所錄至祭二部及侯部入聲表即自此譜中摘出者也後以定稿寄阮文達公於廣東故遺書中僅有初稿雖二十一部完具然所錄許書字不過二十分之一而已此書文達在粤東時擬為刊行未幾去粤而稿本尚留學海堂文達

於嘉慶乙丑由雲南致文簡札云古韻廿一部刻字之事若元在粵十日即成而至今杳然吳蘭修辦事有名癡綴堂中經解若非夏道與厚氏緊緊催辦必至中輟因思年凡大人此時居鄉無事何不將廣韻取出選一教館之人令其排寫特須至祭等部一一指示耳單寫大字不寫小字寫成交舍下刻之又一札云頃接粵中曾釗來書知廿一部古韻已上板冬初可有等語然則前書欲在揚另刻者不必矣曾公書內又云如風芃等字亦須提出究不知所提出者若干字云云要之此書粵中刻成與否雖不可知即令刻成乃任不知此學之人將表中諸字任意出入不如不刻之為愈可知文達於此事全屬憒憒不知文簡得此書如何作答也又第一札勸文簡將廣韻取出令一教館之人排寫此事亦談何容易然因此可知先生此譜家中別無副本矣先生父子歿後遺稿在第三孫忠介壽同所道光季

年鄞縣王艭軒梓材館忠介家為補二十一表冠於詩經韻譜之首艭軒治史學與徐星伯張石舟諸公遊又補宋元學案有名於時然於此學實未能升先生之堂其於至祭二部及侯部入聲均不用先生原譜又不用原譜體例蓋未知先生此譜為說文而作其書視令教館之人照廣韻排寫者未之能愈也嗚呼以文達之通博而於先生之學尚隔膜如此則其他又何責焉今盡去艭軒所補表以存先生之真他日當據先生至祭二表條例補十九表附先生書後以成一家之學因先記粵東刊改一事資後世一笑柄也癸亥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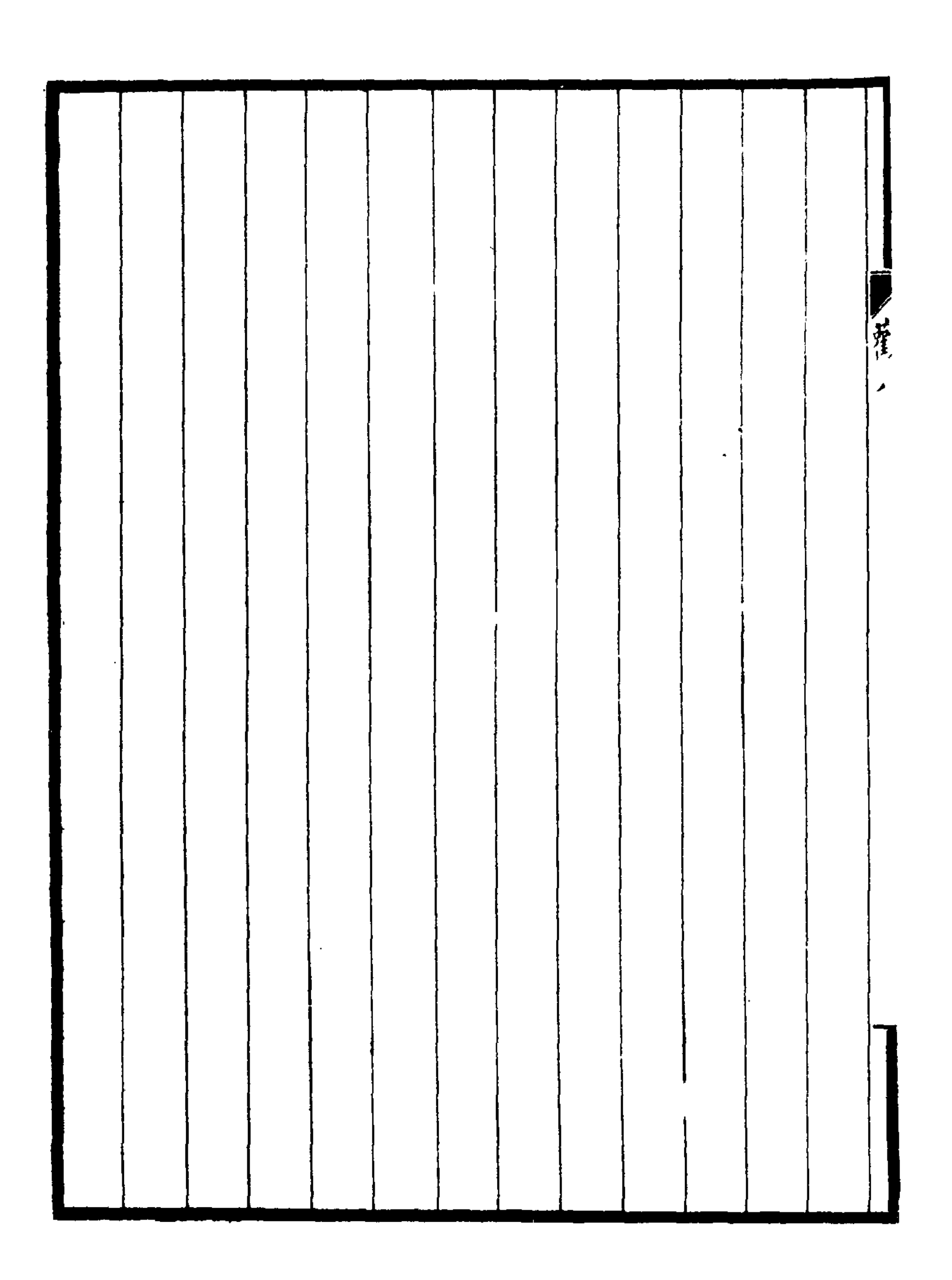
江氏音學跋

余曩讀段懋堂先生經韻樓集見有江氏音學序及與江晉三論韻書知嘉道間言古韻者有歙縣江氏一家嗣讀當塗夏心伯炘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以江氏殿顧江段王四家後舉其

說畧備客游南北求江氏書未得也丙辰春始於嘉興沈氏海日樓見之乃咸豐壬子重刊本其已刊者爲詩經韻讀（前有諸家書牘及古音廿一部目古音總論即其書之敘錄）羣經韻讀楚辭韻讀（附宋賦韻讀）先秦韻讀唐韻四聲正諧聲表入聲表等韻叢說凡八種而隸書糾繆一種則重刊時所附也亟假歸讀之并取其敘錄及諧聲表入聲表唐韻四聲正四種先後刊入學術叢編校理未竟乃兩見原刊本於滬肆亟購致之自留其一以其一寄羅叔言參事於海外原刊二本總目不同而種數無異其每種封面皆署刊書之年始知其書刊行始於嘉慶甲戌（詩經韻讀）畢於道光辛卯（諧聲表入聲表等韻叢說）越十五年丙午而板燬於火逮咸豐壬子重刊則不數載而徽州被兵其板再燬宜其傳世之希如是也江君古韻分部與高郵王懷祖先生尤近去入之祭與入聲之葉緝各自為部全與王君同惟王君於脂部中分出至質為一部而江君不分江君從曲阜孔氏說分東

冬為二部而王君不分故兩家韻目皆廿一部王君於古韻亦有專書成書畧與段君同時其所定部目當乾隆己亥已與段君言之然其書迄未刊布至其子伯申尚書撰經義述聞始載懷祖先生與李許齋方伯書及古韻廿一部目述聞成於嘉慶廿一年次年盧氏宣旬刊之南昌而江君書成於嘉慶十七年（段君致江君書在是年七月作序在十月）刊於十九年反在王君之前王君於道光四年三月復江君書始以所撰與李方伯書及古韻目詒之是江君以前未聞王說而兩家所造若合符節猶其脂祭之分合於戴氏屋沃之分合於孔氏其時亦未見戴孔二家書也烏虖我朝學術莫盛於乾嘉之際當戴東原與江慎修撰古韻標準在乾隆一二十年閒至丁亥（乾隆三十二年）而段君之六書音韻表成戴君因之於癸巳（三十七年）分古音為七類於丙申（四十一年）更分為九類孔氏詩聲類即繼之而出王君著書與戴段同時而其書未布江君生諸老後

其於諸家之書有見有不見而其說多與之闇合或加精焉前後數十年閒古韻之學遂以大成而江君自奮於窮鄉孤學其事尤難今諸家之書盛行而江書板經再燬傳世無多其未刊之稿又皆燬於丙午之火亦有幸不幸歟江君名有誥字晉三歙縣人貢生卒於咸豐辛亥丁巳九月記



# 觀堂集林卷第九

史林一

海甯　王國維

##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甲寅歲莫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爲殷之先公并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繫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氷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係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虎次郎)參事復博蒐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虛書契後編博士亦采余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藝文雜誌并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苟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鉅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

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案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恆秉季德王亥即該則王恆即恆而卜辭之季之即冥（羅參事說）至是始得其證矣又觀卜辭中數十見之田字从甲在口中（十古甲字）及通觀諸卜辭而知田即上甲微於是參事前疑卜辭之⿷匚乙⿴囗丙⿴囗丁（即乙丙丁三字之在匚或コ中者與田字甲在口中同意）即報乙報丙報丁者至是亦得其證矣又卜辭自上甲以降皆稱曰示則參事謂卜辭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徵又觀卜辭王恆之祀與王亥同太丁之祀與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與祖庚同知商人兄弟無論長幼與已立未立其名號典禮蓋無差別於是卜辭中人物其名與禮皆類先王而史無其人者與夫父甲兄乙等名稱之浩繁求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亦理順氷釋而世本史記之為實錄且得於今日證之又卜辭人名中有[illegible]字疑即帝嚳之名又有土字或亦相土之畧此二事

雖未能遽定然容有可證明之日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於卜辭者殆鮮乃為此考以質諸博士及參事并使世人知殷虛遺物之有裨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丁巳二月

## 夋

卜辭有夒字其文曰貞賁（古燎字）于夒又曰賁于夒（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十八葉）口宰（同上）又曰賁于夒六牛（同上卷七第二十葉）又曰于夒賁牛六又曰貞求年于夒九牛（兩見以上皆羅氏拓本）又曰（上闕）又于夒（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十四葉）案夒夒二形象人首手足之形說文夊部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戈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之羞作[glyph]克鼎柔遠能𤞷之柔作[glyph]番生敦作[glyph]而博古圖薛氏款識盄和鐘之柔燮百邦晉姜鼎之用康柔綏懷遠廷柔并作[glyph]皆是字也夒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借此稱高祖夒案卜

辭惟王亥稱高祖王亥後編卷上第廿二葉或高祖亥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第一葉大乙稱高祖乙後編卷上第三葉則夒必為殷先祖之最顯赫者以聲類求之蓋即帝嚳也帝嚳之名已見逸書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史記殷本紀告作誥索隱曰一作俈案史記三代世表封禪書管子侈靡篇皆以俈為嚳偽孔傳亦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亳故曰從先王居若書序之說可信則帝嚳之名已見商初之書矣諸書作嚳或俈者與夒字聲相近其或作夋者則又夒字之譌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帝嚳名夋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曰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夋太平御覽八十引作逡史記正義引作岌逡為異文岌則訛字也山海經屢稱帝俊凡十二見郭璞注於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下云俊宜為嚳餘皆以為帝舜之假借然大荒東經曰帝俊生仲容南經曰帝俊生季釐是即左氏傳之仲熊季貍所謂高辛氏

之才子也海內經曰帝俊有子八人實始為歌舞即左氏傳所謂有才子八人也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又傳記所云帝嚳次妃諏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者也（詩大雅生民疏引大戴禮帝繫篇曰帝嚳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家語世本其文亦然禮記正義引同而作娵氏之女曰常宜然今本大戴禮及藝文類聚十五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所引世本但云次妃曰娵訾氏產帝摯無曰常儀三字以上文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有娀氏之女曰簡狄例之當有曰常儀三字）三占從二知郭璞以帝俊為帝舜不如皇甫以夋為帝嚳名之當矣祭法殷人禘嚳魯語作殷人禘舜舜亦當作夋嚳為契父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卜辭稱高祖夒乃與王亥大乙同稱疑非嚳不足以當之矣

相土

殷虛卜辭有土字其文曰貞叀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書契前編卷一第二十四葉又重見卷七第二十五葉）又曰貞求年于土九牛（鐵雲藏龜第二百十六葉）又曰貞叀于土（同上第二百二十八葉）又曰貞于土求（前編卷五第一葉）土即土字盂鼎受民受疆土之土作土卜辭用刀契不能作肥筆故空其中作土猶天之作𠀘■之作口

矣土疑即相土史記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之字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帝繫篇皆作土而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篇相士作乘馬作士（楊倞荀子注引世本此條作土）而荀子解蔽篇曰乘杜作乘馬呂覽勿躬篇曰乘雅作駕注雅一作持持杜聲相近則土是士非楊倞注荀子曰以其作乘馬故謂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或單名土又假用杜也然則卜辭之𡈽當即相土曩以卜辭有𡈽（前編卷四第十七葉）字即邦社假土為社疑諸土字皆社之假借字今觀卜辭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恆又自上甲至於主癸無一不見於卜辭則此土亦當為相土而非社矣

季

卜辭人名中又有季其文曰辛亥卜□貞季□求王（前編卷五第四十葉兩見）又曰癸巳卜之于季（同上卷七第四十一葉）又曰貞之于季（後編卷上第九葉）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辭天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恆秉季德則

該與恆皆季之子該即王亥恆即王恆皆見於卜辭則卜辭之季亦當是王亥之父冥矣

王亥

卜辭多記祭王亥事殷虛書契前編有二事曰貞𤑔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葉曰貞之于王亥卌牛辛亥用卷四第八葉後編中又有七事曰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葉曰乙巳卜囗貞之于王亥十下闕同上第十二葉曰貞𤑔于王亥同上第十九葉曰𤑔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葉曰癸卯囗貞囗囗高祖王亥囗囗囗同上第二十一葉曰甲辰卜囗貞來辛亥𤑔于王亥卌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葉曰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葉曰貞之于王亥囗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葉龜甲獸骨文字有一事曰貞𤑔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葉觀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禮之最隆者必為商之先王先公無疑案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無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隱振系本作核漢書古今人表

作垓然則史記之振當為核或為垓字之譌也大荒東經曰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緜臣也（此竹書紀年真本郭氏隱括之如此）今本竹書紀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是山海經之王亥古本紀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於上甲微者一世則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無疑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則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記作振則因與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譌夫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紀年一書亦非可盡信者而王亥之名竟於卜辭見之其事雖

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蹟非徒見於山海經竹書周秦間人著書多能道之呂覽勿躬篇王氷作服牛案篆文氷作仌與亥字相似王仌亦王亥之譌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學記卷二十九引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世本鮌作服牛鮌亦胲之譌路史注引世本胲為黃帝馬醫常以見龍疑引宋衷注御覽引宋注曰胲黃帝臣也能駕牛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皆漢人說不足據實則作篇之胲即帝繫篇之核也其證也服牛者即大荒東經之僕牛古服僕同音楚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該即胲有扈即有易說見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經天問呂覽世本皆以王亥為始作服牛之人蓋夏初奚仲作車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而車之用益廣管子輕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蓋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於天下禹抑鴻水稷降嘉種爰啟夏周商之相土王亥

蓋亦以其為制作之聖人非徒以其為先祖周秦間王亥之傳說胥由是起也

卜辭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與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確為殷人以辰為名之始猶上甲微之為以日為名之始也然觀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於時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恆之名亦取象於月弦是以時為名或號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後矣

王恆

卜辭人名於王亥外又有王亙其文曰貞之于王亙（鐵雲藏龜第一百九十九葉及書契後編卷上第九葉）又曰貞[illegible]之于王亙（後編卷下第七葉）又作王[illegible]曰貞王[illegible]口（下闕）（前編卷七第十一葉）案亙即恆字說文解字二部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恆也亙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案許君既

云古文恆从月復引詩以釋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亙从二从古文外蓋傳寫之譌字當作亙又說文木部栖竟也从木恆聲亘古文栖案古从月之字後或變而从舟殷虛卜辭朝莫之朝作[glyph]（後編卷下第三葉）从日月在茻間與莫字从日在茻間同意而篆文作𣍒不从月而从舟以此例之亘本當作亙舀鼎有亟字从心从亙與篆文之恆从亙者同即恆之初字可知亘亙一字卜辭亙字从二从☾（卜辭月字或作D或作☾）其為亙亙二字或恆字之省無疑其作[glyph]者詩小雅如月之恒毛傳恆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則亙亙二字確為恒字王恒之為殷先祖惟見於楚辭天問天問自簡狄在臺嚳何宜以下二十韻皆述商事（前夏事後周事）其問王亥以下數世事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

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此十二韻以大荒東經及郭注所引竹書參證之實紀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經竹書之有易天問作有扈乃字之誤蓋後人多見有扈少見有易又同是夏時事故改易為扈下文又云昏微遵跡有狄不寧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說文解字辵部逖之古文作逷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爾雅郭注引作逷矣西土之人書多士離逖爾土詩大雅用逷蠻方魯頌狄彼東南畢狄鐘畢狄不龔此逖逷狄三字異文同義史記殷本紀之簡狄索隱曰舊本作易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逷白虎通禮樂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跡而有易不寧是王亥弊于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當為易字之誤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國

當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孫氏之騄說）蓋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遷殷（今本竹書紀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其時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經注所引眞本竹書亦稱王亥為殷王子亥稱殷不稱商則今本紀年此條古本想亦有之殷在河北非亳殷見余撰三代地理小記）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故游牧於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發見於此有易之人乃殺王亥取服牛所謂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者似記王亥被殺之事其云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恆蓋該弟與該同秉季德復得該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跡有狄不寧者謂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跡有易與之有殺父之讎故為之不寧也繁鳥萃棘以下當亦記上甲事書闕有間不敢妄為之說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說解居父及象事固自顯然要之天問所說當與山海經及竹書紀年同出一源而天問就壁畫發問所記尤詳恆之一人并為諸書所未載卜辭之王恆與王亥同以王稱其時代自當相接而天問之該與恆適與之相當前後所

陳又皆商家故事則中間十二韻自係述王亥王恆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則王亥與上甲微之間又當有王恆一世以世本史記所未載山經竹書所不詳而今於卜辭得之天問之辭千古不能通其說者而今由卜辭通之此治史學與文學者所當同聲稱快者也

上甲

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辭不見上甲郭璞大荒東經注引竹書作主甲微而卜辭亦不見主甲余由卜辭有[匚乙][匚丙][匚丁]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皆在匚或コ中而悟卜辭中凡數十見之田（或作[田]）即上甲也卜辭中凡田狩之田字其口中橫直二筆皆與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田則其中橫直二筆或其直筆必與四旁不接與田字區別較然田中十字即古甲字（卜辭與古金文皆同）甲在口中與[匚乙][匚丙][匚丁]之乙丙丁三字在匚或

口中同意亦有口中橫直二筆與四旁接而與田衍字無別者則上加一作亜以別之上加一者古六書中指事之法一在田上與二字（古文上字）之一在一上同意去上甲之義尤近細觀卜辭中記田或亜者數十條亦惟上甲微始足當之卜辭中云自田（或作亜）至于多后衣者五（書契前編卷二第二十五葉三見又卷三第二十七葉後編卷上第二十葉各一見）其斷片云自田至于多后者三（前編卷二第二十五葉兩見又卷三第二十八葉一見）云自田至于武乙衣者一（後編卷上第二十葉）衣者古殷祭之名又卜辭曰丁卯貞來乙亥告自田（後編卷上第二十八葉）又曰乙亥卜賓貞口大御自田（同上卷下第六葉）又曰（上闕）貞翌甲口幽自田（同上第三十四葉）凡祭告皆曰自田是田實居先公先王之首也又曰辛巳卜大貞之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十三月（前編卷三第二十二葉）又云乙未貞其求自田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後編卷上第二十八葉）是田為元示及十有三示之首殷之先公稱示主壬主癸卜辭稱示壬示癸則田又居先公之首也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上甲以降皆以日名是商人數

先公當自上甲始且田之為上甲又有可徵證者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辭之通例也今卜辭中凡專祭田者皆用甲日如曰在三月甲子口祭田（前編卷四第十八葉）又曰在十月又一（即十有一月）甲申口彫祭田（後編卷下第二十葉）又曰癸卯卜翌甲辰之田牛吉（同上第二十七葉）又曰甲辰卜貞來甲寅又伐田羊五卯牛一（同上第二十一葉）此四事祭田有日者皆用甲日又云在正月口口（此二字闕）祭大甲幽田（同上第二十一葉）此條雖無祭日然與大甲同日祭則亦用甲日矣即與諸先王先公合祭時具有日可考者亦用甲日如曰貞翌甲口幽自田（同上）又曰癸巳卜貞彫肜日自田至于多后衣亡它自口在四月惟王二祀（前編卷三第二十七葉）又曰癸卯王卜貞彫翌日自田至多后衣亡它在口在九月惟王五祀（後編卷上第二十葉）此二條以癸巳及癸卯卜則其所云之肜日翌日皆甲日也是故田之名甲可以祭日用甲證之田字為十（古甲字）在口中可以匚冈

曰三名乙丙丁在匚中證之而此甲之即上甲又可以其居先公先王之首證之此說雖若穿鑿然恐殷人復起亦無易之矣魯語稱商人報上甲微孔叢子引逸書惟高宗報上甲微（此魏晉間僞書之未采入輯本者今本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即本諸此）報者蓋非常祭今卜辭於上甲有合祭有專祭皆常祭也又商人於先公皆祭非獨上甲可知周人言殷禮已多失實此孔子所以有文獻不足之歎與

報丁　報丙　報乙

自上甲至湯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漢書古今人表有報丁報丙報乙主壬主癸五世蓋皆出於世本案卜辭有匚回匸三人其文曰乙丑卜囗貞王賓匚祭（下闕見書契後編卷上第八葉又斷片二）又曰丙申卜旅貞王賓回囗亡囚（同上）又曰丁亥卜貞王賓回彡日亡囗（同上）其乙丙丁三字皆在匚或コ中又稱之曰王賓與他先王同羅參事疑即報乙報丙報丁而苦無以證之余案參事說是也卜辭又有一

條曰丁酉酚絲中闕⿴囗丙三⿴囗丁三示中闕大丁十大下闕見後編卷上第八葉此文殘闕然示字下所闕當為壬字又自報丁經示壬示癸大乙而後及大丁大甲則其下又當闕示癸大乙諸字又所謂⿴囗丙三⿴囗丁三大丁十者當謂牲牢之數據此則⿴囗丙⿴囗丁在大丁之前又在示壬示癸之前非報丙報丁奚屬矣⿴囗丙⿴囗丁既為報丙報丁則⿷匚乙亦當即報乙惟卜辭⿴囗丙⿴囗丁之後即繼以示字蓋謂示壬殆以⿷匚乙⿴囗丙⿴囗丁為次與史記諸書不合然何必史記諸書是而卜辭非乎又報乙報丙報丁稱報者殆亦取報上甲微之報以為義自是後世追號非殷人本稱當時但稱⿷匚乙⿴囗丙⿴囗丁而已上甲之甲字在口中報乙報丙報丁之乙丙丁三字在匚或コ中自是一例意壇墠或郊宗石室之制殷人已有行之者與

主壬　主癸

卜辭屢見示壬示癸羅參事謂即史記之主壬主癸其說至確

而證之至難今既知田為上甲則示壬示癸之即主壬主癸亦可證之卜辭曰辛巳卜大貞之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前編卷三第二十二葉）又曰乙未貞其求自田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後編卷上第二十八葉）是自上甲以降均謂之示則主壬主癸宜稱示壬示癸又卜辭有示丁（殷虛書契菁華第九葉）蓋亦即報丁報丁既作匚又作示丁則自上甲至示癸皆卜辭所謂元示也又卜辭稱自田十有三示而史記諸書自上甲至主癸歷六世而僅得六君疑其間當有兄弟相及而史失其名者如王亥與王恆疑亦兄弟相及而史記諸書皆不載蓋商之先公其世數雖傳而君數已不可考又商人於先王先公之未立者祀之與已立者同（見後）故多至十有三示也

大乙

湯名天乙見於世本（書湯誓釋文引）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記仍之卜辭有大乙無天乙羅參事謂天乙為大乙之譌觀於大戊卜辭亦作

天戊（前編卷四第二十六葉）卜辭之大邑商周書多士作天邑商蓋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譌也且商初葉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如大戊皆冠以大字則湯自當稱大乙又卜辭曰癸巳貞又斗于伊其囗大乙彡日（後編卷上第二十二葉）又曰癸酉卜貞大乙伊其（下闕見同上）伊即伊尹以大乙與伊尹幷言尤大乙即天乙之證矣

唐

卜辭又屢見唐字亦人名其一條有唐大丁大甲三人相連而下文不具（鐵雲藏龜第二百十四葉）又一骨上有卜辭三一曰貞于唐告𢀛方二曰貞于大甲告三曰貞于大丁告𢀛（書契後編卷上第二十九葉）三辭在一骨上自係一時所卜據此則唐與大丁大甲連文而又居其首疑即湯也說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昜與湯字形相近博古圖所載齊侯鎛鐘銘曰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尃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處禹之都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湯其孰能當之太平御覽八

十二及九百一十二引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博物志六亦云案唐亦即湯也卜辭之唐必湯之本字後轉作啺遂通作湯然卜辭於湯之專祭必曰王賓大乙惟告祭等乃稱唐未知其故

羊甲

卜辭有羊甲無陽甲羅參事證以古樂陽作樂羊歐陽作歐羊謂羊甲即陽甲今案卜辭有曰南庚曰羊甲六字（前編卷上第四十二葉）羊甲在南庚之次則其即陽甲審矣

祖某　父某　兄某

有商一代二十九帝其未見卜辭者仲壬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廩辛帝乙帝辛八帝也而卜辭出於殷虛乃自盤庚至帝乙時所刻辭自當無帝乙帝辛之名則名不見於卜辭者於二十七帝中實六帝耳又卜辭中人名若[illegible]甲（前編卷一第十六葉　後編卷上第八葉）若祖丙（前編卷一）

（第二十二葉）若小丁（同上）若祖戊（同上第二十三葉）若祖己（同上）若中己（後編卷上第八葉）若南壬（前編卷一第四十五葉）若小癸（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廿五葉）其名號與祀之之禮皆與先王同而史無其人又卜辭所見父甲兄乙等人名頗衆求之遷殷以後諸帝之父兄或無其人蓋頗疑世本及史記於有商一代帝繫不無遺漏今由種種研究知卜辭中所未見之諸帝或名亡而實存至卜辭所有而史所無者與夫父某兄某等之史無其人以當之者皆諸帝兄弟之未立而殂者或諸帝之異名也試詳證之

一事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爲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自湯至於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此據史記殷本紀若據三代世表及漢書古今人表則得十五帝）其傳子者亦多傳弟之子而罕傳兄之子蓋周時以嫡庶長幼爲貴賤之制商無有也故兄弟之中有未立而死者其祀之也與已立者同王亥之弟王恒其立否不可考而亦在祀典且卜辭於王亥王恆外又有王夨（前編卷一第三十五葉兩見又卷四第三十三葉及後編卷下第四葉各一見）亦在

祀典疑亦王亥兄弟也又自上甲至於示癸史記僅有六君而卜辭稱自田十有三示又或稱九示十示蓋亦并諸先公兄弟之立與未立者數之逮有天下後亦然孟子稱大丁未立今觀其祀禮則與大乙大甲同卜辭有一節曰癸酉卜貞王賓此字原奪以他文例之此處當有賓字父丁毌三牛眔兄己一牛兄庚□□此二字殘闕疑亦是一牛二字亡□後編卷上第十九葉又曰癸亥卜貞兄庚□眔兄己□同上第八葉又曰貞兄庚□眔兄己其牛同上考商時諸帝中凡丁之子無己庚二人相繼在位者惟武丁之子有孝己戰國秦燕二策莊子外物篇荀子性惡大畧二篇漢書古今人表均有孝己家語弟子解云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則孝己武丁子也有祖庚有祖甲則此條乃祖甲時所卜父丁即武丁兄己兄庚即孝己及祖庚也孝己未立故不見於世本及史記而其祀典乃與祖庚同然則上所舉祖丙小丁諸人名與禮視先王無異者非諸帝之異名必諸帝兄弟之未立者矣周初之制猶與之同逸周書克殷解曰王烈祖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蓋周公

未制禮以前殷禮固如斯矣

二事卜辭於諸先王本名之外或稱帝某或稱祖某或稱父某兄某羅參事曰有商一代帝王以甲名者六以乙名者五以丁名者六以庚辛名者四以壬名者二惟以丙及戊己名者各一其稱大甲小甲大乙小乙大丁中丁者殆後來加之以示別然在嗣位之君則逕稱其父為父甲其兄為兄乙當時已自了然故疑所稱父某兄某者即大乙以下諸帝矣余案參事說是也非獨父某兄某為然其云帝與祖者亦諸帝之通稱卜辭曰己卯卜貞帝甲口(中闕二字)其眔祖丁(後編卷上第四葉)案祖丁之前一帝為沃甲則帝甲即沃甲非周語帝甲亂之之帝甲也又曰祖辛一牛祖甲一牛祖丁一牛(同上第二十六葉)案祖辛祖丁之間惟有沃甲則祖甲亦即沃甲非武丁之子祖甲也又曰甲辰卜貞王賓求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衣亡口(同上第二十葉)案武乙以前四世為小乙武丁祖

甲庚丁（羅叅事以庚丁爲康丁之譌是也）則祖乙即小乙祖丁即武丁非河亶甲之子祖乙亦非祖辛之子祖丁也又此五世中名丁者有二故於庚丁（實康丁）云康祖丁以別之否則亦直云祖而已然則商人自大父以上皆稱曰祖其不須區別而自明者不必舉其本號但云祖某足矣即須加區別時亦有不舉其本號而但以數別之者如云□□于三祖庚（前編卷一第十九葉）案商諸帝以庚名者大庚弟一南庚弟二盤庚弟三祖庚弟四則三祖庚即盤庚也又有稱四祖丁者（後編卷上第三葉凡三見）案商諸帝以丁名者大丁弟一沃丁弟二中丁弟三祖丁弟四則四祖丁即史記之祖丁也以名庚者皆可稱祖庚名丁者皆可稱祖丁故加三四等字以別之否則贅矣由是推之則卜辭之祖丙或即外丙祖戊或即大戊祖己或即雍己孝己（此祖己非書高宗肜日之祖己卜辭稱卜貞王賓祖己與先王同而伊尹巫咸皆無此稱固宜別是一人且商時云祖某者皆先王之名非臣子可襲用疑尚書誤）故祖者大父以上諸先王之通稱也其稱父某者亦然父者父與諸父之通稱卜辭

曰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編卷上第二十五葉）此當為武丁時所卜父甲父庚父辛即陽甲盤庚小辛皆小乙之兄而武丁之諸父也（羅參事說）又卜辭凡單稱父某者有父甲（前編卷一第二十四葉）有父乙（同上第二十五及第二十六葉）有父丁（同上第二十六葉）有父己（同上第二十七葉及卷三第二十三葉後編卷上第六第七葉）有父庚（前編卷一第二十六及第二十七葉）有父辛（同上第二十七葉）今於盤庚以後諸帝之父及諸父中求之則武丁之於陽甲庚丁之於祖甲皆得稱父甲武丁之於小乙文丁之於武乙帝辛之於帝乙皆得稱父乙廩辛庚丁之於孝己皆得稱父己餘如父庚當為盤庚或祖庚父辛當為小辛或廩辛他皆放此其稱兄某者亦然案卜辭云兄某者有兄甲（前編卷一第三十八葉）有兄丁（同上卷一第三十九葉又後編卷上第七葉）有兄戊（前編卷一第四十葉）有兄己（前編卷一第四十及第四十一葉後編卷上第七葉）有兄庚（前編卷一第四十一葉後編卷上第七葉及第十九葉）有兄辛（後編卷上第七葉）有兄壬（同上）有兄癸（同上）今於盤庚以後諸帝之兄求之則兄甲當為盤庚小辛小乙之稱陽甲兄己當為祖庚祖甲之稱孝己兄庚當為小辛小乙之稱盤庚或祖甲之稱祖庚

兄辛當為小乙之稱小辛或庚丁之稱廩辛而丁戊壬癸則盤庚以後諸帝之兄在位者初無其人自是未立而殂者與孝己同矣由是觀之則卜辭中所未見之雍己沃甲廩辛等名雖亡而實或存其史家所不載之祖丙小丁此疑即沃丁或武丁對大丁或祖丁言則沃丁與武丁自當稱小丁猶大甲之後有小甲祖乙之後有小乙祖辛之後有小辛矣祖戊祖己中己南壬等或為諸帝之異稱或為諸帝兄弟之未立者於是卜辭與世本史記間毫無牴牾之處矣

附羅叔言參事二書

昨日下午郵局送到大稿燈下讀一過忻快無似弟自去冬病胃悶損已數月披覽來編積痾若失憶自卜辭初出洹陰弟一見以為奇寶而考釋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貫通往者寫定考釋尚未能自慊固知繼我有作者必在先生不謂捷悟遂至此也上甲之釋無可疑者弟意田字即小篆中字所從出卜辭田字十外加口固以示別與匚乙匚丙匚丁

同例然疑亦用以別於數名之十周人尚用此字兮伯吉父盤之兮田即兮甲也小篆復改作甲者初以十嫌於數名之十字(古七)而加口作田既又嫌於田疇之田而稍變之秦陽陵虎符甲兵之字作甲變口為冂更譌冂為凵譌十為丅如說文甲字而初形全失反不如隸書甲字尚存古文面目也弟因考卜辭知今隸頗存古文此亦其一矣又田或作亜者弟以為即上甲二字合文許書帝古文作帝注古文諸丄字皆从一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考之卜辭及古金文帝示諸文或从二或从一知古文二亦省作一亜者上甲也許君之注當改正為古文諸丄字或从一或从二一與二皆古文上或浚長原文本如此後人轉寫失之耳尊稿當已寫定可不必改正或以弟此書寫附大著之後奉讀大稿弟為忻快累日此書寄到公亦當攬紙首肯也弟一札

前書與公論田即上甲二字合書想公必謂然今日補拓以前未選入之龜甲獸骨得一骨上有㽙字則竟作上田為之狂喜已而檢書契後編見卷下第四十二葉上甲字已有作㽙者英人明義士所摹殷虛卜辭第二十九葉并一百十八葉亦兩見㽙字又為之失笑不獨弟忽之公亦忽之何耶卜辭上字多作⌣下字作⌢下字無所嫌二作⌣者所以別於數名之二也此㽙字兩見皆作⌣又上帝字作⌣承其為上字無疑田為㽙字之省亦無可疑不僅可為弟前說之證亦足證尊說之精確至今隸甲字全與田同但長其直畫想公於此益信今隸源流之古矣第二札

丁巳二月參事閒余考卜辭中殷先公先王宗稿甚亟既寫定即以單葉寄之復書兩通為余證成上甲二字之釋第一札作於閏二月之望第二札則二十日也余適以展墓反浙至滬讀此二書開緘狂喜亟錄附於後越七日國維記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時所據者鐵雲藏龜及殷虛書契前後編諸書耳踰月得見英倫哈同氏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拓本凡八百紙又踰月上虞羅叔言參事以養痾來海上行裝中有新拓之書契文字約千紙余盡得見之二家拓本中足以補證余前說者頗多乃復寫為一編以質世之治古文及古史者閏二月下旬海甯王國維

高祖夒

前考以卜辭之[glyph]及[glyph]為夒即帝嚳之名但就字形定之無他證也今見羅氏拓本中有一條曰癸巳貞于高祖[glyph]（下闕）案卜辭中惟王亥稱高祖王亥（書契後編卷上第二十二葉）或高祖亥（哈氏拓本）大乙稱高祖乙（後編卷上第三葉）今[glyph]亦稱高祖斯為[glyph][glyph]即夒之確證亦為夒即帝嚳之確證矣

上甲　報乙　報丙　報丁　主壬　主癸

前考據書契後編上第八葉一條證匚丙匚丁即報丙報丁又據此知卜辭以報丙報丁為次與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不同此觀哈氏拓本中有一片有田匚乙示癸等字而彼片有匚丙匚丁等字疑本一骨折為二者乃以二拓本合之其斷痕若合符節文辭亦連續可誦凡殷先公先王自上甲至於大甲其名皆在焉其文三行左行其辭曰乙未酒茲品田十匚乙三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丁十大甲十（下闕）此中曰十曰三者蓋謂牲牢之數上甲大丁大甲十而其餘皆三者以上甲為先公之首大丁大甲又先王而非先公故殊其數也示癸大丁之間無大乙者大乙為大祖先公先王或均合食於大祖故也據此一文之中先公之名具在不獨田即上甲匚乙匚丙匚丁即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胥得確證且足證上甲以後諸先公之次當為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而史記以報丁報乙報丙為次乃違事

賓又據此次序則首甲次乙次丙次丁而終於壬癸與十日之次全同疑商人以日為名號乃成湯以後之事其先世諸公生卒之日至湯有天下後定祀典名號時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適與十日之次同否則不應如此巧合也茲摹二骨之形狀及文字如左

多后

卜辭屢云自田至于多𩠹衣見前考𧰼疑多𩠹亦先公或先王之名今觀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乃知其不然其辭曰乙丑卜貞王賓启祖乙□亡尤又曰乙卯卜即貞王賓启祖乙父丁歲亡尤又曰貞启祖乙古十牛四月又曰貞启祖乙古十物牛四月以上出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又曰咸启祖乙書契前編卷五第五葉又曰甲□□貞翌乙□酒彡日于居祖乙亡它後編卷上第二十葉則启亦作居卜辭又曰□丑之于五居前編卷一第三十葉合此諸文觀之則多启殆非人名案卜辭启字異文頗多或作〓前編卷六第二十七葉或作居同上卷二第二十五葉或作〓作〓作〓均同上或作〓同上二十五葉或作〓後編卷上第二十葉字皆从女从古倒子或从母从古象產子之形其从八川川者則象產子之有水液也或从人者與从女从母同意故以字形言此字即說文育之或體毓字毓从每从㐬倒古文子與此正同呂中僕尊曰呂中僕作〓子寶尊彝〓子即毓子毓稚也書今文堯典教育子詩豳風鬻子之閔斯書康誥兄亦不念鞠子

哀康王之誥無遺鞠子羞育鬻鞠三字通然卜辭假此為后字
古者育冑后聲相近誼亦相通說文解字后繼體君也象人之
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是后从人厂當即人之譌變
一口亦古之譌變也后字之誼本从毓義引申其後毓字專用
毓育二形后字專用𠂤又譌為后遂成二字卜辭黏又作叶（後編卷下）
（第二十二葉）與𠂤𠂤諸形皆象倒子在人後故先後之後古亦作后蓋
毓后後三字實本一字也商人稱先王為后書盤庚曰古我前
后又曰女曷不念我古后之聞又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又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又曰先后丕降與汝罪疾詩商頌曰
商之先后是商人稱其先人為后是故多后者猶書言多子多
士多方也五后者猶詩書言三后在天三后成功也其與祖乙
連言者又假為後字後祖乙謂武乙也卜辭以𠂤祖乙父丁連
文考殷諸帝中父名乙子名丁者盤庚以後惟小乙武丁及武

乙文丁而小乙卜辭稱小祖乙（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則后祖乙必武乙矣商諸帝名乙者六除帝乙外皆有祖乙之稱而各加字以別之是故高祖乙者謂大乙也中宗祖乙者謂祖乙也小祖乙者謂小乙也武祖乙后祖乙者謂武乙也卜辭君后之后與先後之後均用毓或居知毓后後三字之古為一字矣

中宗祖乙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中有斷片存字六曰中宗祖乙牛吉稱祖乙為中宗全與古來尚書學家之說違異惟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曰祖乙滕即位是為中宗居庇（今本紀年注亦云祖乙之世商道復興號為中宗即本此）今由此斷片知紀年是而古今尚書家說非也史記殷本紀以大甲為大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此本尚書今文家說今徵之卜辭則大甲祖乙往往幷祭而大戊不與焉卜辭曰□亥卜貞三示御大乙大甲祖乙五牢（羅氏拓本）又曰癸丑卜□貞求年于大甲

十牢祖乙十牢（後編上第二十七葉）又曰丁亥卜□貞昔乙酉服𠬝御（中闕）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牛（下闕同上第二十八葉）大乙大甲之後獨舉祖乙亦中宗是祖乙非大戊之一證（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夫湯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亦以祖乙與大甲武丁并稱）

大示　二示　三示　四示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中有一條其文曰癸卯卜彡求貞乙巳自田廿示一牛二示羊亼𤉲三示彘牢四示犬前考以示為先公之專稱故因卜辭十有三示一語疑商先公之數不止如史記所紀今此條稱自田廿示又與彼云十有三示不同蓋示者先公先王之通稱卜辭云□亥卜貞三示御大乙大甲祖乙五牢（見前）以大乙大甲祖乙為三示是先王亦稱示矣其有大示（亦云元示）二示三示四示之別者蓋商人祀其先自有差等上甲之祀與報乙以下不同大乙大甲祖乙之祀又與他先王不同又諸臣亦稱示卜辭云癸酉卜右伊五示（羅氏拓本）伊謂伊尹故有大示二示

三示四示之名卜辭又有小示蓋即謂二示以下小者對大示言之也

## 商先王世數

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及漢書古今人表所記殷君數同而於世數則互相違異據殷本紀則商三十一帝(除大丁為三十帝)共十七世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為大庚弟(殷本紀大庚子)則為十六世古今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為大戊弟(殷本紀大戊子)祖乙為河亶甲弟(殷本紀河亶甲子)小辛為盤庚子(殷本紀盤庚弟)則增一世減二世亦為十六世今由卜辭證之則以殷本紀所記為近案殷人祭祀中有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不與者前考所舉求祖乙(小乙)祖丁(武丁)祖甲康祖丁(庚丁)武乙衣其一例也今檢卜辭中又有一斷片其文曰(上闕)大甲大庚(中闕)丁祖乙祖(中闕)一羊一南(下闕共三行左讀見後編卷上第五葉)此片雖殘闕然於大甲大庚之間不數沃丁中丁(中字直筆尚存)祖乙之間不

數外壬河亶甲而一世之中僅舉一帝蓋亦與前所舉者同例又其上下所闕得以意補之如左

由此觀之則此片當為盤庚小辛小乙三帝時之物自大丁至祖丁皆其所自出之先王以殷本紀世數次之幷以行款求之其文當如是也惟據殷本紀則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中丁子今此片中有中丁而無河亶甲則祖乙自當為中丁子史記蓋

誤也且據此則大甲之後有大庚則大戊自當為大庚子其兄小甲雍己亦然知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為大庚弟者非矣大戊之後有中丁中丁之後有祖乙則中丁外壬河亶甲自當為大戊子祖乙自當為中丁子知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皆為大戊弟者非矣卜辭又云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編卷上第二十五葉）甲為陽甲庚則盤庚辛則小辛皆武丁之諸父故曰父甲父庚父辛則人表以小辛為盤庚子者非矣凡此諸證皆與殷本紀合而與世表人表不合是故殷自小乙以上之世數可由此二片證之小乙以下之世數可由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一條證之考古者得此可以無遺憾矣

附殷世數異同表

| 帝名 | 殷本紀 | 三代世表 | 古今人表 | 卜辭 |
|---|---|---|---|---|
| 湯 | 主癸子 | 主癸子 | 主癸子 | 一世 |

| | | | | |
|---|---|---|---|---|
| 大丁 | 湯子 | 湯子 | 湯子 | 湯子二世 |
| 外丙 | 大丁弟 | 大丁弟 | 大丁弟 | |
| 中壬 | 外丙弟 | 外丙弟 | 外丙弟 | |
| 大甲 | 大丁子 | 大丁子 | 大丁子 | 大丁子三世 |
| 沃丁 | 大甲子 | 大甲子 | 大甲子 | |
| 大庚 | 沃丁弟 | 沃丁弟 | 沃丁弟 | 大甲子四世 |
| 小甲 | 大庚子 | 大庚弟 | 大庚子 | |
| 雍己 | 小甲弟 | 小甲弟 | 小甲弟 | |
| 大戊 | 雍己弟 | 雍己弟 | 雍己弟 | 大庚子五世 |
| 中丁 | 大戊子 | 大戊子 | 大戊弟 | 大戊子六世 |
| 外壬 | 中丁弟 | 中丁弟 | 中丁弟 | |
| 河亶甲 | 外壬弟 | 外壬弟 | 外壬弟 | |
| 祖乙 | 河亶甲子 | 河亶甲子 | 河亶甲弟 | 中丁子七世 |

| | | | | |
|---|---|---|---|---|
| 祖辛 | 祖乙子 | 祖乙子 | 祖乙子 | 祖乙子 八世 |
| 沃甲 | 祖辛弟 | 祖辛弟 | 祖辛弟 | |
| 祖丁 | 祖辛子 | 祖辛子 | 祖辛子 | 祖辛子 九世 |
| 南庚 | 沃甲子 | 沃甲子 | 沃甲子 | |
| 陽甲 | 祖丁子 | 祖丁子 | 祖丁子 | 祖丁子 十世 |
| 盤庚 | 陽甲弟 | 陽甲弟 | 陽甲弟 | 陽甲弟 十世 |
| 小辛 | 盤庚弟 | 盤庚弟 | 盤庚子 | 盤庚弟 十世 |
| 小乙 | 小辛弟 | 小辛弟 | 小辛弟 | 小辛弟 十世 |
| 武丁 | 小乙子 | 小乙子 | 小乙子 | 小乙子 十一世 |
| 祖庚 | 武丁子 | 武丁子 | 武丁子 | 武丁子 十二世 |
| 祖甲 | 祖庚弟 | 祖庚弟 | 祖庚弟 | 祖庚弟 十二世 |
| 廩辛 | 祖甲子 | 祖甲子 | 祖甲子 | |
| 庚丁 | 廩辛弟 | 廩辛弟 | 廩辛弟 | 祖甲子 十三世 |

| 武乙 | 大丁 | 帝乙 | 帝辛 |
| --- | --- | --- | --- |
| 庚丁子 | 武乙子 | 大丁子 | 帝乙子 |
| 庚丁子 | 武乙子 | 大丁子 | 帝乙子 |
| 庚丁子 | 武乙子 | 大丁子 | 帝乙子 |
| 庚丁子 十四世 | | | |

# 觀堂集林卷第十

史林二

海甯　王國維

## 殷周制度論

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徵也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太皥之虛在陳大庭氏之庫在魯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少皥與顓頊之虛皆在魯衞帝嚳居亳惟史言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與古帝宅京之處不同然堯號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陽舜號有虞氏而子孫封於梁國之虞縣孟子稱舜生卒之地皆在東夷蓋洪水之災兗州當其下游一時或有遷都之事非定居於西土也禹時都邑雖無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後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

濟間蓋數百歲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後五遷不出邦畿千里之內故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武王克紂之後立武庚置三監而去未能撫有東土也逮武庚之亂始以兵力平定東方克商踐奄滅國五十乃建康叔於衛伯禽於魯太公望於齊召公之子於燕其餘蔡郕郜雍曹滕凡蔣邢茅諸國碁置於殷之畿內及其侯甸而齊魯衛三國以王室懿親并有勳伐居蒲姑商奄故地為諸侯長又作雒邑為東都以臨東諸侯而天子仍居豐鎬者凡十一世自五帝以來都邑之自東方而移於西方蓋自周始故以族類言之則虞夏皆顓頊後殷周皆帝嚳後宜殷周為親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範九疇帝之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爾政治亦

然周之克殷滅國五十又其遺民或遷之雒邑或分之魯衛諸國而殷人所伐不過韋顧昆吾且豕韋之後仍為商伯昆吾雖亡而己姓之國仍存於商周之世書多士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當屬事實故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裏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則古聖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於後世之帝王而自其裏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摹迴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也

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幷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

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於此此非穿鑿附會之言也茲篇所論皆有事實為之根據試畧述之

殷以前無嫡庶之制黃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囂之後代有天下顓頊者昌意之子帝嚳者玄囂之子也厥後虞夏皆顓頊後殷周皆帝嚳後有天下者但為黃帝之子孫不必為黃帝之嫡世動言堯舜禪讓湯武征誅若其傳天下與受天下有大不同者然以帝繫言之堯舜之禪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顓頊後本可以有天下者也湯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與德然湯武皆帝嚳後亦本可以有天下者也以顓頊以來諸朝相繼之次言之固已無嫡庶之別矣一朝之中其嗣位者亦然特如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自成湯至

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盤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廩辛武乙）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此三事獨與商人繼統法不合此蓋史記殷本紀所謂中丁以後九世之亂其間當有爭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禮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禮亦同是未嘗有嫡庶之別也此不獨王朝之制諸侯以下亦然近保定南鄉出句兵三皆有銘其一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丙此當是殷時北方侯國勒祖父兄之名於兵器以紀功者而三世兄弟之名先後騈列無上下貴賤之別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

公之繼武王而攝政稱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殷自武乙以後四世傳子又孟子謂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子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史記殷本紀則云帝乙長子為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故立辛為嗣此三說雖不同似商末已有立嫡之制然三說已自互異恐即以周代之制擬之未敢信為事實也舍弟傳子之法實自周始當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國賴長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勝紂勳勞最高以德以長以歷代之制則繼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攝之後又反政焉攝政者所以濟變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後子繼之法遂為百王不易之制矣

由傳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傳子者所以息爭也兄弟之親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間常不免有爭位之事特如傳弟既盡之後則嗣立者當為兄之子歟弟之子歟以理論言之自當立兄之子以事實言之則所立者往往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後九世之亂而周人傳子

之制正為救此弊而設也然使於諸子之中可以任擇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則其爭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長幼相及者猶有次第矣故有傳子之法而嫡庶之法亦與之俱生其條例則春秋左氏傳之說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公羊家之說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現在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此二說中後說尤為詳密顧皆後儒充類之說當立法之初未必窮其變至此然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者乃傳子法之精髓當時雖未必有此語固已用此意矣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

不生故天子諸侯之傳世也繼統法之立子與立嫡也後世用人之以資格也皆任天而不參以人所以求定而息爭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於家天下立賢之利過於立嫡人才之用優於資格而終不以此易彼者蓋懼夫名之可藉而爭之易生其敝將不可勝窮而民將無時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輕而定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後世而此制實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較得之有周一代禮制大抵由是出也

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與服術二者生焉商人無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過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貴且賢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為天子諸侯繼統法而設復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則不為君統而為宗統於是宗法生焉周初宗法雖

不可考其見於七十子後學所述者則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
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
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是故
有繼別之大宗有繼高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祖之宗有
繼禰之宗是為五宗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此制為
大夫以下設而不上及天子諸侯鄭康成於喪服小記注曰別
子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者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
禰先君也又於大傳注曰公子不得宗君是天子諸侯雖本世
嫡於事實當統無數之大宗然以尊故無宗名其庶子不得禰
先君又不得宗今君故自為別子而其子乃為繼別之大宗言

禮者嫌別子之世近於無宗也故大傳說之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此傳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又若無適昆弟則使庶昆弟一人為之宗而諸庶兄弟事之如小宗此傳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大傳此說頗與小記及其自說違異蓋宗必有所繼我之所以宗之者以其繼別若繼高祖以下故也君之嫡昆弟庶昆弟皆不得繼先君又何所據以為衆兄弟之宗乎或云立此宗子者所以合族也若然則所合者一公之子耳至此公之子與先公之子若孫間仍無合之之道是大夫士以下皆有族而天子諸侯之子於其族曾祖父母從祖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以下服之所及者乃無綴屬之法是非先王教人親親之意也故由尊之統言

則天子諸侯絕宗王子公子無宗可也由親之統言則天子諸侯之子身為別子而其後世為大宗者無不奉天子諸侯以為最大之大宗特以尊卑既殊不敢加以宗名而其實則仍在也故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其在詩小雅之常棣序曰燕兄弟也其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大雅之行葦序曰周家能內睦九族也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是即周禮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是天子之收族也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又曰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是諸侯之收族也夫收族者大宗之事也又在小雅之楚茨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言天子諸侯祭畢而與族人燕也尚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是祭畢而燕族人者亦大宗之事也是故天子諸侯雖無大宗之名

而有大宗之實篤公劉之詩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曰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板之詩曰大宗維翰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又曰宗子維城箋曰王者之嫡子謂之宗子是禮家之大宗限於大夫以下者詩人直以稱天子諸侯惟在天子諸侯則宗統與君統合故不必以宗名大夫士以下皆以賢才進不必身是嫡子故宗法乃成一獨立之統系是以喪服有為宗子及其母妻之服皆齊衰三月與庶人為國君曾孫為曾祖父母之服同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於宗子之家子弟猶歸器祭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敢私祭是故大夫以下君統之外復戴宗統此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

其次則為喪服之制喪服之大綱四曰親親曰尊尊曰長長曰男女有別無嫡庶則有親而無尊有恩而無義而喪服之統紊

矣故殷以前之服制就令成一統系其不能如周禮服之完密則可斷也喪服中之自嫡庶之制出者如父為長子三年為衆子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母為長子三年為衆子期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為庶子之長殤中殤無服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為庶子之長殤小功適婦大功庶婦小功適孫期庶孫小功大夫為嫡孫為士者期庶孫小功出妻之子為母期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為父後者為其母緦大夫之適子為妻期庶子為妻小功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期為庶昆弟大功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為庶昆弟之長殤小功為適昆弟之下殤小功為庶昆弟之下殤無服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期為衆昆弟大功凡此皆出於嫡庶之制無嫡庶之世其不適用此制明矣又無嫡庶則無宗法故為宗子與宗子之母妻之服無所施無嫡庶無宗法則無為人後者故為

人後者為其所後及為其父母昆弟之服亦無所用故喪服一篇其條理至精密纖悉者乃出於嫡庶之制既行以後自殷以前決不能有此制度也

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亦由嫡庶之制生者也商之諸帝以弟繼兄者但後其父而不後其兄故稱其所繼者仍曰兄甲兄乙既不為之子斯亦不得云為之後矣又商之諸帝有專祭其所自出之帝而不及非所自出者卜辭有一條曰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牛一羊一（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五葉及拙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其於大甲大庚之間不數沃丁是大庚但後其父大甲而不為其兄沃丁後也中丁祖乙之間不數外壬河亶甲是祖乙但後其父中丁而不為其兄外壬河亶甲後也又一條曰囗祖乙（小乙）祖丁（武丁）祖甲康祖丁（庚丁）武乙衣（書契後編卷上第二十葉并拙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於祖甲前不數祖庚康祖丁前不數廩辛是亦祖甲本不後其兄祖庚庚丁不後其兄廩

辛故後世之帝於合祭之一種中乃廢其祀其特祭仍不廢是商無為人後者為之子之制也周則兄弟之相繼者非為其父後而實為所繼之兄弟後以春秋時之制言之春秋經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夫僖本閔兄而傳乃以閔為祖僖為禰是僖公以兄為弟閔公後即為閔公子也又經於成十五年書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曰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夫嬰齊為歸父弟以為歸父後故祖其父仲遂而以其字為氏是春秋時為人後者無不即為其子此事於周初雖無可考然由嫡庶之制推之固當如是也

又與嫡庶之制相輔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商人兄弟相及凡

一帝之子無嫡庶長幼皆為未來之儲貳故自開國之初已無封建之事矧在後世惟商末之微子箕子先儒以微箕為二國名然比干亦王子而無封則微箕之為國名亦未可遽定也是以殷之亡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無一子姓之國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應如是也周人既立嫡長則天位素定其餘嫡子庶子皆視其貴賤賢否疇以國邑開國之初建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後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內之邑故殷之諸侯皆異姓而周則同姓異姓各半此與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關係而天子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確定者也

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恆累葉稱王湯未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侯之於盟主未有

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於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踐奄滅國數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魯衞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為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其在喪服則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與子為父臣為君同蓋天子諸侯君臣之分始定於此此周初大一統之規模實與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嫡庶者尊尊之統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術其效及於政治者則為天位之前定同姓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嚴然周之制度亦有用親親之統者則祭法是已商人祭法見於卜辭所紀者至為繁複自帝嚳以下至於先公先王先妣皆有專祭祭各以其名之日無親疏遠邇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與不在位者祀典畧同無尊卑之差也其合祭也則或自上甲至於

大甲九世或自上甲至於武乙二十世或自大丁至於祖丁八世或自大庚至於中丁三世或自帝甲至於祖丁二世或自小乙至於武乙五世或自武丁至於武乙四世又數言自上甲至於多后衣此於卜辭屢見必非周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大祭是無毀廟之制也雖呂覽引商書言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而卜辭所紀事實乃全不與之合是殷人祭其先無定制也周人祭法詩書禮經皆無明文據禮家言乃有七廟四廟之說此雖不可視為宗周舊制然禮家所言廟制必已萌芽於周初固無可疑也古人言周制尚文者蓋兼綜數義而不專主一義之謂商人繼統之法不合尊尊之義其祭法又無遠邇尊卑之分則於親親尊尊二義皆無當也周人以尊尊之義經親親之義而立嫡庶之制又以親親之義經尊尊之義而立廟制此其所以為文也說廟制者有七廟四廟之殊然其實不異王制禮器祭

法春秋穀梁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曾子問言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荀子禮論篇亦言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惟喪服小記獨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也與始祖而五也如鄭說是四廟實五廟也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奏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公羊宣六年傳何注云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周家祖有功宗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以下而七廟王制鄭注亦云七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則周之七廟仍不外四廟之制劉歆獨引王制說之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不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

變也是謂七廟之中不數文武則有親廟六以禮意言之劉説非也蓋禮有尊之統有親之統以尊之統言之祖愈遠則愈尊則如殷人之制徧祀先公先王可也廟之有制也出於親之統由親之統言之則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上不過高祖下不過玄孫故宗法服術皆以五為節喪服有曾祖父母服而無高祖父母服曾祖父母之服不過齊衰三月若夫玄孫之生殆未有及見高祖父母之死者就令有之其服亦不過袒免而止此親親之界也過是則親屬竭矣故遂無服服之所不及祭亦不敢及此禮服家所以有天子四廟之説也劉歆又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雖然言豈一端而已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無貴賤一者車服之節殯

葬之期此有等衰者也至於親親之事則貴賤無以異以三為五大夫以下用之以五為九雖天子不能過也既有不毀之廟以存尊統復有四親廟以存親統此周禮之至文者也宗周之初雖無四廟明文然祭之一種限於四世則有據矣逸周書世俘解王克殷格於廟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此太伯虞公邑考與三王并升猶用殷禮然所祀者四世也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於先公之中追王二代與文武而四則成王周公時廟數雖不必限於四王然追王者與不追王者之祭固當有別矣書顧命所設几筵乃成王崩召公攝成王冊命康王時依神之席（見拙撰周書顧命考及顧命後考）而其席則牖間西序東序與西夾凡四此亦為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設是周初所立即令不止四廟其於高祖以下固與他先公不同其後遂為四親廟之制又加以后稷文武

遂為七廟是故徧祀先公先王者殷制也七廟四廟者七十子後學之說也周初制度自當在此二者間雖不敢以七十子後學之說上擬宗周制度然其不如殷人之徧祀其先固可由其他制度知之矣

以上諸制皆由尊尊親親二義出然尊尊親親賢賢此三者治天下之通義也周人以尊尊親親二義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而以賢賢之義治官故天子諸侯世而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蓋天子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傳子不立嫡則無以弭天下之爭卿大夫士者圖事之臣也不任賢無以治天下之事以事實證之周初三公惟周公為武王母弟召公則疏遠之族兄弟而太公又異姓也成康之際其六卿為召公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而召畢毛三公又以卿兼三公周公太公之子不與焉王朝如是侯國亦然故春秋譏世卿世

卿者後世之亂制也禮有大夫為宗子之服若如春秋以後世卿之制則宗子世為大夫而支子不得與又何大夫為宗子服之有矣此卿大夫士不世之制當自殷已然非屬周制慮後人疑傳子立嫡之制通乎大夫以下故附著之

男女之別周亦較前代為嚴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女無稱姓者有之惟一姜嫄姜嫄者周之妣而其名出於周人之口者也傳言黃帝之子為十二姓祝融之後為八姓又言虞為姚姓夏為姒姓商為子姓凡此紀錄皆出周世據殷人文字則帝王之妣與母皆以日名與先王同諸侯以下之妣亦然（傳世商人彝器多有妣甲妣乙諸文）雖不敢謂殷以前無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稱固事實也（晉語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案蘇國己姓其女稱妲己似已為女子稱姓之始然恐亦周人追名之）而周則大姜大任大姒邑姜皆以姓著自是訖於春秋之末無不稱姓之女子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

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商人六世以後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之制實自周始女子稱姓亦自周人始矣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異姓之勢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於是有宗法有服術而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賢才得以進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別嚴且異姓之國非宗法之所能統者以婚媾甥舅之誼通之於是天下之國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諸國之間亦皆有兄弟甥舅之親周人一統之策實存於是此種制度固亦由時勢之所趨然手定此者實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於舊制本有可以為天子之道其時又躬握天下之權而顧不嗣位而居攝又由居攝而致政其無利天下之心

昭昭然為天下所共見故具所設施人人知為安國家定民人之大計一切制度遂推行而無所阻矣

由是制度乃生典禮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也凡制度典禮所及者除宗法喪服數大端外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大夫士止民無與焉所謂禮不下庶人是也若然則周之政治但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設而不為民設乎曰非也凡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以為民也有制度典禮以治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義以相分而國家之基定爭奪之禍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於此矣且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使天子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禮以親親尊尊賢賢明男女之別於上而民風化於下此之謂治反是則謂之亂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禮者道德之器也周人為政之精髓實存於此此非無徵之說也以經證

之禮經言治之迹者但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而尚書言治之意者則惟言庶民康誥以下九篇周之經綸天下之道胥在焉其書皆以民為言召誥一篇言之尤為反覆詳盡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貫之其言曰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且其所謂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謂必天子自納於德而使民則之故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充此言以治天下可云至治之極軌自來言政治者未能有高焉者也古之聖人亦豈無一姓福祚之念存於其心然深知夫一姓之福祚與萬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萬姓之福祚與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與民二字此篇乃召公之言而

史佚書之以誥天下（洛誥云作册逸誥是史逸所作召誥與洛誥日月相承乃一篇分為二者故亦史佚作也）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義大法胥在於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而制度典禮之專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為民而設也

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此之謂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謂之非彝康誥曰勿用非謀非彝召誥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非彝者禮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不憝又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周公誥康叔治殷民之道殷人之刑惟寇攘姦宄而周

人之刑則弁及不孝不友故曰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其重民彝也如此是周制刑之意亦本於德治禮治之大經其所以致太平與刑措者蓋可覩矣

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隳極矣周人數商之罪於牧誓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弗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以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於多士曰在今後嗣王誕淫厥泆罔顧於天顯民祇於多方曰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於酒誥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民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

逮辜由前三者之説則失德在一人由後之説殷之臣民具漸於亡國之俗久矣此非敵國誣謗之言也殷人亦屢言之西伯戡黎曰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曰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又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夫商道尚鬼乃至竊神祇之犧牲卿士濁亂於上而法令隳廢於下舉國上下惟姦宄敵讎之是務固不待孟津之會牧野之誓而其亡已決矣而周自大王以後世載其德自西土邦君御事小子皆克用文王教至於庶民亦聰聽祖考之彝訓是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後尤兢兢以德治為務召誥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周之君臣於其嗣服之初反覆敎戒也如是則知所以驅草竊姦宄相為敵讎之民而躋之仁壽之域者其經綸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必於是乎觀之矣

# 觀堂集林卷第十一　史林三

海甯　王國維

## 太史公行年考

公姓司馬氏名遷字子長（案子長之字史記自序與漢書本傳皆不載揚子法言寡見篇或問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又君子篇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子長二字之見於先漢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論衡超奇變動須頌案書諸篇張衡應劭皆稱司馬子長或單稱子長是子長之字於漢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見史漢為疑矣）左馮翊夏陽人也（案自序司馬氏入少梁在晉隨會奔秦之歲即魯文公七年周襄王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陽自司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年）自序云昔在顓頊至於夏商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與武安君共阬趙長平

軍還而與之俱死杜郵葬於華池集解引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云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國維案水經河水注陶渠水又東南逕華池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城西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里所此索隱所本也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昌生無澤漢書作毋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集解引蘇林曰長安北門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云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國維案水經河水注陶渠水又南逕高門原蓋層阜墮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云高門原東去華池三里太平寰宇記同州韓城縣下引水經注高門原南有層阜秀出雲表俗謂馬門原正義引括地志亦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蓋本古本水經注馬門原或以司馬氏冢地名矣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說見後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律書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天官書自漢之為天文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漢書律歷志元封七年選漢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又公孫宏傳擧治歷則唐都落下閎是唐都實與於太初改歷之役考司馬談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師之唐都至七年尚存則都實壽考人矣受易於楊何儒林列傳言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漢書儒林傳何字叔元習道論於黃子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案傳云轅固生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是黃生與司馬談時代畧相當徐說殆是也談既習道論故論六家要旨獨右道家與史公無異乃楊雄云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班彪譏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謬司馬談之說為史公之說矣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有子曰遷即公是也

漢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歲

案自序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此下奪遷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無此文當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條當本先漢記錄非魏晉人語說見後

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荀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則當生於建元六年然張守節正義於自序為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下云案遷年四十二歲與索隱所引博物志差十歲正義所云亦當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隱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張守節所見本作年三十八三訛為二乃事之常三訛為四則於理為遠以此觀之則史公生年當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又案自序遷生龍門龍門在夏陽北正義引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而華池則在韓城縣西南十七里相去七十里似當司馬談時公家已徙而向東北然公自云生龍門者以龍門之名見於夏書較少梁夏陽為古故樂用之未必專指龍門山下又云耕牧河山之陽則所謂龍門固指山南河曲數十里間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六歲

五年乙巳十歲

案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引劉伯莊說謂即左傳國語世本等書是也考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間是時當已入官公或隨父在京師故得誦古文矣自是以前必已就閭里書師受小學書故十歲而能誦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歲

二年戊申十三歲

案漢舊儀（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五引）司馬遷父談世為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西京雜記卷六文本同）考自序云二十而南遊江淮則衛宏說非也或本作二十誤倒為十二又訛二為三與

元朔元年癸丑十八歲

三年乙卯二十歲

案自序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考自序所紀亦不盡以遊之先後為次其次當先浮沅湘闚九疑然後上會稽自是北涉汶泗過楚及梁而歸否則既東復西又折而之東北殆無是理史公此行據衛宏說以為奉使來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也然公此時尚未服官下文云於是遷始仕為郎中明此時尚未仕則此行殆為宦學而非奉使矣

又案史公遊踪見於史記者五帝本紀曰余嘗西至空同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封禪書曰余從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河渠書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至龍門至於朔方齊太公

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伯夷列傳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孟嘗君列傳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信陵君列傳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春申君列傳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屈原賈生列傳曰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蒙恬列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已輕百姓力矣淮陰侯列傳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樊酈滕灌列傳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自序曰奉使西征

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史公足跡殆遍宇內所未至者朝鮮河西嶺南諸初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繫之於其年下餘大抵是歲事也是歲所歷各地以先後次之如左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屈原賈生列傳) 浮於沅湘(自序) 闚九疑(同上) 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河渠書) 上會稽探禹穴(自序) 上姑蘇望五湖(河渠書) 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春申君列傳 按越絕書則春申君故城宮室在吳) 適淮陰(淮陰侯列傳) 行淮泗濟漯(河渠書)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自序)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孔子世家) 戹困鄱薛彭城(自序) 過薛(孟嘗君列傳) 適豐沛(樊酈滕灌列傳) 過梁楚以歸(自序) 適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傳)

又案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公從安國問古文尚書其年無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驩驩生卬既云早卒而又及紀其孫則安國之卒當在武帝初葉以漢書兒寛傳攷之則兒寛為博士弟子時安國正為博士而寛自博士弟子補廷尉文學卒史則當張湯為廷尉湯以元朔三年為廷尉至元狩三年遷御史大夫在職凡六年寛為廷尉史至北地視畜數年始為湯所知則其自博士弟子為廷尉卒史當在湯初任廷尉時也以此推之則安國為博士當在元光元朔間攷褚大亦以此時為博士至元狩六年猶在職然安國既云蚤卒則其出為臨淮太守亦當在此數年中時史公年二十左右其從安國問古文尚書當在此時也又史公於自序中述董生語董生雖至元狩元朔間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師則史公見董生亦當在

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證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爲太史令二確爲三之訛字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歲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歲

案自序云於是遷仕爲郎中其年無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間其何自爲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歲

案封禪書明年冬天子郊雍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邱如寬舒等議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則司

馬談等議立后土乃十月事也談爲太史令始見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歲

案五帝本紀余嘗西至空同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公西至空同當是是歲十月扈從時事

又案封禪書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一郊見案漢書武帝紀是歲十一月立太畤於甘泉天子親郊見則太史談等議泰畤典禮當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歲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云云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當在置郡之後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還登封泰山復東巡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蓋史公自西南還報命當在春間時帝已東行故自長安赴行在其父談當亦扈駕至緱氏崇高間或因病不得從故留滯周南適史公使反遂遇父於河洛之間也史公見父後復從封泰山故封禪書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後復從帝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故齊太公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又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故蒙恬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直道者自九原抵雲陽（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紀所謂除道道

九原抵雲陽塹山湮谷直通之者也父談之卒當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駕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歲

案河渠書余從負薪塞宣房考漢書武帝紀是歲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從塞宣房則亦從至緱氏東萊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歲

案自序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當作三十八說見上）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陽人而云茂陵顯武里者父談以事武帝故遷茂陵也大夫者漢爵第五級也漢人履歷輒具縣里及爵扁鵲倉公列傳有安陵阪

里公乘項處敦煌所出新莽時木簡有敦德亭閒田東武里士伍王參是也或并記其年敦煌漢簡有新望興盛里公乘□殺之年卅八又有□□中陽里大夫呂年年廿八此云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三十八與彼二簡正同乙卯者以顓頊歷及殷歷推之均為六月二日由此數證知博物志此條乃本於漢時簿書為最可信之史料矣

又案公官為太史令自序具有明文然全書中自稱及稱其父談皆曰太史公其稱父為公者顏師古及司馬貞均謂遷自尊其父稱之曰公其自稱公者桓譚新論謂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見孝武本紀及自序索隱引）韋昭則以為外孫楊惲所稱（見孝武本紀集解）張守節正義則以為遷所自稱案東方朔卒年雖無可考要當在史記成書之前且朔與公友也藉令有平定之事不得稱之為公又

秦漢間人著書雖有以公名者如漢書藝文志易家有蔡公二篇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黃公四篇毛公九篇然此或後人所加未必具所自稱則桓譚張守節二說均有所不可通惟公書傳自楊惲公於惲為外王父父談又其外曾祖父也稱之為公於理為宜韋昭一說最為近之矣自易令為公遂滋異說漢儀注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漢書本傳注如淳說皆引此文西京雜記卷六語畧同前矣均用漢儀注文也）又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自序正義引漢舊儀實漢舊儀與漢儀注本一書皆漢舊儀注之畧稱衛宏所撰也）臣瓚駁之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集解引）晉灼駁之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且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漢書本傳注引）虞喜志林又為調停之說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

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猶以舊名尊而稱公也自序索隱引
國維案漢官皆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以奉常郎中令等為九卿中間名有更易員有增省而其制不變終先漢之世惟末置三師在丞相上他無所聞且太史令一官本屬奉常與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五令丞聯事無獨升置丞相上之理且漢之三公官名上均無公字何獨於太史稱太史公史公報任安書云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宋祁援此語以破衛宏其論篤矣且漢太史令之職掌天時星曆續漢志不掌紀事則衛宏序事如古春秋之說亦屬不根既不序事自無受天下計書之理晉灼謂衛宏所說多不實其說是也稱謂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見茂陵中書公為大史令見於自序較之衛宏所記自可依據至太

史令之秩漢書百官公卿表無文或以為千石報任安書鄉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秩千石故比下大夫或以為八百石漢書律歷志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有司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據此則太史令秩八百石或以為六百石則漢舊儀（北堂書鈔卷三十五引）續漢書百官志皆同又據索隱所引博物志則史公時秩亦六百石案史公自稱僕嘗廁下大夫之列而自序又稱壺遂為上大夫（太初元年事）據漢書律歷志壺遂此時為大中大夫而大中大夫秩千石千石為上大夫則八百石為中大夫六百石為下大夫矣漢時官秩以古制差之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當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當古上中下三卿千石八百石六百石當上中下三大夫五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當上中下士續漢志引漢舊注（即漢舊注儀）三公東

兩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元士四百石則下大夫六百石審矣又漢書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黄綬是亦隱以比二千石以上當古之卿比六百石以上當古大夫比二百石以上當古之士則下大夫之為秩六百石蓋昭昭矣臣瓚千石之說別無他據元鳳中太史令張壽王之秩八百石或以他事增秩據史公所自述自以六百石之說為最長矣

四年甲戌三十九歲

案五帝本紀余北過涿鹿考漢書武帝紀是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遒縣北界今案漢書地理志涿鹿縣在上谷不在涿郡然五帝本紀集解引服虔云涿鹿在涿郡

是服虔因以獨鹿涿鹿為一地史公北過涿鹿蓋是年扈蹕

時所經

太初元年丁丑四十二歲

案漢書律曆志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曆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歛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得太初本

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

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曆以平為太史丞云云如是則太初改曆之議發於公而始終總其事者亦公也故韓長孺列傳言余與壺遂定律曆漢志言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蓋公為太史令星曆乃其專職公孫卿壺遂雖與此事不過虛領而已孔子言行夏之時五百年後卒行於公之手後雖曆術屢變除魏明帝僞周武氏外無敢復用亥子丑三正者此亦公之一大事業也

又案自序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云云於是論次其文是史公作史記雖受父談遺命然其經始則在是年蓋造曆事畢述作之功乃始也

天漢元年辛巳四十六歲

三年癸未四十八歲

案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亦云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然據李將軍匈奴列傳及漢書武帝紀李陵傳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蓋史公以二年下史至三年尚在縲紲其受腐刑亦當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

太始元年乙酉五十歲

案漢書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事當在此數年中鹽鐵論周秦篇今無行之人一旦下蠶室創未愈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云云是當時下蠶室者刑竟即任以事史公父子素以文學登用奉使扈從光寵有加一旦以言獲罪帝未嘗不

惜其才中書令一官設於武帝或竟自公始任此官未可知也

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有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史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中書令即中書謁者令之畧也漢舊儀大唐六典卷九引中書令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漢書佞幸傳蕭望之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成帝紀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官置尚書員五人續漢書百官志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據此似武帝改尚書為中書復改士人用宦者成帝復故然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武帝末為尚書令霍光傳尚書令讀奏諸葛豐傳有尚書令堯京房傳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事皆在武

帝之後成帝建始之前是武帝雖置中書不廢尚書特於尚書外增一中書令使之出受尚書事入奏之於帝耳故蓋寬饒傳與佞幸傳亦謂之中尚書蓋謂中官之幹尚書事者以別於尚書令以下士人也漢舊儀（北堂書鈔卷五十七引）尚書令并掌詔奏既置中書掌詔誥答表皆機密之事蓋武帝親攬大政丞相自公孫弘以後如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等皆以中材備員而政事一歸尚書霍光以後凡秉政者無不領尚書事尚書為國政樞機中書令又為尚書之樞機本傳所謂尊寵任職者由是故也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歲

案公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在是歲十一月漢書武帝紀是歲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書所云會從上東來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書所云今少

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者也是報
安書作於是冬十一月無疑或以任安下獄坐受衛太子節
當在征和二年然是年無東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
與報書不合田叔列傳後載褚先生所述武帝語曰任安有
當死之罪甚衆吾嘗活之是安於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
報安書自在太始末審矣
征和元年己丑五十四歲
後元元年癸巳五十八歲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六十歲
案史公卒年絕不可考惟漢書宣帝紀載後元二年武帝疾
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
獄丙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此内謁者令師古注云内者署屬

少府不云内謁者二劉漢書刊誤因以謁為衍字又案劉屈
氂傳有内者令郭穰在征和三年似可為劉說之證然丙吉
傳亦稱内謁者令郭穰與宣紀同然則果宣帝紀與丙吉傳
衍謁字抑劉屈氂傳奪謁字或郭穰於征和三年為内者令
至後元二年又轉為内謁者令均未可知也如謁字非衍則
内謁者令當即中謁者令亦即中書謁者令漢書百官公卿
表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然中謁者
本漢初舊名樊酈滕灌列傳漢十月拜灌嬰為中謁者漢書
魏相傳述高帝時有中謁者趙堯等高后時始用宦官漢書
高后紀少帝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史記呂后本紀
作大中謁者張釋又稱宦官令張澤自是一人大中謁者乃
中謁者之長猶言中謁者令也成帝紀注引臣瓚
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為中書謁者令置

僕射其言當有所本胄捐之傳捐之言中謁者不宜受事此即指宣帝後中書令出取封事見霍光傳言之是則中書謁者武帝後亦兼稱中謁者不待成帝始改矣由是言之宣帝紀與丙吉傳之内謁者令疑本作中謁者令隋人諱忠改中為内亦固其所此說果中則武帝後元二年郭穰已為中謁者令時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要之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

史記紀事公自謂訖於太初班固則云訖於天漢案史公作記創始於太初中故原稿紀事以元封太初為斷此事於諸表中蹤跡最明如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皆訖太初四年此史公原本也高帝功臣年表則每帝一格至末一格則云建元元年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又云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以武帝一代截而為二明前三十

六年事爲史公原本而後十八年事爲後人所增入也惠景間侯者年表與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太初已後一格亦後人所增殊如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封以前六元各占一格而太初以後五元幷爲一格尤爲後人續補之證表既如此書傳亦宜然故欲據史記紀事以定史公之卒年尤不可恃故據屈原賈生列傳則訖孝昭矣據楚元王世家則訖宣帝地節矣據歷書及曹相國世家則訖成帝建始矣據司馬相如列傳則訖成哀之際矣凡此在今史記本文而與褚先生所補無與者也今觀史記中最晚之記事得信爲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餘皆出後人續補也史公雖居茂陵然冢墓尚在夏陽水經河水注陶渠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歷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

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太史公自序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隸漢永嘉無四年晉永嘉時又無漢陽郡此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疑四字或誤括地志正義引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與水經注合又云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則誤也

史公子姓無考漢書本傳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是史公有後也女適楊敞漢書楊敞傳敞子忠忠弟惲惲母司馬遷女也又云大將軍光謀欲廢昌邑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案惲為敞幼子則敞傳與延年參語之夫人必公女也廢立之是非姑置不論以

一女子而明決如此洵不媿為公女矣

史公交遊據史記所載屈原賈生列傳有賈嘉刺客列傳有公孫季功董生樊酈滕灌列傳有樊它廣酈生陸賈列傳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張釋之馮唐列傳有馮遂子王孫趙世家亦云余聞之馮王孫田叔列傳有田仁韓長孺列傳有壺遂衛將軍驃騎列傳有蘇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孫季功董生非仲舒曾與秦夏無且遊考荊軻刺秦王之歲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見史公道荊軻事又樊它廣及平原君子輩行亦遠在史公前然則此三傳所紀史公或追紀父談語也自馮遂以下皆與公同時漢書所紀有臨淮太守孔安國騎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謐高士傳所紀有處士摯峻

史公所著百三十篇後世謂之史記史記非公所自名也史公屢稱史記非自謂所著書周本紀云太史伯陽讀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又云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又曰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天官書云余觀史記考行事孔子世家云乃因魯史記作春秋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凡七稱史記皆謂古史也古書稱史記者亦然逸周書有史記解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孔子讀史記喟然而嘆公羊疏引春秋說（謂春秋緯）云邱攬史記又引閔因叙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至後漢猶然越絕書（十四）云夫子作經攬史記東觀漢記（初學記卷二十一引）云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後漢書從史記為國史）公羊莊七年傳何休注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是漢人所謂史記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書明太史公書當時未有史記之名故在前漢則

著錄於向歆七畧者謂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宣元六王傳謂之太史公書其在後漢則班彪畧論王充論衡超奇案書對作等篇宋忠注世本左傳正義引亦謂之太史公書應劭風俗通謂之太史公記見卷一及卷六亦謂之太史記見卷二是兩漢不稱史記之證惟後漢書班彪傳稱司馬遷作史記乃范曄語西京雜記卷二稱司馬遷發憤作史記則吳均語耳稱太史公書為史記蓋始於魏志王肅傳乃太史公記之畧語晉荀勗穆天子傳序亦稱太史公記抱朴子內篇猶以太史公記與史記互稱可知以史記名書始於魏晉間矣竊意史公原書本有小題而無大題此種著述秦漢間人本謂之記六國表云太史公讀秦記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漢著記百九十卷後漢班固劉珍等在東觀所作者亦謂之漢記蔡邕等所續者謂之後漢記則稱史公所撰為太史公記乃其所

也具畧稱史記者猶稱漢舊儀注爲漢舊儀漢舊注說文解字爲說文世說新語爲世說矣

史記一書傳播最早漢書本傳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播焉其所謂宣播者蓋上之於朝又傳寫以公於世也七畧春秋類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宣元六王傳成帝時東平王宇來朝上書求太史公書是漢祕府有是書也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司馬子有言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見貨殖列傳此桓寬述桑宏羊語考桑宏羊論鹽鐵在昭帝始元六年而論次之之桓寬乃宣帝時人此引貨殖傳語即不出宏羊之口亦必爲寬所潤色是宣帝時民間亦有其書嗣是馮商褚先生劉向揚雄等均見之蓋在先漢之末傳世已不止一二本矣

漢世百三十篇往往有寫以別行者後漢書竇融傳光武賜

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又循吏傳明帝賜
王景河渠書是也
記言記事雖古史職然漢時太史令但掌天時星曆不掌紀載故史公所撰書仍私史也況成書之時又在官中書令以後其為私家著述甚明故此書在公生前未必進御乃漢舊儀注（自序集解引）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西京雜記卷六同）魏志王肅傳亦云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二說最為無稽自序與報任安書皆作於被刑之後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兩本紀報任安書亦云本紀十二是無削去之說也
隋書經籍志別集類有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蓋後人所輯書已久佚今其遺文存者悲士不遇賦見藝文類聚卷三

十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及文選與摯伯陵書見皇甫謐高
士傳悲士不遇賦陶靖節感士不遇賦序及劉孝標辨命論
俱稱之是六朝人已視為公作然其辭義殊未足與公他文
相稱若與摯伯陵書則直恐是贋作耳
隋志子部五行家載梁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他書所
引則作素王妙論史記越王句踐世家集解北堂書鈔卷四
十五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條其書似
貨殖列傳蓋取貨殖傳素封之語故曰素王非殷本紀素王
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晉人所依託也

# 觀堂集林卷第十二

史林四

海甯　王國維

## 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

尚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正義僅舉其三今考之古籍則世本居篇云契居蕃（見水經注渭水篇通鑑地理通釋引世本作蕃疑即漢志魯國之蕃縣觀相土之都在東岳下可知）契本帝嚳之子實本居亳今居於蕃是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書正義引）由蕃遷於砥石是二遷也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是昭明又由砥石遷商是三遷也左氏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邱為昭明子相土所遷又定九年傳祝鮀論周封康叔曰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相土之時曾有二都康叔取其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當在東岳之下蓋如泰山

之祊為鄭有者此為東都則商邱乃其西都矣疑昭明遷商後相土又東徙泰山下後復歸商邱是四遷五遷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山海經郭璞注引真本紀年有殷王子亥殷主甲微稱殷不稱商則今本紀年此事或可信）是六遷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是七遷也至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為八遷湯至盤庚五遷書序紀其四而前之八遷古未有說雖上古之事若存若亡世本紀年亦未可盡信然要不失為古之經說也（梁氏玉繩史記志疑引路史國名紀上甲居鄴以當一遷不知鄴即殷也）

## 說商

商之國號本於地名史記殷本紀云契封於商鄭玄皇甫謐以為上雒之商蓋非也古之宋國實名商邱邱者虛也（說文解字虛大丘也昆侖丘謂之昆侖虛又云丘謂之虛从丘虍聲）宋之稱商邱猶洹水南之稱殷虛是商在宋地左傳昭元年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又襄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又昭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大火謂之大辰則宋之國都確為昭明相土故地杜預春秋釋地以商邱為梁國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又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其說是也始以地名為國號繼以為有天下之號其後雖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稱大邑商訖於失天下而不改羅參事殷虛書契考釋序云史稱盤庚以後商改稱殷而徧搜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雖居河北國尚號商其說是也且周書多士云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是帝辛武庚之居猶稱商也至微子之封國號未改且處之商邱又復其先世之地故國謂之宋亦謂之商顧氏日知錄引左氏傳孝惠娶於商（哀二十四年） 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二年）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以證宋之得為商閻百詩潛邱劄記駁之其說甚辯然不悟周時多謂宋為商左氏襄九年傳士弱曰商人閱其禍敗

之釁必始於火此答晉侯宋知天道之間商人謂宋人也昭八年傳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商衛謂宋衛也吳語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謂宋魯之間也樂記師乙謂子貢商者五帝之遺音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王之遺音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子貢之時有齊人無商人商人即宋人也余疑宋與商聲相近初本名商後人欲以別於有天下之商故謂之宋耳然則商之名起於昭明訖於宋國蓋於宋地終始矣

說亳

古地以亳名者甚多周書立政云三亳阪尹鄭玄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名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書正義引）皇甫謐則云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同上）括地志中之曰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

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史記殷本紀正義引）二說不同然立政說文王事時周但長西土不得有湯舊都之民與南北西三亳之地此三亳者自為西夷與左氏傳之肅慎燕亳說文京兆杜陵亭之亳皆與湯都無與者也又春秋襄十一年同盟於亳城北（公穀作京城北公羊疏謂服氏經亦作京今左氏經傳作亳殆字之誤也）則為鄭地之亳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亳陰野中則為衛地之亳左氏傳公子欒說奔亳則為宋地之亳與皇甫謐所舉三亳以亳名者八九然則湯之所都果安在乎史記六國表言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徐廣以京兆杜陵之亳亭當之蓋探史公之意以為說班固於漢地理志則云偃師尸鄉殷湯所都鄭玄亦以為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為湯居南亳（尚書正義引）括地志兼采二說以為湯始居南亳穀熟後居西亳偃師而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之薄縣臣瓚曰湯所都是湯

所都之亳亦有四說余案瓚說是也山陽之薄即皇甫謐所謂北亳後漢以薄縣屬梁國至魏晉并罷薄縣以其地屬梁國之蒙縣故謐云蒙為北亳者渾言之杜預於莊十一年傳注云蒙縣西北有亳城則析言之蒙之西北即漢山陽郡薄縣地也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南二十餘里其為湯都有三證一以春秋時宋之亳證之左氏莊十一年傳宋萬弒閔公於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杜注以亳在蒙縣西北如杜說則亳與曹接境曹師之伐先亳後宋猛獲在亳故北奔衛南宮萬在宋故南走陳是宋之亳即漢之薄縣又哀十四年傳桓魋請以鞌易薄景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鞌桓魋之邑地雖無考當與薄近是歲魋入於曹以叛時曹地新入於宋雖未必為魋采邑亦

必與亳邑相近則其所欲易之薄亦必與曹相近殆即前漢山陽郡之薄縣而此薄為宋宗邑尤足證其為湯所都然則此北亳者於春秋時為亳為薄於兩漢為薄縣晉時縣治雖廢而尚有亳城若南亳西亳不獨古籍無徵即漢以後亦不見有亳名其證一也二以湯之鄰國證之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為鄰皇甫謐孟康司馬彪杜預酈道元均以甯陵縣（前漢屬陳留郡後漢屬梁國）之葛鄉為葛伯國謐且謂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不能使民為之耕以證湯之所都當為穀熟之南亳然穀熟之去甯陵雖較之偃師為近中間尚隔二百餘里若蒙縣西北之薄與甯陵東北之葛鄉地正相接湯之所都自當在此其證二也三以湯之經畧北方證之湯所伐國韋顧昆吾夏桀皆在北方昆吾之墟地在衛國（漢東郡濮陽城內）左傳世本說當可據而韋國鄭箋以為豕韋按續漢書地理志東郡白馬縣有韋鄉杜預亦云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

氏之國又白馬之津史記曹相國世家亦謂之圍津是韋與昆吾實為鄰國與亳相距不過二百里顧地無考漢書古今人表作鼓案殷虛卜辭云王步於𡪞𡪞當即鼓字卜辭所載地名大抵在大河南北數百里內知亦距韋與昆吾不遠且顧與昆吾鄭語均以為己姓之國故衛之帝邱城外有戎州己氏而梁國蒙薄之北漢亦置己氏縣疑古顧國當在昆吾之南蒙薄之北然則亳於湯之世居國之北境故湯自商邱徙此以疆理北方逮北伐韋顧遂及昆吾於是商境始北抵河王業之成基於此矣湯之時方有事北方決無自商邱南徙穀熟之理至偃師之地更與諸國風馬牛不相及具證三也自來說湯都者紛歧無定說故舉此三證質之

說耿

尚書序祖乙遷於耿史記殷本紀作邢索隱以為河東皮氏縣

之耿鄉然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其地皆在河南北數百里內祖乙所居不得遠在河東且河東之地自古未聞河患耿鄉距河稍遠亦未至遷圮也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引說文郱鄭地有郱亭疑祖乙所遷當是此地然說文邢字下云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其云周公子所封則指邢茅胙祭之邢（杜注在廣平襄國縣）然又云地近河內懷則又指左傳（宣六年）戰國策（魏策秦固有懷地邢邱史記魏世家作懷地邢邱）之邢邱（杜注在河內平皋縣）也邢邱即郱邢虛猶言商邱殷虛祖乙所遷當即此地其地正濱大河故祖乙圮於此也

說殷

殷之為洹水南之殷虛蓋不待言然自史記以降皆以殷為亳其誤始於今文尚書書序訛字而太史公仍之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馬鄭本古文同）東皆謂孔子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孔疏謂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

類無緣誤作始字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謂治之作亂乃偽古文束廣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祕府所說殆不虛按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束晳所見自當不誣且亳殷二字未見古籍商頌言宅殷土茫茫周書召誥言宅新邑宅殷連言於義為長且殷之於亳截然二地書疏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在鄴南三十里史記索隱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於北冡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北蒙曰殷無在鄴南三十里六字束晳以漢書項羽傳之洹水南殷虛釋之見書孔疏今龜甲獸骨出土皆在此地蓋即盤庚以來殷之舊都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蓋用逸書說命之文今偽古文說命襲其語書無逸稱高宗舊勞於外當指此事然則小乙之時必都河北之殷故武丁徂亳必先入河此其證也史記既以盤庚所遷為亳殷在河南而受辛之亡又都河北乃不得不以去亳從河北歸之武乙今本紀年襲之然史

記正義引古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遷都雖不似竹書原文必檃括本書為之較得事實乃今本紀年於武乙三年書自殷遷於河北又於十五年書自河北遷於沬則又勦史記及帝王世紀之說必非汲冢本文也要之盤庚遷殷經無亳字武丁徂亳先入於河洹水之虛存於秦世此三事已足正書序及史記之誤而殷虛卜辭中所祀帝王訖於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羅參事以康祖丁為庚丁武祖乙為武乙文祖丁為文丁其說至不可易（見殷虛書契考釋）則帝乙之世尚宅殷虛史記正義所引竹書獨得其實如是則商居殷最久故亦稱殷詩書之文皆殷商互言或兼稱殷商然其名起於地名之殷而殷地之在河北不在河南則可斷也

周葊京考

宗周彝器言王在葊京者五（井鼎靜彝靜敦史懋壺遹敦）言王在葊者一（呂伯虎敦）其字从

芔从旁旁字雖不可識然與旁鼎之旁旁尊之旁皆極相似當是从芔旁聲之字蓋即詩小雅往城于方及侵鎬及方之方鎬方二地自來無說案小雅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極其所至之地曰太原著其所由歸之地曰鎬則鎬與太原殆是一地或太原其總名而鎬與方皆太原之子邑耳太原先儒或以為晉陽或以為平涼而據尚書禹貢春秋左氏傳之說其地當在河東禹貢記禹治冀州水首壺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陽次覃懷次衡漳而終以恒衛其次實自西而東則太原一地當在壺口梁岐之東太岳之西即漢之河東郡地又左氏昭元年傳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考汾水經流千三百四十里歷漢太原河東二郡地而洮水大澤則皆在河東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涑水有洮水水經涑水注則云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經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又云賈

達曰汾洮二水名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為洮亭也然則涑水殆亦為洮水之兼稱乎云云是酈氏始以洮為涑之别源又疑為涑之異號觀傳文汾洮并舉殆非涑水不足當之則後説殆是也顧無論從何説洮水皆不出漢河東境内則有汾洮二水之太原正漢河東郡地與禹貢之太原在壺口梁岐岳陽間者地望正合大澤當即安邑鹽池或蒲坂張陽池亦河東地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伐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太原（此書當出原本竹書紀年）而穆天子傳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水之阿此當是犬戎既遷後事案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雷水出焉則犬戎所遷之太原在河東可知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料民之事亦以河東為便不容東至晉陽亦無緣西至平涼也太原之地既定乃可求鎬方之所在余疑彝器中之葊京即小雅之方也靜敦上言王在葊京下言射

于大池適敦上言王在䓬京下言呼漁于大池則䓬京左右必有大池而河東諸湖澤有董澤有鹽池有張陽池今蒲州五姓湖鹽池既不可漁則所謂大池者董澤與張陽池必居其一而張陽池東西兩陂東陂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西陂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去蒲坂一十五里較董澤之東西四里南北三里者為大若以此池當靜敦適敦之大池則所謂䓬京者非蒲坂莫屬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坂故曰蒲秦更名今蒲州䓬蒲聲相近又䓬在陽部蒲在魚部為陰陽對轉之字又古方旁同字則小雅之方當即彝器之䓬京秦漢之蒲坂矣彝器凡言王在䓬京者多穆王時器而召伯虎敦作於宣王六年亦云王在䓬與穆王遷戎宣王料民之事亦可相印證也周都豐鎬而䓬亦稱京與唐都長安而建蒲州為中都者先後一揆余曩作玁狁考於方鎬之方未能實指其地故復著之

秦都邑考

秦之祖先起於戎狄當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駱非子以後始有世系可紀事跡亦較有據其歷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渭汧之會曰平陽曰雍曰涇陽曰櫟陽曰咸陽此九地中惟西垂一地名義不定犬邱涇陽二地有異實而同名者後人誤甲為乙遂使一代崛起之地與其經畧之跡不能盡知世亦無正其誤者案西垂之義本謂西界史記秦本紀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又申侯謂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又云莊公為西垂大夫以語意觀之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然封禪書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紀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宮則又似特有西垂一地水經漾水注以漢隴西郡之西縣當之其地距秦亭不遠使西垂而係地名則酈說無以易矣唯犬邱一

地徐廣曰今槐里也案槐里之名犬邱班固漢書地理志宋衷世本注均有此說此乃周地之犬邱非秦大駱非子所居之犬邱也本紀云非子居犬邱又云大駱地犬邱夫槐里之犬邱為懿王所都而大駱與孝王同時僅吏一傳不容為大駱所有此可疑者一也又云宣公子莊公以其先大駱地犬邱為西垂大夫若西垂泛指西界則槐里尚在雍岐之東不得云西垂若以西垂為漢之西縣則槐里與西縣相距甚遠此可疑者二也且秦自襄公後始有岐西之地厥後文公居汧渭之會甯公居平陽德公居雍皆在槐里以西無緣大駱莊公之時已居槐里此可疑者三也案本紀又云莊公居其故西犬邱此西犬邱實對東犬邱之槐里言史記之文本自明白但具餘犬邱字上均畧去西字余疑犬邱西垂本一地自莊公居犬邱號西垂大夫後人因名西犬邱為西垂耳然則大駱之起遠在隴西非子邑秦

已稍近中國莊公復得大駱故地則又西徙逮襄公伐戎至岐文公始踰隴而居汧渭之會其未踰隴以前殆與諸戎無異自徐廣以犬邱為槐里正義仍之遂若秦之初起已在周畿內者殊失實也此稿既成從楊氏守敬春秋列國圖圖西犬邱於漢隴西郡西縣地其意正與余合

史記於始皇本紀論贊後復敘秦世系都邑陵墓所在其言與秦本紀相出入所紀秦先公謚號及在位年數亦與本紀及六國表不同蓋太史公别記所聞見之異辭未必後人羼入也其中云肅靈公即秦本紀之靈公居涇陽為秦本紀及六國表所未及涇陽一地注家無說余曩作玁狁考曾據此及涇陽君高陵君之封以證詩六月之涇陽非漢安定郡之涇陽縣今更證之考春秋之季秦晉不交兵者垂百年兩國閒地在北方者頗為諸戎蠶食至秦厲共公十六年始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則今之陝西同州府大荔縣也二十一年始縣頻陽則今之蒲城

同官二縣閒地也至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六國表作七年與魏戰少梁）十三年城籍姑皆今之韓城縣地然則厲共公以後秦方東畧靈公之時又拓地於東北與三晉爭霸故自雍東徙涇陽涇陽者當在涇水之委（今之涇陽縣地）決非漢安定郡之涇陽也且此時義渠方強緜諸未滅安定之涇陽與秦中隔諸戎勢不得為秦有即令秦於西北有斗入之地而東畧之世決無反從西北之理厥後靈公子獻公徙治櫟陽櫟陽在今高陵縣境西距涇水入渭之處不遠則涇陽自當在高陵之西今涇陽之境矣餘說詳玁狁考中然則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處與宗周春秋戰國三期相當曰西垂曰犬邱曰秦其地皆在隴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國也曰汧渭之會曰平陽曰雍皆在漢右扶風境此周室東遷秦得岐西地後之都邑也曰涇陽曰櫟陽曰咸陽皆在涇渭下游此戰國以後秦東畧時之都邑也觀其都邑而其國勢從

可知矣

又案秦本紀於獻公即位前說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河西地孝公元年下令國中亦曰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國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疆徙治櫟陽且欲東伐云云似靈公之世國勢頗盛又未嘗東徙秦始皇本紀後雖云靈公居涇陽然於其陵墓則云葬悼公西悼公葬雍則靈公亦葬雍厥後簡公出子亦葬於雍是靈公雖居涇陽未嘗定都也然以其經營東北觀之則其居涇陽之事殆無可疑河西之失亦非盡事實本紀書簡公六年塹洛城重泉而靈公之子獻公未立時亦居河西則河西仍為秦有不過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時有之耳孝公下令欲激發國人故張大其辭觀本紀六國表所紀靈公時事可知矣

## 秦郡考

自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六年從廷尉李斯議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於是言秦郡者分為二說一以為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數而史家追紀之一以為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數而後此所置者不與焉前說始於班固漢書地理志後說始於裴駰史記集解而成於晉書地理志漢志所紀郡國沿革其稱秦置者二十七(河東太原上黨東郡潁川南陽南郡九江鉅鹿齊郡瑯邪會稽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雲中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南海)稱秦郡者一(長沙)稱故秦某郡者八(三川泗水九原桂林象郡邯鄲碭郡薛郡)中有始皇三十三年所置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由余所考定則九原郡亦三十三年置)裴駰不之數而易以鄣郡黔中并數內史為三十六郡晉志從之益以後置之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由余所考定則閩中郡亦始皇二十五年所置)為四十郡近者錢氏大昕用班說姚氏鼐用裴說二者爭而不決久矣原錢氏之意以漢志秦郡之數適得三十六與史記冥合又以班氏為後漢人其言較可依據余謂

充錢氏之說則以漢書證史記不若以史記證史記夫以班氏較裴氏則班氏古矣以司馬氏較班氏則司馬氏又古矣細繹史記之文無一與漢志相合始知持班裴二說者皆未嘗深探其本也今盡置諸家之說而於史記中求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之數則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始納上郡十五縣秦於是始有上郡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秦於是有蜀郡後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四年初置太原郡始皇本紀又謂始皇即位時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則巴郡河東上黨三郡亦始皇以前所置也嗣後始皇五年初置東郡十七年內史騰攻韓以其地為郡名曰潁川二十五年王翦定

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此十四郡皆見於本紀者也其散見於列傳者則穰侯列傳云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案昭王十六年封魏冉陶為諸侯陶在齊魏之間㝡爾一縣難以立國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齊之九縣秦不能越韓魏而有之其地當入於陶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則陶固有一郡之地矣趙策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又云甘羅說趙令割五城以廣河間史記甘茂傳實用此文河間共十七城則亦有一郡之地樊噲傳河間守軍于杠里破之是秦有河間守矣漢初疆域當因其故故彭越王梁實都定陶辟疆分趙乃王河間由前後證之則始皇時實有此二郡也東越列傳云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皆越王句踐之後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而始皇本紀繫降越君於二十五年則閩中郡之置亦當在是年本紀

但書降越君置會稽郡文有所畧也匈奴列傳言秦昭襄王時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亦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是秦之北鄙於上郡外固有隴西北地二郡及滅燕趙又得其緣邊八郡故始皇二十六年前之郡明見於史記者共二十有七至項羽高祖二紀中之碭郡高祖紀之泗川郡紀有泗川監平泗川守壯守監皆郡官陳涉世家中之陳郡東海郡皆見于始皇二十六年之後然不得謂二十六年未有此郡故秦郡之見于史記者共三十有一今姑不論而於漢書地理志求之則邯鄲鉅鹿二郡當為十九年滅趙後所置碭郡當為二十二年滅魏後所置長沙九江泗水薛郡當為二十三年滅楚後所置齊郡瑯邪當為二十六年春滅齊後所置漢志之秦郡中除與史記複出外求其真為二十六年前所有之郡又得九郡以益史記之二十七郡共為三十六郡比之漢志之三十六郡則有閩郡河間郡

中黔中而無九原南海桂林象郡

史記於始皇二十六年大書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即謂是也自是以後則三十三年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又前年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是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匈奴列傳作四十四縣）此三十四縣者優足以置一大郡以地理準之實即九原郡之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自是九原之名始見於史故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歸巡北邊自上郡入至三十七年始皇崩於沙邱其喪乃從井陘抵九原從直道至咸陽明始皇三十二年以前未有九原郡也至二世時則有陳守東海守見於陳涉世家則秦之末年又置陳與東海二郡故二十六年以後於史記中又得六郡并前為四十二郡此秦一代之郡數也然則秦郡遂盡於此乎曰據史文言之似不能有他說矣然以當時之建置言之則余未敢信也今以秦四十二郡還之六國則

除六郡為秦故地（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六郡取之胡越（會稽閩中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外楚得其八（南郡九江泗水東海長沙薛郡黔中陳郡）趙亦如之（太原上黨鉅鹿雲中雁門代郡邯鄲河間）燕得其五（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韓魏共得其七（河東三川東郡潁川南陽定陶碭郡）齊得其二（齊郡琅邪）夫齊地之大雖不若楚趙以視韓魏固將倍之且負海饒富非楚趙邊地之比也今舉全齊之地僅置二郡其不可解一也燕之五郡皆緣邊郡而無腹郡自薊以南古稱天府之地今虛不置郡其不可解二也余以為三十六郡之分在始皇二十六年齊國之滅近在是年之春距燕之亡亦不過一歲二國新定未遑建置故於燕僅因其舊置之緣邊五郡於齊畧分為齊與琅邪二郡其於區畫固未暇也訖於疆理既定則齊尚得五郡燕尚得一郡何以徵之曰漢書高帝紀曰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城立子肥為齊王博陽者濟南也（史記項羽本紀以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儋列傳亦云田橫走博陽漢書作田橫走博嬴林以為即泰山博縣業漢書王子侯表齊孝王子博陽頃侯就下曰在濟南則漢初博陽當在濟南而田安之王濟北者實兼濟南北之地也）此漢初之郡當因秦故而臨淄一郡實齊郡之本

名加以琅邪共得七郡為田齊故地如此則秦之疆理列國庶得其平故史記項羽本紀云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立田安為濟北王曹相國世家云還定濟北郡田儋列傳云田榮反擊項羽於城陽此濟東濟北城陽者皆非縣名（膠東治即墨城陽治莒）則非郡奚屬矣故曰齊於臨淄琅邪外尚有五郡也秦於六國故都多為郡治臨淄邯鄲即以齊趙之都名其郡者也餘如韓都陽翟則秦穎川郡所治楚都壽春則秦九江郡所治唯三川郡則不治魏都之大梁而治周都之洛陽燕則據漢志所載僅得緣邊五郡而自薊以南膏腴之地以漢志郡國當之當得廣陽國之四縣涿郡之八縣與渤海郡若干縣此燕宗廟社稷所在八百餘年藉以立國者也其在秦時不宜虛不置郡水經濡水注言始皇二十一年滅燕以為廣陽郡高帝以封盧綰為燕王史曰燕國全氏祖望地理志稽疑力主是說由今日觀之此郡之果名廣

陽與否雖不可知然其置郡之説殊不可易故曰燕尚有一郡也此六郡者於史雖無明徵然以建置言之乃所當有且其分置或前乎南海六郡矣由此言之則秦郡當得四十有八秦以水德王故數以六為紀二十六年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乘數也次當增置燕齊六郡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於六數不足者二則又於內地分置陳東海二郡共為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如謂不然則請引賈生之言以證之曰秦兼并天下山東三十餘郡秦漢之間自關以東謂之山東今四十八郡除六郡為關中地六郡得之胡越外其餘六國故地適得三十六郡故云山東三十餘郡若秦郡之數不至四十八則山東安得有三十餘郡乎故三十六郡者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數又六國故地之郡數此語習於人口久矣而

班固遷以是為秦一代之郡不已疏乎後人眩於漢志之說而於賈傳之所論史遷之所紀曹若無覩或反據漢志以訂正史記及漢書紀傳此余所以不能無辨也

## 漢郡考上

班孟堅志漢地理畢而總結之曰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志中各郡下又分注其沿革具稱高帝置者二十曰河內曰汝南曰江夏曰魏郡曰常山曰清河曰涿郡曰渤海曰平原曰千乘曰泰山曰東萊曰東海曰豫章曰桂陽曰武陵曰廣漢曰定襄曰楚國曰淮陽國具稱高帝時為某郡者三京兆尹曰高帝二年為渭南郡左馮翊曰高帝二年為河上郡右扶風曰高帝二年為中地郡稱高帝郡國者二中山

國曰高帝郡廣陽國曰高帝燕國稱故郡者一丹陽郡曰故鄣郡計為郡二十三為國三合於後序增二十六之數而後之祖述其說者亦小有異同續漢書郡國志舉信都而無武陵晉書地理志舉梁國而無鄣郡錢氏大昕舉內史膠東衡山而無渭南河上中地三郡皆求以足漢志二十六之數其是非暫置勿論要皆以班氏之說為信而不可易也豈獨此數家而已自來讀漢書者殆無不以班氏之說為信而不可易也自余考之則上所舉二十六郡國其真為高帝置者曾不及三分之一而世人莫之察焉是可異已諸郡中可確證為高帝置者唯河內郡見於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清河常山二郡見於樊噲傳豫章郡見於黥布傳餘如汝南魏郡中山已不足徵至江夏涿郡渤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桂陽武陵定襄十郡尤可證其非高帝所置江夏屬縣半為衡山故郡吳芮之王衡山實都邾

縣及芮徙長沙而衡山為淮南別郡英布劉長迭有其地至文帝分王淮南三子而衡山復為一國武帝初伍被為淮南王畫策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尋陽為廬江屬縣則下雉此時亦當屬衡山此四語者實分指廬江衡山九江豫章四郡皆屬王時故地也又云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則淮南所慮僅漢南郡之兵不言江夏武帝之初似尚無江夏郡逮元狩元年衡山國除次年於其地置六安國僅得衡山五縣江夏十四縣當以衡山餘縣及南郡東邊數縣置之則高帝時不得有江夏郡也前秦郡考言秦於燕之故都當置一郡其地有漢志之廣陽國四縣及涿郡渤海二郡之半漢初置燕國當仍其舊而涿郡之地介居漢志之廣陽河間二國間中葉以後廣陽河間各得四縣故中間得有涿郡之二十九縣若高帝時燕之內史與趙之河間郡

決非迫臨如此則已無置郡之餘地故史記酈商傳商破燕王臧荼軍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至高帝十二年以破英布功改封曲周若當時已置涿郡決無以郡治為侯國之理是歲盧綰稱亂子建受封燕地未平而高皇晏駕其於疆域當無變革是高帝時不得有涿郡渤海二郡也平原千乘二郡漢初為齊悼惠王封域而平原實齊濟北郡之地景武以後濟北國境反居濟水之南其在漢初實跨濟水南北史記曹相國世家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著於漢志為濟南縣盧為泰山縣（文帝後濟北王所都）漯陰平原鬲皆平原屬縣故徐廣云濟北分平原太山二郡高帝時既有濟北郡則不得有平原郡也史記諸侯王表文帝十五年分齊為膠西國都苑徐廣曰樂安有苑縣按漢志齊地無苑縣據水經淄水注所引則作高苑高苑千乘縣也案史記功臣侯表有高苑侯丙倩高祖六年封武帝建元三

年國除膠西之都似不應與侯國同處然水經注實有東西二高苑其所謂東高苑城者膠西之都也所謂西高苑城者而倩之邑也東高苑城以今地望準之當在樂安高苑之間是漢初千乘之地屬於膠西不得有千乘郡也封禪書云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則泰山郡之置在武帝時非高帝所置也東萊一郡處膠東膠西之北漢志之膠東國僅得八縣高密國（本膠西國）僅得五縣故其北得置十七縣之東萊郡漢初膠西實有千乘之地史記吳王濞傳言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書膠西于王端傳亦言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則高密國五縣當因膠西既削之餘膠東八縣恐亦非漢初舊域東萊一郡當置於二國削地後非高帝所置也故漢書高帝紀云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立子肥為齊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數文帝時齊國別

郡亦但舉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城陽而無平原千乘泰山東萊四郡則高帝時無此四郡也武陵桂陽二郡之地高帝時為長沙國南境故文帝賜趙佗書曰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又曰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此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則長沙與南越之間漢不得置郡且長沙在文帝時不過二萬五千户勢不能分置三郡則武陵桂陽二郡非高帝所置也定襄一郡若為高帝所置則其時當屬代國案高帝封兄仲于代王雲中代雁門三郡後封子恆王太原代雁門三郡皆無定襄史記舉漢郡亦但計雲中以西而定襄則在其東則定襄非高帝郡也此外如東海本秦郯郡淮陽本秦陳郡燕之國都亦秦之一郡而史失其名則高帝所置之郡具餘幾何又漢志所舉秦郡當高帝時南海桂林象郡入於南越閩中入於閩越九原入

於匈奴（漢志五原郡注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若漢初尚有是郡者按武帝紀云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則此郡實武帝所開又史記匈奴傳匈奴收蒙恬所奪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事在楚漢之際則九原之沒久矣）黔中一郡亦廢於楚漢之際則高帝時之郡數又得幾何即今漢志二十餘郡悉為高帝所置則汝南當屬淮陽常山清河中山屬趙涿郡渤海屬燕平原千乘泰山東萊屬齊東海屬楚豫章屬淮南鄣郡屬吳桂陽武陵屬長沙定襄屬代其得為漢郡者不過江夏魏郡廣漢三郡而此三郡亦無所徵故謂此二十餘郡為高帝所置其誤猶小若直以孝平時之疆域為漢初之疆域而謂此二十餘郡者悉為天子所有則全不合當時事實也然但據漢志以為說則此誤必不能免（錢氏大昕謂高帝置郡二十六其十之八皆屬于王國此說核是他人未有明言之者）此則不可以不辨也善夫太史公之言曰漢初內地自山以東盡諸侯地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此十五郡者河東一河內二河南三所謂三河也東郡四潁川五南陽六自江陵以西

至蜀則南郡七巴郡八蜀郡九北自雲中至隴西則雲中十上郡十一北地十二隴西十三而自山以西尚有上黨巴蜀之北尚有漢中共十五郡加內史為十六此高帝五年初定天下時之郡數也六年以雲中屬代則并內史得十五郡至十一年復置雲中而罷東郡以益梁罷穎川郡以益淮陽則并內史為十四郡史公習聞十五郡之名又習聞東郡穎川之為漢郡故既稱與內史為十五又并數東郡穎川雖云疎漏然視班氏之誤則有間矣由是言之則高帝末年之郡除王國支郡外并內史唯得十四而已至於文景之間亦僅有二十四郡故枚乘說吳王曰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具珍怪不如山東之府乘之說吳在景帝三年吳王舉兵之後而十七諸侯則為文景間之事史記諸侯王表惟文帝後七年及景帝元年共十七國夫十七諸侯既數文景間之諸侯知二十四郡亦數文景間之郡也乘於景帝三年說吳何以不數三年之

郡而猶數元年以前之郡曰猶吾輩今日之言十八行省二十二行省也枚乘此書劉奉世以其言齊趙事與史不合疑為傳者增之然雖有增飾而十七諸侯二十四郡之數不能鑿空為之也此二十四郡者除高帝時十四郡外則左內史一右內史二漢志以分左右內史為武帝建元六年事然百官公卿表紀景帝元年以鼂錯為左內史則景帝初已分內史為二又景帝紀中六年詔曰三輔舉不如法令者詔文稱三輔不容有誤從漢志之誤也東郡三漢書賈誼傳請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則當文之時梁未得東郡潁川四淮陽五淮陽王武於文帝十一年徙梁為郡琅邪六琅邪本齊別郡文帝元年廢琅邪王澤以與齊十五年齊文王卒分其地為齊濟南濟北菑川膠西膠東六國并城陽為七國而琅邪不以封其為漢郡當在此時矣河間七河間文王以文帝十五年薨國除為郡益上十四郡為二十一郡其餘三郡則當為汝南魏郡廣漢此文帝末年郡數也而漢郡之增實在孝景之世元年削趙之常山郡二年削楚之東海郡三年削吳之會稽鄣郡是歲七國反既平其地又以其餘威削諸侯於是始得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之地於齊得涿郡渤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之地於燕得鉅鹿清河於趙得太原雁門於代得沛郡於楚沛郡本秦泗水郡至項羽都彭城陳治彭城更名彭城郡其後分為元王之所都宋

帝六年封劉交為楚王績元王後猶不盡與以彭城故地沛郡之置當在此時〇高帝十二年吳濞尚為沛侯可知此時尚無沛郡是歲後豐沛二縣為天子湯沐邑其他縣城屬楚國水經獲水注謂楚元王冢在蕭縣之同孝山足證沛郡諸縣多屬楚國或分屬梁之碭郡史記謂內地自山以東盡諸侯地則漢初固不得有沛郡也得廬江豫章於淮南得武陵桂陽於長沙而諸侯地之以新封皇子者尚不與焉故史記諸侯王年表序言之曰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此實善道當時之大勢者也至漢志所謂高帝增二十六郡國文景各六者參以史漢紀傳無一相合而自來未有理而董之者此則余所大惑不解也

漢郡考下

漢興矯秦郡縣之失大啟諸國時去六國之亡未遠大抵因其故壤專制千里建國之大古今所未有也當漢初定天下異姓諸王各據其手定之地韓信王楚彭越王梁張敖王趙韓王信王韓盧綰王燕英布王淮南吳芮王長沙此諸王者皆與高祖

素等更又無骨肉之親外託君臣之名而內有敵國之實是時高帝之策在建同姓以制異姓故六年廢楚王信則分其地以王劉賈於荆弟劉交於楚又時齊代無王則王子肥於齊王兄仲於代而徙韓王信於太原收頴川郡以通東方之道明年韓王信叛而代王亦弃其國則以代王愛子如意九年廢趙王張敖則徙代王於趙而益以代地使陳豨以趙相國守之明年陳豨反則王子恆於代彭越反則王子恢於梁子友於淮陽英布反則王子長於淮南兄子濞於吳又明年盧綰反則王子建於燕當始封子弟時惟恐其地之不廣力不能有所禁禦也及異姓漸盡又慮諸子分地之不均也故新置之國率因其故洎吳濞受封始慮東南之亂未及半載而高祖遽崩呂后以嫡母之尊廢梁趙割齊楚以王張呂宮車朝駕而臨淄之兵夕起矣文帝之世亦第稍分齊趙以衆建其子弟惟梁代無王則王子參

於代子武於梁以控制東諸侯其所用亦高帝遺策所異者高以同姓制異姓文以親制疏而已孝景嗣位始大削吳楚趙而七國之亂隨之既平七國因以餘威宰制諸侯其分王諸子亦不過一郡之地昭宣以降王國益微及孝平元始中諸侯大者十餘城小者三四縣比漢初王國或不能得其十分之一變置既亟作史者但據後世版籍畧紀沿革而已故但據漢志之文以求漢初諸侯之疆域則其大小廣狹不能與實際同日而語今考漢初諸國之地則大者七八郡小者二三郡而後世所置之郡尚不計焉舉其目則屬齊者八曰臨淄曰菑川曰濟南曰濟北曰膠西曰膠東曰琅邪曰城陽漢書高帝紀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城立子肥為齊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文帝十六年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卯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皆不數琅邪然悼惠王世家云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又云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則漢初齊國得琅邪郡至文帝十五年齊文王薨無後其明年文帝分齊為六盡王悼惠王諸子獨琅邪不以封殆於此時入漢也屬燕者六曰□□曰上谷曰漁陽曰右北平曰遼西曰遼東案燕國都所治之郡史失其名武帝元朔

（元年燕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則名燕郡漢書徐樂傳稱樂燕郡無終人是也無終漢志屬右北平此時當屬燕郡若以右北平為燕別郡故曰燕郡則景帝時右北平已屬漢矣至上谷五郡屬燕史雖無明文然司馬遷稱諸侯地皆外接於胡越景帝後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則景帝以前燕代諸國各有邊郡矣下代吳諸國仿此）屬趙者六曰邯鄲曰鉅鹿曰常山曰清河曰河間曰中山中間益郡三曰代曰雁門曰雲中（趙國諸郡史無明文以史遷云內地自山以東盡諸侯地知之）屬代者三曰太原曰代曰雁門（漢書高帝紀六年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十一年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是文帝王代時已以太原易雲中也）屬梁者二曰碭郡曰定陶中間益郡一曰東郡屬淮陽者曰陳郡曰汝南中間益郡一曰潁川（高帝紀十一年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屬楚者三曰彭城曰東海曰薛郡（漢書高帝紀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郯郡即東海碭郡乃彭城之誤楚元王云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是也）屬吳者三曰廣陵曰會稽曰鄣郡（高帝紀以東陽郡鄣郡吳郡三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及英布反并荊地吳王濞之封當因故荊國境東陽與廣陵實為一郡初治東陽故名東陽及吳濞乃都廣陵本傳云吳王起兵於廣陵是也後廣陵國轉小矣乃分其北置臨淮郡耳）屬淮南者四曰九江曰廬江曰衡山曰豫章（史記黥布傳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布及厲王王淮南亦予其城）屬長沙者一曰長沙故高帝時諸侯之郡凡三十有九而諸郡之廣狹又當與漢志絕異漢志齊郡（即臨淄）十二縣菑川三縣高密（即膠西）五縣膠東八縣城陽廣陽（即燕□郡）趙國（即邯鄲）河

間各四縣梁國（即碭郡）八縣淮陽（即陳郡）九縣楚國（即彭城）七縣魯國（即薛郡）六縣
廣陵四縣六安（即衡山）五縣皆非漢初郡域以理度之則漢志北海
之二十六縣實得臨淄菑川之縣平原縣十九千乘縣十五濟
南縣十四泰山縣二十四實分齊之濟南濟北楚之薛郡之縣
東萊縣十七實得膠西膠東之縣琅邪縣五十一實得城陽之
縣涿郡縣二十九渤海縣二十六實得廣陽河間之縣廣平縣
十六實得邯鄲之縣沛郡汝南縣各三十七一得碭郡彭城之
縣一得陳郡之縣臨淮縣二十九實得彭城廣陵之縣江夏縣
十二實得衡山之縣故漢初齊地當得漢志之平原千乘濟南
泰山齊郡北海東萊琅邪八郡及菑川膠東高密城陽四國燕
地當得涿郡渤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七郡及廣陽一
國趙地當得鉅鹿常山清河三郡與魏郡之半及趙廣平真定
中山信都河間六國梁地當得山陽濟陰二郡與沛郡之半及

梁東平二國淮陽當得汝南一郡與淮陽國楚當得東海一郡與沛郡臨淮之半及魯楚二國吳當得會稽丹陽二郡與臨淮之半及廣陵國淮南當得廬江九江豫章三郡與江夏之半及六安國長沙當得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及長沙國此三十二郡與一十七國者以元始中之郡國言之也而班志於諸郡國下具言故厶國或厶年為厶國者僅十三郡國而不言故厶國者三十有六使後之讀史者疑若自高帝時即為漢郡者此所以不能不表而出之也

## 浙江考

浙江之名始見於山海經史記漢書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書而漢書地理志及水經皆有漸江水無浙江水說文解字於江沱二字下出浙字曰江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為浙江其後又出漸字曰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乾嘉以來言水地者率祖

說文之說分浙漸為二水以今之錢唐江當漸水以漢志之分江水或南江當浙水是惑於班許水經之言而不悟先秦西漢之所謂浙江固指今之錢唐江也海內東經之說出漢人手姑置勿論試以史記定之史記浙江凡六見秦始皇本紀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項羽本紀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若謂此浙江即分江水則自丹陽至錢唐當先渡浙江不得云至錢唐臨浙江也若以浙江為漢志之南江則自錢唐至山陰不須渡浙江又錢唐之西百二十里不得復有浙江也則本紀之浙江正謂錢唐江也（其言水波惡亦惟錢唐江為然）又高祖功臣侯表堂邑侯陳嬰下云定豫章浙江都折（漢書侯表作都浙）費侯陳賀下云定會稽浙江湖陽（漢表作湖陵）蓋漢之定江南也陳嬰之兵自豫章至浙江之上游定太末黟歙諸縣陳賀之兵自會稽（時會稽郡治吳）至浙江之下游定錢唐餘暨山陰諸縣陳嬰所都之地史記作折

漢書作漸蓋即漢志說文水經所謂蠻夷中地非以水名地即以地名水尤漸漸為一之明證矣湖陽漢表作湖陵即越絕書及吳志孫靜傳之固陵(即今西興)固陵之為湖陵猶姑孰之為湖孰矣越絕書言浙江西路固陵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謂之固陵漢初為楚守者蓋亦據此城以拒漢故陳賀定浙江後即至湖陵則侯表中之浙江亦謂今之錢唐江也越王句踐世家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貨殖傳浙江南則越即論衡所謂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是實戰國以後楚越之界與春秋吳越之界未必相合而以山川大勢分之最為易曉故移以言吳越之界是世家列傳中之浙江亦謂今之錢唐江也史遷親上會稽吳越諸水皆所經歷所記不容有誤且始皇經行皆有記注徹侯功伐亦書故府其言當有所本是秦漢之間已以今錢唐江為浙江不自史記始厥後袁康

趙曄王充朱育韋昭等凡南人所云浙江無不與史記合許叔重之說自不能無誤乾嘉諸儒過信其說不復質之古書是末師而非往古重傳說而輕目驗吾不能從之矣

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考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錢唐下云西部都尉治回浦下云南部都尉治太平御覽一百七十一引漢志南部作東部古書所紀亦但有會稽東部都尉無南部都尉則作東部者是也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曰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乃治之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此較漢志所紀沿革殊詳考章安即回浦續漢志無回浦有章安劉昭注引太康地記曰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蓋光武初年省縣為鄉後復立縣因更其名也惟班志言回浦南部都尉治為平帝元始二年事（班氏地理志用元始二年版籍）而朱育言陽朔

元年已徙治鄞二說不同疑朱育之對於事實無誤而於年代則未必盡合嘗熟考之知都尉之治治與回浦乃前漢事其徙鄞與句章則後漢事也據漢志都尉當前漢之末尚治回浦後漢時改回浦為章安時都尉之治如故朱育云後徙章安從其後名也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二月海賊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鄮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頗疑都尉徙鄞實在是年朱育所云陽朔元年乃陽嘉元年之誤也至徙治句章則更在其後如此則班朱二說均可得而通至三國吳時東部都尉復治章安吳志孫亮傳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是也又立南部都尉治建安賀齊傳言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自是建安遂為南部都尉常治孫休傳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是也然則漢之東部都尉由治徙于章安吳則於章安置東部於治置南部漢志之譌東部為南部或因吳地而誤歟

後漢會稽郡東部候官考

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下有東部侯國乃東部候官之譌惠氏棟後漢書補注錢氏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幷已正之此實漢書地理志之冶縣也漢初名東冶見史記東越傳嗣後後漢書鄭弘傳魏志王朗傳吳志孫策賀齊呂岱傳亦作東冶漢書嚴助傳及吳志蔣欽傳則單作冶嚴助傳注引蘇林曰冶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郡蘇林魏人而曰今名東冶是後漢及三國亦尚呼其故名晉太康地理志云東冶後改爲東候官（後漢書鄭弘傳注引）宋書州郡志云候官漢曰東候官此不知何時所改吳志虞翻傳作東部候官與續漢志合而孫亮全夫人及賀齊傳但作候官已畧東字要之東冶與冶者其故名東部候官若東候官者其新名而候官則又新名之畧也余謂因此一名得確知冶縣爲前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何則候官者都尉之屬也漢書地理志

敦煌郡敦煌下云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續漢書郡國志張掖屬國都尉下亦有候官又據近日敦煌塞上所出漢木簡知敦煌中部都尉下有步廣平望兩候官玉門都尉下有玉門大煎都兩候官其候官或與都尉同治或分治都尉下之有候官猶校尉下之有軍候續漢書百官志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都尉秩同校尉候官之於都尉當視軍候之屬校尉矣揚雄云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尉謂都尉候則候官此候官之名義也竊意武帝初置會稽東部都尉本治冶縣如朱育之說後徙回浦尚留一候官於此以其地為東部都尉下候官所治故後漢時謂之東部候官或但謂之候官因以為縣名而東冶之名轉廢晉書地理志乃謂後漢改東冶為候官都尉通典仍之候官都尉四字連言不辭甚矣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宋刊水經注殘本存卷五末七葉又卷六至卷八卷十六至卷十九卷三十四卷三十八至卷四十凡十一卷有奇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宋諱闕筆至桓構二字止而光宗嫌名敦字不闕蓋宋南渡初刊本也本內閣大庫物案明文淵閣書目水經十二册至萬歷內閣藏書目錄僅存一册而光緒中葉所編內閣大庫書檔册數字庫中乃有水經二十一本其册數反增於文淵閣書目疑內閣書目之一册乃十一册之訛奪而光緒中編檔册當時固未必檢原書册數必照舊檔册謄之其二十一本當是十一本之訛誤衍二字也此十一卷半當原書四册許乃江安傅沅叔集諸家所藏殘本而成其卷十六至卷十九卷三十之後半及四十出於吳縣曹氏餘出於寶應劉氏曹劉皆光宣閒故舍人掇拾於大庫廢紙中故合二家所藏乃得此數海內酈書宋刊本殆盡於此矣先是曹氏書出嘉興沈乙庵

先生以一昔之力校出卷三十九之半及卷四十余從之傳校癸亥余來京師乃得盡假沅叔所藏校朱王孫刋本一過宋本錯簡誤字與有明一代抄本刻本大致相同然佳處往往出諸本上即朱全趙戴諸家所校正之字有宋本不誤者茲將宋本獨勝諸本而諸家未及校正者畧述一二如卷十九渭水注東去新豐既近何恐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諸本近作遠恐作由乃與酈氏論旨相反案本注云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坂下口名也古有鴻亭（中墨當作亭）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下有述征記曰四字）或云霸城南門曰鴻門也項羽將因會高祖危高祖羽仁而弗斷范增謀而不納項伯終護高祖以獲免既抵霸上遂封漢王案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案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仍使夜返攻具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下當有相去二字）數十里於理

為得(以上郭緣生說)案緣生此記述行途徑見可謂學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汰(當作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東去新豐既近何恐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乖矣云云案郭酈二氏相岐之點郭氏謂如孟康漢書注則鴻門距霸上百里項伯無由夜見張良仍以夜返故主霸城南門為鴻門之說酈氏謂新豐故城距霸上(酈謂霸城)僅五十里不礙一夕中往返故主故城東三里坂口為鴻門之說若如今本則酈說殆不可通矣又酈氏謂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如孟康說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西至霸上亦不足七十里何以緣生有百里之說蓋緣生以孟康

時新豐縣治起算非以漢新豐故城起算太平寰宇記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槃縣寄理新豐故城其新豐縣又移理於故城東三十里零水側則孟康時新豐縣治西去霸城八十里鴻門又在其東十七里則近百里矣故既言新豐故城東十七里無鴻門而又引申之曰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如此則酈氏此注始可讀然非宋本近惡二字不譌何由知酈氏之論旨乎諸本中惟大典本明抄本與宋本同戴氏雖見大典本而亦從譌本蓋未深思酈氏之說也又卷三十八溱水注石本桂陽汝城縣諸本汝城幷作武城惟明抄本與此本同案桂陽無武城縣故朱箋疑為臨武之譌而沈炳巽則改桂陽為桂林趙戴從之不知武城乃汝城之訛晉宋桂陽郡固有汝城縣也卷四十漸江水注入山採旅諸本旅皆作薪案後漢書光武紀野穀旅生注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又獻帝紀

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注引埤蒼曰穭自生也稆與穭同酈云採旅正與范書語合諸本改作薪蓋緣不知採旅為何語耳其他文字勝於明以後諸本處尚數十科可以此類推然宋刊價值尚不在字句之末明以來抄刻諸本之源流得此始可了然蓋三百年來人閒從未見此祕籍矣

##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凡四册全錄水經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今藏歸安蔣氏傳書堂壬戌二月余假以校聚珍本一過甲子春復移錄於校宋本之書眉始知大典所據原本與傳氏所藏殘宋本大同蓋傳本本明文淵閣物永樂編大典時或即從閣本移錄也今宋本僅存十一卷有奇而大典此書尚存半部足彌宋本之闕又道光時張石舟穆曾校出大典酈書全部今大典已闕安得張氏

校本出史彌大典之缺陷乎

## 明抄本水經注跋

明抄本水經注四十卷海鹽朱氏藏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與宋刊殘本明柳大中抄本吳門顧氏所藏明影宋抄本行款并同取宋刊殘本校此本凡佳處誤處與字之别搆一一相同取永樂大典本孫潛夫本袁壽階所校明影宋抄本校之亦十同八九蓋即從宋刊本抄出也今宋刊本僅存十一卷有永樂大典本存二十卷孫潛夫袁壽階校本存十五卷餘如柳大中本歸震川本趙清常本陸孟鳧錢遵王顧抱沖諸家所藏舊鈔本今已無可蹤跡而此本獨首尾完具今日鄴書舊本不得不推此本為弟一矣余既以此本校於朱王孫本上以與舊校宋刊本大典本相參證復以宋本大典本所闕諸卷就戴校聚珍本勘之知戴本於明抄佳處亦十得八九蓋本於大典其有

明抄不誤而戴本仍從通行本或別本改者如潁水注潁水又東逕項城中楚襄王所郛以為別都都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舊預州治案預者豫之別字諸本并訛作潁考項縣在漢魏時本屬豫州汝南郡至後魏孝昌四年始置潁州不得為項縣地而天平二年置北揚州乃治項城是項縣故城當是舊豫州治不得為後魏潁州治也且下文云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刺史上不著州名乃承上文舊豫州治言之（魏志本傳逵為豫州刺史）則此本作預州是諸本作潁者誤也汚水注引世本舜居鐃內（明黃省曾刊本同）鐃內諸本并作嬀汭案鐃內乃嬴內之譌唐寫本尚書釋文於堯典末出嬴內二字云嬴字又作嬴居危反又水名內音汭如銳反周語武王反及嬴內宋公序補音曰上音嬀下音汭今案別本或作嬴非是古文尚書作嬴與嬀同案嬴字無讀居危反之理當從別本作嬴（大典明通本上嬴內作嬴下拔謂之嬴亂作嬴蓋即宋公序所謂別本也宋校本盡改作嬴）宋說非是然可證梅本尚書

本作羸内或譌為嬴内羸嬴饒字相近因譌為饒矣諸本改為嫣汭非是温水注林邑都治典沖中畧秦漢象郡之象林邑也中畧後去象有林邑之號諸本并作後去象林林邑之號案酈意謂林邑國號本出象林後省象字故為林邑若如諸本則不辭矣葉榆水注晉太康地記封溪縣屬交阯馬援以西于治遠路遥千里分置斯縣諸本西于并作西南黄省曾本作西于案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交阯郡皆有西于縣下注亦云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又西南逕西于縣南則上注亦當作西于明矣餘如汝水注蒭栢交陰諸本陰并作隂渠水注衞褚師圃亡在中牟諸本圃并作固又徙邦于大梁黄本同諸本邦并作都又以為夏州後滅之諸本滅并作城陰溝水注從事史右北平無終牟化諸本牟并作年睢水注蠡南如西諸本作蠡臺而西戴校作蠡臺如西又東與渾湖水合諸本渾并作澤又顧訪病嫗即其母也諸本

嫗并作姬㧹子水注揚雄河東賦諸本東并作水泗水注諸孔氏丘封諸本并㝵丘字巨洋水注追至巨昧水上黄本同諸本昧并作洋淄水注淄水末下諸本并作淄水來山下沔水注溫泉水冬夏揚湯諸本揚湯并作湯湯涓水注初流淺狹後乃寬廣諸本寬廣并作廣厚江水注吾門大極黄本同諸本并作瘦極戴本作大亟又劉備自涪攻之諸本并作劉備自將攻雒葉榆水注江北對交阯朱戴縣諸本北并作水均以此本為長而戴校并不從不識大典本與此本有異同抑由戴氏校勘未密或竟舍大典本而從他本要之宋本與大典本既殘闕益感此本之可貴矣三百年來治酈氏書者殆近十家然朱王孫雖見宋本而所校不盡可據全氏好以己所訂正之處託於其先人所見宋本戴氏則託於大典本而宋本與大典本勝處朱戴二本亦未能盡之雖於酈書不為無功而於事實則去之彌遠若以此本為

主盡列諸本異同及諸家訂正之字於下亦今日不可已之事業歟甲子二月

朱謀瑋水經注箋跋

朱氏之書自明以來毀譽參半馮定遠云朱鬱儀校水經精審之至然直以俗本為據意所不安惟小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何尤乎不學之小生余案馮氏之言賜中朱書之病朱書底本實用吳琯古今逸史本（吳本非不善王季常序吳本謂據江都陸弼與吳氏校正之功余以宋刊殘本校之凡吳本與宋本異處其字皆刻改也可證吳書原本之佳及校正之勤）而以宋本黄本校注於下國朝全趙戴三家始并朱氏所引之宋本而亦疑之余以宋刊殘本校朱本始知朱氏實見宋本但其箋中所云宋本作某者不必盡出宋本而所云舊本作某古本作某當作某疑作某者往往與宋本合今姑以卷六汾水諸注言之朱氏所引之宋本十一條與今宋本合者五條不合者六條云舊本作某而實合於宋本者六條云一作某而實合於宋

本者三條引他書校改而合於宋本者二條云當作某疑作某而合於宋本者九條餘卷倣此疑朱氏既以宋本校吳本其自己所校訂者亦書於其上歷年稍久乃不能自別於是誤以己所訂正之字為宋本字或以宋本之字為他本及己所訂正之字此一說也又或以己所訂正之字託諸宋本以宋本之字攘為己所訂正之字此又一說也又朱箋中校改之字與宋本合者或署己說或署孫汝澄說或署李克家說此又不脫明人標榜之習疑後一說為信矣朱箋乃江西布政使司參政李長庚所刊而孫汝澄李克家二人校之疑亦為孫李所竄亂矣然朱氏此箋實有大功於酈書又實親見宋本其方法之誤當校勘學萌芽之時固不能免觀於戴氏之校大典本固無庸深責朱氏矣

孫潛夫校水經注殘本跋

全謝山先生所見水經注舊抄校本凡三曰柳大中鈔本曰趙清常三校本曰孫潛夫校本三本時均在揚州馬氏小玲瓏山

館而潛夫本即以柳趙二本校於朱王孫本上實兼有二本之勝其書當嘉慶初顧千里得之揚州以歸袁氏五硯樓袁壽階復以顧氏小讀書堆所藏景宋抄本校之袁氏書散為其壻貝簡香所得今亦藏傅沅叔處存卷一至卷五卷九至卷十六卷三十八至卷四十凡十有五卷卷九後有孫氏小跋云自此卷至卷十五趙本失去十二月初二日用柳大中抄本補對一過餘卷均有趙清常跋則兼臨趙氏本也謝山謂趙以宋本謝本黄本分勘其所謂別抄本者則歸太僕家本孫氏此校則已不復識別即於柳趙二本亦不盡加識別故全趙二家引此校但渾稱孫潛夫本而已余以全趙二家所引潛夫校語核此殘本則趙書所引不見於此本者凡三十七科其中實多全氏說全書所引不見于此本者凡七科中有全氏說有孫汝澄說蓋謝山既校孫本後復自有記注并書其上久之不能自別無怪趙

東潛不能別也恐後人疑此本非潛夫手校或疑潛夫於此本外別有校本者故附論之

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壬戌春余於烏程蔣氏傳書堂見永樂大典四册全載水經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因思戴校聚珍板本出於大典乃亟取以校戴本頗怪戴本勝處全出大典本外而大典本勝處戴校未能盡之疑東原之言不實思欲取全趙二家本一校戴本未暇也既而嘉興沈乙庵先生以明黃省曾刊本屬余錄大典本異同則又知大典本與黃本相近先生復勸余一校朱王孫本以備舊本異同亦未暇也癸亥入都始得朱王孫本復假江安傅氏所藏宋刊殘本十一卷半孫潛夫手校殘本十五卷校於朱本上又校得吳琯古今逸史本於是於明以前舊本沿譌得窺崖略乃復取全趙二家書并取趙氏朱箋刊誤所引諸家

校本以校戴本乃更恍然於三四百年諸家釐訂之勤蓋水經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更正錯簡則明有朱王孫國朝有孫潛夫黃子鴻胡東樵釐訂經注則明有馮開之國朝有全謝山趙東潛据補逸文則有全趙二氏考證史事則有朱王孫何義門沈繹旃校定文字則吳朱孫沈全趙諸家皆有不可沒之功戴東原氏成書最後遂奄有諸家之勝而其書又最先出故謂酈書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戴氏自刊酈注經始於乾隆三十七年(見孔葒谷序)而告成則在其身後所校官本刊於乾隆三十九年遠五十九年趙氏書出戴氏弟子段懋堂氏訝其與戴書同也於是有致梁曜北二書疑梁氏兄弟校刊趙書時以戴改趙道光甲辰張石舟(穆)得謝山鄉人王艧軒(梓材)所傳鈔全氏七校本乃謂戴趙皆襲全氏而於戴書攻擊尤力至光緒中葉薛叔耘刊全氏書於甯波於是戴氏竊書之案幾成定讞然全校

本初刊時校勘者已謂王梓材重錄本往往據戴改全林晉霞頤山尤致不滿至詆為贋造於是長沙王氏合校本遂不取全本一字然辭氏所刊全本實取諸盧氏林氏所藏黏綴底本及殿氏所藏清本非專據王梓材本未可以其晚出而疑之也余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校聚珍本始知戴校并不據大典本足證石舟之說（惟石舟謂提要所云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此又大典絕無之事今案卷十八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四百餘字大典實有之張氏此說未諦）又以孫潛夫校本及全趙二本校之知戴氏得見全趙二家書之說蓋不盡誣何以知之趙氏本書即曰梁處素兄弟據戴改之矣然其未箋刊誤中所引之全說戴氏何以多與之合也全氏之書即曰王艧軒據戴改之矣然全本校語及所引趙氏校語戴氏又何以多與之合也夫書籍之據他書校改者苟所據之原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為相襲之證據也至據舊本校改則非同見此本不能同用此字如柳大中本孫潛夫本謝山

見於揚州馬氏者東潛則見謝山傳校本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全趙據柳孫二本補之戴氏自言據大典補之今大典原本具在戴氏所補乃不同於大典本而反同於全趙本謂非見全趙之書不可矣考全氏書未入四庫館趙氏書之得著錄四庫當在東原身後（戴校本屢云此注內之小注與全氏說同而趙書題要則駁此說故知此爲非出東原手）而其書之入四庫館則遠在其前案浙江採集遺書總目成於乾隆三十九年其凡例內載浙江進書凡十二次前十次所進書目通編爲甲乙至壬癸十集而第十一第十二次所進者則編爲閏集今攷趙氏水經注釋及沈釋旃水經注集釋訂譌其目均在戊集中則必爲第十次以前所進書亦必前乎三十九年矣而東原入館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經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當時必見趙書無疑然余疑東原見趙氏書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五年）修直隸河渠書時東原修此書實承東潛之後當時物力豐盛趙氏河渠書稿百

三十卷戴氏河渠書稿百十卷并有數寫本又趙校水經注全氏雙韭山房錄有二部則全氏校本趙氏亦必有之水經注為纂河渠書時第一要書故全趙二校本局中必有寫本無疑東原見之自必在此時矣至釐定經注戴氏是否本諸全趙殊不易定據段氏所撰東原年譜自定水經一卷繫於乾隆三十年乙酉段刊東原文集書水經注後一篇亦署乙酉秋八月此篇雖不見於孔氏刊本然段氏刊文集及年譜均在乾隆壬子(五十七年)其時趙書未出趙戴相襲之論未起也則所署年月自尚可信而東原撰官本提要所舉釐定經注條例三則至簡至賅較之全趙二家說尤為親切(全說見五校本題辭趙說附見於朱箋刊誤卷末)則東原於此事似非全出因襲且全宇文虛中蔡正甫明馮開之已發此論固不必見全趙書而始為之也余頗疑東原既發見此事遂以酈書為己一家之學後見全趙書與己同不以為助而反以為讐故於其校

定鄦書也為得此書善本計不能不盡採全趙之說而對於其人其書必泯其迹而後快於是盡以諸本之美歸諸大典本盡掠諸家釐訂之功以為己功其弟子輩過尊其師復以意氣為之辯護忿戾之氣相召遂來張石舟輩竊書之譏亦有以自取之也東原學問才力固自橫絕一世然自視過高鶩名亦甚其一生心力專注於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而於六經大義所得頗淺晚年欲奪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雖自謂欲以孔孟之說還之孔孟宋儒之說還之宋儒顧其書雖力與程朱異而亦未嘗與孔孟合其著他書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學術出於江慎修故其古韻之學根於等韻象數之學根於西法與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韻西法與江氏異其於江氏亦未嘗篤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其治鄦書也亦然黄胡全趙諸家之說戴氏雖盡取之

而氣矜之隆雅不欲稱述諸氏是固官書體例宜然然其自刋之本亦同官本則不可解也又戴書簡嚴例不稱引他說然於序錄中亦不著一語則尤不可解也以視東潛之祖述謝山謝山之於東潛稱道不絕口者其雅量高致固有閒矣由此氣矜之過不獨厚誣大典本抹搬諸家本如張石舟之所譏且有私改大典假託他本之迹如蔣氏所藏大典本第一卷有塗改四處河水一遐記綿邈遐邈二字中惟辶辶二偏旁係大典原本殘貌二文皆係刮補乃從朱王孫箋（今官本作經記解貌當是再改之本）又令河不通利令字大典作今乃從全趙二本改令字下半作令夭魔波旬大典與諸本同乃改天字首筆作夭以實其校語中夭妖字通之說河水二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大典與諸本同作在右居也乃從全趙二本改在字為左（全趙從孫潛夫校）蓋戴校既託諸大典本復慮後人據大典以駁之也乃私改大典原本以實其說

其僅改卷首四處者當以其不勝改而中止也此此漢人私改酈臺漆書之故智不謂東原乃復為之又戴氏官本校語除朱本及所謂近刻外從未一引他本獨於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四十中五引歸有光本今核此五條均與全趙本同且歸氏本久佚惟趙清常何義門見之全氏曾見趙何校本於此五條并不著歸本如此孫潛夫傳校趙本其卷四十尚存亦不言歸本有此異同以東原之學誣大典觀之則所引歸本疑亦僞託也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而不顧則皆由氣矜之一念誤之至於掩他人之書以為己有則實非其本意而其迹則與之相等平生尚論古人雅不欲因學問之事傷及其人之品格然東原此書方法之錯誤實與其性格相關故縱論及之以為學者戒當知學問之事無往而不當用其忠實也甲子二月

# 觀堂集林卷第十三　史林五

海甯　王國維

## 鬼方昆夷玁狁考

我國古時有一彊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為中國所附加當中國呼之為戎狄之

時彼之自稱決非如此其居邊裔者尤當仍其故號故戰國時中國戎狄既盡強國闢土與邊裔接乃復以其本名呼之此族春秋以降之事載籍稍具而遠古之事則頗茫然學者但知其名而已今由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學家之所樂聞歟

此族見於最古之書者實為鬼方易既濟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爻辭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詩大雅蕩之篇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易之爻辭蓋作於商周之際大雅蕩之篇作於周厲王之世而託為文王斥殷紂之言蓋亦謂殷時已有此族矣後人於易見鬼方之克需以三年知其為強國於詩見鬼方與中國對舉知其為遠方然皆不能質言其地有以為在北者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有以為在西者宋衷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羌是也（文選揚雄趙充國頌注引）有以為

任南者偽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則以鬼方為荊以南之國黃氏日鈔且以為鬼方即荊楚矣其餘異說紛紜不知所極年代邈遠書闕無徵固自不足怪也唯竹書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此條見後漢書西羌傳及章懷太子注乃真紀年之文）可知其地尚在岐周之西今徵之古器物則宣城李氏所藏小盂鼎（今佚）與濰縣陳氏所藏梁伯戈皆有鬼方字案大小兩盂鼎皆出陝西鳳翔府郿縣禮村溝岸間其地西北接岐山縣境當為盂之封地大盂鼎紀王遣盂就國之事在成王二十三祀（吳氏大澂盂鼎跋以此鼎為成王時作案銘中尚述殷人酗酒事以戒盂與酒誥辭意略同吳說是也）小盂鼎紀盂伐鬼方獻俘受錫之事在成王二十五祀則伐鬼方事在盂就國之後鬼方之地自當與盂之封地相近而岐山郿縣以東即是豐鎬其南又限以終南太一唯其西汧渭之間乃西戎出入之道又西踰隴坻則為戎地張衡所謂隴坻之險隔閡華戎者也由是觀之鬼方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蓋無

疑義雖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周間之鬼方其一部落必在此地無疑也然其全境猶當環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東北梁伯戈雖僅有魁方繇及梁伯作數字可辨然自為梁伯伐鬼方時所鑄而梁伯之國杜預謂在馮翊夏陽縣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年更名少梁為夏陽漢志亦云夏陽故少梁其地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又在宗周之東其北亦為鬼方境故有爭戰之事據此二器則鬼方之地實由宗周之西而包其東北與下所攷昆夷玁狁正同此鬼方疆域之畧可考者也

至其種族之大小強弱如何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觀此二事鬼方之非小部落可知而小盂鼎所紀獻俘之數尤為詳悉雖字多殘闕猶得窺大畧此鼎唯有吳氏式芬釋文尚多疏畧今取其獻俘一節更釋之其文曰王□盂以□□伐䰢方□□□□□□□□二人□戠□□□□戠孚人萬手八十一人孚□□

口匹口車口兩孚牛口百口口口牛羊廿八羊又曰執嚳一人口口百卅七戴口口口口口孚口口三匹孚車兩云云銘中鬼方下第三字僅存下半口字以下文執嚳一人在戴前例之當為嚳字之泐嚳者疑首之假借字下文第九第十兩行間尚有折嚳二字殆即易所云有嘉折首他器所云折首執訊矣戴即馘字號季子白盤桓桓子白獻戒于王其字从戈从爪諸家或釋俘或釋馘今此字从或从爪其為馘字無疑嚳者折首馘者截耳也孚即俘之本字手則三千二字合文嚳與馘之數雖摩滅不可知然俘人之數至萬三千有餘則嚳馘之數亦可知矣此事在宗周之初自為大捷而書闕不紀又當成王全盛之時而鬼方之衆尚如此則其强大亦可知梁伯戈時代雖無可攷觀其文字當在盂鼎之後可知宗周之世尚有鬼方之名不獨殷周間為然此鬼方事實之畧可考者也

鬼方之名易詩作鬼然古金文作𢧀或作魃盂鼎曰王囗盂以囗囗伐𢧀方吳氏攈古錄𢧀字半泐作戚然第八行有𢧀字鬼字之首又稍磨泐合觀二字用筆位置知確是𢧀字也其字从鬼从戈又梁伯戈云魃方蠻即蠻字其字从鬼从攴二字不同皆為古文畏字案大盂鼎畏天畏二畏字上作𤰞下作卑毛公鼎愍天疾畏敬念王畏二畏字皆作卑皆从鬼从卜者尚盤畏字作𤰞則从甶說文甶鬼頭也从攴卜與攴同音又攴字之所從當為攴之省字而或从卜在鬼字之右或从攴在鬼字之左或从攴在鬼頭之下此古文變化之通例不礙其為一字也从戈之𢧀亦即魃字凡从攴从戈皆有擊意故古文往往相通如薄伐玁狁之薄今毛詩作薄薄者迫也而虢季子白盤之博伐从干不嬰敦之𦎫戰从戈師寰敦之軐乃衆則又从卜書之外薄四海其義亦為迫而釋文引一本作敷詩常武之鋪敦淮濆釋文引韓詩鋪作敷後漢書馮緄傳亦引作敷敦案敷敦即戟𦎫則字亦从攴可知从卜从攴

从戈皆可相通則㚇字亦畏字也其中㚇魌二字見於周初之器為字尤古後从卜之字變而作魌从戈之字變而作㚇古㚇字从戈从女邾公華邾公牼二鐘皆然虢叔鐘作㚇亦戈形之變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極相似故變而从女上虞羅氏所藏古鉨有㚇亡斁鉨亡斁即亡畏此㚇威畏三字相關之證也魌字又變作斁王孫遺諸鐘之畏嬰（即畏忌）趩趩沇兒鐘之盤于畏義（即淑於威儀）皆如此作既从卜又从攴則稍贅矣由此觀之則㚇魌二字確為畏字鬼方之名當作畏方毛詩傳鬼方遠方也畏遠雙聲故以聲為訓漢人始以魌為鬼字張平子東京賦況魌㚇與畢方薛綜不識魌字以說文之魌字釋之不知魌㚇用小雅為鬼為蜮語尤為明白決非指小兒鬼之魌是周時畏字漢人已用為鬼字故莊子天地篇之門無畏（釋文門無鬼司馬本作無畏）郭象本作門無鬼又雜篇之徐無鬼亦當為徐無畏之誤也（古人多以無畏無忌為名如左傳之申舟名無畏）

是也

由是觀之漢人以隸書寫定經籍時改畏方為鬼方固不足怪此古經中一字之訂正雖為細事然由此一字可知鬼方與後世諸夷之關係具有裨於史學者較裨於小學者為大也

鬼方與昆夷玁狁具國名與地理上遞嬗之跡當詳於下其可特舉者則宗周之末尚有隗國春秋諸狄皆為隗姓是也鄭語史伯告鄭桓公云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案他書不見有隗國此隗國者殆指晉之西北諸族即唐叔所受之懷姓九宗春秋隗姓諸狄之祖也原其國姓之名皆出於古之畏方可得而徵論也案春秋左傳凡狄女稱隗氏而見於古金文中則皆作媿（包君鼎包君盉鄭同媿鼎芮伯作叔媿鼎鄭公子敦五器皆如此作）經典所以作隗字者凡女姓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後所寫經傳往往省去女旁如己姓之己金文作改（蘇衛改鼎蘇公敦）作妃（見番妃鬲鑄仲鬲文公子敦皆女姓非妃匹之妃）今左傳國語世本皆作己字庸姓之庸金文作嫞（杜伯鬲）今詩美孟庸矣作庸字弋姓之

弋金文作妣南宮敦今詩美孟弋吳穀梁傳葬我小君定弋皆作弋字任姓金文作妊蘇冶妊鼎鑄公簠等今詩與左傳國語世本皆作任字然則媿字依晚周肖字之例自當作鬼其所以作隗者當因古文畏作畏隗作陴畏旁之卜與陴旁之𠂤所差甚微故又誤為隗然則媿隗二字之於畏字聲既相同形亦極近其出於古之畏方無疑畏方之畏本種族之名後以名其國且以為姓理或然也我國周後國姓之別頗嚴然在商世則如彭祖為彭姓妣邳之妣為妣姓皆以國為姓況鬼方禮俗與中國異或本無姓氏之制逮入中國與諸夏通婚媾因以國名為姓世本陸終取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大戴禮帝繫篇及水經注洧水條所引作女隤漢書古今人表作女潰而史記楚世家索隱與路史後紀所引皆作女嬇鬼貴同聲故餽字亦通作饋則女嬇女隤疑亦女媿女隗之變鬼方之為媿姓猶玁狁之為允姓也雖世本所紀

上古之事未可輕信又上古之女亦不盡以姓為稱然後世附會之說亦必有所依據而媿隤二字具音與媿隗絶近其形亦與媿隗二字變化相同或殷周閒之鬼方已以媿為姓作世本者因傳之上古歟此鬼方姓氏及其遺裔之畧可考者也

混夷之名亦見於周初之書大雅緜之詩曰混夷駾矣說文解字馬部引作昆夷口部引作犬夷而孟子及毛詩采薇序作昆史記匈奴傳作緄尚書大傳則作畎夷顏師古漢書匈奴傳注云畎音工犬反昆混緄并工本反四字聲皆相近（禮記袞冕作卷是工本工犬二音相通之證）余謂皆畏與鬼之陽聲又變而為葷粥（史記五帝本紀及三王世家）為薰育（史記周本紀）為獯鬻（孟子）又變而為玁狁亦皆畏鬼二音之遺畏之為鬼混（胡本反或胡渾反）之為昆為緄為畎為犬古喉牙同音也畏之為混鬼之為昆為緄為畎為犬古陰陽對轉也混昆與葷薰非獨同部亦同母之字（古音喉牙不分）玁狁則葷薰之引而長者也故鬼方昆夷薰育玁狁自

係一語之變亦即一族之稱自音韻學上證之有餘矣然儼之舊說則頗不同鬼方混夷古人無混而一之者至混夷與玁狁則又畫然分而為二孟子言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詩序言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逸周書序亦謂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然孟子以獯鬻昆夷并舉乃由行文避複之故據緜詩本文則太王所事正是混夷此詩自一章至七章皆言太王遷都築室之事八章云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亦當言太王定都之後伐木開道混夷畏其強而驚走也（經於第九章虞芮質厥成以下始言文王鄭箋以第八章繫之文王殊無所據）太王所喙者既為混夷則前此所事者亦當為混夷孟子易以獯鬻者以下文云文王事昆夷故以異名同實之獯鬻代之臨文之道不得不爾也此古書之不可泥者一也詩序所言亦由誤解經語案出車詩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云玁狁

復云西戎鄭君注尚書大傳據之遂云南仲一行幷平二寇序詩者之意殆亦以昆夷當經之西戎與鄭君同不知西戎即玁狁互言之以諧韻與孟子之昆夷獯鬻錯舉之以成文無異也不嬰敦以玁狁與戎錯舉正與出車詩同此古書之不可泥者二也然則舊說以昆夷與獯鬻玁狁為二蓋無所據昆夷之地自太王之遷自北而南觀之則必從豳北入寇又史記謂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楊惲亦謂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則其地又環岐周之西與上所考鬼方疆域若合符節而自殷之武丁訖於周之成王鬼方國大民衆常為西北患不容太王文王之時絕不為寇而別有他族介居其閒後世玁狁所據之地亦與昆夷畧同故自史事及地理觀之混夷之為畏夷之異名又為玁狁之祖先蓋無可疑不獨有音韻上之證據也獯鬻玁狁皆宗周以前之稱而當時書器均不見獯鬻二字其

見於傳記者以孟子為最古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北逐葷粥匈奴傳亦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晉灼曰堯時曰葷粥皆後世追紀之辭不足為據猶伊尹四方令周書王會解并有匈奴非事實也然以理勢度之尚當為玁狁以前之稱葷薰之音同於混昆而玁字其聲雖同其韻已變合玁狁二字乃得薰音其名或當在獯鬻之後也詩玁狁之玁釋文云本或作獫音險史記以降亦多作獫狁古金文如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作嚴𤞤不嬰敦作嚴允又作𡨦允𡨦即嚴之異文說文厂部嚴崟也一曰地名从厂敢聲案嚴崟二字連文嚴崟即穀梁傳之巖唫（僖三十八年）公羊傳作嶔巖則顛倒其文孫愐唐韻嚴魚音反以為嚴即唫字然則嚴字之用為嚴崟之嚴者一變而作巖再變而作險（古巖險同字尚書序及墨子尚賢篇之傅巖史記作傅險左氏傳制巖邑也孟子不立乎巖牆之下巖即險字廣韻巖險也）其用為嚴允之嚴者一變作玁再變作獫自其最後之字嚴自當讀險不當讀魚

音反陸音是也此字之音與畏混葷獯異部異變化唯可於雙聲求之殆先有獯音而後有玁狁之二合音也然則舊說之先獯鬻而後玁狁或非無據矣

獯鬻地理一無可考唯玁狁出入之地則見於書器者較多其見於詩者曰焦穫曰涇陽曰鎬曰方曰朔方曰太原此六者昔儒考證至多未有定說也更求之於金文中則見於不娸敦者曰西俞曰畧曰高陵見於兮甲盤者曰畧盧見於虢季子白盤者曰洛之陽此十一地中方與朔方畧與洛當為一地故得九地九地之中唯涇陽與洛陽（此雍州漢之洛非豫州之伊雒）以水得名今尚可實指其地而涇水自西北而東南洛水自北而南經流各千里但曰涇陽曰洛之陽語意亦頗廣莫也欲定其地非綜此九地考之不可案玁狁之寇周也及涇水之北而周之伐玁狁也在洛水之陽則玁狁出入當在涇洛之間而涇洛二水其上游懸隔千里

至其下流入渭之處乃始相近則涇陽洛陽皆當在二水下游涇陽既在涇水下游則焦穫亦當在涇水下游之北（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詩數玁狁之患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逼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也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正義亦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其說均是也）郭璞爾雅注以爲在池陽瓠中者是也不嬰敦之高陵亦當即漢志左馮翊之高陵縣其地西接池陽亦在涇水之委然先儒多以漢時涇陽縣屬安定郡在涇水發源之處疑詩之涇陽亦當在彼不知秦時亦有涇陽在涇水下游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肅靈公居涇陽考秦自德公以降都雍靈公始居涇陽靈公子獻公之世又徙櫟陽則涇陽一地當在雍與櫟陽之間而櫟陽（漢之萬年縣）西界向陵距涇水入渭之處不遠則靈公所居之涇陽自當在涇水下游決非漢安定郡之涇陽也又穰侯列傳云秦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蓋一封高陵一封涇陽二君受封之年史所不紀然當在昭王即位宣太后執政之初時義渠未滅漢安定郡

之涇陽縣介在邊篙太后決不封其愛子於此且與高陵君同
封亦當同壤後昭襄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即涇陽君史記秦本紀索隱云涇陽君名市穰侯列傳索隱乃云名顯誤也
宛公子悝即高陵君鄧為諸侯宛鄧二地相接則前所食涇陽高陵二
地亦當相接然則秦之涇陽當為今日之涇陽縣漢之池陽縣而非漢
之涇陽以秦之涇陽之非漢之涇陽益知周之涇陽之非漢之
涇陽矣此三地者皆在涇北自此而東北則至洛水虢季子白
盤云博伐嚴允于洛之陽兮甲盤世稱兮田盤云王初各伐嚴允于啚
𢉖啚𢉖亦在洛水東北啚字雖不可識然必為从冈啚聲𢉖則
古文魚字周禮天官𢿱人釋文本或作𢿱𢿱𢿱同字知𢉖魚亦
一字矣古魚吾同音故往往假𢉖𢿱為吾齊子仲姜鎛云保𢉖
兄弟保𢉖子姓即保吾兄弟保吾子姓也沇兒鐘云𢿱以宴以
喜即吾以宴以喜也敦煌本隸古定商書魚家旄孫于荒日本
古寫本周書魚有民有命皆假魚為吾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

兮吾山平吾山亦即魚山也古魚吾同音衙从吾聲亦讀如吾鄐盧與春秋之彭衙爲對音鄐彭聲相近盧衙則同母兼同部字也史記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戎號也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戲蓋盧之譌字矣彭衙一地於漢爲左馮翊衙縣正在洛水東北方鎬太原亦當於此間求之然則宣王之用兵於玁狁也其初在涇水之北六月第三章是也其繼也在洛水之陽六月四章及兮甲盤號季子白盤是也而洛水東北以往即是西河太原一地當在河東禹貢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孔傳均以太原爲漢太原郡然禹治冀州水實自西而東疑壺口梁岐而往至霍太山其地皆謂之太原左昭元年傳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太原之地奄有汾洮二水其地當即漢之河東郡非漢太原郡矣疑太原之名古代蓋兼漢太原西河河東三郡地而秦人置郡晉陽諸縣遂專

具名以古書所紀太原地望證之亦無不合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伐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太原此事當出真本竹書紀年案范書西羌傳序大都取材于國語史記紀年三書此節白鹿白狼事本國語史記則取五王及遷戎太原事當出紀年章懷太子注雖不引紀年為證然郭璞穆天子傳注引紀年取其五王以東則遷戎太原事必本紀年無疑穆王所遷者蓋即五王之衆郭璞引紀年云取其五王以東則所遷之地亦當在東穆天子傳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水之阿此亦犬戎既遷後事案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今蒲州紀年與穆傳所紀若果不謬則太原在河東可知後人或東傳之於晉陽西傳之於平涼皆與史事及地理不合者也凡此八地均在宗周東北唯西俞一地則在宗周之西不嬰敦云白氏曰不嬰馭方嚴允廣伐西俞王命余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今余命女御追于畧女以我車宕伐嚴允于高陵蓋此時玁狁從東西兩道入寇故既追于西歸而復東追於洛時西寇雖去而東方之寇已深入故未及至洛而與之戰於涇北之高陵也是

西俞之地實在周西與爾雅之北陵西隃趙策趙世家之巠分先俞皆不相涉周西之地以俞隃榆名者頗多皆一字一音之偶合訖不能指為何地然由羞追于西一語可知玁狁自宗周之東北而包其西與鬼方昆夷之地全相符合也

玁狁之號始於何時訖於何代其侵暴中國以何時為甚亦有可討論者詩詠伐玁狁事有采薇出車六月三篇六月之為宣王時詩世無異論唯采薇出車二詩毛傳及詩序皆以為文王時詩然其詩云王事靡盬又云王命南仲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皆不似諸侯之詩序以為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戍役故其辭如此然三家詩說殊不盡然漢書匈奴傳謂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則班固以采薇為懿王時詩也出車詠南仲伐玁狁之事南仲亦見大雅常武篇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太師皇父傳謂王命卿士南仲於太祖皇父為太師白虎通釋爵人於朝封諸侯於廟引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白虎通多用魯詩是魯說亦與毛同箋則以南仲為皇父之太祖係文王時人然漢書古今人表繫南仲於宣王時在方叔召虎之下仲山甫之上而文王時別無南仲後漢書龐參傳載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唯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是班固馬融皆以南仲為宣王時人融且以出車之南仲為即常武之南仲矣今焦山所藏鄦惠鼎云司徒南中入右鄦惠其器稱九月既望甲戌有月日而無年無由知其為何時之器然其文字不類周初而與召伯虎敦相似則南仲自是宣王時人出車亦宣王時詩也徵之古器則凡紀玁狁事者亦皆宣王時器兮甲盤

稱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案長術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二十六日得庚寅此正與余既死霸之說合號季子白盤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案宣王十二年正月乙酉朔三日得丁亥亦與初吉之語合而十二年正月丁亥為鑄盤之日則伐玁狁當為十一年事矣由是觀之則周時用兵玁狁事其見於書器者大抵在宣王之世而宣王以後即不見有玁狁事是玁狁之稱不過在懿宣數王間其侵暴中國亦以厲宣之間為最甚也

至玁狁之後裔如何經傳所紀自幽平以後至於春秋隱桓之間但有戎號莊閔以後乃有狄號戎與狄皆中國語非外族之本名戎者兵也書稱詰爾戎兵詩稱弓矢戎兵其字从戈从甲本為兵器之總稱引申之則凡持兵器以侵盜者亦謂之戎狄者遠也字本作逷書稱逷矣西土之人詩稱舍爾介狄皆謂遠

也後乃引申之為驅除之於遠方之義魯頌之狄彼東南數狄鐘之數狄不龔曹伯霥盨之克狄淮夷皆是也因之凡種族之本居遠方而當驅除者亦謂之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賤惡之意故說文有犬種之說其非外族所自名而為中國人所加之名甚為明白故宣王以後有戎狄而無玁狁者非玁狁種類一旦滅絕或遠徙他處之謂反因玁狁荐食中國為害尤甚故不呼其本名而以中國之名呼之其追紀其先世也且被以惡名是故言昆戎則謂之犬戎薰鬻則謂之獯鬻嚴允則謂之玁狁蓋周室東遷以後事矣考詩書古器皆無犬戎事犬戎之名始見於左傳國語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皆春秋戰國以後呼昆夷之稱而獯鬻玁狁亦被此名後漢書西羌傳稱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遷於岐下是以獯鬻為犬戎也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

太原又引夷王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又引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而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一地不容有二戎則又以玁狁為犬戎也由是觀之古之獯鬻玁狁後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則攻幽王滅宗周之犬戎亦當即宣王時之玁狁不然玁狁當懿宣之間仍世為患乃一傳至幽王時絶無所見而滅宗周者乃出于他種族此事理之必不可信者也然則戎中最强大之犬戎既即玁狁其餘以戎名者如汾晉間諸戎當即唐叔所受之懷姓九宗又河南山北之陰戎伊川之陸渾戎皆徙自瓜州所謂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者亦玁狁同族也春秋莊閔以後戎號廢而狄號興、（春秋所書閔僖以後無單稱戎者但云某戎或某某之戎而已）而狄之姓氏見于左傳者實為隗姓後世有謂赤狄隗姓白狄釐姓者（世本）又有謂隗姓赤狄媿姓白狄者（潛夫論）然秦漢以後之隗姓皆出白狄故地秦始皇時丞相隗狀雖不知其所出當為秦人漢

隗囂一族則天水成紀人魏之隗禧（見魏志王肅傳）亦京兆人則赤白二狄疑皆隗姓皆鬼方玁狁後裔或同族及春秋中葉赤狄諸國皆滅於晉河南山北諸戎亦多為晉役屬白狄僻在西方不與中國通故戎狄之稱泯焉爾後强國幷起外族不得逞於中國其逃亡奔走復其故土者或本在邊裔未入中國者戰國辟土時乃復與之相接彼所自稱本無戎狄之名乃復以其本名呼之於是胡與匈奴之名始見於戰國之際與數百年前之獯鬻玁狁先後相應其為同種當司馬氏作匈奴傳時蓋已知之矣

## 西胡考上

漢人謂西域諸國為西胡胡本對匈奴與東胡言之海外東經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又云昆侖山在西胡西白玉山及昆侖山即今之喀喇昆侖是前漢人謂葱嶺以東之國曰西胡也（山海經此篇中多漢郡縣名是漢人所附益然在建平元年劉歆所進十三篇中是猶出前漢人手也）說文解字玉部玾石之有光者璧玾也

出西胡中又邑部鄯善西胡國也又糸部繝西胡毳布也鄯善在蔥嶺東毳布蔥嶺東西皆產之壁玡則專出蔥嶺以西月氏罽賓大秦諸國是後漢人於蔥嶺東西諸國皆謂之西胡也魏晉六朝猶襲此名後漢書西域傳贊云逖矣西胡天之奧區宋雲行記云鄯善城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統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又云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是南北朝人亦并謂蔥嶺東西諸國為西胡也西胡亦單呼為胡漢書西域傳西夜與胡異其種類氐羌行國逐水草往來是其所謂胡乃指西域城郭諸國非謂游牧之匈奴後漢以降匈奴浸微西域諸國遂專是號羅布泊畔所出之魏晉閒木簡所云胡浮屠胡犂支者皆西域人名而鄯善龜茲所產鐵謂之胡鐵所作臿頭金謂之胡臿金又魏晉以來凡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實皆西域物也六朝以後史傳釋典所用胡字皆

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釋道宣釋迦方志所謂此土又指西蕃例為胡國者也隋僧彥琮始分別胡梵續高僧傳一唐人皆祖其說道宣釋迦方志智廣悉曇字記慧琳一切經音義皆然除印度外凡西域諸國皆謂之胡玄奘大唐西域記又由其文字分胡為三種其於葱嶺以東諸國但云文字語言取則印度而已不別為之立名至葱嶺以西分為二種一曰窣利自素葉水城以西至羯霜那大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畧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二曰覩貨邏此鐵門以南雪山以北之地分為二十七國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而右文記浸多逾廣窣利此外如梵衍那迦畢試尸棄尼商彌等國皆云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稍異則亦覩貨邏之一支案奘師此言蓋本印度舊說大智度論二十五謂敝生處者安陀羅舍婆羅原注採還

也兜佉羅原注小月氏修利安息大秦等考安陀羅即西域記之案達羅國與裸國俱在印度之南安息大秦在印度之西則兜佉羅修利當在印度之北兜佉羅即覩貨邏修利即窣利審矣唐僧利言梵語雜名胡之梵言形為Suli聲曰蘇哩蘇哩亦即窣利但利言專以蘇哩為胡玄奘則但以窣利為胡之一種故又云自黑嶺以來并為胡俗則蔥嶺東西與嬀水南北雖非窣利仍是胡國慧超行記與慧琳西域記音義所說畧同道宣釋迦方志并謂雪山以西至於西海名寶主也偏饒異珍而輕禮重貨是為胡國則波斯大秦亦入其中故西域諸國自六朝人言之則梵亦為胡自唐人言之則除梵皆胡斷可識矣是故以形貌言則漢書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北史言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皆深目高鼻又言康國人深目高鼻多鬚髯顏師古漢書注言烏孫人青眼赤鬚西域記及唐書皆言

疎勒護蜜人幷碧瞳均與波斯大秦人相似以言語言則漢書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又近日西人於新疆南北路發見三種古文字一粟特語二覩貨邏語三東伊蘭語覩貨邏語與玄奘所稱名同粟特當玄奘之所謂窣利東伊蘭語則當其所謂蔥嶺以東諸國語也三者皆屬阿利安語系與印度波斯大秦語族類相同而粟特語與東伊蘭語尤與波斯語近以風俗言則漢書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其人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西域記言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貨殖之利又言黑嶺以來莫非胡俗大率土著建城郭務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吉乃素服凶則皀衣亦與大秦波斯俗尚略同是故言乎稱號則同被胡名言乎形貌言語風俗則雖有小異無害大同於是此種胡人種族之疑問起

即此種胡人果從東方往抑從西方來之疑問是也

## 西胡考下

自來西域之地凡征伐者自東往貿易者自西來此事實也太古之事不可知若有史以來侵入西域者惟古之希臘大食近世之俄羅斯來自西土其餘若烏孫之徙塞種之徙大夏之徙大月氏之徙匈奴之徙嚈噠之徙九姓昭武之徙突厥之徙回鶻之徙蒙古之徙莫不自東而西即如玄奘所稱窣利覩貨邏二種亦有西徙之跡玄奘謂自素葉水城以西至羯霜那地名窣利是窣利之地東盡康居故境西盡九姓昭武之地諸國之中康為宗國北史謂康本康居之後又謂其王本月氏人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幷以昭武為姓其稱九姓昭武亦如三姓葛祿九姓回鶻十姓突厥卅姓突厥卌姓拔悉蜜為北方游牧

人種之名稱是罕利之人本出東方文字豎讀尤近漢法至覩貨邏則西徙之跡尤歷歷可指考覩貨邏之名源出大夏（嘉興沈乙盦先生并西人馬格德等并創是說）大夏本東方古國逸周書王會解云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又伊尹獻令云正北空桐大夏空桐與禺氏（即月氏）犬戎皆在近塞則大夏一國明非遠夷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此本管子佚文呂氏春秋古樂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陰漢書律歷志說苑修文篇風俗通音聲篇同紀此事阮隃皆作昆侖昆之為阮聲之近（說文𨸏部阮讀若昆）侖之為隃字之誤也綜此二說則大夏當在流沙之內昆侖之東較周初王會時已稍西徙穆天子傳云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又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邱七百里是西夏氏西距昆侖二

千又二百里與管子呂覽所記大夏地望正合惟海外東經云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又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與周秦閒故書不合此出漢通西域後所附益非其本文矣大唐西域記二十云于闐國尼壤城東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案于闐國姓實為尉遲而畫家之尉遲乙僧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于闐人朱景元唐朝名畫錄云吐火羅人二者皆唐人所記是于闐與吐火羅本同族亦吐火羅人曾居于闐之證又今和闐以東大沙磧唐書謂之圖倫磧（唐書西域吐谷渾傳李靖等軍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託于闐是圖倫磧在且末于闐閒）今謂之塔哈爾馬干磧皆覩貨邏磧之訛變是覩貨邏故國在且末于闐閒與周秦閒書所記大夏地位若合符節唐書西域傳云大夏即吐火羅其言信矣大夏之國自西踰蔥嶺後即以音行除史記漢書尚仍其故號外後漢書謂之兜勒（和帝紀及西域傳序）六朝譯經者謂之兜佉勒（婆沙論卷九世尊種和兜佉勒語勝生兜佉勒中者）兜佉

羅（大智度論卷二十五見上）魏書謂之吐呼羅隋書以下謂之吐火羅西域記謂之覩貨邏皆大夏之對音其徙蔥嶺以西蓋秦漢間之事希臘地理學家斯德拉僕所著書記西曆紀元前百五十年時覩貨邏等四蠻族侵入希臘人所建之拔底延王國是大夏之入嬀水流域前乎大月氏者僅二十年故大夏居嬀水南而大月氏居其北此其侵畧先後之次序也此事中國印度希臘古籍全相符合則覩貨邏一族與月氏同出東方可斷言矣窣利覩貨邏既同出東方則其同語系之種族若印度若波斯若大秦當無一不出自東方特其遷徙當遠在有史以前此前說之結論必歸於是又與民族西徙之事實相符合也雖然侵畧者自東往貿易者自西來二者皆史實也凡西徙之種族於其所征服之國不過得其政權及兵權而自成統治者之一級其時人民之生活仍如故也慧超行傳於西域諸國屢言土人是胡王是

突厥或言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并是突厥凡東方民族侵入西域者殆無不然且西域人民以國居東西之衝數被侵畧亦遂專心職業不復措意政治之事是故希臘來則臣希臘大夏月氏來則臣大夏月氏嚈噠來則臣嚈噠九姓昭武來則臣九姓昭武突厥來則臣突厥大食來則臣大食雖屢易其主而人民之營其生活也如故當時統治者與被治者間言語風俗固自不同而統治一級人數較少或武力雖優而文化較劣押居既久往往與被治者相融合故此土之言語風俗非統治者之言語風俗實被治者之言語風俗也世或以統治者之名呼其種族及言語如大月氏人覩貨邏語之類蓋非盡當考古書所載此土人民本與波斯大秦同是一族漢書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是其形貌言語風俗本

同西方自漢訖唐蟬嫣未變北史言康國人善商賈衆特人多詣涼土販貨大月氏人商販京師唐書言康國人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玄奘慧超所記胡俗無不同賈又西域記於素葉水城及怛羅斯城皆云各國商胡雜居於颯秣建及迎畢試國云異方奇貨皆聚此國是大食未興以前東西貿易悉在此種胡人之手故自漢以來人民頗有東向北史言高昌以西諸國人等皆深目高鼻是漢時此族以大宛為東界者至南北朝已越葱嶺而以高昌為其東界雖此種人民或於有史以前本居東土然於有史以後自西徂東亦為事實故高昌以西語言文字與波斯大秦同屬一系漢魏以來總呼為胡深合事理然則論西胡之事當分別統治者與被治者二級觀之否則鮮不窒閡矣

西胡續考

自漢書西域傳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後世所記胡人容貌如世說新語六記康僧淵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八引啟顏錄記隋三藏法師又四百三十五引朝野僉載記宋蔡事無不如是北史于闐傳言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國于闐貌不甚胡唐書突厥傳言頡利族人思摩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為夾畢特勒而不得為設是胡之容貌顯與他種不同而其不同之處則深目多鬚四字盡之隋唐以來凡非胡人而貌類是者亦謂之胡劉賓客嘉話錄言楊國忠知吏部銓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通道參軍胡者云湖州文學李匡乂資暇錄下云俗怖小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髯之神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嘲鄧艾吃東觀奏記上宣宗問宰臣白敏中曰有一山陵使胡而長其人姓氏為誰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侯鯖錄四王晉卿嘗過鞏洛

間道旁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象兩眼外皆髭也是中國人貌類胡人者皆呼之曰胡亦曰胡子此名當六朝時本施之胡人藝文類聚(三十五)載梁簡文帝謝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啟云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即用世說所載康僧淵事蓋謂真胡人至唐而中國人貌類是者亦謂之胡子太平廣記(二百四之五)引御史臺記云邵景蕭嵩俱授朝散大夫二人狀貌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韋鏗簾中獨窺而詠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個鬚多一鼻高云云又雲谿友議載唐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頟更頹顏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是自唐以來皆呼多鬚或深目高鼻者為胡或胡子此二語至今猶存世人呼鬚及多鬚之人皆曰胡子俗又製鬍字以代之北夢瑣言(七)載蔡押衙詩云可憐洞庭湖却到三冬

無髭鬚以具不成湖也是唐人已謂鬚為胡豈知此語之源本出於西域胡人之狀貌乎且深目多鬚不獨西胡為然古代專有胡名之匈奴疑亦如是兩漢人書雖無記匈奴形貌者然晉時胡羯皆南匈奴之裔晉書石季龍載記云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可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䀹䀹正耐溺中珍恨之以告石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又云冉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安祿山事跡下云高鞠仁令范陽城中殺胡者重賞於是羯胡盡死小兒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衆事亦相類夫安史之衆素號雜胡自兼有突厥奚契丹諸部晉之羯胡則明明匈奴別部而具狀高鼻多鬚與西胡無異則古之匈奴蓋可識矣

自後漢以來匈奴寖微而東胡中之鮮卑起而代之盡有其故地自是訖於蠕蠕之亡主北垂者皆鮮卑同族也後魏之末高車突厥代興亦與匈奴異種獨西域人民與匈奴形貌相似故匈奴失國之後此種人遂專有胡名顧當時所以獨名為胡者實因形貌相同之故觀晉書載記之所記殆非偶然矣

## 西域井渠考

今新疆南北路通鑿井取水吐魯番有所謂卡兒水者乃穿井若干於地下相通以行水伯希和教授以為與波斯之地下水道相似疑此法自波斯傳來余謂此中國舊法也史記河渠書武帝初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此事史家不紀具年然記於塞瓠子（元封二年）之前時西域尚未通也又大宛列傳云宛城中無

井汲城外流水又云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是穿井為秦人所教西域本無此法及漢通西域以塞外乏水且沙土善崩故以井渠法施之塞下漢書烏孫傳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案行卑鞮侯井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孟康曰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井名通渠又有上下流則確是井渠沙州圖經云大井澤在州北十五里引漢書辛武賢事云遣使者案行悉穿大井是漢時井渠或自敦煌城北直抵龍堆矣漢於鄯善車師屯田處當亦用此法波斯乏水與蔥嶺以東畧同北史西域傳言波斯地多沙磧引水溉灌西域記言波剌斯國引水為田皆不言其引水之法劉郁西使記言穆錫地無水土人隔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言與漢井渠之法無異蓋東來賈胡以此土之法傳之彼國者非由彼土傳來也元王禎農書農器圖譜十三灌溉門所載陰溝法即古井渠之遺明陸容

菽園雜記一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為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滻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為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就以汲此永世之利也可見井渠之制歷代行之無廢今京師除溝用以洩潴瀦水者亦用是法也

# 觀堂集林卷第十四

史林六

海甯　王國維

## 黑車子室韋考

丁卯暮春從友人借得日本文科大學所印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有津田博士室韋考謂室韋本部自後魏訖唐幷在今嫩江流域而唐人幷興安嶺西及呼倫泊西南諸部族皆呼之曰室韋蓋本之室韋本族部人之言而非諸部族之所自稱者其說甚精闢獨不及黑車子室韋及其南徙事因補著之考兩唐書室韋傳幷無黑車子部落唐人及五代人著書有黑車子而不承以室韋字故津田博士於遼代烏古敵烈考中釋遼史太祖紀之黑車子室韋爲二部之名然遼史百官志屬國職名中有室韋國大王府有黑車子室韋國大王府則黑車

子室韋五字自當連讀博士釋為二部者非也其住地則會昌一品集卷六賜黠戛斯書云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五代史四裔附錄引胡嶠陷虜記云契丹北有黑車子語皆廣泛無以指定其地考通鑑言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考異云從會昌伐叛記實錄新傳舊書回紇傳獨云依和解室韋則黑車子殆即和解室韋之異名舊書室韋傳云今室韋最西與回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有塞曷支部落次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禮部落案俱輪泊即今呼倫泊則和解室韋之地當在今呼倫泊東南又其東之烏羅護部落即舊書北狄傳別出之烏羅渾傳云此部南與契丹接則那禮部落當即謂耶律氏始祖泥禮所統之部落也泥禮見舊書契丹傳耶律遼實錄作涅里陳大任遼史作雅里則和解部落當在今興安嶺左右與嶺西之達怛相近會昌一品集卷五賜回鶻嗢沒斯特勒等詔書云秋

熱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案左相即左廂（回鶻有內宰相外宰相而無左右相故相當猶為廂通典內突厥分十箭為左右廂見河內呼之回鶻苾伽可汗殘碑亦有口廂與賈力之句是突厥回鶻皆分屬部為左右廂左右兩廂唐人亦作兩相見賈公彥儀禮疏卷十七及卷三十四）黑車子與達怛并為回鶻左廂部落則二部相近明矣然至回鶻國破種人分散之時此部或他種室韋之一部亦隨回鶻而南至中國塞下舊書回紇傳那頡啜戰勝全占赤心部下七千帳因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書易之曰那頡啜收赤心部下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據舊書之文則黑沙榆林并是地名其地當在振武大同之東北幽州之西北而與室韋連言殊不可解據新書則黑沙似是部名蓋即黑車之異譯蓋此時黑車子室韋當有一部遊牧幽州塞外者蓋那頡啜因之否則自振武大同東趨幽州與黑車子室韋之原住地固風馬牛不相及也會昌一品集（卷二）幽州紀聖功

碑銘云回鶻下有二部曰亦心宰相曰那頡啜特勒赤心者天
性忿鷙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氣恃力
潛圖屬階為嗢沒斯所紿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
東逼漁陽公（謂盧龍節度使張仲武）以室韋悍極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
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為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云
云蓋其時室韋雖為回鶻役屬然亦朝貢於唐故仲武俾其偵
邏而室韋不從故曰徵役不供又（卷十五）請發鎮州兵馬狀云又幽
州奏進官孫方造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
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并不要只使殺回
鶻監使即還妻兒是回鶻侵幽州之衆中有室韋可知時此種
室韋根據地去幽州亦不甚遠舊書云會昌三年烏介去幽州
界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營烏介驚走東
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案兩唐書劉沔石雄諸傳新

書回鶻傳劉沔遣石雄夜襲烏介營在振武不在幽州則烏介東走幽州塞外又東北走和解室韋幷在被襲之後舊書記被襲事於東走幽州後甚誤然烏介於被襲後曾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又自此走東北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似事實也和解室韋原住地在興安嶺左右所謂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是也而烏介依室韋下營乃僅東北走四五百里則是時和解室韋之全部若一部必已西南徙無疑逮至契丹之興則黑車子室韋更南徙中國近塞遼史太祖紀云唐天復三年九月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明年七月復討黑車子室韋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中

又太祖二年冬十月遣輕兵取吐渾叛入室韋者大黑車子室韋原住地本在契丹之北乃因伐黑車子故而南與劉仁恭交兵復與李克用會盟又吐渾與黑車子道里遼隔何以叛入室韋此必因黑車子室韋已南徙幽并近塞故有此事實也余作韃靼考及萌古考見此二部當唐之季世均有南徙之迹此黑車子室韋亦然蓋當回鶻既衰契丹將興之際北方民族間受一種之感應故有移徙之事其原因雖不可知而遷徙則為事實故備論之

## 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

西遼事跡見於中土紀載者至為簡畧其建都之地遼史作虎思斡耳朵（天祚紀延慶二年耶律大石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金史作骨斯訛魯朵（忠義粘割韓奴傳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鄰括斯部所居城號骨斯訛魯朵俗無兵器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是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元史作谷則斡兒朵（曷思麥里傳曷思麥里西域谷則斡兒朵人初為西遼闊兒罕近侍後為谷則斡兒朵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或作古徐鬼國訛夷朵

元遺山文集作古續兒國訛夷朵（文集二十郡實五年甲戌從軍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素鬼當作兒錢竹汀說八大歷樹劉氏先塋神道碑東貸征契丹遺族是為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劉郁撰常德西使記作亦堵（西使記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為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曰此黃河也）亦堵者蓋訛夷朵之畧李真常長春真人西遊記謂之大石林牙（西遊記上十月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自注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為務釀蒲萄為酒果食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亦但謂之大石（西遊記上遊河中西園詩大石東過二十程又卷下讀書絕句西過大石半年居）則又以人名名其國都而拉施特蒙古史則謂之八喇沙袞案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篤來帖木兒屬地中有八里茫一地經世大典圖亦有八里茫圖在阿力麻里之西南柯耳魯（即葛邏祿）亦剌八里之南倭亦（今烏什）之北故武進屠氏（寄）蒙兀兒史記以八里茫為八里沙之譌即以拉氏書中之八喇沙袞當之其說是也余謂虎思斡耳朵者契丹之新名其名行於東方八喇沙袞者突厥之舊名早行於東西二土八喇沙袞即唐書地理志之裴羅將軍城也資治通鑑

考異二引唐元宗實錄突厥葛邏祿下首領有裴羅達干唐書突厥傳突騎施黑姓可汗有阿多裴羅回鶻傳骨咄祿毗伽闕可汗之名為骨力裴羅又有將軍鼻施吐撥裴羅大唐會要九十八有回紇演者裴羅冊府元龜九九五紀突厥首領有采施裴羅又九七一又九七二紀回紇使臣有近支伽裴羅阿德俱裴羅裴羅達干等是裴羅者突厥種族中之人名也回鶻人中有稱將軍者當是應用漢語遼金時之相溫詳穩詳袞元時之桑昆想昆弁自此語出是裴羅將軍一城當是西突厥故名記遼金閒西域人猶以此名呼之謂之八喇沙袞元史又畧稱八里沙此地名源流之可考者也又自地理上言之則有三證一唐書地理志載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至熱海後百八十里出谷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四十里至碎葉城北有碎葉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長於此案熱海者今之特穆爾圖泊

碎葉水者今之吹河是裴羅將軍城在吹河之南又距吹河東入特穆爾圖泊處八十里而元朝祕史五云王罕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入合剌乞塔種古兒皇帝處同卷六大祖遣王罕書蒙文內亦有此語但譯文畧去垂河字樣又卷六云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元合兒魯種處至回回地面垂河行與合剌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案垂河即吹河合剌乞塔即黑契丹蒙古人以之呼西遼古兒皇帝古兒罕即耶律大石自號之葛兒罕遼史天祚紀若闊兒罕元史曷思麥里傳也是西遼都城地濱吹河西游記言西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此河亦謂吹河西使記契丹故居有河曰亦句運流洶洶東注正與東入特穆爾圖泊之吹河合此一證也今吹河之南即天山山脈其山西人謂之阿歷山德嶺西游記云晚至南山下即謂此山西使記云兩山閒土平民夥溝洫畛帶則兼水南之天山水北之羯丹山而言此二證也唐志自裴羅將軍城至怛羅斯之

距離凡三百五十里據大唐西域記及慈恩法師傳則五百八九十里（兩書無裴羅將軍城今以自素葉水城至呾邏私之里數加裴羅至素葉之里數計之）大抵賈耽所書里數率較玄奘所書為短當由計里之單位或方法不同今徵之元人所記則郤長春自大石林牙西行七八日始見一石城（此城即呾羅斯以長春前此沿山向西行而至此後山忽南去乃并西南山行與西域記自素葉至呾邏私皆西行至呾邏私後方西南行者密合）常德以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二十八日過塔賴寺塔賴寺即長春所見之石城但長春以車行常德以馬行又常德奉使當憲宗己未在太宗大置站赤之後故遲速不同即如自呾羅斯至賽藍長春行五日常德僅三日又自賽藍至尋思干長春行十四日常德僅八日以比例求之則常德五日之行程正當長春七八日是二書所記自西遼都城至呾羅斯之行程正與玄奘及賈耽所記自裴羅將軍城至呾羅斯之里數相應此三證也然則八剌沙衮即裴羅將軍城殆無疑問考隋唐以來熱海以西諸城碎葉為大西突厥盛時已為一

大都會慈恩傳言至素葉水城逢突厥可汗方事畋游軍馬甚盛及唐高宗既滅賀魯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碎葉備四鎮之一(唐書西域傳)調露中都護王方翼築碎葉城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伏之狀(唐書地理志及王方翼傳)後突騎施烏質勒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城因徙居之(同突厥傳)開元十年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城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同上西域傳焉耆傳)嗣後突騎施別種蘇祿子吐火仙復居之(同上突厥傳)天寶七年始為北庭節度使王正見所毀(通典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後葛祿復據其地唐中葉以後與西域隔絕其地遂無所聞及大石林牙既平西域思復契丹故地乃東徙於此然不居碎葉而居其東四十里之裴羅將軍城者蓋唐時碎葉故城已毀壞無餘故也而金史忠義傳言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則視唐之碎葉城廣大可知更無論故裴羅將軍城矣據遼史天祚紀自大石都此訖直魯古亡凡七十有八年

其未東徙時則都於尋斯干此事遼史雖不紀然謂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正與邱長春尋斯干詩所謂東石東過二十程者相合故西遼名尋斯干為河中府（西游記自注邪迷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湛然居士集卷四再用韻紀西游事詩注西域尋斯干城西遼目為河中府）東徙之後仍建為陪都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斯干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即以其西都言之耶律文正湛然居士集二和裴子法見寄云扈從出天山從容游大石此大石謂尋斯干蓋尋斯干與虎思斡耳朵為契丹東西二都故幷得大石之名耳西遼都城自來未有真切言之者故聊發其概焉

韃靼考

韃靼之名始見於唐之中葉闕特勤碑之突厥文中有三十姓韃靼 Otuz Tatar 九姓韃靼 Tokuz Tatar 是為韃靼初見紀錄之始案闕特勤碑立於開元二十年則韃靼之名古矣李德裕會昌一

品集卷五有賜回鶻嗢没斯特勒等詔書末云卿及部下諸官
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又卷八代劉沔
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云紇扢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云發
日紇扢斯即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怛
等五部落是為韃靼見於漢籍之始時唐武宗會昌二年也嗣
於懿宗咸通九年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僖宗中和二年從李克
用討黃巢并有功至後唐漢周仍世入貢故薛歐五代史及歐
宋唐書并記其事而歐氏於五代史并為達怛立傳宋初太祖
太宗朝尚三次入貢後為西夏隔絶不與中國通而兩宋人紀
錄中尚屢見其名乃遼史營衛志所記諸部族百官志所記屬
國職名中皆無韃靼本紀中雖三見達旦字亦去其偏旁金史
乃并絶其迹正史中至明史始復有韃靼傳而明史之韃靼傳
實蒙古傳也然則遼金三百年中唐宋間所謂韃靼者果何往

乎觀宋元人之著書知當時固有韃靼其對遼金之關係決非淺鮮正史中必不容沒其事而竟不概見此讀史者當發之疑問也以余之所見則唐宋間之韃靼在遼為阻卜在金為阻䪁在蒙古之初為塔塔兒其漠南之汪古部當時號為白達達者亦其遺種也

曷言乎韃靼在遼為阻卜在金為阻䪁也遼史聖宗紀開泰元年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去而蕭圖玉傳云開泰中阻卜復叛圍圖玉於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郤之屯於窩魯朵城案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為鎮州地理志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則紀傳所載地名既合年歲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稱達旦一稱阻卜是阻卜即韃靼之證一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五)真宗咸平六年七月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言戎主母后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

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使西捍塔靼盡降之案遼史聖宗紀統和十二年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十五年三月皇太妃獻西邊捷九月蕭撻凜奏討阻卜捷而蕭撻凜傳則云十二年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討之撻凜為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并委撻凜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叛遁於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之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撻凜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絶後患從之考三城者謂鎮州及防維二州皆在驢駒河西南與西夏相去絶遠是統和間太妃西征非討西夏而實經營阻卜諸部乃李信謂之西捍塔靼是阻卜即韃靼之證二也而此事完全之證據乃在金史金史夾谷清臣傳北阻轐叛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又内族襄傳襄代

清臣遂屯臨潢（中略）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
河為阻轐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中略）襄即鳴鼓進發（中略）嚮
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馬衆皆弃
斡里札河遣完顏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七八
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山石壁云云今案元朝祕史（四）大金因
塔塔兒篾古真薛兀勒圖不從他命敎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
逆着浯泐札河將篾古真薛兀勒圖襲將來案王京者完顏之
對音聖武親征錄元史太祖紀并記此事皆作丞相完顏襄浯
泐札河亦即金史之斡里札河（今馬爾戴河）是二書紀事并相符合而
金史之阻轐元祕史謂之塔塔兒正與遼史蕭圖玉傳之阻卜
聖宗紀作達旦者前後一揆而塔塔兒一語為韃靼之對音更
不待言故曰唐宋閒之韃靼在遼為阻卜在金為阻轐也
更從地理上證之唐時韃靼住地據闕特勤碑側之突厥文兩

記三十姓韃靼皆在黠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霫之前日本箭内博士謂黠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幹又在其北契丹白霫皆在突厥之東則在其間之三十姓韃靼當居突厥東北與金元間之塔塔兒方位全同其説良是今假名此部曰東韃靼然此碑突厥文中尚有九姓韃靼此部住地無可考然唐書地理志引賈耽入四夷道里記云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柵北口有歸唐柵車道也入回鶻使所經又五百里至鸊鵜泉又十里入磧經麤鹿山鹿耳山錯甲山八百里至山鷰子井又西北經密粟山達旦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綿泉鏡泊七百里至回鶻牙帳此達旦泊在回鶻牙帳東南數百里疑以韃靼人所居得名九姓韃靼所居蓋當在此今假名此部曰西韃靼會昌一品集所見達怛其一與黑車子連稱者似與東方之三十姓韃靼相當其一與安西北庭連稱者似

即西方之九姓韃靼也而唐末五代以來見於史籍者只有近塞韃靼此族東起陰山西踰黃河額濟納河流域至北宋中葉并散居於青海附近今假名之曰南韃靼歐陽公五代史之所傳王延德使高昌時之所經李仁甫續通鑑長編之所記皆是族也而遼史所記阻卜具分布區域乃各與此三部韃靼相當李信謂遼齊妃領兵屯西鄙驢駒兒河西捍塔靼而遼史文學傳蕭韓家奴之言曰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諸部望風悉降是遼時邊境以北至臚朐河皆有阻卜部落此可擬唐時之東韃靼又太祖紀云天贊二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丙午遣騎攻阻卜蕭圖玉傳云阻卜復叛圍圖玉於可敦城蕭惠傳云西阻卜叛都監涅魯古等將兵來援遇敵於可敦城西南又蕭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紿降撻不

也遜於鎮州西南沙磧間案古回鶻城即今外蒙古額爾德尼昭西北之合剌八剌合孫（唐時回鶻牙帳）在鄂爾崑河西岸可敦城即鎮州其地今雖未能考定要當在鄂爾崑河之東喀魯哈河左右而阻卜自其西南來則其住地當在可敦城西南唐時達旦泊正在此方面故此部可擬唐時之西韃靼又遼史屬國表聖宗開泰五年書阻卜酋長魁可來降聖宗紀作黨項魁可來兵衛志言西夏元昊譎詐智勇過人能使黨項阻卜掣肘大國此以阻卜與黨項互舉連言則阻卜又南與黨項相近此種阻卜又可擬唐末五代之南韃靼故遼時阻卜分布之廣正與唐宋人所謂韃靼相同至見於金史之阻轐若北阻轐則略當唐時之東韃靼亦即蒙古人所謂塔塔兒此亦可由地理上證明之金史宗浩傳云内族襄以為攻破廣吉剌則阻轐無東顧憂是阻轐在廣吉剌之西而元朝祕史記翁吉剌住地云合勒合河流

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剌其記塔塔兒住地則云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兩種塔塔兒在捕魚兒海子與闊連海子中間兀兒失溫地面(今鄂爾順河)又云察阿安阿勒赤都塔兀惕阿魯孩四種塔塔兒在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地面(今烏爾渾河與色野爾集河合流處)皆東與在喀爾喀河流域之翁吉剌為鄰又載扯克扯兒地面(今蘇克科魯山)有塔塔兒人距翁吉剌之德薛禪家不遠與金史所載阻韈地望無一不合故遼金二史中阻卜阻韈之為韃靼自地上證之而有餘矣

若然遼金之阻卜阻韈於唐宋為韃靼於蒙古為塔塔兒則阻卜阻韈之名烏從起乎又於唐宋以前蒙古以後得求此名之源流否乎然求之前後諸史絕不見有與阻卜或阻韈相類之名稱余乃不得不設一極武斷極穿鑿之假說曰阻卜阻韈者韃靼二字之倒誤且非無意之誤而有意之誤也何以言之曰

遼金人文字中多言韃靼如史愿亡遼錄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云遼於沙漠之北則置西北路招討府中略鎮攝韃靼蒙骨迪烈諸國又金主亮遣翰林學士韓汝嘉與宋國信使副徐嘉等宣諭公文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引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時數犯邊境是遼金時固有韃靼其國史實錄亦當不諱言韃靼而遼金二史中無之者曰蒙古人諱言韃靼故蒙古人何以諱言韃靼曰蒙人本非韃靼而漢人與南人輒以此名呼之固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脩史之漢臣已不復知韃靼與蒙古之別而遼金史料中所記韃靼事非朝貢即寇叛彼蓋誤以蒙古之先朝貢於遼金也慮其有損國體故諱之尤深當蒙古盛時祕史親征錄幷記太祖受金官職事初未嘗以此為諱然宋遼金三史之作在順帝之世其時蒙古之勢力既已墜地故於文字之間尤多忌諱試舉實證以明之續資治通鑑長編於太祖乾德四年開寶二

年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并書韃靼入貢蓋本與國史及會要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九亦云韃靼於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乃宋史本記於外國朝貢無一不書獨無太祖太宗韃靼入貢事王延德使高昌記載於王明清揮麈前錄者中有韃靼字凡六處宋史高昌傳全錄其文惟刪去有韃靼字之處亡遼錄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天祚於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欲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云云東都事畧附錄二亦云耶律延僖得大石林牙七千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之而遼史天祚紀則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遼史此節分明出於二書而二書皆有韃靼字遼史獨無又松漠記聞余都父子以游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其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悟室之命具首領詐出迎

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遼史耶律余覩傳則云余覩假游獵為名遁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余覩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卒此事與紀聞同當出紀聞而獨無投韃靼被殺事金史叛臣傳亦但言邊部殺余睹及其二子函其首以獻太宗紀亦言部族節度使土古廝捕斬余睹及其諸子而不明言其為何部是數證者謂非元人脩史時有意刪去韃靼字不可也然遼金史料中之韃靼固自倍蓰於宋史料又不必與他事并見史臣以其不可刪且不勝刪也乃或省其偏旁作達旦字又叔為改字之法考韃靼之始見載籍也其字本作達怛（會昌一品集及册府元龜）後作達靼（薛歐五代史及夢溪筆談）至宋南渡後所撰所刊之書乃作韃靼韃字不見於集韻類篇是北宋中葉尚無此字其加革旁實涉靼字而誤然遼金史料中其字當已有作韃靼者其倒也或作怛達或作靼韃極與阻轐二字相似當時史料中或

有一二處誤作阻轐或又省作阻卜者史臣乃利用其誤遂并史料中之不誤者而盡改之以避一時之忌諱其於遼史太祖聖宗紀三處尚存達旦字者蓋史臣所未及改抑故留此閒隙以待後人之考定者也且遼史所見之達旦三處不獨省其偏旁亦異其書法凡史家於敵國使來則書聘屬國則書貢此諸史之通例遼史本紀惟於梁唐周宋四國書聘後晉北漢西夏之稱臣或受册而書貢南唐雖未稱臣亦仍書貢至塞北諸部更無不書貢者惟道宗紀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午遠萌古國遣使來聘獨書聘者以示蒙古之先與遼世為敵國也而太祖紀書神册三年二月達旦國來聘聖宗紀書統和二十三年六月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亦書聘者蓋元代脩史諸臣已不知韃靼與蒙古之分誤以遼史料中之韃靼為蒙古之先故以敵國書法書之與道宗紀之書萌古來

聘同一用意由此二條可見元人脩史時諱言韃靼之隱金史之中亦有類是之特筆如西北西南招討司下之乣軍詳隱本有十處今地理志兵志所載均為九處地理志有移典乣而無萌骨乣兵志反是其實二者均當有之蓋萌古萌骨之為蒙古此人人所易知元人必以蒙古列於金之乣軍為諱故於地理志删之而於兵志亦删去移典乣以與地理志之九處相應然於其首大書曰西北西南之乣軍十明移典萌骨二乣皆所當有故於二志互見以使人推考得之兵志部族節度使有萌骨部族而地理志中無之亦由此故其所以删彼而存此者緣地理志記各部族節度使各詳隱皆自為一行易屬人目若兵志之文則蟬聯而下非通讀全文難以覺察故也此皆史臣之微辭遼金二史中之阻卜阻轐亦猶是矣要之吾儕既發見元人諱言韃靼之隱則其删刓事實改易名目并不足深怪而上所

陳述武斷穿鑿之假說固自有可能性在也

漠南韃靼（陰山韃靼）之見於載籍也較漠北東西二韃靼（三十姓韃靼及九姓韃靼）為後唐會昌初年回鶻為黠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中國近塞時李德裕為相籌所以防禦招撫之者甚備具見會昌一品集中而其中所記近塞蕃族僅有沙陀契苾退渾黨項四部而無韃靼至咸通九年韃靼始從朱邪赤心討龐勛赤心時為蔚州刺史則爾時韃靼必已居蔚州近塞知韃靼之徙陰山左右當在會昌與咸通之間然則未徙之時果居何地抑稱何名自歐史以來頗有異說余謂陰山韃靼當即三十姓韃靼或九姓韃靼一部之南下者蓋當時東西二韃靼均有南徙之可能性即會昌一品集中之達怛與黑車子連稱者余前既定為三十姓韃靼當唐之季黑車子一族實已南徙幽州近塞（見拙著書津田博士室韋考後）則其鄰部之達怛同時亦南徙并州近塞固非不可解之事又九姓韃靼

住地余前以貫耽道里記中之達旦泊擬之此泊在回鶻牙帳東南當回鶻入唐之道回鶻既破此部相率南徙亦自然之勢也日本箭内博士乃據閻復駙馬高唐忠獻王碑所引汪古氏家傳及蒙韃備錄謂陰山韃靼出於沙陀乃突厥人種與漠北韃靼之屬蒙古人種者全非同族余意此二族在唐幷爲韃靼在遼史幷爲阻卜自不旣視爲異種但南徙之後與沙陀黨項諸部雜居故此部中頗含有他種人而其與黨項之關係尤較沙陀爲密故昔人多互稱之如折氏本黨項大姓而册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之黨項折文通同卷又稱之爲達怛都督折文通又遼史屬國表有阻卜酋長魁可而聖宗紀作黨項魁可宋史黨項傳景德二年熟户旺家族擊夏兵擒軍主一人以獻又大中祥符二年夏州畧去熟户旺家族首領都子等來歸案旺家即白韃靼名族汪古之異譯而宋史以爲黨項部族元史阿剌兀思剔

吉忽里傳云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金源氏塹山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而蒙韃備錄則云金章宗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糺人戍之唐古亦即黨項之異譯蓋韃靼與黨項自陰山賀蘭山以西往往雜居故互受通稱然若據此而遽謂陰山韃靼出於黨項則與謂其出於沙陀者同為無根之說也故余對箭內博士之二元論寧主張一元論以唐之韃靼遼之阻卜名稱之統一非是無以解釋之故也

附韃靼年表

唐咸通九年　達靼從朱邪赤心討龐勛（五代史四夷附錄）

廣明元年　李琢引大兵攻蔚州李國昌（原作獻祖）戰不利乃率其族奔達靼部居數月吐渾赫連鐸密遣人賂達靼以離間國昌國昌子

克用（原作武皇）知之（中畧）諭之曰予父子為賊臣讒間報國無由今聞黃巢北犯江淮必為中原之患一旦天子赦宥有詔徵兵僕與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予心也達靼知無留意皆釋然無間（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

中和二年　八月李國昌自達靼部率其屬歸代州（同上）克用募達靼萬人以從（唐書沙陀傳）九月克用率忻代蔚朔達靼之軍三萬五千騎赴難於京師（舊五代史武皇紀）

遼神册三年（梁貞明四年）　二月達旦國來聘（遼史太祖紀）

天贊二年（後唐同光元年）　九月丙午遣騎攻阻卜（遼史太祖紀）

後唐同光二年（遼天贊三年）　二月河西郡族折文通貢駝馬（册府元龜九七二）契丹從磧北歸帳達靼因相掩擊其首

領裕悅族帳自磧北以部族羊馬三萬來降舊史唐書莊宗紀

同光四年遼天顯元年　正月達怛都督折文通貢駝馬元龜九七二

天成三年遼天顯三年　四月達怛遣使入貢同上

天成四年遼天顯四年　五月黨項折文通進馬同上十月達怛首領張十三朝同上　舊史唐書明宗紀云七月丙寅達靼來朝

去年四月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五代史唐本紀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界生達靼五代史四裔附錄

長興二年遼天顯六年　正月達怛列六薩娘居等進馬十一月黨項達怛阿屬朱并來朝貢元龜九七二

長興三年（遼天顯七年） 三月達怛嘗葛蘇進馬十疋及方物（同上）

六月達靼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五代史唐本紀）

十一月丁未阻卜貢海東青鶻三十連

于遼（遼史太宗紀）

遼天顯八年（後唐長興四年） 二月七月十月阻卜入貢（遼史太宗紀 屬國表）

後唐清泰元年（遼天顯九年） 二月雲州上言達怛胡祿末族帳到州

界貿易（元龜九九九）

八月達怛首領沒于越入朝貢羊馬（元龜九七

二

遼會同二年（晉天福三年） 九月甲戌阻卜來貢（遼史太宗紀 屬國表作十月）

會同三年（晉天福四年） 八月阻卜三入貢（遼史太宗紀 屬國表）

會同四年（晉天福五年） 十一月阻卜入貢（同上）

會同五年（晉天福六年） 七月八月阻卜入貢（太宗紀 屬國表在六七二月）

漢乾祐三年（遼天祿四年）八月達怛來附（五代史漢本紀）

周顯德五年（遼應曆八年）四月回鶻達靼遣使者來（五代史周本紀）

宋乾德四年（遼應曆十六年）夏六月甲寅塔坦國天王娘子及宰相允越皆來修貢（長編七原注國史及會要俱稱四年夏因附此新舊錄無之）

開寶二年（遼保寧元年）塔坦國天王娘子之子策卜迪來貢（長編十原注會要不記其時）

遼乾亨元年（宋太平興國四年）阻卜惕隱曷魯夷离菫阿里覩來朝（遼史景宗紀）

宋太平興國六年（遼乾亨三年）使王延德使高昌假道於韃靼九族

王延德使高昌記（揮麈前錄卷四引）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貨財謂之打當次

歷茅家喝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
吹氣實之浮於水面或以橐駝牽木栰
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
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
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子以食
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為
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
望月亦如之次歷卧羊梁劾特族地有
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族
族接契丹界人尚衣錦繡器用金銀馬
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目族蓋達
于于越王子之子也次至達于于越王
子族此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次歷拽利

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傳曰契丹舊為回紇牧羊達靼舊為回紇牧牛回紇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云云

同上聞有契丹使者來謂其王曰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

同上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感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

遼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戊午耶律速撒討阻卜（遼史聖宗紀屬國表）

統和元年（宋太平興國八年）正月辛巳速撒獻阻卜俘（同上）

宋太平興國八年遼統和元年 塔坦國遣使唐特墨與高昌國使安骨盧俱入貢骨盧復道夏州以還特墨請道靈州且言其國王欲觀山川迂直擇便路入貢詔許之長編二十四

遼統和二年宋雍熙元年 十一月速撒等討阻卜殺其酋長撻剌干同上

統和四年宋雍熙三年 十月阻卜遣使來貢同上

統和八年宋淳化元年 十月阻卜遣使來貢同上

統和十二年宋淳化五年 九月阻卜來貢同上

統和十五年宋至道三年 九月蕭撻凜奏討阻卜捷同上

統和十八年宋咸平三年 六月阻卜叛酋鶻碾之弟鐵剌不率衆來附鶻碾無所歸遂降詔誅之同上

統和廿一年宋咸平六年 六月阻卜酋長鐵剌里率諸部來降七

月來貢八月阻卜鐵剌里來朝（聖宗紀屬表來朝作六月）

統和廿二年（宋景德元年）八月阻卜酋鐵剌里來朝并求婚許之（屬國表 聖宗紀作不許）

統和廿三年（宋景德二年）六月甲午阻卜酋鐵剌里遣使賀與宋和（聖宗紀 屬國表）乙亥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聖宗紀）

統和廿五年（宋景德四年）九月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討阻卜破之（同上）

統和廿九年（宋大中祥符四年）六月詔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安撫西鄙置阻卜諸部節度使（同上 圖玉傳自後節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

開泰元年（宋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蕭圖玉奏七部太師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殺本部節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執阿里底以獻而沿邊諸部皆叛（聖宗紀 耶律化哥傳開泰元年伐阻卜阻卜棄輜重遁走俘獲甚多）

開泰二年（宋大中祥符六年）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去（聖宗紀）七月化哥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聖宗紀 屬國表）

蕭圖玉傳開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於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却之屯于窩魯朵城明年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引兵來救圖玉使人誘諸部皆降

開泰三年（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阻卜酋長烏八來朝封為王（聖宗紀 屬國表）

開泰四年（宋大中祥符八年）四月耶律世良等破阻卜上俘獲數（聖宗紀）（屬國表作三月）

開泰五年宋大中祥符九年 二月阻卜酋長來朝三月叛命阻卜酋長魁可來降屬國表 聖宗紀作業嗢魁可來降

開泰七年宋天禧二年 烏古敵烈部都監蕭普達遣敵烈騎卒取北阻卜名馬以獻蕭普達傳

開泰八年宋天禧三年 七月詔阻卜依舊歲貢馬千七百駝四百四十貂鼠皮萬青鼠皮二萬五千聖宗紀

太平元年宋天禧五年 六月阻卜札剌部來貢屬國表

太平六年宋天聖四年 三月阻卜來侵西北招討使蕭惠破之八月蕭惠攻甘州不克師還阻卜諸部皆叛遼軍與戰皆為所敗詔遣惕隱耶律洪古林牙化哥等將兵討之聖宗紀 屬國表蕭惠傳太平六年討回鶻阿薩蘭部徵兵諸路獨阻卜酋長直剌後期立斬以

徇進至甘州攻圍三日不克而還時直剌之子聚兵來襲阻卜酋長烏八密以告惠未之信會西阻卜叛襲三克軍都監涅魯古突舉部節度使諧里阿不呂等將兵三千來救遇敵于可敦城西南諧里阿不呂戰没士卒潰散惠倉卒列陣敵出不意攻我營衆請乘時奮擊惠以我軍疲敝未可用弗聽烏八請以夜斫營惠又不許阻卜歸惠乃設伏兵擊之前鋒始交敵敗走惠為招討累年屢遭侵掠士馬疲困

太平七年（宋天聖五年）　六月詔蕭惠再討阻卜（聖宗紀）

太平八年（宋天聖六年）　九月癸丑阻卜別部長胡懶來降乙卯

阻卜長春古來降（聖宗紀）

重熙六年（宋景祐四年）十一月阻卜酋長來貢（興宗紀 屬國表）

重熙七年（宋景祐五年）七月阻卜酋長屯禿古斯來朝（同上）

重熙十二年（宋慶曆三年）六月阻卜大王屯禿古斯弟太尉撒葛里來朝八月阻卜來貢（同上）

重熙十三年（宋慶曆四年）六月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求援使者竄邑改來且乞以兵助戰從之（同上）

重熙十四年（宋慶曆五年）六月阻卜大王屯禿古斯率諸酋長來朝（同上）

重熙十六年（宋慶曆七年）六月阻卜大王屯禿古斯來朝進方物（同上）

重熙十七年（宋慶曆八年）六月阻卜進馬駝二萬（同上）

重熙十八年（宋皇祐元年） 六月阻卜來貢馬駝珍玩（同上）冬十月北道行軍都統耶律迪魯古率阻卜諸軍至賀蘭山獲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屬遇夏人三千來戰殪之（興宗紀）

重熙十九年（宋皇祐二年） 七月阻卜酋長豁得剌弟斡得來朝加太尉遣之八月阻卜酋長喘只葛拔里斯來朝十一月阻卜酋長豁得剌遣使來貢（同上）

重熙廿二年（宋皇祐五年） 七月阻卜酋長屯禿古斯率諸部長獻馬駝（同上）

重熙廿三年（宋至和元年） 十一月阻卜酋長來貢（同上）

清寧二年（宋嘉祐元年） 六月阻卜酋長來朝及貢方物（道宗紀 屬國表）

咸雍二年（宋治平三年） 六月阻卜酋長來貢（同上）

咸雍五年宋熙寧二年三月阻卜酋長叛以南京留守晉王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領禁軍討之九月晉王仁先遣使奏阻卜之捷同上耶律仁先傳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仁先嚴斥堠扼敵衝塔里干復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把里斯禿没等來救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

咸雍六年宋熙寧三年二月阻卜酋長來朝且貢方物四月西北招討使以所降阻卜酋來同上六月阻卜來朝道宗紀七月阻卜酋長來貢屬國表十月西北路招討使擒阻卜酋長來獻以所降阻卜酋長圖木同刮來道宗紀屬國表十一月

禁鬻生鐵于回鶻阻卜等界（道宗紀）

咸雍十年（宋熙寧七年）　二月阻卜來貢（道宗紀 屬國表）

太康四年（宋元豐元年）　六月阻卜諸酋長進良馬（同上 是月又有來貢一事）

蕭迂魯傳太康初阻卜叛遼西北路招討都監從都督耶律趙三征討有功（此事紀表未見不知在何年）

太康五年（宋元豐二年）　六月阻卜酋長來貢（道宗紀 屬國表）

太康七年（宋元豐四年）　六月阻卜余古赧來貢（同上）

太康八年（宋元豐五年）　六月阻卜酋長來貢（同上）

太康九年（宋元豐六年）　六月阻卜酋長來貢（同上）

太康十年（宋元豐七年）　五月阻卜諸酋長來貢（同上）

宋元豐七年　遣皇甫旦使達靼不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六）

遼大安二年（宋元祐元年）　六月阻卜酋長余古赧及愛的來朝詔

燕王延禧相結為友（道宗紀）

大安五年（宋元祐四年）五月以阻卜磨古斯為諸部長（道宗紀）

大安七年（宋元祐六年）八月塔坦入夏國西界婁貝博監軍司界掠人户一千餘户牛羊孳畜不知數目（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一）

大安八年（宋元祐七年）正月阻卜諸酋長來降四月來貢（同上）耶律何魯掃古知西北路招討使事時邊部耶都刮等來侵何魯掃古誘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俘獲甚衆以功加左僕射復討耶覩刮等誤擊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耶律何魯掃古傳）十月酋長磨古斯殺金吾禿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禿里耶律郭三發諸蕃兵討之（道宗紀 屬國表）

大安九年宋元祐八年

二月磨古斯來侵三月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魯掃古追磨古斯還都監蕭張九遇賊與戰不利二室韋拽剌北王府特滿羣牧宮分等軍多陷於賊十月庚戌有司奏磨古斯詒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撻不也僞降既而乘虛來襲撻不也死之阻卜烏古札叛丙辰有司奏阻卜酋長轄底掠西路羣牧癸亥烏古敵烈統軍使蕭朽哥奏討阻卜等部捷十一月辛巳特末等奏討阻卜捷同上

蕭撻不也傳磨古斯之為酋長由撻不也所爲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紿降撻不也逆於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

毋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緒徐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遂遇害

大安十年 宋紹聖元年

正月烏古札等來降七月阻卜等寇倒塌嶺盡掠西路羣牧馬去東北路統軍使耶律石柳以兵追及盡獲所掠而還九月斡特剌破磨古斯十月西北路統軍司獲阻卜酋長拍撒葛蒲魯來獻十一月阻卜酋的烈等來降十二月西北路統軍司奏討磨古斯之捷 道宗紀 屬國表

壽隆元年 宋紹聖二年

六月阻卜酋長禿里底及圖木葛來貢七月庚子阻卜酋長猛達斯來貢 同上 甲寅斡特剌奏討磨古斯捷 道宗紀

壽隆二年 宋紹聖三年

八月阻卜來貢 道宗紀 屬國表

壽隆三年（宋紹聖四年）二月阻卜酋長猛撒葛等請復舊地以貢方物五月斡特剌討阻卜破之（同上）

壽隆四年（宋元符元年）正月己巳徙阻卜等貧民於山前（道宗紀）

壽隆五年（宋元符二年）六月阻卜酋長來貢（同上）

壽隆六年（宋元符三年）六月阻卜酋長來貢（同上）

乾統二年（宋崇寧元年）正月斡特剌執磨古斯來獻二月磔磨古斯于市（道宗紀）六月阻卜入寇斡特剌等戰敗之（天祚帝紀 屬國表）

蕭奪剌傳乾統元年復為西北路招討使北阻卜耶刮覩率鄰部來侵奪剌逆擊追奔數十里二年來耶刮覩無備以輕騎襲之獲馬萬五千匹牛羊稱是

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七月阻卜來貢（天祚帝紀 屬國表）

乾統十年（宋大觀四年） 六月阻卜來貢（同上）

天慶二年（宋政和二年） 六月阻卜酋長來貢（同上）

天慶九年（宋宣和元年） 五月阻卜補疎只等反（同上）

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 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精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會阻卜等十八部遂得精兵萬餘立排甲具器仗（天祚帝紀）

保大四年（宋宣和六年） 天祚帝以韃靼兵南伐兵潰被執

亡遼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 保大四年天祚得大石林牙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中略）不從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

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
金人戰於奄遏水弃山金司小胡虜密
遣人報粘罕遣伍百騎劫遷入雲中

馬擴茅齋自序（同上卷二十一引） 天祚驅韃靼衆三
萬餘騎乘粘罕歸國山後空虛直抵雲
中府襲擊兀室率蔚應奉聖州雲中漢
兒鄉兵為前驅女直以軍馬千餘伏於
山谷間出韃靼軍之後韃靼潰亂大敗
天祚南走

東都事畧附錄二 耶律延禧得大石林
牙七千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
騎助之（中畧） 南侵遇金人兀室軍兀室率
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千餘騎

伏山間乃出韃靼等廝之大駭而潰

金天會五年宋建炎元年

韃靼獻羊於金

傳雱建炎通問錄北盟會編卷一百十引時在建炎元年當日韃靼國獻羊黑水國獻馬兩國人使同時在帥府前伺候

天會十年宋建炎六年

故遼將余都叛入韃靼韃靼殺之

松漠紀聞余都父子以射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受晤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靼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

□□□年

塔塔兒執蒙古俺巴該汗送於金金人

殺之

元朝祕史一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河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據蒙文為阿濟兀里惕備魯兀惕兩種）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拿了送與大金家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剌合赤名字的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合不皇帝的七箇兒子中間的忽圖剌根前并我十箇兒子內的合荅安太子根前說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為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拿了今後以我為戒你每將五箇指甲磨盡便壞了十箇指頭也與我報讐

大定元年（宋紹興三十一年）宋劉錡等傳檄韃靼諸國討金主亮（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二）

大定二年（宋紹興三十二年）蒙古伐塔塔兒

祕史一　忽圖剌做了皇帝同合荅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讐與闊湍巴剌合札里不花兩人廝殺了十三次不曾報得讐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侖正懷孕於斡難河邊迭里溫孛勒荅黑山下生了太祖（中略）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

大定七年（宋乾道三年）十二月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剌按招諭

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

阻轐（金史世宗紀）

塔塔兒毒死蒙古也速該

祕史一 也速該（自翁吉剌部）還去到扯克扯兒地面遇着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讐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中畧）說罷死了

大定十二年（宋乾道八年）

四月阻轐來貢（金史世宗紀）

明昌五年（宋紹熙五年）

九月甲申命上京等九路幷諸抹及乣等處選軍三萬俟來春調發仍命諸路幷北阻轐以六年夏會兵臨潢（金史章宗紀）

明昌六年 宋慶元元年

北阻轐叛遣右丞相完顔襄討之十二月出師大鹽濼分兵攻取諸營 同上

金史夾谷清臣傳明昌六年清臣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為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顔安國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糺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賧罰北阻轐由是叛去大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

完顔襄傳襄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

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以聞

承安元年 宋慶元二年

右丞相襄大敗阻䪁于斡里札河十月阻䪁復叛

完顏襄傳襄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令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為阻䪁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為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

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十月阻韈復叛

祕史四大金因塔塔兒篾古真薛兀勒圖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逆著浯勒札河將篾古真薛兀勒圖襲着來太祖知了中畧遂與脫斡鄰引軍順着浯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蒙文尚有納速禿失禿延一地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

蒙古真薛兀勒圖殺了金國的王京知
太祖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
了蒙古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
里的名分脫斡鄰王的名分王京又對
太祖說殺了蒙古真好生得你濟我回
去金國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討
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太祖
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共擄著也各自回
家去了

承安二年（宋慶元三年）北部復叛拜完顏襄樞密使兼平章政
事屯北京（完顏襄傳）

承安三年（宋慶元四年）二月斜出內附（章宗紀）
完顏襄傳襄屯北京議北討奏遣同判

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轐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為受之便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齎糧以省挽運進屯於沔移烈烏滿棉等山以通之因請就用步卒穿濠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中書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於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

内族宗浩傳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轐亦叛内族襄行省事於北京

詔議具事裏以為若攻破廣吉剌則阻轐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撲滅小部顧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剌然後提兵北滅阻轐章再上從之中略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剌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為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剌降可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合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轐廣吉剌間連歲

擾邊皆二部為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剌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於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時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剌因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必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

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興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宏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

泰和元年宋嘉泰元年

塔塔兒等十一部共立札木合為局兒可汗進兵攻蒙古蒙古汗帖木真與克烈汗汪罕逆戰於闊亦田大敗之

祕史四具後雞兒年案泰和元年歲在辛酉合塔斤等十一部落蒙文中有合塔斤撒只兀惕朵兒邊塔塔兒亦乞列思翁吉剌豁羅剌思乃蠻蔑兒乞斡亦剌惕泰亦赤兀惕共十一部於阿勒灰不剌阿地面聚會商議欲

立札木合做君於是衆部落共殺馬設誓訖順額洏古涅河至於刊沐漣河洲的地行將札木合立做皇帝欲攻成吉思與王罕中略王罕與成吉思相合着順着客魯漣河迎着札木合去中略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濶亦田地面對陣布陣間札木合軍內不亦魯黑忽都合兩人有術能致風雨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晦暗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說天不護祐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秋蒙古滅四種塔塔兒

泰和二年宋嘉泰二年

祕史五其後狗兒年秋成吉思於荅闌

揑木兒格思與四種塔塔兒據蒙文爲察阿安阿勒赤都塔兀惕阿魯孩四種對陣中畧戰勝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并四種與曾擄盡蜜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讐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據了山寨成吉思敎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

衆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着一把刀要先殺他一人籍背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

泰和四年（宋嘉泰四年）

蒙古軍伐乃蠻至斡兒寒河太陽可汗同篾里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札阿紺孛阿隣大石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諸部相合（中略）乃蠻衆潰於是朶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元聖武親征錄）

# 觀堂集林卷第十五

史林七

海甯　王國維

## 萌古考

余曩作韃靼考始證明元之季世諱言韃靼故韃靼之名雖已見於唐代而宋遼金三史中乃不概見又或記其實而沒其名其於蒙古亦然蒙兀之名亦見於唐世遼史雖兩記萌古來聘事而部族屬國中并無其名金史兵志雖有萌骨部族節度使及萌骨糺詳穩而地理志部族節度使八處詳穩九處皆無之知元人諱言其祖與諱言韃靼同乃就書傳所記蒙古上世事實彙而考之署曰萌古考一年以來頗有增益既別成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又就前考稍有補正因并寫為此篇以俟異日論定焉

舊唐書北狄傳室韋契丹之別類也中畧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

唐書北狄傳室韋直北曰納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泊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

案新舊二書記室韋事大畧相同知新書實本舊書惟望建河作室建河蒙兀作蒙瓦落俎作落坦為異耳望建河所出之俱輪泊即今呼倫泊元朝祕史之闊連海子也今由呼倫泊東出者惟額爾古訥河東北流與黑龍江合又東流與混

同江合混同江之北源為嫩江即魏書失韋傳之難水此傳之那河元朝秘史之納浯河也而此那河在忽汗河前忽汗河者今之呼爾喀河然則此傳之那河非謂其下流之混同江而謂其上流之嫩江也然額爾古訥河與嫩江實不相通故日本津田博士左右吉勿吉渤海諸考以此傳所記為出傳聞之誤其說是也然則望建河祇是額爾古訥河之古名不兼黑龍江混同江言之蒙兀室韋亦祇在額爾古訥河之下游然後後來蒙古住地在額爾古訥河敖嫩河流域者始可得而說矣

五代史記四裔附錄引胡嶠陷虜記契丹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諸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

案此𢧐刼子日本箭内博士亘韃靼考以遼史之梅里急元朝秘史之篾兒乞惕當之然元初篾兒乞惕住今色楞格河流域遠在契丹西北與此記東北之說不合其左右亦絕無室韋部落惟唐書之蒙兀室韋則西有大室韋北有落俎室韋東亦與興安嶺東之室韋本部相望與三面皆室韋之說合又唐書地理志載賈耽入四夷道里記云俱輪泊四面皆室韋蒙兀室韋在岀俱輪泊之望建河南又南與契丹接故云其國三面皆室韋矣然則𢧐刼子殆即蒙兀室韋之譌轉後世所以稱蒙古者曰梅古悉曰謨葛失曰毛割石曰毛揭室曰毛揭室韋曰萌古子曰盲骨子曰蒙國斯曰蒙古斯曰萌子曰蒙子皆與此𢧐刼子之音相關係似不能以梅里急篾兒乞惕當之也

契丹國志二十二四至鄰國地理遠近正北至蒙古里國國無君長

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為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為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案契丹國志係採輯諸書而成此條今未見所本當出趙志忠陰山雜錄諸書

遼史道宗紀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申遠萌古國遣使來聘

凡史家於敵國使來則書聘屬國則書貢此諸史之通例也遼史本紀惟於梁唐周宋四國書聘後晉北漢西夏以稱臣或受册而書貢南唐雖未稱臣亦仍書貢至漠北諸部更無不書貢者此於萌古及遠萌古獨書聘以示蒙古之先與遼世為敵國也又太祖紀神册三年二月達旦國來聘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六月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亦書聘者緣元

時修史諸臣不知蒙古與韃靼之別誤以韃靼為蒙古之先故亦以敵國書法書之也元人修三史時諱言韃靼及蒙古余已於韃靼考中詳論之此二條乃史臣刪削未盡者然亦異其書法蒙古入貢於遼當不止此二次也此區別萌古與遠萌古為二知當時實分數部遼史營衛志有鶻剌唐古部欽定遼史國語解三云蒙古語鶻剌遠也則遠萌古國具本語當云鶻剌萌古國然此為契丹人分別之辭而非蒙古人所自稱不待言也

遼史天祚紀保大二年四月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適於訛沙烈時北部謨葛失贐馬駝食羊六月謨葛失以兵來援為金人敗於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同上保大四年春正月上趨都督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贐馬駝羊又率部人防衛封謨葛失為

神于越王

同上天祚既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

史愿亡遼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天祚於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

東都事畧附錄二　耶律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之

金史太祖紀天輔六年（遼保大二年）五月謨葛失遣其子菹泥格失貢方物

同上太宗紀天會三年三月斡魯以謨葛失來附請授印綬

案謨葛失毛割石毛褐室韋（當作毛揭室韋見下）上與蒙兀室韋韈劫子下與萌古子萌骨子蒙國斯（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蒙古斯諸名相應亦當指蒙古惟遼金二史所記謨葛失事一若人名非部族名者其

實不然續資治通鑑長編記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宣和五年二月几室楊璞到館謂趙良嗣等曰西京路疆土又非原約當割若我家不取侍分與河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河西謂夏國毛揭室謂韃靼也云云毛揭室即毛褐室韋亦即謨葛失是謨葛失是部名非人名之證其云毛揭室為韃靼者緣中國人不甚分別蒙古韃靼故也又遼金二史記謨葛失若人名然者緣蒙古之祖先受封入貢於遼金為元末所深諱故變廿六辭如此亦猶亡遼錄東都事畧記保大四年天祚南下事弃有韃靼而遼史特删之也且謨葛失毛割石之為蒙古尚有他證趙良嗣燕雲奉使錄北盟會編卷九引載良嗣問金史烏歇等曰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縣占了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對曰來時聽得契丹舊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是

韃靼萌古子地分兩國君長幷已降拜了本國卻走那裏去國書中已載矣云云是天祚北走時所依乃韃靼蒙古二部其所率以南下者亦即此二部之衆具謂兩國已降拜了本國者即指天輔六年謨葛失貢方物之事也然則視謨葛失毛割石毛揭室韋為蒙古之對音與史事亦合顧保大二年三月天祚走入夾山則謨葛失所居當距夾山不遠與前之蒙兀室韋後之蒙古住地不合然當遼之世蒙古人已有一部南徙陰山左右遼西南面招討司所屬有梅古悉部（營衛志梅古悉部聖宗以唐古戶置唐古疑本作萌古遼史以忌諱改之也）金西北西南二路之糺軍有萌骨糺詳穩（見金史兵志而地理志詳穩凡處中刪之）皆謂此蒙古一部之南徙者馬哥保羅記行記天德軍（金豐州在今歸化城附近）事云此地我輩呼之為 Gog 及 Magog 國而彼等自稱為汪古 Ung 及萌古 Mungel 國當韃靼移動（謂蒙古南征）之前此二族早住此地故以名之汪古乃此地土著萌古亦有時為

韃靼之別稱云云據此記事則蒙古未興之前陰山左右早
有蒙古人移居此東西記事之互相符合者也
松漠記聞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古國即唐書所記之蒙兀
部
同上盲骨子其人長七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
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
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案此所記者蒙古本部事也蒙古人不火食事或有之胡嶠
所記鞾劫子殺人生食其肉之說即由此傳訛江蓋謂克魯
倫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
還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盤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在
唐為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

矣下略 原注以張匯金虜節要洪皓記聞王大觀行程錄蒙國編年謂之萌骨子記聞謂之盲骨子今從行程錄

同上卷一百三十三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 女真萬户呼沙呼此四庫館臣校改大金國志作胡沙虎當是要錄原文 北攻蒙古部國志作盲骨子 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同上卷一百四十八 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 三月蒙古復叛金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星哈都大金國志作勝花都 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强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案松漠紀聞達賚長子大伊鴉鵝因遇赦得出次子勝公為平章諸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見史俟詳考

同上卷一百五十五 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 八月金元帥兀朮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領汴京行臺尚書省事蕭博碩諾大金國志作蕭保壽奴 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倫貝勒國志作熬羅字极烈 為蒙古國王蒙人不肯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

見十五

同上卷一百五十六 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 三月蒙古與金人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緜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割要害而還 原注此條王大觀行營雜錄稱歲遺牛羊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絹三十萬匹緜三十萬兩恐未必如此之多今刪去其數第云甚厚更俟詳考

舊聞證誤卷四 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 原注時監軍有討蒙古 曰南宋以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帥親統大軍十萬衆水陸幷集 原注出王大觀行程錄 案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兀朮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

同上卷四 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匹緜三十萬兩許從和約 原闕書名四庫本注云當出王大觀行程錄 案本朝歲遺北人銀絹各二十五萬匹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卷四紹興五年冬蒙國叛金

同上八年金伐蒙爲所敗

同上十七年金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大金國志熙宗紀天會十三年冬皇伯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同上天眷元年女真萬户胡沙虎北攻盲骨子糧盡而還爲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下皇統六年又出此條

同上皇統七年朦骨國平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朦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遣牛羊米豆且册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爲朦輔國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

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紹興時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據要害反厚賂之其主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際幷為邊患其來久矣

蒙韃備錄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偽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為患金人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案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無制度珙嘗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

直齋書錄解題征蒙記一卷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所記蒙人（原作家人因字形相近而誤）跳梁自其全盛時已不能制矣

以上十五條李氏所記出於王大觀行程錄趙珙所錄出於李大諒征蒙記而劉時舉宇文懋昭又本於李氏李氏趙氏對行程錄征蒙記二書本執存疑之態度余於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始證明二書皆南宋人僞作其所記事無一不與史實相矛盾語已具彼考中玆不復贅

宋史洪皓傳紹興十二年八月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謂秦檜曰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耳

案此出盤洲文集（卷七十四）忠宣行狀可知金皇統間蒙古實有寇金之事但不至如行程錄征蒙記之所載耳

煬王江上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四十三引）正隆三年下詔小龍虎大王鎮守蒙古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七月廿一日金遣翰林學士韓汝嘉與國信使副徐嘉張掄宣諭公文云向來北邊

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久已寧息頃准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

下畧

案此事緣金主亮已決南伐之計故藉北征蒙韃爲辭以拒宋使入境非真有此事也

樓鑰北行日錄(卷下)乾道六年正月十五日宿相州城外安陽驛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爲年時被蒙子國炒鬧時南畔用兵盡般兵器在南京今却般向北邊去三月中用牛三千頭般未盡間被黃河水漲後且休又云蒙古國作梗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不決又且歸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

案蒙子即蒙古子之畧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二)張綸問韓汝嘉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是當時亦謂蒙古謂萌子蒙子也宋乾道六年即金大定十年金史世宗紀是年八月壬申遣參

知政事宗敘北征巡又宗敘傳十一年奉詔巡邊六月至軍中將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敘還志寧傳亦云十一年代宗敘北征雖二傳紀事弃後於本紀一年然此數年中金有事於北方可知也金史但言北巡北征而不言所征者何部賴樓氏所記知之若太子自去邊頭議和云云則固齊東野語也要之金史於金人用兵蒙古事往往多所忌諱不明白書之如此及章宗朝兵事皆是然則蒙古故事宋人既增其僞而元人復汩其真誠可謂史學之不幸也

蒙韃備錄云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没去處葛酋雍宛轉聞之驚曰是必韃人為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減丁（中略）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是以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案此事正史絕無紀載惟世宗紀書

大定七年閏七月甲戌詔祕書監移剌子敬經畧北邊又十年八月壬申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十年之役旣緣蒙古則七年之役當亦相同二役相去適三年每三歲滅丁之說殆由此傳譌然大定十年以後紀不復書巡邊事惟唐括安禮傳載大定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行邊而築壕之議即起於是年可知大定之世北邊未嘗無事也

金史夾谷清臣傳明昌六年清臣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為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貺罰北阻𩎟由是叛去

案金史章宗紀於明昌承安間兵事不書叛者主名此傳亦

然今以地理考之合勒河者元朝秘史之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栲栳濼者唐書之俱輪泊秘史之闊連海子今之呼倫泊也移剌敏等自合勒河北進則所至者為栲栳濼東畔此地當金元間為蒙古合荅斤撒勒只兀惕二部所居聖武親征錄太祖責汪罕書曰我時又如青雞海鶻自赤兒黑山飛越于盃而之澤搦斑脚鶴以歸君此誰哈荅斤散只兀弘吉剌諸部是也案此處有闕文貝勒津譯拉施特集史中太祖書曰我如鷲鳥自赤兒古山飛越捕魚兒淖爾擒灰色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謂誰朵兒奔塔塔兒諸人是也我又如藍色之鷹越古闊淖爾擒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謂誰哈荅斤撒兒助特翁吉剌特是也據洪侍郎鈞漢譯本案捕魚兒淖爾即貝爾泊古闊淖爾即呼倫泊則合荅斤撒勒只兀惕二部正在呼倫泊之東清臣所攷即此二部內族宗浩傳所謂

連巖樓邊皆合底忻山只崑二部為之者亦於此傳得其證
矣
同上內族宗浩傳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
事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
弱攻之時阻轐亦叛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以為
若攻破廣吉剌則阻轐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
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
廣吉剌然後提兵北滅阻轐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
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合底忻與婆速火相
結廣吉剌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
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為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剌降可
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
汝夾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崑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

無所羈屬往來阻轢廣吉剌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為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剌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侍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於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拉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拉言所部必烈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烈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至窊里不水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請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八千

置牧以處之
案此亦記金人用兵蒙古事也廣吉剌即遼史天祚紀之王
紀剌元朝祕史之翁吉剌元史之弘吉剌也元世䇲吉剌歹
䇲吉歹二氏入蒙古七十二種中（輟耕錄一）而金史百官志光吉剌
為白號姓蒙古為黑號姓則廣吉剌疑本非蒙古同族也此
傳有廣吉剌部長忒里虎即祕史蒙文卷四所謂翁吉剌敦
迭兒格克卷六所謂合勒合河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
等翁吉剌聖武親征錄所謂弘吉剌部長帖木哥者也婆速
火則廣吉剌之別部元史特薛禪傳特薛禪字思忽兒弘吉
剌氏婆速火即字思忽兒之異譯又婆速火所遣和火者即
特薛禪之子案陳那顏之弟火忽也廣吉剌與婆速火本是
一族故宗浩言合底忻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剌之勢必分也
合底忻山只昆二部皆蒙古奇渥溫氏祕史一朵奔蔑兒干

之子不忽合塔吉做了合荅斤姓氏不忽禿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此合底忻即合荅斤山只崑即撒勒只兀惕皆孛端察兒二凡之後祕史蒙文四有合荅斤撒勒只兀惕相和的種一語知二族本自相合若必列土迪列土傳文前後互異不知必迪二字孰是如必字不誤則必烈土當即祕史之別勒古訥惕此亦與合荅斤撒勒只兀惕同出於朵奔篾兒干或此族中微乃為撒勒只兀惕所役屬耳傳中地名如忒里蔦山當即今之特爾根山呼歇水當即輝河移米河當即伊敏河一名依奔河幷在呼倫泊東南與弘吉剌合荅斤撒勒只兀惕地望皆合惟窊里不水無考耳

此傳所記宗浩北伐事以章宗紀及內族襄傳參校之在承安三年考金自明昌以後北垂多事紀傳於防邊事歲不絕

書而不明言所防者何部錢竹汀金史考異乃疑大金國志所記變王事為實有其人殊不知變王事出金人南遷錄其書乃南人偽撰宋人已有定論絕不足據惟此傳明言連歲擾邊皆合底忻山只崑二部為之然後章宗一朝之邊患始得其主名又案董師中傳明昌四年師中上疏曰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強悍深為可慮又云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考必里哥亦云畢勒哥必勒格遼史天祚紀有回鶻王畢勒哥祕史俺巴孩罕之父名想昆必勒格乃蠻太陽罕之父稱亦難察必勒格罕是畢勒哥必勒格乃美名或爵名其名當為孛瓦孛瓦即此傳之合底忻部長白古帶亦即祕史蒙文四之合答斤部長巴忽撒羅吉也孛瓦白古帶巴忽相為對音甚為明白然則為明昌承安間之邊患者合底忻其首也其餘

諸部惟廣吉剌一敗移剌觀之兵阻韃靼則本從金師北伐後因爭俘獲而叛故明昌承安間之兵事非對韃靼而對蒙古也金史李愈傳愈於泰和二年上書謂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能雪耻則當時部族之猖獗與金師之失利可想而知故自明昌之末先後遣丞相夾谷清臣內族襄行省於臨潢北京又遣尚書右丞夾谷衡行院於撫州出重臣以臨之築壕塹以備之而明昌六年夾谷清臣栲栳濼之役承安元年內族襄斡里札河之役三年內族宗浩移米河之役最為大舉以今考之惟斡里札河一役係伐韃靼其前後二役皆為蒙古也此傳所云連歲擾邊皆二部為之者確為史家特筆蓋元之季年諱言韃靼即蒙古寇金之事當時亦不樂聞故紀傳雖偶見廣吉剌合底忻山只崑分部之名而此諸部之總名訖不一見但渾言北部而已當此諸部寇金之時成

吉思汗已崛起三河之源斡里札河一役實與金人掎角以覆阻轐而此役與移米河一役諸部受創頗鉅故泰和元年漠北十一部共立札木合為局兒可汗翁吉剌合荅斤撒勒只兀惕塔塔兒皆與焉此固對成吉思汗之同盟亦對女真之同盟也闊亦田之役諸部盡為成吉思所敗金之邊患亦以稍息成吉思亦有事於克烈乃蠻諸部未遑南伐逮諸部既滅遂一舉而下中都上距移米河之役不過十六年亦可謂興之暴矣元人以章宗朝邊患雖非孛兒只斤氏而實其同族故隱約書之余頃考韃靼事知遼金二史中有待發之覆因彙舉蒙古上世事實疏通證明之庶足為讀史者之一助乎丁卯四月八日重改正

# 金界壕考

金史内族襄傳贊論北邊築壕事以元魏北齊之築長城擬之

後世記金界壕者如趙珙蒙韃備錄元史速不台傳幷謂之長城然金世初無長城之稱也其見於史者曰邊堡曰界壕界壕者掘地為溝塹以限戎馬之足邊堡者於要害處築城堡以居戍人二者於防邊各有短長邊堡之設得擇水草便利處置之而參差不齊無以禦敵人之侵軼壕塹足以禦侵軼矣而工役絕大又塞外多風沙以堙塞為患故世宗朝屢遣使經畫卒不能決章宗時邊患益亟乃決開壕之策卒於承安三年成之其壕塹起東北訖西南幾三千里此實近古史上之大工役今其遺跡雖湮沒而見於載籍者尚可參稽而得其概畧然欲考其遺迹之所在不可不先知金邊堡及界壕之沿革也

金之邊堡界壕蓋創於其初葉金史地理志稱金之封疆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曈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歷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

山外包東勝接西夏云云案婆盧火本傳不記浚界壕事而但記其屯田泰州天眷元年駐烏古迪烈地在泰州之北大定明昌間之邊堡界壕在東北路者實起於烏古迪烈地而達泰州邊界則婆盧火之駐烏古迪烈地或即因經營壕塹之故是金熙宗初年已有壕塹之計畫矣有壕塹則不能不置戍守置戍守則不可無堡壘則邊堡之築亦當在同時移剌按荅傳云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畧北方按荅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城者於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案世宗紀完顏守道經畧北方在大定三年則大定之初金邊固已有堡戍矣至五年正月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駐兵萬三千此據世宗紀阿勒根彥忠傳作置堡七十七未幾而有開壕之議紇石烈良弼傳參知政事宗敍請置沿邊壕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又李石傳北鄙歲警

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朞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案開壕之議發於宗敍宗敍以大定十年參政次年巡邊未幾而卒是開壕之議起大定十年後也至十七年世宗思宗敍言詔兩路招討司及烏古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定堡戍具數以聞（兵志及宗敍傳）二十一年增築泰州臨潢府等路邊堡及屋宇（世宗紀）地理志記其事云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以東北路招討司在泰州境及臨潢路舊設二十四堡障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往視其處置於是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評事移剌敏言東北及臨潢所置土瘠樵絕當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壯營畢開壕塹以閉邊（案世宗欲取直列置堡戍者蓋為防敵人侵軼計而）

土瘠樵絕於戍兵不便故移剌敏建議令戍兵姑逐水草別開壕塹以備邊蓋以壕塹取直線堡戍仍舊參差以互相側　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經畫壕塹旋為沙雪堙塞不足為禦乃言可築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一月可畢糧亦足備可為邊防久計泰州九堡疑十九堡之脫臨潢五堡之地斥鹵官可為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舊戍軍舍少可令大鹽濼官木三萬餘與直東堡近嶺求木每家構室一椽以處之案此節但記諸人建議未及當時實行之狀據地理志則於泰州下記堡十九臨潢府下記堡三十七注云大定間二十四後增則大定五年詔泰州臨潢接境所設邊堡七十及是年胡失海所議築之堡二百五十皆未嘗實行也至章宗明昌初北部入寇乃復有開壕之議紀稱明昌五年三月詔集百官議北邊開壕事五月罷北邊開壕之役然未幾此役復興張萬公傳云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

開旋為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
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為
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為開築民甚苦之案章宗時旱災在承安
元年是明昌承安間開壕之役固未罷也及承安三年丞相襄
出兵臨潢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
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畧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
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
實為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并役又募饑民以傭即事五
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內族襄傳）案丞相襄所治者
乃臨潢路之界壕也其在西北路者則完顏安國傳云以功遷
西北路招討使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獨吉思
忠傳云承安三年改西北路招討使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
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牆

隍無女牆副隄思忠增繕用功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獎諭章宗紀繫此事于承安五年失之在西南路者則僕散揆傳云揆升西南路招討使沿徼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召拜參知政事案章宗紀承安四年二月以西南招討使僕散揆為參知政事則此亦承安三年事也臨潢西北西南三路界壕開築之本末見於紀傳者如此惟東北路界壕則築自何人成於何年殊無可考案宗浩傳云宗浩進拜尚書右丞相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塹以備守戍羣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考宗浩拜右丞相在泰和三年正月而張萬公即以三月朔致仕又據萬公傳萬公諫開壕乃因旱災言之而旱災在承安元年則傳所謂命宗浩行省事以督開壕之役者與傳首所云北邊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

宜從事者實為一事事當在承安元二年傳檠之於拜右丞相之後殊為失實緣當時北部入寇泰州臨潢首當其衝諸路界壕皆於承安三年竣工不應最衝要之東北路獨遲至泰和三年始開築也然則金之界壕萌牙於天眷討論於大定復開於明昌落成於承安雖壕塹之成甫十餘年而蒙古入寇中原如入無人之境然使金之國力常如正隆大定之時又非有强敵如成吉思汗庸將如獨吉思忠完顏承裕則界壕之築仍不失為邊備之中下策未可遽以成敗論之也

一東北路之界壕

金之界壕起於東北路招討司境而東北路招討司金初為烏古迪烈統軍司海陵時改烏古迪烈招討司世宗初乃改東北路招討司又招討司初治烏古迪烈部後治泰州故欲考東北路界壕之所在不能不先考烏古迪烈部及泰州之所在也

甲烏古迪烈部　烏古迪烈本遼時二部族之名遼史營衛志國外十部中有烏古部隈古部（當云隗烏古部道宗紀部族表正作隗烏古部表又作與畏烏古部聖宗紀百官志作異隈于厥部志又復出烏隈烏骨里部皆此部也）敵烈八部而國内諸部以烏古户置者太祖二十部中有烏古涅剌部圖魯部聖宗三十四部中有斡突盌烏古部以敵烈户置者聖宗三十四部中有迭魯敵烈部北敵烈部（百官志尚有三河烏古部不知屬國内歟國外歟又有八石烈敵烈部即營衛志之敵烈八部也）是遼時烏古敵烈各有國外國内二種國外者其本部國内諸部則契丹所俘本部之户口別編置成部族者也其部族各有節度使及詳穩其上又有烏古敵烈都詳穩及烏古敵烈統軍司二官頗有重複之嫌疑都詳穩統國外諸部統軍司則統國内諸部者也其在國外之二部據日本津田博士之研究則烏古部遊牧於今喀爾喀河流域敵烈部遊牧於今烏爾順河流域皆在今興安嶺之西則在國内之烏古敵烈部當在今興安嶺之東遼史道宗紀壽隆二年九月徙烏古敵

烈部於烏納水以當北邊之衝案烏納水疑即今桂勒爾河此河南源為烏哈納河出烏哈納山疑當時全河亦納此稱矣至金世則烏古敵烈之本部乃不復見其在興安嶺東之烏古敵烈部亦稍徙而東北海陵紀天德四年十一月買珠于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地理志烏古迪烈統軍司後改為招討司與蒲與路近案金蒲與路在上京北六百里即今黑龍江呼蘭一帶之地又近世產珠之地以松花江嫩江艾暉各江為最則金之烏古迪烈部當在興安嶺以東嫩江流域南與泰州為鄰故其各分部亦各與泰州近杲傳云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宗幹宗雄并宗室傳畧同案女固脾室皆迪烈分部之名地理志部族節度使中有迪烈女古部遼史天祚紀書保大三年敵烈部皮室叛此女固脾室即女古皮室也又兵志及宗敘傳以烏古石壘臨潢泰州連言

又宗尹傳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曰臨潢烏古里石壘歲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案金時由北道往上京者必由臨潢泰州此以烏古里石壘替泰州字當由此部逼近泰州故也則金時烏古迪烈部地在興安嶺之東蒲與路之西泰州之北可斷言也

乙泰州　金史地理志泰州昌德軍節度使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間置德昌軍隸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罷之承安二年復置於長春縣以舊泰州為金安縣隸焉北至邊四百里南至懿州八百里東至肇州二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四縣一舊有金安縣承安三年置尋廢長春遼長春州韶陽軍天德二年降為縣隸肇州承安三年來屬案此文中顯著有誤字則昌德軍當作德昌軍承安二年當作承安三年得由本文注文訂正之完顏鐵哥傳貞祐二年遼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則德昌是昌德非也其所記界至亦有可疑者案金長春縣即遼長春州遼史營衛志鴨子河泊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

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考鴨子河即今松花江鴨子河泊即今
松花江西之科爾布察罕泊其西南三十五里即遼長春州金
長春縣之所在承安三年置新泰州於此然此地東南距肇州
不過二百里又西南至懿州殆將千里西北至界亦將六百里
余疑此文本舊泰州之界至而史官誤以繫之新泰州者也果
如是則金之舊泰州當在今洮爾河之南洮南縣之東某地點
矣又兵志云東北路招討司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於泰州泰
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於金山宗浩傳則云明
年承安四年拜樞密使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
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
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志傳紀此事繫年不
同然皆在承安三年置泰州於長春縣之後則招討司自泰州
徙金山謂自長春徙非自舊泰州徙也然宗浩於承安元二年

已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此時舊泰州已罷新泰州未置所駐之泰州自係謂舊泰州時宗浩正督開壕之役見上又承安三年出兵移米河大破廣吉剌合底忻山只崑諸部疑徙東北路招討司於金山正在此時時招討司已徙治金山故是歲復置泰州不治舊泰州而治具東之長春也然則東北路招討司實自舊泰州徙金山金山又在舊泰州西北三四百里蓋即興安嶺之古名婁室傳宗雄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則金山為連山之大名可知地理志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西歷臨潢金山則泰州臨潢西北境之山當時幷謂之金山具為今之興安嶺無疑矣舊唐書迴紇傳烏介可汗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託附之為迴鶻相美權者逸隱啜逼諸回鶻殺烏介於金山此金山以地望度

之實謂興安嶺元史耶律留哥傳留哥率所部會按陳於金山刑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責屬爾度其地望似亦謂泰州臨潢西境之山是遼金前後亦呼興安嶺為金山也日本津田博士金代北邊考據金史杲宗雄宗幹諸傳謂金山在長春之西臨泰州之東案杲傳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遂克泰州宗雄傳云斜也（即杲小名）宗雄與宗幹婁室取金山縣遂與斜也俱取泰州其攻克之次自先春州次金山次泰州然詳玩文義蓋春州克後斜也以正兵攻泰州而別遣宗雄等攻其西北之金山縣且招降諸部族金山既下泰州前後受敵乃不可守此兵家常事不足據為東西之次第也然則金之泰州東界肇州北界烏古迪烈部西北以金山與外族為界烏古迪烈部與泰州之位置既定然後金東北路之界壕始可得而考也

金之西北路及臨潢路邊堡地理志畧記其名而界壕所在則未之記界壕利在徑直而邊堡則參差不齊不必盡在界壕線上然由邊堡以定界壕之所在當無大誤也志云東北路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屠氏寄於蒙兀兒史記首釋之云達里帶滿

洲語有石也堡在嫩江西岸布特哈舊總管衙門之北伊倭齊之地又云鶴五河即蒙古游牧記科爾沁右翼中旗之鶴干河堡在河上又近坊間所出地圖自黑龍江布特哈城之東南直抵興安嶺之索岳爾濟山畫一弧線題曰金長春外堡蓋即本之屠氏所監修之黑龍江實測圖（屠圖未見）據屠氏之說似曾目驗此界壕及邊堡遺址者然屠氏於額爾古訥河迤西之邊堡遺址屢屢言之而從未言及興安嶺一帶有古長城遺址當是別有所本案西清黑龍江外紀二云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數千里直達木蘭相傳兄弟二人所築土人謂之烏爾科流人亡去不識塗者多由此入關屠氏圖金邊堡起於布特哈正與外紀說合殆即以此說為根據而不著其所本且若得之目驗者則其鹵莽詭祕不可諱也夫外紀所記布特哈土城事自為史學上最有興味之材料然其可信與否須由實地探檢決之

屠氏遽信為事實亦失之輕易然其以金志之鶴五河為蒙古游牧記之鶴午河則至當不可易也案記云科爾沁右翼中旗北二百六十里有鶴午河出伊克呼巴海山經摩爾托山東南流入左翼前旗界會褕河又云褕河蒙古名海拉蘇台源出興安山經火山東南流會貴勒爾河（胡爾桂勒爾河）是鶴午河出興安嶺東麓為桂勒爾河北源之一金時泰州臨潢分界於此徼之蒙古文獻則此處為金與外族之分界無可疑也案聖武親征錄慶見塞字及漢塞字而壬戌癸亥二年兩見阿蘭塞其地望甚為明晝壬戌年云秋乃蠻盃祿可汗會蔑兒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泰赤烏部長）忽都花別吉（斡亦剌部長）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乘高覘望於捏干貴因都徹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忽兒黑山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真河移軍入塞汪可汗子亦剌

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盃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俟其衆聚吾悉捲之時阿忽出火都二部兵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剌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剌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為壁大戰於闕亦壇之野又癸亥年云上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真河（中略）上移軍合蘭只之野（中略）上亦將兵至斡兒弩遣忒哥山岡沿哈勒合河順進云云案上二條中所見地名雖有未經論定者然如兀魯回失連真河（祕史作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之為今烏爾渾河及色野爾集河哈勒合河之為今喀爾喀河殆無異議也據此二條則阿蘭塞與烏爾渾河色野爾集河極近而烏爾渾河與鶴午河發源處尤近則阿蘭塞即鶴五河堡子附近之界壕也又拉施特集史同記壬戌年事云帝與汪罕離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拉温赤敦汪罕子鮮昆在邊外從而後行及

山隘踰隘即汪吉部界（中略）未戰而鮮昆軍已過山隘至汪古部地云云（據洪侍郎譯貝勒津本）以此記事與親征錄相比較則阿蘭塞分明即此哈剌温亦敦又此謂踰隘即汪古部界汪古部分明即烏古部之異譯非陰山北之汪古部時烏古久為金屬烏古地即金地故錄以塞目之至哈剌温亦敦之名秘史凡兩見卷六云成吉思在巴勒渚納海子住時（合蘭只戰役後）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撒在王罕處罄身領幾箇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尋至合剌温山（蒙文作合剌温嗔都）緣嶺尋不見又卷八成吉思對木合黎說東邊至合剌温山（蒙文合剌温只都）你就做左手萬户日本那珂博士注以合剌温山為興安嶺全體之大名余案那珂說是也元史特薛禪傳太祖諭火忽曰哈老温迤東塗河潢河之間火兒赤納慶州之地與亦乞列思為鄰汝則居之然則臨潢慶州西北之連山亦稱哈剌温與那珂氏說合然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

云至元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元史土土哈傳畧同）案兀魯灰即親征錄之兀魯回今之烏爾渾河貴列河即今之桂勒爾河是虞集之哈剌溫山與親征錄之阿蘭塞拉施特之哈剌溫赤敦地望密合案蒙古游牧記一云科爾沁右翼中旗北二百里有溫山蒙古名哈祿那哈祿那即哈剌溫之對音此山去鶴午河極近又此地爲金元間東西交通孔道宗浩出兵泰州前軍至忒里葛山忒里葛山即今索岳爾濟山北方之特爾根山則師由此道也成吉思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甯經浯剌納浯二江（今松花江及嫩江）泝討浯兒河（今洮爾河）回營由此道也土土哈敗叛王於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亦由此道也然則哈剌溫赤敦本興安嶺之一峯以其當東西孔道且爲金人要塞之所在故蒙

古人亦舉以名興安嶺之全體耳由是言之金東北路之界壕殆沿興安嶺置之西南至桂勒爾河北源之鶴五河堡子處與臨潢路界壕接若屠氏之所圖非經目驗固有不能遽信者此東北路界壕之畧可考者也

二臨潢路之界壕

金史地理志大定中臨潢邊堡自鶴五河至撒里乃凡五堡自撒里乃以西凡十九堡撒里乃一地見於遼史道宗紀及金史地理志然具地望絕無可考據上節所考金東北路之界壕既沿興安嶺置之則臨潢路之界壕亦必沿興安嶺無疑拉施特書帝駐軍乞解界上察哈察兒山察哈察兒祕史作扯克徹兒親征錄作徹徹兒即今之蘇克蘇魯山（據蒙古游牧記在阿噜科爾沁旗北二百三十里）今亦以此山之名具南北之興安嶺山脈此路界壕直至慶州地理志於慶州下云北至界二十里又具倚郭朔平縣下云有榷場務則

慶州有界壕可知案慶州即今之白塔子自是迤而西南至達里泊南之胡烈么與西北路界壕接其詳俟於下節論之

三西北路之界壕

金之西北路招討使初駐燕子城(後為撫州治)後徙界上(後為桓州治)而昌州亦舊屬桓撫二州故桓撫昌三州以北之界壕并西北路之界壕也章宗紀承安五年九月己未尚書省奏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言各路邊堡墻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向以起築匆遽并無女墻副堤近令修完計工七十五萬止役戍軍未嘗動民今已畢工上賜詔獎諭(獨吉思忠傳同但以為承安三年事是也)是西北路界壕西起坦舌東訖胡烈么坦舌屠敬山謂即今山西武川廳北之塔集呼都克然其地已在西南路招討司轄境屠說非也胡烈么屠氏以為即章宗紀承安三年斜出等請開市場於轄里裊之轄里裊而未能實指其地余案章宗紀之轄里裊食貨志作

轄里尼要而地理志於昌州寶山縣下云有狗濼國言押恩尼要則尼要一語與淖爾同源欽定金史國語解索倫語尼要水的也今多倫諾爾東北達里泊之南有一泊名活來庫勒庫勒蒙古語泊也蓋即金之轄里尼要也自此西南之界壕元人并有記述其在桓州北者王惲中堂事記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云中統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桓州三十里案此謂新桓州距舊桓州之里數非謂界壕距舊桓州之里數也二十八日己丑飯新桓州未刻扈從鑾駕入開平府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案元開平府即今多倫諾爾廳之昭柰曼寺則新桓州即今之庫爾圖巴爾哈孫舊桓州即今庫爾圖巴爾哈孫南波羅城北之某地點也王惲所見界壕當在舊桓州城北十餘里而金志云桓州北至舊界一里半一里殆十里之誤也在撫州北者則長春真人西遊記述之長春以辛巳歲二月十一日過撫州十五日過蓋里泊十九日出

明昌界（謂明昌間所築界壕）皆向東北行案撫州故城即今哈剌巴爾哈孫（黑城）蓋里泊即今之克勒泊而自蓋里泊至明昌界之日程與自撫州至蓋里泊之日程畧等則長春所出之明昌界去秋澗所見界壕不遠矣至昌州北之界壕則張德輝紀行記之曰北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濼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曰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沈子惇西游記金山以東釋釋之曰方輿紀要云金昌州在興和（金撫州）西北又云威寧廢縣北有昌州城案威寧故城在察哈爾正黄旗西南八十餘里地在撫州之西則昌州在撫州西北余按此說非也德輝與長春同自撫州趨魚兒濼（今達里泊）長春過撫州後即東北行德輝雖不取此道決無西北趨察哈爾右

翼地之理然則昌州仍當於撫州正北求之口北三廳志二云察哈爾鑲黄旗牧廠北四十里有達拍遜諾爾華言泡子河蓋即金之狗濼然則昌州當在撫州稍東北而張德輝所見故壘又在其北百餘里蓋較界壕在桓撫二州北者又稍迤而北矣

四西南路之界壕

西南路界壕之與西北相接者實為淨州趙珙蒙韃備録云章宗築新長城在静州之北金史地理志淨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縣升為豐州支郡北至界八十里案彭大雅黑韃事畧云沙井天山縣北八十里是沙井在界上也元人置砂井總管府及砂井縣於此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三和移剌子春見寄云邂逅沙城識子初又卷四寄沙井劉子春詩云寄語沙城老故人蓋以其地有界垣故謂之沙城備録謂新長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糺人守之即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所謂

金源氏塹山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者也又傳云既平乃蠻從下中原復為嚮導南出界垣又云太祖留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歸鎮本部為其部衆所殺其妻阿里黑攜幼子孛要合與姪鎮國逃難夜遁至界垣告守者縋城以登因避地雲中此界垣即淨州北八十里之界垣無可疑也淨州地望今不易考蒙古游牧記云四子部落旗北有廢淨州城似失之太北案天山以山名縣自當在陰山中而彭大雅云出沙井則四望平曠荒蕪際天蓋已在陰山北麓然則天山沙井并當在四子部落之南不得在其北也西南路界壕之可考見者止此而僕散揆傳云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蓋此壕自沙井西包東勝雲內之北直抵黃河與西夏接地理志記金之封域云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云云殆可謂兼為

界壕寫照也

##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

凡研究史學者於某民族史不得不依據他民族之紀載如中國塞外民族若匈奴若鮮卑若西域諸國除中國正史中之列傳載記外殆無所謂信史也其次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較進記述亦較多然因其文字已廢除漢人所編之遼金二史外亦幾無所謂信史也至於蒙古一族雖在今日尚有廣大之土地與行用之文字然以其人民沈溺宗教不事學問故當時紐察脫卜赤顏（秘史）與阿兒壇脫卜赤顏之原本已若存若亡反藉漢文及波斯文本以傳於世且其國文字創於立國之後於其國故事除世系外殆無所記載故此族最古之史料仍不能不於漢籍中求之而漢籍中所載金天會皇統間蒙古寇金及金人欵蒙一事在蒙古上世史中自為最重大之事項宋時記此事

者有二專書今雖並佚而尚散見於他籍其中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一種傳世尤廣西人多桑作蒙古史於千一百四十七年書蒙古忽都剌伐金金與議和而退與國志所記年歲相合蓋即本諸國志者也嗣後洪侍郎鈞屠敬山寄柯學士劭忞皆參取宇文國志及多桑書以記此事日本那珂博士通世於成吉思汗實錄注中引宇文氏書但以宇文氏書中之熬羅孛極烈為蒙古之合不勒罕而非忽都剌罕然具信宇文氏書與諸家無異余去歲草遼金時蒙古考亦但就國志錄之當時雖未敢深信顧未得其所本姑過而存之亦未加以辨證嗣讀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并記此事而要錄尤詳始知續鑑國志皆本李氏李氏記此事凡五條次條無注首條及後三條並注云出王大觀行程錄而李氏別撰舊聞證誤所引王大觀行程錄二條語亦畧同又李錄記

金人殺宇文虛中事引征蒙記一條云王大觀行程錄與之同又云二人皆北人益知虛中死節無疑也知王大觀乃金人具人蓋與於征蒙之役因作行程錄與征蒙記爲同時之作故二書記事往往互相表裏如趙珙蒙韃備錄所引蒙古稱帝改元一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所引勝花都郎君北走宇文虛中謀反二事并與行程錄同顧征蒙記一書徐氏會編岳珂程史李氏要錄趙氏備錄并引之陳振孫直齋書錄亦有其書是宋末猶有傳本而行程錄則除李氏外未有徵引及之者雖二書顯晦之不同然其記事則一也然則此重大事項有同時人之記述又有二書互相羽翼且征蒙記一書又出於蒙古未興以前史料之可信宜無過於此者然細考二書之記事乃全與史實不合蓋宋南渡初業人所僞作而託之金人者今集錄其原文一一條辨之於蒙古上世史之研究不爲無裨焉

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盤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在唐為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下畧原注以張匯金虜節要洪皓記聞王大觀行程錄參修蒙古編年謂之萌骨子記聞謂之盲骨子今從行程錄）

二同上（卷一百三十三）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女真萬戶呼沙呼（此四庫館臣校改大金國志作胡沙虎當是要錄原文）北攻蒙古部（國志作盲骨子）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三同上（卷一百四十八）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三月蒙古復叛金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星哈都（大金國志作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強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案松漠紀聞達賚長子大伊瑪被囚遇赦得出次子勝令為平章皓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見史俟詳考）

四同上（卷一百五十五）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八月金元帥兀朮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

月領汴京行臺尚書省事蕭傅碩諾（大金國志作蕭保壽奴）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倫貝勒（國志作熬羅孛極烈）為蒙古國王蒙人不肯（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

五同上（卷一百五十六）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三月蒙古與金人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原注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業錄稱歲遺牛羊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絹三十萬匹綿三十萬兩恐未必如此之多今削去其數第云甚厚更俟詳考）

六舊聞證誤（卷四）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原注時監軍者討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帥親統大軍十萬衆水陸并集（原注出王大觀行程錄）案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兀朮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于蒙古恐必有誤

七同上（卷四）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

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匹綿三十萬兩許從和約原闕書名四庫本注云當出王大觀行程錄案本朝歲遺北人銀絹各二十五萬匹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右所集七事次條及末條李氏未注所出餘皆云出王大觀行程錄然次條與一三四五諸條相為首尾自當同出一書末條之出行程錄則有第五條注可證館本案語不為無根也李氏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七諸條並有疑辭第三條注據洪忠宣松漠紀聞疑魯國王昌即撻懶子無勝花都具人案金史紀傳載撻懶二子曰斡帶烏達補與撻懶同時被誅而紀聞所云次子勗今為平章者據金史表傳乃撻懶之弟而非其子然則據紀聞以駁此錄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耳惟因紀聞不記此事疑為虛誕則極有理案忠宣在金頗周旋於悟室諸貴人之間如撻懶果

有子通蒙古蒙古果有寇金事忠宣不容不知而忠宣記萌骨
子撻懶事并未及此此與其所駁三四六七諸條均無可解答
者也顧記事之誤古人大抵有之而必以此錄爲僞書者尚有
他說
一征蒙本事之無根也據第一條則天會十三年征蒙之役主
帥爲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盤案金史熙宗紀宗盤與宗翰宗幹
并領三省事在十四年三月且紀及宗盤傳并無征蒙事又據
第六條則皇統四年征蒙主帥爲監軍某考是時突合速與婁
室子活女相繼爲元帥左監軍大臭爲右監軍并見金史本傳
而大臭方在汴行元帥府事則征蒙之監軍非突合速即活女
也而突合速及活女傳并無北征事又據第四第六兩條宗弼
於皇統五年冬自將征蒙古又即殂於是月錄雖未見宗弼之卒然於皇統六年書金元帥兀朮之來卒也云云則六年已卒可知征蒙記以爲卒於五年十月北盟會編繫年要錄皆從之其實卒於皇統八年說見後則卒於軍中可知而金史紀傳並無

此事蓋天眷皇統間蒙古小小侵盜事或有之金主亮宣諭宋國信使副徐嚞等公文（見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自東昏王（熙宗降封之稱）時數犯邊境洪适撰其父忠宣行狀（盤洲文集卷七十四）載紹興十二年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家忠宣謂秦檜曰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嘗中國似行程錄所記不為無因然金亮宣諭之文乃因背盟事決故藉北征蒙韃之名以拒宋使入境本不可據為典要則洪忠宣之言亦不過一時折秦檜之辭具作松漠紀聞亦但云盲骨子與金人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而已豈有興師十萬用兵數年元戎老於行間國力殫於養寇而史官載筆乃無一字及之者乎此可斷為偽者一也

二宗弼卒年之歧誤也宗弼之卒金史熙宗紀云皇統八年十月辛酉本傳不書月日而繫年則同而宋人之書如北盟會編

繫年要錄皆繫於紹興十五年即皇統五年實本於征蒙記及此錄二者雖未易定具是非然元人修金史時熙宗實錄雖亡而金時所修國史尚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四朝本紀（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質疑）則金史熙宗紀當本金國史之舊與衞紹王哀宗二紀無所憑藉者不同其所記年月自足依據此錄繫之皇統五年自為巨謬且宗弼與宋定和約在皇統元年乃至四年秋而始有發兵之書既以四年發兵而兵集乃在五年之冬又既以兵集之月死而又云連年不能克種種矛盾决非身在行間者之語此可斷為偽者二也

三人名官名之附會也錄中人名除兀朮外尚有胡沙虎蕭保壽奴二人皆金熙宗時在汴京差除之官偽齊錄金人廢劉豫後（天會十五年）以女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又以契丹蕭保壽奴兼行臺尚書右丞相金史熙宗紀天眷二年以撻懶為行臺左丞相

杜充為右丞相蕭寶邪律暉為行臺平章政事又皇統七年十月壬子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奚寶薨案蕭保壽奴蕭寶奚寶實係一人金史太祖紀天輔二年閏月九百奚部蕭寶率衆來降是寶本奚人故舉其姓謂之蕭寶舉其部族謂之奚寶又奚與契丹種族最近又久服屬於契丹故又謂之契丹蕭保壽奴是蕭寶初為行臺右丞相後降為行臺平章政事至皇統七年卒官初未嘗領行臺尚書省事是時領行省者實為宗弼宗弼將死而勗繼之二人皆金之懿親或尊屬也蓋征蒙與乙和二事本南人嚮壁虛造乃借偽齊錄中胡沙虎蕭保壽奴之名以資點綴此可斷為偽造者三也此錄記事蓋無一足信更以之與征蒙記相參校則愈明白矣

征蒙記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云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所記家人當作蒙人因字形相近而誤跳

梁自具全盛時已不能制矣云云具書久佚北盟會編引其書凡千五六百言趙珙蒙韃備錄亦引其語而繫年要錄及程史所引均在會編中或轉從會編錄之其書大抵與行程錄相表裏今就會編所引者疏通證明之其作偽之跡尤為顯著條列如左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偽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曰天眷元年都元帥魯國王闍辣總四輔南行府都統河南諸路軍兵公事總督都元帥大王四太子至今呼四輔諭曰都元帥割三京與南宋何緣不與吾計議其中都元帥必有逆謀欺罔國朝恐與南宋別有異圖具理未當爾等四輔自今後都元帥府應有行移軍文字如吾不在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故來面諭爾等切宜謹守祇侍吾急赴國朝整會割還地土是時大諒父成在中山府謂大諒曰今北狄猖獗非吾

所憂吾慮者都元帥兀朮性剛恐還朝有異議又都元帥長男勝都花引大族下騎兵及萬户北入沙漠省親恐副元帥北征相遇未便吾雖走騎報知令回避未知何如次年皇統元年副元帥詔至行府數都元帥南和宋好包逆甚明已將口賊誅斃有長男勝都花知罪懼誅虜掠北道分遣精騎追襲殺捕王山言兀朮之戕其叔撻懶也帛練拉殺之其家三百餘口皆以帛練拉殺合焚其尸屠其所居之地三郵之人皆不留

案金時始任都元帥者為太宗母弟杲而宗翰繼之天會十三年宗翰為大保其位始虛十五年七月宗翰薨十月乃以元帥左監軍撻懶為左副元帥宗弼為右副元帥至天眷二年七月以右副元帥宗弼為都元帥左副元帥撻懶為行臺左丞相是撻懶未嘗為都元帥也又宗弼自軍中入朝請誅撻懶在天眷

二年此記以為元年非是至謂都元帥長男勝都花引大族下
騎兵及萬户北入沙漠省親尤為不然金史撻懶傳廢劉豫時
（天會十五年）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明年（天眷元年）朝京師及撻懶
與宗磐謀反（天眷二年）出為行臺左丞相手詔慰遣至燕復與翼王鶻
懶謀反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南奔追而殺之於祁州宗
弼傳亦言宗弼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南奔將南入於宋追
而殺之於祁州祁州者自燕入宋之道非入沙漠之道是撻懶
獲罪後未嘗北至沙漠何以勝都花乃入沙漠省親惟張匯金
虜節要謂撻懶初欲南歸朝廷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儒州望雲
涼甸（今直隸赤城縣）元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而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
果如其說則撻懶父子北走當在宗弼往燕京圖撻懶之後不
在與自軍中入朝之時何緣與之相遇乎至熙宗天眷之元共
歷三年此以天眷元年之明年為皇統元年尤為巨謬

金人李大諒征蒙記曰皇統元年副元帥兀朮誅都元帥撻辣以劉河南還大宋有逆謀提兵過江復取河南四年回師謂南北行府三帥曰吾頃因國有叛臣結連南宋自引軍弔伐問罪宋國大軍至亳州由廬越淮橋道阻過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來獻陳平宋國策時吾急遣龍虎阿魯保二帥探路先行韓常周傑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龍虎使人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陸兩勢造橋吾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徑濟淮源占據運河擺布斥候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因觀宋室所立龜山城寨臨淮分勢就山為隘若聚糧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鐵心未敢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恃宋室雖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又

覩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盱眙至楚州行路窄隘左有長淮右臨河渠糧道遥遠有過邵伯至山陽人騎回惟是獲到菱實雞頭蓮子聞諸軍不避寒酷踏泥打凍決池涸港掘藕拾菱尋魚摸蚌又宰殺騾馬相兼為食諸軍飢苦之聲耳不忍聞但虛心寬諭而已又諸軍士云輜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盱眙此乃據山臨水大利之勢尚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於宋若從此約請詣轅門計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日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失晝夜龍虎阿魯保言若南宋受檄猶得半軍回若宋兵渡江不擊自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西望糧音南聽蕭信心神不寧如此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來議止淮為界誓約定南使回

吾班師回泗點集兵馬輜重騾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無六七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智但一檄書下宋取捷乃萬世不傳之上策吾近因賊徒激惱氣衝吾守順昌箭瘡發作遇陰雨痛連骨髓忽承詔報宇文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允謀反幸得萬户司寇惟可也告首捕獲宇文等請師暫歸朝議事至五年（會編脫此二字據要錄所引增）十月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危篤親筆遺四行府帥曰吾天命壽短恨不能與國同休少年勇銳冠絕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討為大元帥左都監行營號太子軍東遊海島南巡杭越西過興元北至小不到雲城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心服於吾吾大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張劉韓岳例有不協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於汝等吾沒後宋若敗盟招賢用

衆大舉北來乘勢撼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為難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戒如宋兵勢盛敵強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何與國朝計議擇用智臣為輔遣天水郡王桓安坐汴京具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王并力破敵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為國朝患害無慮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悦其心目不數歲後供需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江南人心姦狡既擾亂非理人情必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侯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隳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具水陸謀用才畧取江南如拾芥何為難耶爾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日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元帥死贈大孝昭

烈皇帝

案此節抵捂失實亦與前同兀朮殺撻懶事在天眷二年而此以為皇統元年兀朮遣蕭毅使宋約與宋畫淮為界在皇統元年宇文虛中之死在皇統六年（此本金史熙宗紀及虛中傳宋史本傳云紹興十四年則為皇統四年行狀云紹興乙丑則皇統五年也會編要錄皆從之）而此並以為皇統四年兀朮之死在皇統八年而此以為五年（會編要錄皆從之）此年歲之不合者也蕭毅使宋時具官載於國書者為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升非平章而平章政事蕭寶則未嘗使宋此云蕭平章南去日云云蓋誤合蕭寶蕭毅為一人宇文虛中仕金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國相之稱更為鶻突至欽宗北狩後以皇統元年封天水郡公至海陵正隆元年紀書天水郡公趙桓薨是欽宗未嘗有郡王之封也而此云天水郡王桓尤類野語又云兀朮死贈大孝光烈皇帝案金時追帝者如景宣皇帝德宗睿宗顯宗皆以其子為帝追

尊具餘宗屬有關國大勳者若宗翰宗望皆無追帝之事宗弼之親與宗望等而功則不逮更不容獨蒙帝謚故岳珂程史李心傳要錄皆以為疑此稱名之不合者也李成父子本雄州歸信人而此記云兀朮提兵過江復取河南以黃河為江北人必無此語又兀朮語中云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此全是宋人語氣此文字之不合者也若兀朮皇統元年冬南侵之役時兩國講和已有成議信使往還絡繹於道宋人歛兵江南絕無抵抗北盟會編於金人陷泗州及楚州後載張俊之言曰南北將和虜謂吾息欲攄柘臯之憤耳勿與交鋒則虜當自退陰遣戚方至泗州巡綽金人果引去是金人此次渡淮不過以偏師致怨且以促和決無須元帥親行就令親行亦決無此記所述狼狽之理又兀朮皇統四年危篤親筆云張劉韓岳例有不協此時岳已前死張劉韓三人亦早釋兵柄此事實之不合者也綜

此二節所記述觀之知征蒙記之失實與行程錄同使二書為後世追記之書或遠道紀聞之作則雖有謬誤絕不至發生事之有無及書之真偽之問題然王大觀書名行程錄乃記所經歷者李大諒亦同時人又官至刺史非草野僻陋可比豈有身在行間目擊時事而記述荒謬至於此極者乎且二書所記年月事實胥與正史不合而二書則事事相合知此二書實一人所偽撰或一書之變名且出於南人之手而託之北人者也原宋人所以偽為此種書者緣南渡之初廟算與國論恒立於相反之地位當局者度一時之利害故以和為主其極也至於稱臣受册而不恤輿論激於一時之恥辱故以戰為主而不復問彼我之情勢逮和議既成則國論屈於廟算而人心之激昂則或倍於前具作偽書以敘述國恥者則有若孤臣泣血錄南燼紀聞等而行程錄及征蒙記則又託為北人之言一面造作蒙

古寇金事以示金人在北方常有後顧之憂一面造作兀术諸書以證明金人虛聲恫喝之故技及南征狼狽之狀凡此皆當時不滿於和議之所為也其書既為南人所偽記則其中所載蒙古事自無史學上之價值由是蒙古史中不能不刪去最古之一大事項而斷定蒙古之信史當自成吉思汗始也又有與皇統征蒙事相類者則蒙古助燮王寇金一事也此事出張師顏金人南遷錄而大金國志仍之南遷錄一書今有傳本故其事不煩複述又其書之偽前人已有定論亦不待再論考此書出於金陵遷後一二年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女真南徙條末有注云近傳南遷錄事悉差誤蓋南人偽為之今不取考朝野雜記乙集成於宋甯宗嘉定九年即金南遷後二年此時已見其書且已燭其偽李氏尚有辨南遷錄一卷見於宋史本傳則不知著於何年趙與時賓退錄三云近歲金虜為

見卷五

韃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於時其實僞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僞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儲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子其僞二也虜之君臣雖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宗獻王罕忠烈王朮其僞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僞者已如是而士大夫多信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僞著作郎張師顏撰頃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附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趙珙蒙韃備錄云蒙人不知何爲國號何爲年號南遷錄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此皆宋人語元蘇天爵三史質疑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亦云葉隆禮宇文懋昭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之於傳聞蓋遼

末金初稗官小說中間失實處甚多至於建元改號傳次征伐及將相姓名往往杜撰絕不可信如張師顏南遷錄尤為紕繆此宋元以來定論如此四庫全書總目復痛論之曰案金史世宗太子允恭生章宗而爨王允升最幼今此書乃作長子允升次允猷次允植允升允猷以謀害允植被誅而允植子得立為章宗世次具不合又稱章宗被弒磁王允明立為昭王昭王又被弒立濰王允文為德宗德宗殂乃立淄王允德為宣宗與史較多一代尤不可信又金史鄭王允蹈誅死絕後不聞有爨王大夥其人所稱天統興慶等號金史亦無此紀年舛錯謬妄不可勝舉云云然則此書之偽史不待論然爨王之事金時民間實有此種傳說南人遂附會點綴以成此錄絕非其所創造金史鎬王永中傳宣宗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為盜亡入衛真界詭稱爨王所謂爨王指石古乃(永中長子)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

小人妄以此目之事覺被誅興定四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迹民間號劉二衞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為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是金南遷之初有自稱愛王者其一在貞祐三年正與南遷錄成書時相當然此傳說之起實遠在章宗之世李心傳不信南遷錄者也其所撰朝野雜記亦記愛王事乙集卷十九女真南徙條云

初環（章宗名）之立也越王鄭王皆有不平語環召鄭王殺之（紹熙四月十一年）越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越妃所生葛王（謂世宗）愛之賜以鐵券環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為環所殺（慶元三年五月）環死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環所嬖內侍李黃門傳環遺命與尚書右丞撒罕勒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為變因之真定

案此條記事雖畧在南遷録之後然卷十三雜事門已有愛王之叛一條云

愛王嵩王孫也始允恭既早世嵩王愛其兄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今主立愛王遂謀叛為其妻父僕散琦所告事覺乃以救牧會留府為名據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結契丹韃靼蒙國以叛取慈岳等州時越王在咸平契丹檄金人請立之為帝金主徙王於慶陽五月丁酉賜王死誅其家人八十餘人惟越王在焉至今為金國患僕散琦即承安四年來賀上生辰者（明昌六年本朝慶元元年承安四年本朝慶元六年作此錄後數年乃見有記虜中事者以愛王為鄗王允恭之子案允恭乃原王璟之父淳熙十六年三月密劄下沿邊諸州避其名諱甚詳昔以為鄗王後實誤甚矣）

案此條稱章宗為今主則記此條時章宗尚存考朝野雜記甲乙二集序甲集成於嘉泰二年乙集著手於嘉泰四年而中斷於開禧元年後復編次成書至嘉定九年成而序之則此條前半當是嘉泰開禧間所記（當金章宗泰和四五年）而編末附記者則嘉定間所續也所記與南遷錄頗有異同而亦有燮王結契丹蒙古之說惟南遷錄以燮王為鄭王子李氏以為越王子又所引記虜中事書以為鄗王子案鄗王初封越王宋人多以其初封呼之是二說原無差異允恭亦永中之音譌此與金史所載燮王指石古乃之說正相符合蓋三者同出一源考金自明昌以後北垂多事三次遠征與築壕之役前後數年天下為之騷動鎬鄭二王適以此時先後被誅而鎬王尤為無罪民間不知徵調之因因訛傳燮王作亂之說此與錢少詹金史考異以明昌承安間兵事未見叛者主名遂疑燮王實有其人古今心理正復相同

實則當時擾邊者為蒙古別部合底忻山只昆而牽連及廣吉剌與阻轐金史宗浩夾谷清臣内族襄諸傳叙次甚明余於遼金時蒙古考已詳著其事變王事之為訛言不待論也此訛言傳於本國乃有劉全劉二假借名義以倡亂於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傳於國外別有井研李氏之記事且為南遷錄附會之中心更分派而為大金國志至近世史學大家錢竹汀氏尚惑其說亦可謂妖言也已以其與皇統征蒙事相類故附論之